

卷上 勸化篇

書前說明 祛疑章 起信章

卷中 修持篇

三皈五戒經註證

十善業道經註證

佛學救劫編

上册

敦倫盡分 閑邪存誠

諸惡莫作 衆善奉行



## 佛學救劫編自序

庚午七八月之交。彭澤四鄰。赤燄日張。予避地走滬。甫二十日。而邑城告陷。幸旋得克復。而商民財產損失已十萬以上。時江西八十縣。稱完善者僅十之一。其餘皆變爲羅刹鬼國。殺人如麻。共產共妻。實行獸化。四字爲共。燕標語。而鄰省湘鄂粵閩。皆遭蹂躪。狼奔豕突。烽火彌天。身嬰殺戮者數十百萬。財產損失無可計算。而除此數省。明豎赤幟外。邪說更聞中鼓吹。瀾漫全國。大有一觸卽發之勢。舉國寢於厝火積薪之上。岌岌不可終日。嗚呼。邪說之陷溺人民。至於此極。實亙古未有之浩劫也。潘翁對鳧哀生靈之塗炭。懼人種之淪亡。思以佛法。挽救人心。爰擇簡要之經六種。仰予爲之發揮。釋以淺顯之文。證以確鑿之事。使人易解而生信。此救劫編所由輯也。乃編甫及半。而洪水爲災。廣互十六省。災民五千萬。財產損失數十萬萬。編甫告竣。而強鄰肆虐。東北二百七十萬方里之土地。三千萬之人民。均聽人宰割。更何論乎財產。不旋踵而有滬濱戰爭。損失又十六萬萬以上。而二十年來中外貿易。入超總額。達六十萬萬。嗚呼。我國人精枯血竭而死之期。迫於眉睫。乃外患方殷。而內亂未已。彼地哀號宛轉。此處歌舞歡樂。一團

散沙。全身麻木。潘翁怒焉傷之。謂此編雖出。恐終無補於亡。予曰。我輩亦求盡匹夫與亡之責而已。至於成功則天也。今國家疾疢。正如人內外兩虧。內虧者道德喪亡。外虧者生計窮蹙。二者復互爲因果。以道德喪亡。只求自私自利。而大衆之身家性命皆所不顧。如是內戰連年。地無寧宇。人民轉徙。田土荒蕪。而生計益不堪問。以生計窮蹙。餉項無著。變兵叛卒。嘯聚劫掠。救死不贍之民。如蟻附羶。如是共產勢力日增。以流血爲革新。劫奪爲正義。而道德更萬劫不復。此國病癥結所在。固有識者所同認也。此編以戒惡修善治本。使人相親相愛。無詐無虞。寧忍飢寒。不爲非分。則內亂自弭。以勤勞節儉治標。使人各務生產。力戒浮奢。寧受缺乏。不寶遠物。則外侮縱來。亦有餘力抵禦。夫少康以一旅而興夏。田單以一城而復齊。意大利波蘭久被瓜分。而卒自強。比利時土耳其瀕於亡國。而終自立。是知人心奮興團結之力量最大。則此編詎無補於國哉。或謂提倡戒善。以至節儉可矣。心經以下。毋乃導人厭世。淪于消極乎。曰。不然。能習般若。照空則泯人我界限。而利己損人之事不作。能信彌陀淨域。則知閻浮夢幻。而爭名競利之心自消。更依觀音之慈悲。學普賢之行願。則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皆所優爲。更何

有不能愛人。不能愛國哉。日本之維新。有賴于佛教。歐美之振興。亦多宗教中人。今日  
廢廢而進化於佛學矣。學佛者。並不撥棄世事。何可誣爲消極。此潘翁所由發起。予所  
由編輯。印師所由鑿定。而校刊。誠認此爲正人心之根本。救國難之良方。捨此末由耳。  
壬申長至後三日彭澤許止淨序

### 佛學救劫編發刊序

世亂極矣。人亟望治。治之之道。本至近而至易。而世之聰明者。每欲立異。以冀陵架古  
人而上之。故於近者易者。忽而不取。而欲以遠者難者爲事。以顯我之本領。卒致徒成  
騷擾。適得其反。國亂民困。無可救藥。可不哀哉。可不畏哉。不知聖人本天理民彝。以立  
法。令人各敦本重倫。躬行孝弟。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果能各存忠恕之心。同深胞與之情。則禮讓興  
行。勝殘去殺。民俗淳善。天下太平矣。聖人又慮人或有鑑慮不及。故復以因果報應之  
事理爲訓。故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唯影響。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孔子  
之贊周易也。最初卽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箕子之陳洪範也。

末後方曰。嚮用也。五福威用六極。後儒不知三世因果。以五福六極一歸於王政。不但誣王政爲虐。且於福極之名字。固難訓釋得一無齟齬也。今且以因果之顯明者言之。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凡施之於外者。固莫不如是也。至其自修之因果。則曰唯聖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聖。聖狂只在罔念克念而得。所謂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能志於仁。則見先哲於羹牆。慎獨知於衾影。不志於仁。則人欲日肆。天理日泯。便與禽獸幾希矣。孟子所謂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極美。若滿惡其臭穢。不但不肯目睹。且將掩鼻而過之也。雖有惡人。惡謂醜醜。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此皆因果報應之理事也。夫聖人教人。先與其直陳所當行之法。復示以或遵或違之利害得失。二者相輔而行。不可偏廢者也。聖人欲人各修其德。各盡其分。唯恐或有所忽。故以因果報應之理事。敦督之。期其恪遵而無或有違也。然所言因果。只說其本身。與及子孫而已。以不言生之以前。死之以後之事故。於本人過去未來之若因若果。皆不提及。箕子以五福六極之義。遂開闡過去之因而爲現在之果。故知聖人以非平常人所易知。

故不說非不知有三世因果也。自佛教東來。大明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之理。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之事。人民之冥受其益者。何可勝數。試舉一二。當可悉知。當周之初。文王澤及枯骨。不三四百年。殺人殉葬之風。徧於天下。天子諸侯大夫士。均可隨其力。殺人以殉。而其強有力者。悉各以多爲榮。穆公爲秦之賢君。尙殺一百七十七人。而子車氏三子。皆秦之賢臣。尙不因爲國爲民而免。而各國尙有以數百數千爲殉者。自佛教闡明三世因果之事理。而此風方得永息。否則人之得壽終而死者。蓋亦鮮矣。此之利益。若不深思。誰其知之。宋儒竊取佛經心性奧義。以宏闡儒道。深恐後人學佛。以致儒教門庭冷落。遂以得於人者。反謂人不我若。乃曲爲闢駁。謂佛以因果輪迴爲騙。愚夫愚婦奉教之據。且人死之後。形既朽滅。神亦飄散。縱有地獄苦具。將何所施。若如彼說。則人之生也。無所從來。人之死也。無所從去。堯桀同歸於盡。善惡一死皆空。由是而善無以勸。惡無以懲。徒以盡義盡分。誠意正心爲教。而復破斥其敦督人。不得不盡義盡分。誠意正心之權。其計之謬。可勝言哉。由是儒者皆不敢言因果。亦不敢教人努力爲善。以彼常以有所爲而爲善。卽是惡。卽是自私自利爲訓故也。夫無所爲而爲善。實爲爲善。

之極則。乃聖人分上事。何可以此教普通人。若教普通人。則是阻人爲善。導人爲不善矣。然聖人雖能無所爲而爲善。聖人亦嘗有所爲。非完全無所爲也。蘧伯玉行年二十而知十九年之非。至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欲寡其過而未能。是平生有所爲也。曾子平日以三事自省。及至臨終。方曰。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是始終有所爲也。顏淵問仁。夫子告以克己復禮。及問其目。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兩答皆有所爲。非無所爲也。孔子見堯於羹。見舜於牆。見周公於夢。年已七十。尙欲天假數年。以期學易而免大過。皆深有所爲也。宋儒唱高調。欲以自鳴其高。而不知適與聖人循循善誘之道相反。其自悞悞人。以及天下後世也。大矣。自宋儒破斥因果輪迴後。凡讀書者。皆不以五經中所說爲定論。而以宋儒所說爲圭臬。縱有知者。亦恐遭違悖先儒之議。并或有所豎立。可入文廟。由其涉於佛學。遂成絕望。故不敢一啓於齒也。而深明佛理。取以爲法之陽明。尙帶闢駁之言論。蓋欲留後來入文廟之地步耳。以故數百年來。勸善懲惡之大權。既廢。縱有勸懲。皆屬支末。不得根本。爲益殊少。近因歐風東漸。一班好新好異者。凡彼所行者。無不仿而效之。

而變本加厲。更甚數倍。至彼之爲國爲公。則置若罔聞。故致提倡廢經廢倫。廢孝免恥。殺父殺母。共妻共產。舉國成狂。莫可名狀。使一切人。皆知有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之事。理縱脅以必死之威。使其行如上各事。則寧可就死。不敢作此大惡也。是知今日之滅儒教。滅倫理。以期實行獸化者。其禍根。皆從宋儒破斥因果之學說所伏也。甚矣。學說之悞人也。雖洪水猛獸。其禍亦無此之酷烈也。昔有問於予曰。世亂已極。將何以治。予曰。汝若能知亂之因由。則知治之法則矣。周安士曰。人人知因果。大治之道也。人人不知因果。大亂之道也。由儒者忌言因果。致世道人心。日漸澆漓。馴至於今。竟敢以廢經廢倫等爲提倡。使真知因果。不但此種話不敢出之於口。亦不肯入之於耳。以其爲梟獍之惡音。非具人心者所宜聞。聞則令人痛心疾首。莫之能已也。今欲返亂爲治。若不極力提倡家庭教育。則無從下手。而家庭教育。最初當以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爲本。又須常談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之事理。則家庭所出之人才。皆爲賢善矣。既家家有賢善之人才出。卽有少數不賢善者。亦當受其熏陶。與之俱化。故曰。天下不治。匹夫有責。此因地而倒。因地而起。由治而亂。由亂而治之定論也。不依此而欲

治。何可得乎。此有心世道人心者所共憂也。潘對鳧居士有見於此。於上年請許止淨居士輯佛學救劫編。以三皈五戒十善爲改過遷善返迷歸悟淨身口意三業修戒定慧三學以期去原無之妄業復本有之真心。又復令其信願念佛求生西方永離五濁惡世常享四德法樂。而復以普賢菩薩廣大願王爲依歸。庶可承彌陀之慈力與自己之願輪於十方界。隨類現身種種方便度脫衆生。普令含識同成佛道。虛空有盡我願無窮。此救劫之極功也。語云。救人必須救得徹。如是之救可謂徹之極矣。然而於未知佛法真理人前。最初不得不以淺近之因果事迹啓其信心。切勿以其淺近卽不欲觀而置之。則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上成佛道下化衆生成始成終之妙道當自得之矣。普願同人各共勉旃。民國廿一年壬申孟秋古莘常慚愧僧釋印光謹撰

佛學救劫編後附佛法導論之原由

佛學救劫編以世人不知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之理。事故居心行事每與忠恕慈悲相反。其意蓋欲自利而不知違理以自利必至人受其害。已雖暫得其利冥冥中必至反失其己所應得之利。且貽以身後多生多劫及與子孫無窮之禍。人若知此誰肯以小



利而賈大禍乎。於是以六種佛經。以爲倡導。俾一切人。各各受持三皈五戒。以修十善。期爲身口意三業清淨之善人。人果依此修持。則爭競之風自息。胞與之念自深。又何劫運之有乎。又復示以仗佛慈力。卽於現生了生脫死之淨土法門。不但不造惡業。不受惡報。卽人天善報。亦所不受。良以不了生死。縱得人間福報。以未斷煩惱。難免因享福而復造惡業。以致更加墮落耳。縱令生天。而天福一盡。仍復降生人間。或有宿業。或造新愆。仍復墮落三途惡道。爲可畏也。以故令其兼修信願念佛法門。以期超凡入聖。了生脫死。是爲究竟救劫之道。其書三卷。分爲二冊。上冊厚而下冊薄。不能適均。因思去年李圓淨居士所著之佛法導論。頗契初機。其宗旨與救劫編相同。其措詞立議。猶易引起近時學界中之信心。附於下冊之後。則兩冊均等。且能令閱者得彼此互證之益。而樂簡者不妨先從導論以入手。待至識其指歸。則再詳閱全書。勢如破竹。方知不通佛法。不能究竟圓成世法。是以古今來。建大功。立大業。浩氣塞天地。德澤被民生者。多從學佛得力而來。果能廣閱羣籍。息心審察。自可悉知。若以浮躁之心。閱之。則無不當面錯過。果具此知見。則佛法世法。不但兩不相礙。且兩得相成。如二月互照。兩手互

援麗澤並滋雙輪並進俾世運歸乎大同人民享夫常樂則何幸如之。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中秋日釋印光再書

佛學救劫編上册目錄

卷上勸化篇 書前總說明 一祛疑章 二起信章

卷中之一修持篇 三皈五戒經并附各種解說及經證事證

卷中之二修持篇 十善業道經淺註及善惡果報事證

佛學救劫編下册目錄

卷下之一修持篇 心經淺註 卷下之二修持篇 普門品淺註

卷下之三修持篇 彌陀要解錄要 卷下之四修持篇 普賢行願品淺註

附佛法導論 五篇 一緒論 二世法篇 三小乘篇

四大乘篇 五淨土篇

佛學救劫編目錄

# 佛學救劫編卷上勸化篇

江西彭澤菩薩戒弟子許止淨纂輯

## 書前總說明

此書分上下二篇。第一爲勸化篇。第二爲修持篇。勸化屬信解門。修持屬行門。勸化中輯極淺顯之經論。以至歷代及近時名人導世化俗之文字。使世人得六種了解。

一。知太空世界。至爲廣大。至爲繁多。吾人所居地球。不啻滄海之一滴。而五尺微躬。更大地微塵。莫能喻其小。

二。知古今劫量。至爲久長。吾人縱得百歲。不啻長壽天之一瞬。而不滿六十夭折者。更石火電光。莫能喻其暫。

三。知此身血肉腥臊。比之諸天。至爲穢濁。若望佛菩薩福德莊嚴之報身。更糞園莫能喻其臭。

四。知人生總歸苦境。雖富貴之人。太平之世。精神上實無有快樂。而貧窮之人。離亂之世。更火宅牢獄。莫能喻其苦。

五。知六道輪迴中。天人二道。才如客舍。地獄鬼畜。乃爲長家。墮落極易。出頭至難。雖臨

淵履冰莫能喻其險。

六。知衆生皆有佛性。雖一念無明。變爲阿賴耶識。起惑造業。而本性不汙。雖經六道輪迴。分段生死。而本性不壞。一念回光。全體大用。與佛無二無別。雖太虛莫能喻其大。日月莫能喻其明。天地莫能喻其壽。

使人人皆能明其理。而信有其事。再進以修持之法。修持佛法。必先歸仰。故以三皈列首。歸仰佛法。必當改惡修善。故五戒十善經次之。學佛不離乎般若。故心經次之。懺業有賴乎慈悲。故普門品次之。究竟以淨土爲歸。故彌陀經次之。修持全仗乎願力。故以行願品終焉。果人人能改惡修善。持齋念佛。則家庭革命之邪說不作。而人心趨於正路。階級鬥爭之橫事不興。而風俗歸於淳厚。人心既正。風俗漸厚。則殺戮攘奪之惡業。定然中止。而水火刀兵之劫運。自然消滅。故名爲佛學救劫編也。

惟救劫何必要佛法。恐世之未研究佛學者。莫由窺其圓妙。識其當機。不免要生疑惑。故於勸化篇中。復分二章。一祛疑章。二起信章。祛疑雖非信解門中之正文。而爲使人生信得解之前提。不可缺者也。祛疑章復分二節。一祛專重科學救劫之疑。二

祛其他宗教救劫之疑。今明第一祛專重科學救劫之疑。

今之學界青年大抵以爲當今中國民窮財盡上下交困。幾幾乎破產。生計日趨於昂貴。財產日見其衰耗。失業之民日見增多。流爲盜賊。中人以上者皆不能自保。流離轉徙於他鄉。莫有寧處。人民日趨於流亡。國勢因以不振。此時力圖補救。惟有學步西洋。提倡科學。利用物理化學。擴充機械電力。以振興農工。推銷商品。使物質文明程度進化。則國民地位自見增高。何藉佛法消極主義。提倡迷信。而能利國福民乎。不知國民之幸福不在目前之富強。而在人心之醇厚。聶雲臺先生曰。吾嘗遊美國南方。見其農民亦勤勞操作。與我國鄉農略同。而其風俗之樸厚。隨處可見。其人民操作之暇。樂其家室。以享其天年。復有大農以機器爲耕者。管地數十萬畝。所入既豐。而箇人及一家食用之需有限。又須營運其餘資。爲他種之發展。終日謀畫憂慮。心不得息。復繼之以爭忿淫慾邪行。以視彼小農役二馬種百畝之田。供一家之食。雖不豐裕。而自足其樂者。反不如焉。其在工業亦復如是。爲廠主者。實苦多而樂少。而爲之工作者。肢體雖勤。心神則逸。杰在此中二十餘年。故深知其情狀。乃知世人彼此相羨。城市中人。則慕鄉

間之樂。鄉間之人。又羨城市富貴之樂。使其易地以處。又自不見其樂。何則。嗜慾濃而天機薄也。聶君親歷之境。而所言如此。足見吾人之幸福。不在物質之享用。而在心神之逸豫也。

王小徐先生曰。科學方法。無非依邏輯規律。據提案以求斷案耳。所得之斷案。爲新學說。爲新發明。而求據之提案。則爲吾人常識。據他常識爲提案。以求此常識之斷案。以爲此常識之說明。其不能窮常識之源。可知。如大地平行。常識也。地體靜定。日星運行。常識也。物質依平行綫墜落。常識也。然今學者。則證明物質相吸。及地球繞日。足見依常識爲不足據也。科學之理論方面。既有根本錯誤。而其應用方面。尤令人不能滿意。電報。輪船。火車。無綫電。誠便利矣。然未有電報。輪船。火車以前。人類生息於此世界。不知幾萬年。並不因未有科學。而使養生無資也。反之。科學以滿人之欲望爲企圖。而欲望終不可滿。然人習於奢靡爭競。與吾古訓教人廉恥退讓者。適得其反。以是黠者應用科學方法。以贖貨。愿者至於無所資生。甚至作奸犯科之徒。亦用之以濟其惡。且彼此貪得無厭。又發生國際間之利益衝突。乃更利用科學。造槍礮毒彈。飛機潛艇。以殺

人。嗚呼。科學之功德。果可感乎。

聶雲臺先生曰。吾人倘不求道德之增高。謀心神之逸豫。而徒求資產之增多。謀肉體之逸豫。不但身逸心勞。得不償失。實苦多而樂少。而因各國家。各箇人。自私自利之一念。遂不能不起競爭。蓋各工商國家。利用機械電力爲工具。工場之出品過多。而銷售有限。於是運貨出國。以剝他人之金錢。各國皆爭輸出品。於是成商戰世界。免稅以獎勵輸出。或禁止以限制輸入。人民財產之關係。須一變而爲國家爭戰之導火。於是利用機械以養人者。復利用機械以殺人。歐洲大戰。牽動全球。死傷數千百萬。此皆重科學。而不講求道德之結果也。

又曰。余早年篤信科學。心目中以爲西方之政教學藝。莫不高出我上。而我國古德之學說。皆空疏而無實際。我國學說之不如泰西。殆亦如機器製造之不如泰西也。研究科學者。亦有年。書室中之無綫電。透物光。及其他電氣設備。半爲自手所造。歐陸戰終。余再西游。目睹戰後之慘狀。而細察其致此之由。於是恍然大悟。知彼所謂循科學以得之一切學說理論。甚無裨實用。更甚於科學家所鄙夷之東方學說。蓋科學必以平

均數爲結論。不許以理想推測爲準。然而視察政教學術之利害得失。則必以數百年通計之。雖百年之盛衰成敗。猶未可據爲定論也。泰西工商業之興。未百年也。科學至精。莫若德英。故其強盛亦莫與京焉。然最強之德先敗矣。英所恃以強之工商業。今已一致衰落。且以大勢觀之。更無復興之望。則此後命運不振。可預卜矣。不獨英國爲然也。其他恃工商以爲富強之國。此後皆將爲社會經濟力所迫。而生變化。首之以大資本壟斷。以武力壓迫。脅取他國。非分權利之事。與夫賴科學發明。種種奇技淫巧奢侈物品。利用人類心理之弱點。誘起其欲望。而吸收其金錢之事。皆將爲今後社會革命趨勢所排除。非世界人類昔愚而今智也。生活問題迫之。使不得不然也。而所謂科學與社會進步者。自後而見其限度焉。凡恃以強國者。失其據。而後知以勤儉信義禮讓謙卑爲教之東方國土。固有不敗之道焉。循西方之學說。固自有其可睹之效驗。然人類之欲望。縱恣橫決。無有底止。遂爲其天然之限制。使其前有之功效。悉推倒無餘。而其人民痛苦。所感極深。循東方之學說。雖亦有興衰治亂之時。不能逃盈虛消長之公例。然其造惡較小。故其感報不如彼之酷。其人民之遭遇。縱物質上感困乏。而精神上



之痛苦。不至甚烈。此東西教義成效之不同也。夫循科學理論。以推測世間一切事物。似應有進而無退。而事實之經驗。殊不然。凡科學工業最盛之國。其死亡痛苦。不能減少。而幸福愉快。未嘗增多。或且適得其反焉。例如德國。以科學和軍事學。稱爲世界第一。加以謀臣戰將。籌畫精詳。大戰之始。自以爲操必勝之券。誰知事到臨頭。從前所計畫的。都不合用。所預料的。都不應手。以致死亡太多。一敗塗地。又如英國。外交最狡。心計最工。預料連合各國。打倒德國。就可以獨操世界海上商業的霸權。誰知德國雖然倒了。英國計算商業的霸權。不但不能到手。並且自己原來的工商業。也一敗塗地。科學家無以解之。則惟曰理論與事實不符而已。而在東方聖哲之所教。證之事實。則無不符焉。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以歷史記載考之。班班可據也。

孫中山先生曰。歐洲是科學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是一種武力的文化。所以歐洲是行霸道的文化。我們東方。向來輕視霸道。有一種文化。好過霸道的。是仁義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壓迫人。是要人懷德。不是要人畏威。所以亞洲的文化。是王道的文化。近來歐美學者。稍留心東方文化。也漸漸知道東方物質文明。雖不如西方。而

道德比西方高得多。要造成大亞洲主義。就應該用我們固有的文化做基礎。要講道德。說仁義。現在世界文化的潮流。英國美國。有少數人提倡仁義道德。至他各野蠻之邦。也有各種提倡。由此可見西方之功利強權的文化。便要服從東方之仁義道德的文化。便是霸道要服從王道。便是世界的文化日趨於光明。

觀以上各說。足證專重科學救國。非根本辦法。明矣。但徒說注重道德。無確定方鍼。仍屬空談無補。故必提倡信仰佛教。俾得身心日用有所遵循。乃能收實效。爲救劫之根本也。

## 二、祛其他宗教救劫之疑。

或者疑曰。科學家崇尚物質文明。不足以正人心而定國本。敬聞命矣。但各宗教家。皆以勸善教愛爲主。注重心性方面。耶教徧於全球。孔教爲我國素重。或就其普及。或就其素所尊仰者。而提倡之。豈不較易爲力。何必曰專賴佛法。乃能謀幸福。救劫運乎。曰。聶雲臺先生有言。耶教託名上帝。以教仁愛。而新舊約中。理義之不圓滿者甚多。如言耶穌降生以後。雖善義不得赦贖。惟賴耶穌之血。以爲救贖。善義無效。信我則賞。苟事

我者。仇嫉貪爭。恣汝所欲。我皆與汝。又曰。人皆上帝所造。窮通壽夭。皆上帝所命。夫既同爲上帝之子。乃何豐於此而薄於彼。若謂上帝以禍福窮通爲賞罰。胡爲有生之初。孩提之童。未有善惡之行。而早有禍福窮通之報耶。故不惟其教義不善。卽理論亦有不通。佛教則謂一切衆生。六道升沈。皆由歷劫以來。各人所造之業感而受報。善者升。惡者沈。非從天降。非從地興。亦非人與。自作自受。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不爽毫釐。此理論何等圓滿。教義何等正大。豈耶教能望其項背乎。今者歐西各國。對於耶教。已大失其尊嚴。有識者更掊擊唾棄。無復振興之望。何況吾國。有此正大精深之佛教。而不提倡。而齒及褊小之耶教乎。

至於儒者之道。佛教義中。實無所不備。宏明集云。孔孟之道。不出仁義禮智信。而佛家五戒。足以當之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飲酒。以昏性。智也。不妄語。信也。○學佛淺說云。世法上。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箇字。佛教是完完全全的。一人證果。九祖超升。不是孝麼。慈愛衆生。猶如赤子。不是弟麼。仁王護國。祈禱和平。不是忠麼。妄語戒中。首戒誑語。不是信麼。三千細行。威儀嚴肅。不是禮麼。四恩總報。檀施在內。不是義麼。

一食三衣。愛惜物力。不是廉麼。暴露罪惡。慚愧懺悔。不是恥麼。况如來大智大仁大勇。三德圓滿。是出世間法中。已將一切世間法。包括無遺也。

孫中山先生。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字。提倡國民德育。國民政府。以此標示天下。爲人民準則。而佛教亦包括無遺。請詳陳之。夫中心爲忠。所包義甚廣。而後世專以爲臣對君之辭。誤矣。試讀左氏傳云。上思利民。忠也。又曰。忠於民而信於神。是君對民言忠也。論語爲人謀而不忠乎。是朋友之交。亦言忠也。中山先生所謂忠者。卽指此。且卽以事君論。孔子曰。忠焉能勿誨乎。故韓詩外傳。分忠爲上中下三等。惟以道化君者爲大忠。因此可見仁王護國。卽足當大忠。而極其量。更推之於一切衆生。莫不盡心竭力以奉之。我佛歷劫以來。所修難行苦行。無非爲救濟衆生。教化衆生。所有宏誓大願。無不回向衆生。至謂如一衆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泥洹。其忠之廣大爲何如也。至於教孝。則諸經所說。不可勝舉。略引一二。如報恩經云。如來以正徧知。說真實語。爲父母故。常修難行苦行。難捨能捨。頭目髓腦。國城妻子。一切給與。勤修戒施定慧。具足一切萬行。不休不息。心無疲倦。爲孝養父母。知恩報恩故。○心地觀經云。父有慈恩。母

有悲恩。我住世一劫。說不能盡。世間之高。莫過山嶽。父母之恩。踰於須彌。世間之重大。地爲先。父母之恩。更過於彼。○雜寶藏經云。若人於父母所。少作供養。獲福無量。少作不順。罪亦無量。○末羅王經云。或從地積珍寶。上至二十八天。悉以施人。不如供養父母。○涅槃經云。寧於一日。受三百鈔。不於父母生一惡念。○睽子經云。此經敘佛捨身救父母事。使我疾成無上道者。皆由孝德也。○又儒家言孝。亦分三等。所謂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故曰。事君不忠。非孝。爲官不敬。非孝。朋友不信。非孝。而佛家更推孝父母之心。普及衆生。○梵網經云。孝名爲戒。亦名制止。而菩薩應起常住慈悲心。孝順心。方便救護一切衆生。○華嚴經行願品云。十方刹海所有衆生。胎生。卵生。溼生。化生。無足。二足。四足。多足。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如是等類。我皆於彼隨順而轉。種種承事。種種供養。如敬父母。如奉師長。嗚呼。此真所謂大孝不匱者矣。

若夫仁愛。更不待言。佛藏千經萬論。無非詮此。如華嚴經十回向品云。我當普爲衆生。於一切世界惡趣中。盡未來劫。受一切苦。不令衆生墮地獄。行願品云。諸佛菩薩。以大悲爲體。所修功德。皆回向一切衆生。若諸衆生。因其積聚諸惡業故。所感一切極重苦。

果我皆代受。令彼衆生悉得解脫。成就無上菩提。法華經云。如來於無量劫。積功累德。求菩提道。未曾止息。觀三千大千世界。無有如芥子許。非是菩薩捨身命處。爲衆生故。故中山先生講仁字。亦分三等。而稱佛教爲第一救世之仁。洵乎無以加也。

至於信字。則佛以妄語。列於殺盜淫三大惡之後。楞嚴經。地獄十因。而詐誑。占其三。又彼經云。十方如來。同一道故。出離生死。皆以直心。心言直故。如是乃至終始地位。中間永無諸委曲相。其諄諄教戒如此。又惡業雖大。發露則通懺悔。覆藏則必受惡果。無非戒人無自欺也。

論義字。則佛眼觀衆生。皆如赤子。頭目手足。皆不憚割截。以救衆生。何況身外之物。而於他人之財。則非至誠恭敬施與者。不取。人但能學一盜戒。卽無非義之事。何況慈憫衆生。無不仁至義盡也。

和平二字。更無須問矣。金剛經。如來往劫修道時。被歌利王。無故割截身體。不惟不生一毫瞋恨。且發心成佛時。必先度之。遺教經。戒諸比丘。若人來節節支解時。當自攝心。無令瞋恨。亦當護口。勿出惡言。雖父母之仇。亦不得報。蓋般若智照。此身此世。本空花

夢影。何用爭鬥。又以同業。生此濁世。如火宅。如牢獄。互相憐憫之。不暇。更何屑爭鬥。何忍爭鬥。古人詩云。螻螟殺敵蚊眉上。蠻觸交爭蝸角中。何異諸天觀下界。一微塵裏鬥英雄。諸天觀下界。且然。況佛眼乎。故真學佛者。無不和平也。○觀上所述。足知佛教最適於中國。更適宜於今日之時機。況更有出世間法。令衆生究竟成佛。孫中山先生謂宗教優點。在人神的關係。人天的關係。由人類而入於神聖。是進化之極點。故當提倡佛教也。

聶氏學佛篇云。儒者之道。由誠意正心修身。以及齊家治國平天下。於淑身治世之法。美矣備矣。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於立教勵行之目。詳矣。但專注重於世間法。對於人生日用之間。敦倫盡分。以爲教相。不言天命之所以然。不說鬼神死生之事。故對於入世之法。雖盡美善。而終不可以稱究竟法。譬如居室。孔子之道。如居室中。四周有牆。上有瓦。覆下有地。載室內設備。一切用器。莫不悉備。吾自初生。以至終老。所需之物。任意取求。莫不具足。乃至几案牀座。陳列有序。圖書珍寶。燦然美觀。飲食衣服。隨時供給。誠無遺憾之可言。此世間法。當以孔子教義爲集大成者也。然此室中人。來有所從。去有所

往何自而來。往將何止。此本人應當計及者。因此室人前者源源而來。後者滔滔而去。定知此室並非可以長住。永久不遷之處。譬如旅宿。明旦將行。若不預先問明。來日當行之途徑。當宿之地點。而茫然就道。設所行之途徑。為虎狼窟穴。為盜賊淵藪。求宿之地點。有水火災難。有刀兵殺戮。此旅行客人。豈不枉喪性命乎。雖旅館之中。款我周至。而不能問明去路。得究竟安樂之所。此於旅行人之幸福。終不能圓滿者也。惟佛如來。以歷劫修證。成大正覺。得大智慧。具大神通。故其眼光。透視一切。豎則前劫後世。橫則微塵數世界。莫不洞徹明了。能示我輩旅行客人。前程道路之夷險。宿處地點之美惡。使其行則坦途無憂。宿則終身安隱。故其慈悲。始得稱為究竟。不僅如儒者。只欲此生此世。俯仰無愧。即以為足。而必究徹心源。知前乎此者何自而來。必超登彼岸。知後乎此者何自而去。大哉教乎。此吾人所以必以佛為歸也。

△附註 孔孟之道。於治身淑世。實廣大圓滿。毫無遺憾。所欠者為吾人生死一大事。

儒教範圍。亦為此編中。最重要之點。閱者切勿誤會。謂鄙人主張廢經廢孔。則尤幸甚。

一、起信章。今先明所以。



佛法廣大精微。雖至菩薩地位。猶莫能窺其究竟。何況凡夫。今只取其道理至淺顯。而又確鑿可據。愚夫愚婦皆能與知之者。爲之發揮其義理。證明其事實。使人人腦海中。日漸浸潤。久之發芽。而起信根。信根深植。心中不知不覺。而有不敢違背之信條。此種信條。能根深蒂固。則一切邪說。雖挾有雷霆萬鈞之勢力。不能動搖。由一人以及衆人。蔚爲風俗。則人皆規行矩步。不入於邪僻之徑。同趨於中正之路。一切惡念不敢起。起必爲人指責。一切善事不敢推。推則人爭趨之。人人皆能好善惡惡。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由淑身以至淑世。天下何患乎不平哉。嗚呼。果使人人皈依三寶。遵守五戒。奉行十善。則閻浮五濁惡世。可轉爲淨土極樂。何況我佛更有精深之義理。廣大之神力。般若照空。則大地平沈。慈悲入俗。則有求必應。更有捷徑修行。決定一生成佛。眞苦海之導師。衆生之慈父。吾人其可辜負佛恩。而不爭先歸命乎。

或問曰。人人皆能好善惡惡。則天下自無爲而治。但我國數千年以來。聖賢之書籍。千言萬論。帝王之刑罰。亦千條萬例。莫非勸人爲善。禁人爲惡。而善者究如鱗角。惡者如牛毛。安能提倡佛學。卽具旋乾轉坤之力。收撥亂反正之效。使善者日以增。惡者日以

滅乎。曰。好善惡惡人之同情。故爲善。實順己之性。爲惡實逆己之性。所以去順就逆者。第一卽妄認眼耳鼻舌身意以爲真我。外觸色聲香味觸法之六塵。以縱逸爲性。而爲彼所牽。於是意根中之貪瞋癡三毒相因而起。順己性者。反覺逆其情。逆己性者。反覺順其情。而一切殺盜邪淫之惡業。皆悍然無不敢爲。倘若真知色身爲客舍。自性爲旅人。因留戀此客舍。而日夕爲之裝飾。爲之保存。妄計萬年不朽。而一旦有人呼召。卽當聽命遠行。不得稍延時刻。前此之客舍。無論若何裝璜。若何美備。不轉瞬化爲灰塵。歸諸腐朽。清夜以思。昔之勞心勞力。作此無謂之愛惜。無窮之留戀。胡爲者。更倘知妄意爲盜賊。真心爲主人。縱此盜賊之欲。致貪瞋癡三大魔王。當權行令。無惡不作。作惡既久。天討旋來。彼盜賊魔王。倏然匿迹於無何有之鄉。而爲主人者。海角天涯。無從逃避。不得不爲人受過。斬殺焚烹。以身當之。蓋吾人第八識。有隨緣不變之義。歷久而不磨。有含藏種子之力。遇緣而發現。故自前五識。以至七識。均以生死而消滅。所謂匿迹於無何有之鄉也。惟此八識。則雖歷劫以來。天人六道。頭出頭沒。輪轉無停。而終不消滅。前六識所造之惡業。經此識含藏成熟。乃幻出身境。以受罪報。所謂主人無所逃避也。

嗚呼。其情可慘。其癡可憐矣。故於此章。分別言之。

文分四段。(甲)初。人身苦空無常。(甲)二。六道輪迴可畏。(甲)三。因果畢竟不爽。(甲)四。佛性隨緣不變。初。人身苦空無常。分四。初。卽身是空。二。諸蟲啣食。三。無常變滅。四。人生多苦。(乙)初。卽身是空。

圓覺經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

涅槃經云。觀察是身。從頭至足。髮毛爪齒。皮肉筋骨。脾肺心腎。肝膽腸胃。肪膏腦膜。骨髓膿血。誰是我者。骨是我乎。如是骨者。從因緣生。因足拄踝。因踝拄躄。因躄拄膝。因膝拄脛。因脛拄臍。因臍拄腰。因腰拄脊。因脊拄肋。因肋拄項。因項拄頰。以至髑髏。復因項拄膊。因膊拄臂。因臂拄腕。因腕拄掌。因掌拄指。身所有骨。一切分離。卽斷形貌。姿態細觸之欲。如此身者。不淨。因緣和合而成。云何而得坐起行住。屈伸俯仰。視瞬喘息。悲泣喜笑。此中無主。誰使之然。或識是我乎。復觀此識。次第猶如流水。亦復非我。或出入息。

是我乎。復觀此息。直是風性。地性非我。水火風性。亦復非我。此身一切無我。惟有心風。因緣和合。示現種種。譬如呪力。幻術所作。亦如筌筴。隨意出聲。當於何處。而生貪欲。若被辱罵。復於何處。而生瞋恚。此身三十六物。不淨臭穢。何處當有受辱罵者。若人來打。亦應如是思惟。不應生瞋。作是觀已。則得住於堪忍地中。此五停心觀法門中。以因緣不淨觀。統治貪瞋癡三毒也。

(乙)二諸蟲師食。

經云。人身有四百四脈。八萬戶蟲。圍繞周匝。復有諸蟲。細過秋毫。遊戲其中。脾肺腎脈。於其兩邊。各有六十四蟲。多頭多口。宛轉相著。陰藏更有一千二百脈。中有蟲。細過秋毫。七萬八千。共相纏裹。修行人得天眼。觀見腦中有蟲。游行骨肉。常食此腦。復有蟲在髓體中。或行或住。常食髓體。復有髮蟲。住皮肉骨外。食於髮根。令髮易落。復有耳蟲。住耳中。食耳中肉。復有鼻蟲。住鼻中。食腦涎。能令腦涎流下。復有脂蟲。生脂中。常食人脂。復有蟲生骨節間。住於脈中。復有蟲住舌根中。食人涎。復有蟲住牙根中。令人牙痛。腹中有蟲。令人嘔吐。咽喉有蟲。人若食時。涎沫和雜。諸蟲食之。以自活命。若蟲增長。令人

嗽病。人多食膩。或多食甜。及以熏酢。蟲則增長。能生喉病。雜於唾中。復有蟲住於人身脈流注之處。若從脈出。能令人吐。若蟲安隱。則伏於腹中。如蠅食不淨。入於咽喉。此蟲大動。則便大吐。復有蟲微細無足。行於舌端。乃至脈中。人食美食。蟲則昏醉增長。若食不美。蟲則萎弱。復有蟲住於頂上。若至腦門。令人疾病。復有味蟲。其所嗜者。我亦貪嗜。蟲不嗜者。我亦不嗜。復有杼氣蟲。以瞋恚故。食腦作孔。或令人喉痛。此蟲常爲唾覆。其身短小。有面有足。復有蟲住咽喉根。令人惟嗜一味。憎於餘味。以蟲瞋故。令舌乾燥而重。或令咳嗽。復有蟲細若微塵。隨脈流行。或住骨髓。或住髑髏。或在頰。或在齒。以至眼耳鼻髮。任意游行。此蟲若病若疲。而思睡眠。人亦思睡眠。復有微蟲。住於筋中。隨飲血處。令人頭身腫疼。復有小種微蟲。行於陰中。令人痛癢。或生癩疥。鬚眉墮落。或身麻痺不仁。或令口鼻作臭。或令咽喉生瘡。或令人黃黑癯瘦。或令病疲困頓。復有十種蟲。或居皮膚血肉。或居髮毛齒內。能令人生瘡。下痢渴燥。疼痛。以至尿淋精壞。皮焦血枯。便閉唾臭。復有十種。行於根中。令人眼淚目壞。身黃骨蒸。汗出發熱。或手足腫。復有十種蟲。行髓中。十種蟲行尿中。各有其名。皆能生病。不可勝計。

按佛經所言。人身有無數萬億微蟲。存在其中。誰人肯信。自顯微鏡發明。始見一唾之痰。一滴之血。均有微蟲萬億。而各傳染病證。皆由蟲類而生。佛時無顯微鏡。早已言之。可不信爲得天眼通。無所不照乎。

涅槃經云。菩薩自觀其身。如病如瘡。如癱如怨。如箭入體。是大苦聚。不淨如是。而猶瞻視將養者。非爲貪身。爲修善法故。如田夫種植。善護糞穢。如治癰疽。善護毒蛇。蓋人之大患。莫過於有身。因有此身。執之爲我。而生愛戀。卽爲癡。因愛生取。卽爲貪。不滿其貪。卽生瞋。三毒循環。無非起於我見。用此空無相。無我觀。時時修習。則轉愚癡爲智慧。不但三毒可以不起。卽歷劫宿業。亦逐漸消磨。可入學道之門徑矣。

(乙)三無常變滅。

世人愚癡。我見最難破除。生有善根之人。令修無我觀。能直斷三毒之根本。最爲善法。惟業深障重之人。或不能修習。或且不願修習。則修無常觀。亦謂死觀。雖不能斷三毒根本。而貪瞋癡念。必漸漸輕微。蓋死之一字。雖至愚之人。亦必自知其終不免也。試觀我世尊發心修道之因緣。惟曰。但念無常。吃飯念無常。穿衣念無常。凡行住坐臥。無一

刻不念無常。對於此身此世。深生厭離。故能進而求不生不滅之道。其自度以此。度人亦以此也。

楞嚴經云。佛告波斯匿王。汝此肉身。爲同金剛。常住不朽。爲復變壞。王言。我今此身。終從變滅。佛言。汝未曾滅。云何知滅。王言。我此無常變壞之身。雖未曾滅。我觀現前。念念遷謝。新新不住。如火成灰。漸漸消殞。殞亡不息。決知此身。當從滅盡。佛言。汝今生齡。已從衰老。顏貌何如童子之時。王言。我昔孩孺。膚腠潤澤。年至長成。血氣充滿。而今頹齡。迫於衰老。形色枯悴。精神昏昧。髮白面皺。逮將不久。如何見比充盛之時。佛言。汝之形容。應不頓朽。王言。變化密移。我誠不覺。寒暑遷流。漸至於此。何以故。我年二十。雖號年少。顏貌已老。初十歲時。三十之年。又衰二十。於今六十。又過於二。觀五十時。宛然強壯。世尊。若復令我微細思惟。其變寧惟一紀。二紀。實爲年變。豈惟年變。亦兼月化。何直月化。兼又日遷。沈思諦觀。刹那刹那。念念之間。不得停住。故知我身。終從變滅。

嗚呼。誦此文者。能不生無限感慨。痛人命之無常耶。無常故苦。所謂老病死苦。愛別離苦。均吾人必不能免者也。

王龍舒居士曰。此世界中人。皆如水上泡。生滅不常。或一歲二歲。或一二十。幸而至四十五。亦難矣。雖有至七十者。然古來猶稀。人只見眼前老者。不思不待老而死者多矣。況世間無非是苦。但不思省。故不覺耳。試靜心以思。不稱意時。固苦矣。卽或偶一稱意。究無多時。父母妻兒。姻親眷屬。或疾病死亡。或殺傷離散。而自己大限到來。更無法逃避。眼前父母妻子。屋宅田園。牛羊車馬。以至檯凳器皿。衣服帶索等物。不問大小。無非己物。無不愛戀。且如紙窗。雖微。被人扯破。猶有怒心。一鍼雖小。被人將去。猶有吝心。倉庫既盈。心猶未足。金帛已多。營猶未止。舉眼動步。無非愛著。一宿在外。已念其家。一物未收。卽憂其失。種種事務。無非罣懷。一旦大限到來。盡皆拋去。雖我此身。猶是棄物。況身外者乎。靜心思之。恍如一夢。真無味也。此篇乃宗其義而敘之。其文不在一篇。亦有前後節取。而隨便錄之。閱者諒之。

(乙) 四人生多苦。分二。初八苦交煎。二樂卽是苦。(丙) 今初八苦交煎。

五王經云。人生在世。常有無量罪苦。切身今粗爲汝等略說八苦。一生苦。二老苦。三病苦。四死苦。五恩愛別離苦。六所求不得苦。七怨憎會苦。八憂悲苦。何謂生苦。人死之時。不知精神趣向何道。未得生處。普受中陰之形。至三七日。父母和合。便來受胎。一七日。



如薄酪。二七日如稠酪。三七日如凝酥。四七日如肉團。五七日五炮成就。巧風入腹。吹其身體。六情開張。在母腹中。生藏之下。熟藏之上。母啣一杯熱茶。其身如入湯鑊。母飲一杯冷水。其身如入寒冰。母飽之時。迫迫身體。痛不可言。母飢之時。腹中如倒懸。受苦無量。至其滿月欲生之時。頭向產門。劇如兩石硤山。生墮地上。物觸其身。如履刀劍。故失聲大叫。此是大苦一也。何謂老苦。謂父母養育。至年長大。自身強健。不覺時日易過。年老頭白。齒落目昏。視物眊眊。耳聽不聰。盛去衰來。皮緩面皺。百節疼痛。行步艱難。坐起呻吟。憂悲心惱。神識轉滅。旋念旋忘。坐起須人。生命日促。言之流涕。此是大苦二也。何謂病苦。人由四大和合而成。一大不調。百一病生。四大不調。四百四病。同時俱作。地大不調。舉身沈重。水大不調。舉身胗腫。火大不調。舉身蒸熱。風大不調。舉身倔強。百節苦痛。如被杖楚。手足不任。氣力虛竭。坐起須人。口燥唇焦。筋轉鼻坼。目不見色。耳不聞音。不淨流出。身臥其上。心恆苦惱。言多悲哀。六親在側。晝夜看視。不得休息。餽饌美食。入口皆苦。此是大苦三也。何謂死苦。人死之時。四百四病。同時俱作。四大欲散。魂神不安。將死之時。風刀解形。無處不痛。白汗流出。兩手摸空。見室家內外。憂悲涕泣。痛徹骨。

髓風游氣絕。火滅身冷。風先火次。魂靈去之。身體挺直。無所復知。旬日之間。肉壞血流。降脹腐爛。臭不可近。棄之曠野。肉盡骨乾。觸體異處。此是大苦四也。何謂恩愛別離苦。謂室家內外。兄弟妻子。共相戀慕。一朝破亡。各自分張。父東子西。母南女北。各自悲呼。心悽肉顫。窈窈冥冥。無有相見之期。此是大苦五也。何謂所求不得苦。謂家內錢財。幾經散用。時復追求。大官吏民。望得富貴。苦逼不止。或作令長。貪取於人。一朝變生。檻車載去。欲殺之時。憂苦無量。不知死活在於何日。此是大苦六也。何謂怨恨會苦。謂世人薄俗。共居愛欲之中。爭不急之事。更相妬忌。更相攘奪。更相殺害。遂成大怨。雖欲遠離。隱藏無地。乃磨刀錯箭。挾弓持杖。各自防衛。會遇狹道。張弓豎箭。兩刃相向。不知勝負是誰。爾時怖畏無量。此是大苦七也。何謂憂悲煩惱苦。謂人生在世。長命不過百歲。短命者胞胎傷墮。長命者之百歲。夜消其半。餘年只有五十。而酒醉疾病。又減五歲。小時愚癡。至年十五。未知禮義。年過八十。老鈍無智。復減二十。是則康強努力爲人之時。只十年耳。而此十年中。多諸憂愁。天下亂則愁。天旱則愁。大水則愁。五穀不熟則愁。室家內外有諸病痛。則愁。持家財物。治生恐失。亦愁。官家百調未輸。亦愁。家中遭官。閉繫牢

獄亦愁。家屬遠行未歸亦愁。居家窮寒無有衣食亦愁。比舍村落有事亦愁。家室死亡亦愁。無有財物殯葬亦愁。如是種種憂悲無有樂時。此是大苦八也。

波斯匿王太后崩經佛言有四大苦。大王亦無能避。一老爲大苦。無強健志。二病爲大苦。肌肉消盡。三死爲大苦。壽盡命消。四恩愛別離爲大苦。不得求住。此四大苦到來一切刀杖象馬無能護衛。珍寶城郭無能救贖。人命極短。譬如大雲起雷。斯須還散。惟修無常想。除去恩愛可得度苦。

大涅槃經菩薩知五欲法無有歡樂不得暫停。如犬嚙枯骨。如持火逆風而行。如篋毒蛇。如囚赴市。亦如段肉衆鳥競逐。觀欲如是多諸過惡。菩薩觀衆生爲色香味觸因緣。故無量劫來常受苦惱。一一衆生一劫之中所積身骨如毗富羅山。所飲乳汁如四海水。父母兄弟妻子眷屬命終哭泣所出目淚多如四海水。盡地草木爲四寸籌。以數父母亦不能盡。無量劫來在地獄畜生餓鬼所受痛苦更不可稱計。一切衆生以欲因緣受苦無量。

(丙)二樂卽是苦。

學佛淺說云。苦樂二字。雖是對待的。而卻是循環的。所以說樂是苦因。人生現在種種樂趣。都是預先種下未來種種的苦因。將來必受種種的苦果。照佛眼看來。我們凡夫在三界火宅之中。因為五欲財利。受種種苦。生老病死。受種種苦。更有貧窮困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到了後來。因被業報牽纏。還要去受地獄畜生餓鬼之苦。佛眼看得明明白白。我們凡夫。猶日夜在迷夢之中。樂其所樂。可憐可憐。人生苦樂相因的事件。一時也說不盡。今我姑且揀重要的。摘出十件。一件一件的揭穿在下面。以當列位的晨鐘暮鼓。○一最樂莫如娶妻。不知花轎入門。重擔就挑上肩了。開門七件。所謂柴米油鹽醬醋茶。就要你安排。況且如花美眷。就是煩惱怨家。年華老去。更如九子之魔。令人可怕。你說是樂是苦。○二最樂莫如生子。不知呱呱墮地。牛馬就做定了。辛苦一身。儘他享受。賢則疾病關心。憂煎疊疊。不賢則門楣貽醜。氣惱重重。你說是樂是苦。○三最樂莫如做官。然而宦海浮沈。風波險惡。況且頻年鞅掌。案牘中長此勞形。幾日榮華。下臺時不堪回首。你說是樂是苦。○四最樂莫如發財。然而錙銖籌算。費盡心機。況且慢藏誨盜。每防奇禍飛來。撒手歸陰。莫想分文帶去。你說是樂是苦。○五最樂

莫如穿華衣。新服被體。如同桎梏纏身。塵染羹汗。動生煩惱。你說是樂是苦。○六最樂莫如食美味。膏粱肥膩。皆爲疾病之媒。適口一時。痛苦無極。你說是樂是苦。○七最樂莫如住華屋。畫棟雕梁。轉眼卽更新主。近在己。遠在兒孫。你說是樂是苦。以上尙係人世普通的樂。此外更有不正當的樂。更爲苦中之苦。卽下列三種是也。○八最樂莫如嫖妓。假意殷勤。受不盡風流之騙。到頭來。惡瘡染體。後悔嫌遲。你說是樂是苦。○九最樂莫如賭錢。通宵達旦。銷磨有用之精神。到頭來。家產資財。多向此中送盡。你說是樂是苦。○十最樂莫如飲酒。狂藥亂性。得罪了多少親朋。耽誤了多少事業。到頭來。老年多病。皆爲年少貪杯。你說是樂是苦。嗟乎。聲色貨利。都是無形毒藥。吃喝嫖賭。同爲削命鋼刀。富貴全如泡影。繁華能有幾時。每當舞席歌筵。非不興高彩烈。迨至酒闌人散。卽覺情景悽然。娑婆世界的茫茫人海。簡直是無邊苦海。奉勸及時行樂。諸公猛省。猛省。趕緊跳出這苦海。同到西方極樂世界。有樂無苦的地方。去安身立命罷。

(甲)二六道輪迴可畏。分八。初總論。二天道。三人道。四修羅道。五畜生道。六餓鬼道。七地獄道。八六道輪迴之實證。(乙)今初總論。

世人有言積快活以防死。其意謂人世苦多樂少。浮生光陰迅速。與其跼促以就死。不如縱樂以行休。蓋人生既如駒光過隙。老死終不能免。不如急急行樂。取快一時。故古人云。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浮生若夢。爲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不知吾人苟一死永滅。更無隨業受報之事。則此等人爲計亦得。無如吾人由生而死。其滅者是形骸。而永久不滅者是業力。此業力者。非其人證得自性。爲受用地。漸漸修行。以智慧照破愚癡。斷盡見思二惑。決不能脫出輪迴。超登涅槃彼岸。或其人以真信切願。專志念佛。求生淨土。臨終蒙佛接引。往生西方。無斯二者。所作業力。決不以其身死。而遽行消滅。蓋吾人業力。純由心力所造成。心力既豎窮三世。而永久不磨。橫亙十方。而無所不徧。業力亦卽窮三世。而不磨。亙十方。而普徧。外而山河大地。內而五蘊六根。無非因各人歷劫以來之業力所造而成。由衆生共業所造。感爲同類。別業所造。感爲異類。於是天人。修羅。畜生。餓鬼。地獄。六道森然。胎卵溼化。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色。非無色。非有想。非無想。十二類生。循業流轉。嗚呼。吾人處此地球之上。極目所視。不過人畜二類。極心所知。不出閻浮一隅。庸知太空之中。有無央數三千大千世。

界人畜以外有不可思議之天人。鬼獄各隨業感輪轉無停耶。倘非我佛垂慈應身救世。我輩衆生亦永處黑暗獄中。醉生夢死焉耳。茲略撮經言。明六道情狀。廓世人之眼目。

(乙)二天道分六。(丙)初諸天之住處。

據各經論。天趣徧於三界。欲界共有六天。一四天王天。二忉利天。三燄摩天。四兜率天。五化樂天。六他化自在天。其住處則從地而上。四萬由旬爲四天王宮殿。更上八萬由旬。至須彌山頂。爲忉利天宮殿。更上十六萬由旬。有雲如地。七寶所成。爲燄摩天宮殿。更上有雲如地。七寶所成。直至色究竟天。皆然。由燄摩天更上三十二萬由旬。爲兜率天宮殿。更上六十四萬由旬。爲化樂天宮殿。更上一百二十八萬由旬。爲他化天宮殿。○色界共有十八天。分爲四禪。初禪三天。一梵衆天。二梵輔天。三大梵天。二禪三天。一少光天。二無量光天。三光音天。三禪三天。一少淨天。二無量淨天。三徧淨天。四禪九天。一福生天。二福愛天。三廣果天。四無想天。五無煩天。六無熱天。七善見天。八善現天。九色究竟天。其宮殿住處。高遠不可以道里計。○智度論云。譬如從色界初際。下一大石。

經一萬八千三百八十三年。方至於地。以上每一層天。卽遠一倍。○無色界共有四天。一空處天。二識處天。三無所有處天。四非想非非想處天。此四天。旣無色相。其住處。非佛莫能知矣。

(丙)二諸天之身量壽命。

四天王身。長拘盧舍此云五百弓四分之一。當此地七十五丈。衣倍之。重半兩。忉利天身長半拘盧舍。當此地一百五十丈。衣倍之。重六銖。餒摩天身長一拘盧舍。當此地二百二十五丈。衣倍之。重三銖。兜率天身長三百丈。衣倍之。重一銖半。化樂天身長三百七十五丈。衣倍之。重一銖。他化天身長四百五十丈。衣倍之。重半銖。其壽命以人間五十歲爲四天王天一日一夜。天壽五百歲。計人間九百萬歲。以人間百歲爲忉利天一日一夜。天壽千歲。計人間三千六百萬歲。以人間二百歲爲餒摩天一日一夜。天壽二千歲。計人間一萬四千四百萬歲。以人間四百歲爲兜率天一日一夜。天壽四千歲。計人間五萬七千六百萬歲。以人間八百歲爲化樂天一日一夜。天壽八千歲。計人間二十三萬萬歲。以人間一千六百歲爲他化天一日一夜。天壽一萬六千歲。計人間九十二萬



一千六百萬歲。至色界中。梵衆天。壽二十小劫。身半由旬。梵輔天。壽四十小劫。身一由旬。一由旬當此大梵天。壽六十小劫。身一由旬半。貌如童子。身白銀色。衣黃金色。禪悅爲食。少光天。壽二大劫。身二由旬。無量光天。壽四大劫。身四由旬。光音天。壽八大劫。身八由旬。少淨天。壽十六大劫。身十六由旬。無量淨天。壽三十二大劫。身三十二由旬。徧淨天。壽六十四大劫。身六十四由旬。福生天。壽一百二十五大劫。身一百二十五由旬。福愛天。壽二百五十大劫。身二百五十由旬。廣果天。壽五百大劫。身五百由旬。無想天。亦然。無煩天。壽一千大劫。身一千由旬。無熱天。壽二千大劫。身二千由旬。善見天。壽四千大劫。身四千由旬。善現天。壽八千大劫。身八千由旬。色究竟天。壽一萬六千大劫。身一萬六千由旬。無色界中。空處天。壽二萬大劫。識處天。壽四萬大劫。無所有處天。壽六萬大劫。非想非非想處天。壽八萬大劫。按壬戌十月間。美國饒柏森博士。在南昌青年會講演。有云。昔美國有一天文家。學問精博。晚年發表其研究天文之結果。云天空八大行星。及無數小行星。皆有人類居之。居於天王星之人。視海王星之人。渺乎小矣。居海王星之人。視我地球之人。更渺乎小矣。地球之人。長不過五六尺。壽不過七八十年。

彼海王星之人長於我人數倍。壽至萬餘歲。天王星之人長於海王星之人數十倍。壽數十萬歲。此文發表。震動全球耳目。雖有不信之者。而彼則曰。我所言實經過極精密之測驗。非譫言也。○按佛經。每一佛刹有三千大千世界。而十方佛刹。又無量無數。凡夫俗眼。安能知之。不惟不知。且聞之不信。自天文家證明地球。乃一小行星。而太空行星。無量無數。乃證佛爲大覺。無所不知。今美人更有各星球居人。壽命身量。比地上人。增無數倍之說。與佛經所言諸天昭合。此等人未讀佛書。而能見及此。亦異矣。○又報恩論注云。自西學盛行。而佛書得證明者不少。如天算家測星月。皆有山河大地。形狀類此地球。地球在太空中。亦一行星也。衆行星繞日而行。天空各恆星。亦皆爲日。亦有無數行星繞之。但遠不能盡見耳。又火星有二月。木星有四月。土星有八月。天王星亦有四月。海王星有一月。諸月皆繞彼星而行。與地球之月無異。此與佛說百億日月世界。可證也。又測得土星最奇。體外有光環。分三層。廣平而甚溥。其環之外徑五十一萬餘里。按此光環。如雲氣而不散。與佛說諸天有地居雲居之別。可證也。又言諸星球所有動植諸物。必較地球諸物不同。其故有三。一則受日之光熱多少不同。二則攝力大

小不同。三則體質疏密不同。按此與佛說十方諸佛國土莊嚴佛事各各勝異等可證也。以上諸說足見虛空無盡世界無盡。

愚按以光學鏡具測得者不過欲界色界諸天。至無色以上卽不能見。又必爲同分業感之士。如同在欲界中鬼神一道卽非人類所能見。是光鏡等所能窺測者不過大海一滴。此真所謂世界無盡也。

(丙)三諸天之莊嚴

四天王分四方住處。北方黃金所成。西方水晶所成。南方琉璃所成。東方白銀所成。忉利天爲帝釋所居。其地平坦。黃金所成。更加雜寶嚴飾。地廣柔輦。如多羅綿。於踐履時隨足高下。帝釋都城名善見城。高四萬由旬。純金所爲。城有千門。嚴飾壯麗。城中有殊勝之殿。種種妙寶。具足莊嚴。映蔽天宮。又有如意寶池。八功德水。彌滿其中。有隨欲四苑。華鳥香林。難可思議。是諸天城。隨其福德。爲屋舍之多少。亦衆寶所成。市廛寶貨盈滿其中。脫有所須。隨意而取。市中之路。輒滑可愛。衆寶莊嚴。懸諸天衣幢幡。音樂之聲。恆無斷絕。初禪天廣如小千世界。二禪廣如中千世界。三禪廣如大千世界。四禪地廣

無邊。諸天共坐一鋒之端。而不逼窄。不相妨礙。諸天身皆飛行自在。其天衣看之似衣。光色具足。但不可以世間繪綵爲比。色界諸天。雖有衣如無衣。光明轉勝轉妙。

(丙)四。諸天之職務。

四天王於每月十五及月盡日。巡行四天下。考察人間善惡。其太子於每月十四及廿九日。巡行四天下。考察人間善惡。其大臣於每月初八及廿三日。巡行四天下。考察人間善惡。均奏聞帝釋。若有多人。受持齋戒。布施恭敬。父母尊長。沙門。帝釋聞之。心生歡喜。謂行善生天。諸天眷屬。日向滋多。反之。世間人民。不持齋戒。不能布施。恭敬父母尊長等。帝釋聞之。心生憂惱。謂諸天眷屬。方應減少。魔眷增多。

(丙)五。諸天之福報。

一。身有神力。飛行來去無邊。二。飛行來去無礙。三。眼視無瞬。四。行無遲疾。足無蹤迹。五。身力無疲勞。六。身有光明。有形無影。七。無大小便利。垢膩不淨。八。無有涕唾。九天身清淨。無皮肉筋骨。十。欲長短大小。青黃赤白。隨意而得。並皆美妙。若思飲食。自然有衆寶器。盛滿種種妙味。現於其前。入口消融。如酥置火。無復形影。又園中有諸寶樹。出種種

衣服瓔珞華鬘飲食音樂隨取無竭。欲界諸天因以燈燭明珠等施。及持戒禪定。故身常光明。不須日月之照。色界諸天因行禪離欲。修習火光三昧。故有妙光勝於日月。

(丙)六諸天之苦

諸天命終不燒不埋。如光燄熄。無有屍骸。以化生故。○智度論云。上二界死時。生大懊惱。甚於下界。譬如極高之處。墜落碎爛。○成實論云。生天上者。積善離惡。何故報盡。還入三塗。答曰。凡夫無始以來。惡業無窮。一日貪瞋。尙受千形。況歷劫惡業乎。生天者。惡業暫伏。福報既盡。習業成熟。故還墮三塗。○涅槃經云。天上雖無大苦惱事。然五衰相現。極受大苦。與地獄等。雖得梵天之上。至非非想天。命終還墮三塗。雖爲四天王。乃至他化自在天。命終或生於畜道中。爲虎豹豺狼象馬牛驢等。故天報盡時。其身大苦。○正法念經云。諸天命終。若於先世有殺生業。則壽命短促。速疾命終。若於先世有偷盜業。則見諸天女。奪其所著莊嚴之具。奉餘天子。若於先世有邪淫業。則見諸天女。皆捨己而與其餘天子互相娛樂。若於先世有妄語業。則諸天子聞其所說。生顛倒想。謂其惡罵。若於先世以酒與持戒之人。破其禁戒。則心迷亂。失於正念。墮入地獄。是謂五

衰相也。

(乙)三人道分三。(丙)初人類之住處。

此娑婆世界有百億四天。四天之下有四大洲。東勝神洲。南瞻部洲。西牛貨洲。北俱盧洲。爲人類棲息之地。此四大洲復各有二中洲。以至數百小洲。以爲眷屬。或有人住。或非人住。北俱盧洲人無貴賤。富厚平等。東南西各洲。則有君臣民庶之別。主人僕役之殊。故有貴賤貧富不同。

(丙)二人類之肇始。

阿毗曇論云。世界已成時。地湧甘泉。味如酥蜜。時光音諸天。福盡下生。指嘗甘泉。得其甜味。食之不已。漸生粗肥。失天妙色。神通光明。冥然大暗。初化生時。無有男女。因貪食地味。漸成團食。食多者顏色粗悴。食少者顏色光澤。遂分勝劣。分勝劣故。便生是非。地味變爲地皮。狀如薄餅。更以貪食地皮。變爲地膚。地膚復竭。乃生地肥。如葡萄酒。厥後葡萄不出。更生粳米。無有糠粃。不加調和。備衆美味。衆生食之。生男女形。又增一經云。諸天人下生人間。情欲多者。便成女體。彼時自然粳米。朝刈暮熟。暮刈朝熟。刈後隨生。

米長四寸。未有莖幹。時衆生併取日糧。如是相效。乃至併取數日糧。粒米漸生。糠粃刈已不生。爾時衆生各封田宅。爲之疆畔。更自藏已糧。盜他田穀。遂起鬥爭。無能決者。乃議公舉有才德者。以爲之主。保護人民。於是始有民主之名。賞善罰惡。便有刀杖等物。考楚殺戮諸刑。○按歐洲盧騷創民約論。各立憲國。奉爲神聖。我國黃梨洲作原君。亦爲學者所崇拜。豈知佛經中早已言之。惜世人不加研究耳。

(丙) 三人類之壽命。

中阿含經云。增劫中。人壽八萬歲。此閻浮洲。極大豐樂。人民村邑相聯。女年五百歲。乃出嫁。王者統領大地。乃至大海。惟以禮法教民。令得安樂。不用刀杖等物。久之。有貪人盜他財物。王者出財與之。不以爲罪。人心漸薄。各競行盜。於是壽漸減短。父八萬歲。子四萬歲。偷盜不已。乃立王刑。收捕斬殺。彼偷盜者。效此行爲。持刀行劫。殺盜二業俱生。人壽更減。爲二萬歲。罪人犯法。乃作妄語欺人。壽轉減至一萬歲。更因嫉妬。而起邪淫。人壽減至五千歲。惡欲更增。人壽減至二千五百歲。兩舌粗言綺語。並出人壽減爲一千歲。更增邪見。人壽減爲五百歲。彼人等不孝父母。不敬三寶。不作福業。不信後世。有

罪人壽減爲二百五十歲。或二百歲。遞減至人壽十歲時。女生五月。即便出嫁。穀中稗子爲第一美食。所有酥油鹽蜜。一切盡沒。行十惡者。爲人所敬。母子相對。均有害心。父子兄弟。轉相賊害。如獵師見鹿。人壽十歲時。刀兵劫盛。草木皆成刀刃。各各相殺。有慙愧者。入山隱藏。避過劫難。再生相見。慈愍相愛。共行善法。離斷惡業。於是壽命漸增。至八萬歲。增劫每百年增一歲。減劫亦然。

周安士云。釋迦如來。生於周昭王之世。正人壽百歲時。故成康之世。盈百者甚多。如武王九十三。文王九十七。唐虞之世。在文王前千餘年。又當增十餘歲。故禹壽一百有六。舜壽一百有十。堯壽一百十七。帝嚳在位七十年。壽可知矣。顓頊在位七十有八。少昊在位八十四年。黃帝在位百年。炎帝在位百四十年。時愈古。而壽愈增。自伏羲以至人皇氏。不知幾十萬年。故人皇兄弟九人。合四萬五千六百年。至地皇天皇。又不知若干萬年。故兄弟各一萬八千歲。垂於史冊。彰彰可考。後儒以爲荒唐。盡行刪去。亦陋矣。當日作史者。必非無本。孔子生衰周。猶見史之闕疑。豈唐虞以前之史臣。妄入無稽之語於正史耶。若夫周昭王至今。又過三千年。當減三十歲。故目今高壽不過七十上下。博



覽羣書方知佛語有驗。又曰。人壽八萬歲時。五百歲而婚嫁。周初之制。三十而有室。今則年未成童。便思少艾。總角稚子。口出穢語。安得不短壽也。

(乙)四。修羅道分三。(丙)初。修羅之住處。

正法念經云。修羅居在地上。衆山中。其力最劣。在須彌山外。入海一千由旬。下有諸修羅。具大勢力。能與天爭。依起世經。須彌山東大海下。有修羅王。國土橫廣八萬由旬。七重欄楯。七重鈴網。皆七寶莊嚴。須彌山南大海下。有修羅王。國土莊嚴。亦如東方。北海西海。修羅住處。亦復如是。

(丙)二。修羅之種類。

楞嚴經云。是三界中。有四種阿修羅類。若於鬼道。以護法力。乘通入空。此阿修羅。從卵而生。鬼趣所攝。若於天中。降德貶墜。其所卜居。鄰於日月。此阿修羅。從胎而生。人趣所攝。有修羅王。執持世界。力洞無畏。能與梵王及天帝釋。四天爭權。此阿修羅。因變化有天趣所攝。別有一分。下劣修羅。生大海心。沈水穴口。且游虛空。暮歸水宿。此阿修羅。因溼氣有。畜生趣攝。

(丙)三修羅之身量壽命。

修羅之身量不等。最大者八萬四千由旬。壽命如天千歲。而少增多減。其衣食因有福報。故有自然冠纓衣服。七寶鮮潔。所欲飲食。隨念而生。悉皆百味。惟食時最後口中變作青泥。

(乙)五畜生道分二。(丙)初畜生之住處種類及其苦報。

婆沙論云。畜生住處。有邊正之別。正住者。或在鐵圍兩界之間。冥闇之中。或在大海之內。洲渚之上。邊住者。徧於五趣。於地獄中有無足如蛇等。有二足如鳥鴟等。有四足如狗等。於鬼趣中。亦有無足二足四足多足畜生。在有威德鬼中。有象馬蛇驢等。無威德鬼中。惟有狗等。修羅趣中亦然。於天趣中。惟有二足四足畜生。如妙色鳥及象馬等。更無餘種。在人趣中。則鳥獸魚蟲具備。○正法念經謂畜生種數。有四十億之不同。

(丙)二畜生之身量壽命。

最大者爲金翅鳥。首尾相去八千由旬。難陀龍身。可繞須彌山七匝。魚之大者。長數百由旬。故莊子云。大鵬形大。不知幾千里。最小者爲微生蟲。人目之所不見。壽長者如龜。

鶴象鯉能生數百歲。以至千歲。壽短者如蜉蝣朝生暮死。

(乙)六。餓鬼道。分五。(丙)初。鬼道之種類。

楞嚴經云。又諸世界六道衆生。其心不殺。則不隨其生死相續。汝修三昧。本出塵勞。殺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如不斷殺。必落神道。上品之人。爲大力鬼。福德善神

之最上。而次於天者。中品則爲飛行夜叉。諸鬼帥等。即福德善神之次者。下品當爲地行羅刹。此爲害人惡鬼。

(丙)二。鬼道之住處。

婆沙論云。餓鬼有二住處。一正。二邊。正住者。此閻浮提五百由旬之下。有餓鬼界。爲閻羅王所領。善生優婆經亦如此說。五百由旬之下。有閻羅鬼王。城周七萬五百由旬。王領鬼衆。於中止住。邊住者。復有二種。一有威德。二無威德。有威德者。住山谷。或空中。或海邊。皆有宮殿。果報過於人。無威德者。或依不淨糞穢而住。或依草木冢墓而止。或依屏廁故壙而居。皆無舍宅。果報劣於人也。○又四天下。悉有鬼住。東西二方。皆有威德鬼。無威德鬼住。北方惟有威德鬼住。以其報勝故。乃至忉利天中。亦有威德鬼神住。應彼諸天之驅使。○婆沙論又云。四天及三十三天中。惟有大威德鬼。與諸天衆

守門防邏及導從給使。又此贍部西有五百渚。兩行而住。兩行渚中有五百城。半住有威德鬼。半住無威德鬼。

(丙)三餓鬼之種類及其苦報。

正法念經云。餓鬼大數有三十六種。一。鑊身鬼。由受人雇傭而殺生。或受他人寄託財物。抵抗不還。故受鑊湯煎煮之報。二。鍼口臭鬼。由用財雇人。令行殺戮。故咽如鍼鋒。滴水不入。三。食吐鬼。由爲婦時。夫勸施財。而慳惜不與。故四。食糞鬼。由爲婦時。誑夫自噉飲食。故五。食石鬼。由禁人糧食。令人餓死。故六。食氣鬼。因自食美食。不施妻兒。故七。食法鬼。謂有法施之地。方能得食。因爲求財利。爲人說法。故八。食水鬼。因不持齋戒。而酤酒。復加惑人。故九。希望鬼。由買賣爭價。欺詐取財。故。希望有人祭祀。乃得食。十。食唾鬼。由用不淨之食。誑出家人。故死後食唾。及諸不淨。十一。食鬘鬼。以前世盜佛華鬘。故必遇人以鬘償祭。乃得食。十二。食血鬼。由殺生血食。故十三。食肉鬼。由買賣衆生肉。故十四。食香鬼。由賣劣香。多取酬值。故十五。疾行鬼。或因破戒。而披法服。誑惑取財。或詭言供病人。竟不施與。而自食。故常食不淨。自燒其身。十六。伺便鬼。由欺詐取財。不修福業。故十七。黑闇

鬼。由枉法取財。繫人於牢獄。故常在闇處。惡蛇徧滿。而食之。十八。大力鬼。由偷盜人物。施諸惡友故。十九。熾然鬼。由破城抄掠。殺害人民。故徧身火然。嗥哭叫喚。二十。伺嬰兒便鬼。因溺女殺胎故。廿一。欲色鬼。由以淫得財故。廿二。海渚鬼。由於曠野奪人財物。故生海渚。受大寒熱苦。廿三。執杖鬼。爲閻羅王給使。廿四。食小兒鬼。由以呪術惑人取財故。廿五。食精氣鬼。由詐爲親友。許保護人。取財而不救護故。廿六。羅刹鬼。由殺生命以作大會。故爲饑火常燒。廿七。燒食鬼。由慳嫉覆心。喜噉僧食。墮地獄罪畢。仍有火燒身。廿八。不淨巷陌鬼。由將不淨之食。與梵行人故。廿九。食風鬼。由見僧人求乞。許施而不施故。三十。食炭鬼。由典主刑獄。奪人飲食故。卅一。食毒鬼。由以毒食。令人喪命。故從地獄出。自仍食毒。火燒其身。卅二。曠野鬼。因決地水。令人渴乏。飲故常饑。火燒身。卅三。冢間食灰土鬼。由盜佛華故。卅四。樹下住鬼。爲斫取道旁蔭樹故。卅五。交道鬼。由盜取行路人糧。常被鐵鋸截身。卅六。魔羅身鬼。由行邪道故。卅音入。卅二十也。卅音薩。卅三十也。順正理論。鬼分三種。謂無財。少財。多財。○無財。又分三種。謂炬口。鍼口。臭口。炬口。鬼口中常吐猛燄。熾然無絕。身常被燎。此爲極慳者所招苦果。鍼口。鬼腹大如山。口如鍼孔。

雖見飲食不能受用。饑渴難忍。臭口鬼。口中常出極惡臭氣。過於糞穢。臭惡自熏。常作嘔逆。故遇飲食亦不能受。○少財亦分三種。謂鍼毛。臭毛。瘦毛。鍼毛鬼。身毛堅剛。鈺利。內鑽自體。外射他身。狂怖馳走。若逢不淨。少濟饑渴。臭毛鬼。身毛極臭。熏爛肌骨。膨脹腸腹。荼毒難忍。若逢不淨。少濟饑渴。瘦毛鬼。咽生大瘰。腫熱劇疼。臭膿湧出。爭共取食。少得充饑。○多財亦分三種。謂希祠。希棄。大勢。希祠鬼者。恆住祠中。享受祭祀。此鬼乘宿善因。感得祭祀。希棄鬼。此鬼恆受他人吐棄殘糞等。用以充食。亦得豐饒。大勢鬼者。如上住諸天之威德鬼。首冠華鬘。身著天衣。食甘美之食。乘象馬之車。富足豐美。任情游戲。而經言鬼神不如人趣者。爲其晝伏夜游。虛怯多畏。值人恆避路故也。

(丙)四鬼道之身量形狀。

婆沙論云。有威德鬼。形容端正。與諸天無異。又一切五嶽四瀆。山海諸神。悉多端正。無威德鬼。形惡不可具說。如五道經說。餓鬼形不一。極大者。長一由旬。頭大如山。咽細如鍼。頭髮蓬亂。形容羸瘦。如是者。極衆。最小者。如小兒。形狀多數似人。亦有面似豬。及種種惡禽獸狀者。

(丙)五鬼趣之壽命。

觀佛三昧經云。餓鬼壽極長者八萬四千歲。短則不定。依優婆塞經。餓鬼壽長者一萬五千歲。而以人間五十年爲餓鬼之一日夜。卽彼鬼壽一萬五千歲。計人間當二千七百萬歲。

(乙)七地獄道分三。(丙)初地獄之處所。

地藏經云。此鐵圍山東面第一重海。有地獄在其中。海東十萬由旬。又有一海。其苦倍此。彼海之東。又有一海。其苦復倍。共號業海。業海之內。是大地獄。其數百千。各各差別。大者十八次。有五百。苦毒無量。次有百千。亦無量苦。依婆沙論。此瞻部洲下有大地獄。瞻部洲上亦有邊地地獄及獨地獄。或在谷口。或在山上。或在曠野。或在空中。餘三洲。惟有邊地地獄及獨地獄。無大地獄。以瞻部洲作惡猛利故。

(丙)二地獄之名稱種類。

地藏經云。閻浮東方有山曰鐵圍。其山黑邃。無日月光。有大地獄。曰無閒。又有地獄。名大阿鼻。復有四角地獄。飛刀地獄。夾山地獄。通槍地獄。倒刺地獄。鐵車地獄。鐵牀地獄。

鐵牛地獄。鐵衣地獄。鐵鉢地獄。鐵丸地獄。千刃地獄。鐵驢地獄。烱銅地獄。抱柱地獄。流  
火地獄。耕舌地獄。剝首地獄。拔舌地獄。鋸牙地獄。剝皮地獄。飲血地獄。燒手地獄。燒腳  
地獄。陷眼地獄。諍論地獄。多瞋地獄。叫喚地獄。糞尿地獄。銅鎖地獄。火象地獄。火狗地  
獄。火馬地獄。火牛地獄。火山地獄。火石地獄。火牀地獄。火梁地獄。火箭地獄。火鷹地獄。  
火屋地獄。火狼地獄。其中各各復有諸小地獄。或一或二乃至百千名號各各不同。依  
觀佛三昧海經。阿鼻地獄有一十八小地獄。小地獄中各有十八寒冰地獄。十八黑暗  
地獄。十八小熱地獄。十八刀輪地獄。十八劍輪地獄。十八火車地獄。十八沸屎地獄。十  
八鑊湯地獄。十八灰沙地獄。十八鐵窟地獄。十八鐵丸地獄。十八尖石地獄。十八飲銅  
地獄。五百億劍林地獄。五百億刺林地獄。五百億銅柱地獄。五百億鐵機地獄。五百億  
鐵網地獄。此十八地獄中一一別有十八隔小地獄。造業者歷此地獄受苦皆徧。

(丙)三地獄之苦報。

楞嚴經云。衆生造十習因。受六交報。云何六報。一切衆生。六識造業。所招惡報。從六根  
出。○一者見報。招引惡果。此見業交。則臨終時。先見猛火。滿十方界。亡者神識。飛墜乘



煙入無閒獄。發明二相。一者明見。徧見種種惡物。生無量畏。二者暗見。寂然不見。生無量恐。如是見火。燒聽。能爲鑊湯。烱銅。燒息。能爲黑煙紫焰。燒味。能爲焦丸鐵糜。燒觸。能爲熱灰鑪炭。燒心。能生星火。迸洒。煽鼓空界。○二者聞報。招引惡果。此聞業交。則臨終時。先見波濤沒溺天地。亡者神識。降注乘流。入無閒獄。發明二相。一者開聽。聽種種鬧精神。愁亂。二者閉聽。寂無所聞。幽魄沈沒。如是聞波。注聞。則能爲責。爲詰。注見。則能爲雷。爲吼。爲惡毒氣。注息。則能爲雨。爲霧。洒諸毒蟲。周滿身體。注味。則能爲膿。爲血。種種雜穢。注觸。則能爲畜。爲鬼。爲糞。爲尿。注意。則能爲電。爲雹。摧碎心魄。○三者嗅報。招引惡果。此嗅業交。則臨終時。先見毒氣充塞遠近。亡者神識。從地湧出。入無閒獄。發明二相。一者通聞。被諸惡氣。熏極心擾。二者塞聞。氣掩不通。悶絕於地。如是嗅氣。衝息。則能爲質。礙也爲履。衝見。則能爲火。爲炬。衝聽。則能爲沒。爲溺。爲洋。爲沸。衝味。則能爲餒。爲爽。爽敗也衝觸。則能爲綻。爲爛。爲大肉山。有千百眼。無量師食。衝思。則能爲灰。爲瘡。爲飛砂。碾擊碎身體。○四者味報。招引惡果。此味業交。則臨終時。先見鐵網。猛燄熾烈。周覆世界。亡者神識。下透挂網。倒懸其頭。入無閒獄。發明二相。一者吸氣。結成寒冰。凍冽身肉。

二者吐氣飛爲猛火焦爛骨髓。如是嘗味。歷嘗則爲承爲忍。歷見則爲然金石。歷聽則爲利兵刃。歷息則爲大鐵籠。彌覆國土。歷觸則爲弓爲箭爲弩爲射。歷思則爲飛熱鐵。從空雨下。○五者觸報。招引惡果。此觸業交。則臨終時。先見大山四面來合。無復出路。亡者神識。見大鐵城。火蛇火狗。虎狼獅子。牛頭獄卒。馬頭羅刹。手執槍稍。驅入城門。向無閒獄。發明二相。一者合觸。合山逼體。骨肉血潰。二者離觸。刀劍觸身。心肝屠裂。如是合觸。歷觸。則爲道爲觀。爲廳爲案。歷見。則爲燒爲熱。歷聽。則爲撞爲擊。爲刺爲射。歷息。則爲括爲袋。爲考爲縛。歷嘗。則爲耕爲鉗。爲斬爲截。歷思。則爲墜爲飛。爲煎爲炙。○六者思報。招引惡果。此思業交。則臨終時。先見惡風吹壞國土。亡者神識。被吹上空。旋落乘風。墮無閒獄。發明二相。一者不覺。迷極則狂奔。走不息。二者不迷。覺知則苦。無量煎燒。痛深難忍。如是邪思。結思。則爲方爲所。結見。則爲鑑爲證。結聽。則爲大合石。爲冰爲霜。爲土爲霧。結息。則爲大火車。火船。火檻。結嘗。則爲大叫喚。爲悔爲泣。結觸。則爲大爲小。爲一日中萬生萬死。爲偃爲仰。是名地獄十因六果。皆是衆生迷妄所造。若諸衆生惡業同造。謂十四因同皆具造也。入阿鼻獄。受無量苦。經無量劫。六根各造。及彼所作兼境兼根。謂六

根各造。并或兼一二。是人則入八無閒獄。身口意三。作殺盜淫。是人則入十八地獄。三  
業不兼。或爲一殺一盜。是人則入三十六地獄。見見一根。單犯一業。謂於能見之眼根。所見之塵境。單造  
一業也。或於耳鼻舌身意之各根。及聲香味觸法之各境中。單造一業。亦然。是人則入一百八地獄。由是衆生別作別造。於  
世界中入同分地。○又地藏經無閒獄。周匝萬八千里。牆高一千里。悉是鐵爲。上火徹  
下。下火徹上。鐵蛇鐵狗吐火馳逐。獄中有牀。徧滿萬里。一人受罪。自見其身徧臥滿牀。  
千萬人受罪。亦各自見身滿牀上。又諸罪人。備受衆苦。千百夜。又惡鬼口牙如劍。眼如  
電光。手復銅爪。拖拽罪人。復有夜叉。執大鐵戟。中罪人身。或中口鼻。或中腹背。拋空翻  
接。或置牀上。復有鐵鷹。咱罪人目。復有鐵蛇。繳罪人頸。百肢節內。悉下長釘。拔舌耕犁。  
抽腸剉斬。烱銅灌口。熱鐵纏身。萬死千生。業感如是。又五事業感。故稱無閒。一者。日夜  
受罪。以至劫數。無時閒絕。故稱無閒。二者。一人亦滿。多人亦滿。故稱無閒。三者。罪器。又  
棒。鷹。蛇。狼。犬。碓。磨。鋸。鑿。剉。斫。鑊。湯。鐵。網。鐵。繩。鐵。驢。鐵。馬。生。革。絡。首。熱。鐵。澆。身。饑。吞。鐵。丸。  
渴。飲。鐵。汁。從。年。竟。劫。數。那。由。他。苦。楚。相。連。更。無。閒。斷。故。稱。無。閒。四。者。不。問。男。女。羌。胡。夷。  
狄。老。幼。貴。賤。或。龍。或。神。或。天。或。鬼。罪。行。業。感。悉。同。受。之。故。稱。無。閒。五。者。若。墮。此。獄。從。初

入時。至百千劫。一日一夜。萬死萬生。求一念間暫住不得。故稱無閒。粗說如是。若廣說地獄罪器等名。及諸苦事。一劫之中。說不能盡。又地獄罪報。或取罪人舌。使牛耕之。或取罪人心。使夜叉食之。或鑊湯盛沸。煮罪人身。或赤燒銅柱。使罪人抱。或諸火燒。或盡寒冰。或無限糞尿。或純飛鏃鏢。或多鑽火槍。或燒胸背。或燒手足。或盤繳鐵蛇。或驅逐鐵狗。或盡駕鐵驃。各各獄中。有百千種器。無非是銅。是鐵。是石。是火。略說如是。若廣解說。窮劫不盡。

又觀佛三昧海經云。阿鼻地獄。縱廣八千由旬。七重鐵城。七層鐵網。有十八隔子。周布七重刀林。七重劍林。四角有四大銅狗。長四十由旬。眼如掣電。牙如劍樹。齒如刀山。舌如鐵刺。一切身毛。皆然猛火。其煙惡臭。有十八獄卒。八頭六十四角。角頭出火。火化成鋼。六十四眼。散迸鐵丸。復成刀輪。輪輪相次。在火焰中。滿阿鼻城。牙高四由旬。牙端出火。輪車輞。又出火刀劍戟。燒阿鼻城。赤如融銅。城內有七鐵幢。火湧如沸。融鐵流迸。湧出四門。上有十八釜。沸銅湧漫滿城。十二隔間。有八萬四千鐵蟒大蛇。吐毒火中。身滿城內。其蛇哮吼。如天震雷。兩大鐵丸。五百夜叉。五百億蟲。八萬四千脊。頭上火流如雨。

而下。滿阿鼻城。猛火火熾。照八萬四千由旬。若有罵辱父母。殺害尊親之人。命後直墮阿鼻。銅狗嚙骨。咬髓。獄卒捉叉叉頭。徧體火焰。滿阿鼻獄。閻羅王告曰。癡人。汝在世時。不孝父母。邪慢無道。今墮阿鼻獄。經歷大苦。說不可盡。

以上言地獄之苦。略引各經。已數千言。若廣引者。數十萬言。不能盡。而各經中。佛菩薩所述。亦言略說之。若廣說地獄苦趣。則窮劫難盡。古德云。思地獄苦。發菩提心。世人觀此。當信佛言之不謬。學君子之懷刑。戒慎恐懼。改惡遷善。信願念佛。以自度度人也。又此等惡因。多由不孝父母。不信佛語。殺害衆生故。然則吾人。縱不能廣修善行。豈可不孝養父母。敬信三寶。慈憫衆生乎。

(乙)八六道輪迴之實證。道缺之生修羅。分五。(丙)初生天道之實證。

冥祥記。晉世光。於咸和八年。死七日。沙門支法山。轉大品經。疲而臥。聞靈座上。如人聲。家婢張信。見世光在靈座。著衣恰如平生。語信云。我應墮龍中。支和尚爲我轉經。曇護曇堅。迎我上第七梵天。快樂處矣。護堅。並是山之沙彌。已亡者也。後支法山。復爲轉大品經。世光又來座。去時。呼張信持幡送之。信便絕。旋復甦。云。持幡向西北。飛上一山。青

如琉璃到山頂。望見天門。光乃自提幡。遣信還。遙見世光直入天門。信乃復甦。又世光去時。家有六歲兒。指語祖母曰。阿爺飛上天。婆可見否。後世光復與天人鼓琴行歌。徑上母堂。信問爲何來。曰。欲使汝輩知罪福也。亦兼娛樂阿母。琴音清妙。家人悉聞。而不得見。惟信獨分明焉。信又見光入一黑門。有頃來。謂信曰。舅犯殺罪。在此日見榜撻。楚痛難勝。可告舅母。仰僧轉經。當得輕免也。

梁書並太平廣記。何胤好學。通內典。高祖敕給白衣尙書祿。不受。於開善寺立明珠柱。七日夜放光。年八十六。見神女八十餘。衣袿拜牀下。自知不起。遂卒。

梁書并太平廣記。齊陶宏景母夢兩天人。手執香鑪來。因有孕。宏景讀書萬卷。詣鄮山塔。受五戒。有桓闔者。事宏景得道。將升天。陶曰。吾修道勤至。何淹延在世。願爲問之。三日。桓降室曰。君所修本草。以蟲蟲水蛭爲藥。功雖及人。而害物命。以此遲滯。陶乃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著別行本草。乃解形得生天。卒年八十五。顏色不變。肢體屈伸如恆。

續高僧傳。唐釋道昂。講華嚴地論。舉掌放光。明照堂宇。後知將終。升高座。忽見天衆續

紛管絃嘹唳。告衆曰。此兜率天來迎我。然天道未出生死。非所願也。當一意祈生淨土。言訖。天樂旋滅。西方香華伎樂如雲湧至。三聖來迎而逝。觀此足見臨終時。願力最大。求生西。卽生西矣。

續高僧傳。梁釋慧韶。居龍淵寺。將終之夕。有安浦尼久病悶絕。醒云。送韶法師。及五百僧。登七寶梯。到天宮講堂中。其地如水晶。牀席華整。蓮華滿地。韶法師就座。少時。便起送別。令歸。尼醒而韶逝。

隋史。儒林傳。辛彥之。博涉經史。遷潞州刺史。有惠政。又崇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二所。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游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其年彥之卒。

北史。藝術傳。顏惡頭。妙於易筮。有人求卜。惡頭曰。君卜父。父已亡。當上天。聞哭聲。忽復蘇而言。其人曰。父臥疾三年。昨日氣盡。舉家大哭。父忽驚悟曰。我死。有人來迎。欲升天。聞哭聲。遂墮地。惡頭曰。過三日當永去。果如言。觀此可見人臨終時。最好念佛。切忌哭泣。以致墮落。

報應記。唐忠州司馬薛嚴。蔬食長齋。日誦金剛經三十遍。至七十二。將終。見幢蓋音樂來迎。妻崔氏亦親見嚴隨幢蓋冉冉昇天而去。一家皆聞異香。

法苑珠林。唐遂州趙文信死。至閻王所。同伴十人中一僧。王問在世修何功德。僧答誦金剛經。王起合掌曰。師誦般若。當得升天。何錯來此。言未竟。有天衣下降。引師上天去。文信回生。具述其事。

附錄入仙道一則

網鑑。唐李泌。身有仙骨。履灰無迹。少時仙樂來迎。家人厭之。乃止。其終也。相傳仙去。帝及大臣均有賦詠。紀其事。

(丙)二還生人道之實證

晉書羊祜傳。祜位至三公。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人謂李氏子。即祜之前身也。

晉書藝術傳。鮑靚。東海人。五歲時。語父母云。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墮井死。父母尋訪得



李氏皆符驗。親仕至南海太守。嘗遇仙人授道訣百餘歲卒。

晉書。魏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耶。女耶。曰。男。十五歲。以兵死。復問寢者爲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野王。問所生兒何在。曰。條桑爲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

北史。李崇傳。李庶爲臨漳令。坐事死獄中。妻元氏更適趙起。夢庶謂曰。我薄福。託劉氏爲女。明日當生彼家。彼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舊恩。故來告君。乞取我歸。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東入窮巷。是也。元氏不應。庶曰。君似懼趙公。我自說之。於是起亦夢焉。寤問妻。夢符合。遂持金帛。躬往求劉氏。如所夢得之。養爲女。長而嫁焉。

宋史。劉沆傳。沆祖景洪。居後隆山。山有牛僧孺讀書堂。沆母夢衣冠丈夫入。曰。牛相公來。遂有娠。生沆。蓋沆卽牛僧孺後身也。○又范祖禹之生也。母夢一偉丈夫。披金甲入寢室。曰。吾漢將軍鄧禹。旣寤。猶見之。遂以爲名。

蘇東坡楞伽經序云。張方平守滁州時。游瑯琊山。抵藏院。偶見楞伽經。取視之。恍然如獲舊物。細視筆畫手迹。宛然爲前生之所書。

明史史可法傳。可法祖應元。官知州。有惠政。語其子從質曰。我家必昌。從質妻尹氏。有身。夢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

(丙)三生畜生道之實證。

史記夏本紀。帝堯之時。洪水滔天。四嶽舉鯀治水。九年功用不成。舜視鯀治水無狀。殛之於羽山以死。注云。鯀死化爲熊。音乃平聲。三足鼈也。入於羽淵。

後漢書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爲鼈。入於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

晉書五行志。魏文帝黃初間。清河宋士宗之母。化爲鼈。入水。○又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養母年八十。因浴化爲鼈。

南史梁后妃傳。邳后嬪于武帝。酷妒忌。及終。化爲龍。入于後宮。通夢于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不安。龍輒激水騰湧於露井上。爲殿。常置銀鹿盧。金瓶。灌百味。以祀之。又太平廣記。邳氏化蟒。帝以告誌公禪師。師曰。非禮佛不可。帝乃撰悔文十卷。爲其懺禮。一日。聞異香馥郁。仰視見一天人。曰。我乃蟒後身也。蒙帝功德。已生忉利天矣。

南史。傅緯。強直有才。而毒惡傲慢。爲當時所嫉。施文慶等譖之。下獄死。有惡蛇屈尾來。靈牀上。當前受祭醑。去而復來者。百餘日。

隋史。五行志。開皇六年。霍州有老翁。化爲猛獸。○又七年。相州有桑門。變爲蛇。長二丈。隋史。李士謙曰。輪轉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謂。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而爲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鯀爲黃熊。杜宇爲鷓鴣。褒君爲龍。牛哀爲獸。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鼃。宣武爲鼈。鄧艾爲牛。徐伯爲魚。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

唐書。五行志。顯慶二年。普州有人化爲虎。○又涪州民范端。化爲虎。○久視二年。郴州佐史。因病化爲虎。欲食其嫂。擒之。乃人也。未全化。而虎毛生矣。

柳宗元龍城錄。元和元年。六月。惠州一娼。震死於市衢。脅下赤書云。李林甫。毒虐弄權。帝命三震之。又感應類編。一耕牛爲雷震死。裂膚字云。此是唐朝李林甫。三世爲娼。七世牛。又陸元誠家剖雞。而雞背宛然有李林甫三字。

現果隨錄。明蘇州劉錫元。爲貴州房考官。道湖廣。夢一長面偉人。告曰。吾宋將曹翰也。

前在唐朝爲商偶過一寺見法師講經設齋一供以此善因世爲小吏終不失官至宋爲偏將軍卽曹翰也攻江州不下怒屠其城因此殺業世世爲豬曾於君之佃戶家蒙君憐而活之今君泊舟之所明日第一受宰者卽我也有緣相遇幸垂哀救劉驚覺窺泊舟之所果屠門也頃之擡一豬出呼聲動地劉遂贖之畜閭門放生堂呼曹翰卽應萬人目擊

夷堅志江南陳氏女年十七素不知書得病臨絕忽語人曰我秦將軍白起也生時殺人七八十萬在地獄受無量苦近始得人身然世世作女子不過二十歲今日之死亦命也夫又羣談採餘洪武初吳山三茅觀雷擊白蜈蚣身長尺許背有白起二字

(丙)四生鬼道之實證

隋史韓擒虎傳擒虎慷慨有膽略平金陵兵不血刃拜上柱國無何其鄰母見擒虎門下威儀甚盛有同王者問之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擒虎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何王曰閻羅王擒虎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亦足矣數日竟卒

宋高僧傳。唐僧道英。住法海寺。秦莊襄王使使傳語求食。并從者多人。英許之。及期果至。謂英曰。弟子不食八十年矣。此後更四十年方復得食。因歷指座上云。此白起。王翦。爲殺害多。罪報未終。又云。此陳軫。以虛詐故。臨去。以塚中物相送。英卻之。

唐書。王峻傳。峻爲并州都督。慕節義。有古人風。卒後。王禕討奚種於幽州。戰時。士卒咸見峻與部將麾兵赴敵。天子嗟異。遣使祭峻廟。○柳宗元傳。宗元爲柳州。有惠政。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沒爲奴婢。宗元設計贖之。沒後。柳人德之。廟於羅池。嘗降神於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

通鑑。宋紀。張詠知益州。與一僧友善。及去。出一書付僧曰。候至乙卯年八月一日。當請於官發之。僧至期詣府。時凌策帥蜀。集官屬共啓。乃詠真容也。上有手題云。詠當血食於此。後得京師報。詠於是日卒。策爲立祠祭之。

宋史。張洞傳。洞知棣州。河溢病民。水退。洞奏官爲標給。蠲其租。曾夢人稱勅召者。如拜官然。顧視旌旗吏卒羅於庭。後爲江西轉運使。復夢如初。自知不永。部分家事而卒。又蘇緘傳。緘知邕州。交趾入寇。力不敵。自焚死。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舍。衆見大兵從。

北來呼曰。蘇城隍領兵來報怨。敵懼而引歸。人爲緘立祠。

明史周新傳。新以善決獄稱。授監察御史。貴戚震懼。目爲冷面寒鐵。錦衣衛紀綱。誣奏殺之。臨刑曰。生爲直臣。死當爲直鬼。後帝見緋衣人立日中。曰。臣周新。已爲神矣。○又循吏傳。徐九思爲句容知縣。加恩於孤獨貧民。歲饑。減價糶米。並爲粥食。餓者全活甚衆。句容民爲建祠茅山。後年八十五。抱疾。抗手曰。茅山迎我。遂卒。

(丙)五墮地獄道之實證。

冥祥記。晉離石劉薩何。好畋獵。年三十一。暴病死。七日而蘇。云有兩人執縛去。路遇兩沙門。令歸命釋迦文佛。何如言。發念隨沙門行。至一鐵城。見人身長大。膚如漆。沙門云。此寒冰地獄。有冰如席。飛散著人頭。頭斷著腳。腳斷。次見刀山地獄。並經歷各地獄。楚毒科法。略如經說。有執筆北面而立者。謂何在襄陽時。何故殺鹿。何曰。他人射鹿。我加創耳。且未食肉。卽見襄陽殺鹿之地。草樹山澗。並列目前。所乘黑馬。亦能言。證何殺鹿。何懼。無對。卽有人以叉叉之。投鑊湯中。自視四體潰爛。有風吹身。還復全形。執筆者復云。汝射雉。復殺雁。又叉投鑊湯。如前爛法。受報已。乃遣何去。因觀世音救度。得活。遂出。

家名慧達。

冥祥記。宋沙門智達。元徽中。病死三日甦。云有兩人引去。漸聞轟鬧聲。路轉暗。見鐵城門。達知爲地獄。大恐怖。悔在世不修善行。時火光中。見數人反縛前行。後有人執叉。叉之血流如泉。一物形如米囤。高丈餘。二人執達擲囤上。火焰燒身。痛不可忍。自囤墜地。復將達去。見鐵鑊十餘。皆煮罪人。人在鑊中。隨沸上下。鑊側有人以叉刺之。或有攀鑊出者。兩目沸凸。舌出尺餘。肉盡糜爛。而猶不死。二人謂達曰。上人應入此中。達聞之。肝膽塗地。請一禮佛。便至心稽首。願免此苦。伏地食頃。無復所見。惟覩平原茂樹。風景清明。二人令達歸。遂甦。

冥祥記。宋阮稚宗。于元嘉間。隨鍾離太守阮愔行郡。恍惚如眠。不復寤。經夕能言。云有人縛之去。見一僧云。汝好漁獵。今應受報。便取稚宗皮剝鬣截。具如治諸牲。復納於水。鉤口出之。剖破解切。若爲膾狀。又鑊煮鑪炙。身悉糜爛。隨得還復。痛苦至三。稚宗叩頭請命。道人以水灌之。見有蟻數頭。道人指曰。此雖微物。亦不可殺。無論更巨者也。稚宗問同行三人。何我獨嬰苦。道人曰。彼二人自知罪福而故犯罪。更重難救。惟汝愚蒙。不

識果報。故以相誡。因爾便蘇。遂斷漁獵。觀此可知有作惡。而一時無報者。乃因其罪重。不可救。任其將來下地獄。而受無窮惡報也。可懼哉。

冥報記。隋開皇初。冀州有小兒。年十三。常取雀卵。燒食之。一日晨。有人喚兒出。引至村南田間。此兒忽見道右有一城。門樓丹素甚嚴。兒怪曰。何時有此城。使者呵之。令兒入。甫入。闔城門忽閉。不見一人。惟是空城。地皆熱灰。碎火深沒踝。兒呼叫走趣。由北而南。垂至門。卽閉。又走趣東西。亦復如是。未到則開。既至便闔。時村人出採桑。見此兒在耕田中。四方馳走。以爲遊戲。其父聞之。遙見大呼其名。兒便倒地。城灰忽然不現。號泣對父言之。視其足半蹙。以上血肉焦枯。膝以下洪爛如炙。抱歸養療。膝下終爲枯骨。視其走處。足趾了無灰火。良由罪業故。觸處而現地獄也。○又唐曹州方山。開好游獵。所殺無算。貞觀十一年死。經宿蘇云。初死時。被二人引去。抵一山。方登梯上。忽一白鷹。鐵爲觜爪。飛來攬開左頰而去。又一黑鷹。亦鐵觜爪。攬其右肩而去。及至山頂。入廳事。見一官人。謂曰。平生有何功德。對曰。不修功德。官令二人引向南院。見一城。非常峻峻。二人叩城門。遂開。赫然總是猛火。側有數毒蛇。長十餘丈。頭如五斗甕。口中吐火。欲射人山。



開恐懼。叩頭念佛。門卽自閉。還見官人。查未合死。放歸。令修功德。依舊道下山。復有飛鷹欲攫之人。救得免。遂甦。鷹爪迹終身不滅。山開。遂捨妻子。以宅爲寺。誦經不輟。

法苑珠林。隋開皇十一年。太府寺丞趙文昌。暴卒。至閻羅王所。因持金剛經。得放還。見周武帝。著三重鉗鎖。喚曰。我滅佛法罪重。爲告隋皇帝。與吾少營功德。庶離地獄。出見一大糞坑。中有人。頭髮上出。問之。乃秦將白起也。昌得活。遂奏帝。帝令天下人各出一錢。爲武帝轉金剛經。

金剛感應。唐武德間。蘇仁欽。恣意殺生。重病經年。陰府繫其魂於地獄。見衆生索命而卒。冥王命上刀山劍樹。忽有僧捧金剛經至。謂此經仁欽所施。僧誦之以證果。請減其罪。王令還陽。

太平廣記。唐傅奕。毀石觀音像爲磚瓦用。馮少府死而復甦。言奕已拘入地獄。時太史傅仁均已死。示夢於薛頤。言傅奕爲泥犁人。數日奕暴卒。死時惡相不可具說。

冥報記。唐龍朔元年。景福寺侍童伍五娘死。後現形。呻吟。問之。曰。我曾於寺中食肉。又殺一蟹塗瘡。今入刀林地獄。願取我衣服爲作功德。乃爲寫金剛經。每寫一卷。云肉中

出一刀寫竟七卷肉中刀悉出蒙福投生。

觀音感應。周世宗毀佛鑄錢時。真州觀音像最靈。人莫敢毀。世宗親執斧劈胸。後病胸爛見五臟而死。至宋開寶時有人死而復甦。於冥中見世宗臥鐵牀。獄卒斧劈不休。云周通錢滅盡。地獄方出。奏聞宋太祖。勅民間有周通錢。盡以鑄佛。

證果錄。宋縣尉王迪功。好畋獵。妻持金剛經苦勸王誦。乃誦一遍。後病卒入冥。應入鑊湯地獄。以曾誦經一遍。王許以薄罰放還。令以鑊湯勺許淋其背。釋之。乃甦。疽發於背。遂發誓長齋持經。後夢神僧摩其背而瘡。

正信錄。羅兩峯先生云。正史載韓擒虎爲冥王。其他史如寇準。蔡襄。韓琦。范仲淹。以至前朝海瑞。鄭曉。蔡完。林浚。徐昌穀。趙用賢。蔣燾。俱爲冥王。又諸書所載。馮京。前身爲五臺山僧。張方平。前身爲瑯琊寺僧。崔允。前身爲瓦棺寺僧。曹卿。前身爲嘉佛寺僧。真西山。前身爲草庵和尚。李嵩。前身爲澄空和尚。房瑄。前身爲智永禪師。婁師德。前身爲遠法師。曾公亮。前身爲青草堂禪師。袁滋。前身爲西峯禪師。王十朋。前身爲嚴闍黎。王岷。前身爲胡沙門。王鄂。前身爲百堂寺沙彌。宋度宗。前身爲行童。陳堯咨。前身爲南安主。

人。余志五。前身爲四祖寺僧。瑯琊王練。前身爲胡僧。王三洞之子。前身爲居和大師。唐王。前身爲大瓢和尚。太保李維寅。前身爲伏牛山禪師。宰輔胡濙。前身爲天池僧。都憲張素。前身爲庵主。吏部虞淳熙。前身爲杭州僧。太僕卿王士性。前身爲峨嵋寺僧。狀元費宏。前身爲充庵僧。新建伯王守仁。前身爲閉關僧。同知陳雲嶠。前身爲泗州寺僧。進士李商隱。前身爲妙高寺僧。太原進士華人。前身爲西域僧。太原進士王瓊。前身爲西番僧。三衢王童燦。前身爲高麗寺僧。太學生郝子良。前身爲黎道人。又尙書鄭曉。宰輔李東陽。成國公朱希周。太常卿陳沂。臨淮侯李言恭。狀元朱之蕃。進士周元。前身皆是僧也。○又爲人後身者。趙鼎。爲李德裕後身。蕭晷。爲許玄度後身。郭祥正。爲李太白後身。潘佑。爲顏延之後身。劉沆。爲牛僧孺後身。邊鎬。爲謝靈運後身。田佑恭。爲馬援後身。蘇軾。爲鄒陽後身。范祖禹。爲鄧禹後身。宋康王。爲錢鏐後身。章梠。爲諸葛亮後身。嚴武。亦諸葛亮後身。王安石。爲秦王廷美後身。明太宗伯周洪謨。爲丁友崔後身。狀元孫繼皋。爲唐皋後身。太宗伯馮琦。爲韓琦後身。大司徒周忱。爲滕德後身。大學士高儀。爲于謙後身。少保胡宗憲。爲白侍郎後身。給事王嘉謨。爲張德鏐後身。郎中馬金。爲馬廷用。

後身。侍郎夏元吉爲屈原後身。大理丞尙穎爲李尉後身。少師楊溥子爲石行人後身。高唐州林接五子爲張越吾後身。他如戴探花大賓。盧太守希哲。俱有所本。而進士吳用先。進士來儼然。均談隔世事如昨也。○墮畜生道者。除史所載外。如邾后爲蟒。趙飛燕爲鼃。蔡元謨爲蛇。夏英公爲龍。章元楨爲猿。李微爲虎。陳國爲牛。周震爲驢。李時進爲騾。江廷斌爲馬。李審言爲羊。瞿學究爲犬。緬家奴爲狐。劉機爲豕。彭好賢爲蚓。如此等。見於雜書者。縷縷不盡。豈盡誣耶。○入地獄者。隋史趙文昌。至冥見秦將白起。披髮居大糞坑。受苦。梁史云。西河劉薩何。暴亡。心下猶暖。經十日更甦。云十八地獄。隨報輕重。受諸苦楚。又公安會元。袁宗道云。親經鬲子地獄而返。又義興學憲曹應秋云。伯兄病篤。親經血海而還。所見境界。不可說不可說。

(甲)三因果畢竟不爽。分三。初六道升沈之總因。二六道升沈之別業。三勸進行者。

(乙)今初六道升沈之總因。楞嚴經云。一切衆生。實本眞淨。因彼妄見。有妄習生。因此分開。內分。外分。內分。卽是衆生。分內。因諸愛染。喜怒哀樂等七情發起妄情。情積不休。能生愛水。是故衆生。心憶珍饈。口中

水出。心憶前人。或憐或恨。目中淚盈。心著行淫。男女二根。自然流液。諸愛雖別。流結是同。潤溼不升。自然從墜。外分即是衆生分外。因諸渴仰。聖慕發明虛想。想積不休。能生勝氣。是故衆生心持禁戒。舉身輕清。心持呪印。顧盼雄毅。心欲生天。夢想飛舉。心存佛國。聖境冥現。諸想雖別。輕舉是同。飛動不沈。自然超越。一切衆生。生死相續。臨命終時。未捨煖觸。一生善惡。俱時頓現。純想即飛。必生天上。若飛心中。兼福兼慧。及與淨願。自然心開。見十方佛。一切淨土。隨願往生。情少想多。輕舉非遠。即爲飛仙。大力鬼王。飛行夜叉。地行羅刹。游於四天。所去無礙。其中若有善願善心。護持我法。是等親住如來座下。情想均等。不飛不墜。生於人間。想明斯聰。情幽斯鈍。情多想少。流入橫生。重爲毛羣。輕爲羽族。七情三想。沈下水輪。生於火際。受氣猛火。身爲餓鬼。常被焚燒。水能害己。無食無飲。經百千劫。九情一想。下洞火輪。身入風火二交過地。輕生有閒。重生無閒。二種地獄。純情即沈入阿鼻獄。若沈心中有謗大乘。毀佛禁戒。誑妄說法。虛貪信施。濫膺恭敬。五逆十重。更生十方阿鼻地獄。循造惡業。雖則自招。衆同分中。兼有元地。即各地獄。均有一定所處。

(乙)二六道升沈之別業。分六。初諸天之生因。二人道之生因。三修羅之生因。四畜趣之生因。五鬼趣之生因。六地獄之生因。(丙)今初諸天之生因。

楞嚴經云。諸世間人。未能捨諸妻妾恩愛。於邪淫中心不流逸。命終之後。生四天王天。於己妻房。淫愛微薄。命終生忉利天。逢欲暫交。去無思憶。動少靜多。命終生餽摩天。一切時靜。有應觸來。未能違戾。命終生兜率天。我無欲心。應汝行事。於橫陳時。味如嚼蠟。命終生化樂天。無世間心。同世行事。於行事交。了然超越。命終生他化自在天。

按此專以淫念之微薄。判生天之等級。

正法念經云。持不殺戒。生四王天。持不殺不盜戒。生忉利天。持不殺不盜不邪淫戒。生餽摩天。持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言綺語兩舌惡口戒。生兜率天。受世間戒。更奉佛戒。生化樂天。及他化自在天。諸天皆化生。初生時。若爲天男。卽在父膝上。若爲天女。卽在母膝上。初生如五歲兒。七日後。身量滿足。飛行自在。

(丙)二人道之生因。

經分二十四種善惡果報。爲人豪貴。從禮事三寶中來。爲人大富。從布施中來。爲人長

壽從持戒中來。爲人端正。從忍辱中來。爲人勤修。從精進中來。爲人明達。從智慧中來。爲人聲清。從歌詠三寶中來。爲人潔清。從慈心中來。爲人不淨。從豬中來。爲人慳貪。從狗中來。爲人很戾。從羊中來。爲人輕躁。從猴中來。爲人腥臭。從魚鼈中來。爲人含毒。從蛇中來。爲人無慈。從虎狼中來。又爲人顛愚。不教他人故。爲人瘡痍。毀謗他人故。爲人下使。負債不還故。爲人醜黑。遮佛光明故。爲人短小。輕慢他人故。爲人醜陋。多瞋恚故。爲人無知。不學問故。爲人身生惡瘡。鞭撻衆生故。爲人常遭縣官。籠繫衆生故。○又經云。爲人壽短。願他身死。殺害衆生故。爲人壽長。憐憫一切。戒殺放生故。爲人多病。惱害衆生。不恤病苦故。爲人少病。禮拜三寶。惠施醫藥故。爲人醜陋。瞋恚鬥諍。遮佛光明故。爲人端正。忍辱柔和。修造佛像故。爲人卑賤。驕已陵人。負他財物故。爲人尊貴。信奉三寶。處己謙和故。爲人貧窮。慳吝不施。常行盜竊故。爲人富饒。性喜惠施。不負他財故。爲人惡智。親近惡人。讚揚邪法故。爲人善智。修習智慧。受持正法故。人無威德。見他生妬。不知修福故。人有威德。不懷嫉妬。誠信不欺故。○又業報差別經。若有衆生。因勸布施。後還追悔。以是因緣。先富後貧。

復有衆生。因勸少施。施已歡喜。生在人間。先貧後富。復有衆生。先曾布施。不遇福田。

供養

三寶。孝敬父母。師長。均良好。福田。或救濟災難。亦良好。福田。

流浪生死。在於人道。以不遇福田故。果報微劣。隨得隨

盡。以習施故。雖處貧窮。而樂行施。復有衆生。未曾布施。遇善知識。暫一行施。值良福田。

故資生具足。先不習故。雖富而慳。○又菩薩本行經。若衆生不能以至心施。不能以恭

敬心施。不能以歡喜心施。或貢高自大。而施。或受施者為邪見人。譬如耕於薄田。下種

雖多。所收甚少。若布施時。能以歡喜心施。恭敬心施。清淨心施。不望報而施。或所施者

值菩薩聖僧。如彼良田。下種雖少。所收甚多。人行布施時。如能回向菩提。發願救度一

切衆生。雖少行施。獲福無量。

涅槃經云。若有衆生。習近淫欲。是報熟故。墮於地獄。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謂鴿。雀。鴛

鴦。鸚鵡。青雀。魚。鼈。獼猴。驘。鹿。若得人身。受黃門形。女人。二根。無根。淫女。若有衆生。習近

曠恚。是報熟故。墮於地獄。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謂毒蛇。師子。虎。狼。熊。羆。貓。狸。鷹。鷂。之

屬。若得人身。具足十六諸惡律儀。

即養豬。羊。牛。犬。雞。鴨。及為屠。膾。等。

愚癡之人。是報熟時。墮於地獄。從

地獄出。受畜生身。所謂象。豬。牛。羊。蚤。蝨。蚊。蠱。蟻。子。等。若得人身。聾。盲。瘖。瘂。諸根不具。憤



慢之人。是報熟時。墮於地獄。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謂糞蟲。駝。犬。馬。若生人中。受奴婢身。貧窮乞丐。

地藏本願經云。地藏菩薩。久遠劫來。迄至於今。度脫衆生。猶未畢願。慈愍此世罪苦衆生。復觀未來無量劫中。因蔓不斷。又發重願。於娑婆世界。百千萬億方便。而爲教化。若遇殺生者。說宿殃短命報。若遇竊盜者。說貧窮苦楚報。若遇邪淫者。說雀鴿鴛鴦報。若遇惡口者。說眷屬鬥諍報。若遇毀謗者。說無舌瘡口報。若遇瞋恚者。說醜陋癩殘報。若遇慳吝者。說所求違願報。若遇飲食無度者。說饑渴病苦報。若遇畋獵恣殺者。說驚狂喪命報。若遇悖逆父母者。說天地災殺報。若遇燒山林木者。說狂迷取死報。若遇前後父母惡毒者。說返生鞭撻現受報。若遇網捕生雛者。說骨肉分離報。若遇毀謗三寶者。說盲聾瘖瘂報。若遇輕法慢教者。說永處惡道報。若遇破用常住者。說億劫輪迴地獄報。若遇汗梵誣僧者。說永在畜生報。若遇湯火斬斫傷生者。說輪迴遞償報。若遇破戒犯齋者。說禽獸饑餓報。若遇非理毀用者。說所求闕絕報。若遇吾我貢高者。說卑使下賤報。若遇兩舌鬥亂者。說無舌百舌報。若遇邪見者。說邊地受生報。如是等衆生。身口

意業惡習結果百千報應先受如是等報後墮地獄動經劫數無有出期。

(丙)三修羅之生因。

修羅由人中種諸善根而有微惡起於驕慢心好鬥而不破戒大修布施故受此身或由天趣起諸諂曲或由鬼畜夙有善根具瞋慢疑三種而得此報。

(丙)四畜趣之生因。

楞嚴經由鬼趣入畜類文云物怪之鬼生於世間多為梟類。風魅之鬼生於世間為咎徵類。如鴟鵂畜魅之鬼生於世間多為狐類。蟲蠱之鬼生於世間多為毒類。如蜂蠱衰厲之鬼生於世間多為蛔類。受氣之鬼生於世間多為食類。如豬綿幽之鬼生於世間多為服類。如牛和精之鬼生於世間多為應類。如燕明靈之鬼生於世間為休徵類。如風依人之鬼生於世間多為循類。如犬而由人趣墮落者據業報差別經言具造十惡得畜生報。一身行惡二口行惡三意行惡四從貪起惡業五從瞋起惡業六從癡起惡業七毀罵衆生八惱害衆生九施不淨物十行於邪淫。又經云多瞋恚者為蜂蠱毒蛇多淫佚者為雀鴿鴛鴦多暴戾者為豺虎犯盜業者為牛馬犯殺業者為豬羊種類既

多來因非一。

(丙)五鬼趣之生因。

楞嚴經云。汝修三昧。本出塵勞。殺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如不斷殺。必落神道。上品爲大力鬼。中品爲飛行夜叉。諸鬼帥等。下品爲地行羅刹。如智度論。但造下品之惡。卽生餓鬼趣中。依正法念經云。若起貪嫉邪佞曲諂於他。或復慳貪。積財不施。皆生鬼道。依業報差別經云。具造十業。生餓鬼中。一身行惡。二口行惡。三意行惡。四慳嗇多貪。五起非分惡。六諂曲嫉妬。七起於邪見。八愛著資生。卽使命終。九因饑而死。十枯渴而死。以是業故。生餓鬼中。有威德鬼。由前身大行財施。故得威德。由諂曲不直。故墮鬼道。

(丙)六地獄之生因。

楞嚴經云。彼諸衆生。自業所感。造十習因。受六交報。云何十因。一者淫習交接。發於相摩。研磨不休。如是故有猛火於中發動。如人以手。自相摩觸。煖相現前。二習相然。故有鐵牀銅柱諸事。是故十方如來。色目行淫。同名欲火。菩薩見欲。如避火坑。二者貪習交

計發於相吸。吸攬不止。如是故有積寒堅冰。於中凍冽。如人以口。吸縮風氣。有冷觸生。二習相陵。故有吒吒波羅羅。呼冷之聲青赤白蓮。腐凍之狀寒冰等事。是故十方如來。色目多求。同名貪水。菩薩見貪。如避瘴海。三者慢習交陵。發於相恃。馳流不息。如是故有騰逸奔波。積波爲水。如人口舌。自相綿味。因而水發。二習相鼓。故有血河。灰河。熱砂。毒海。融銅。灌吞諸事。是故十方如來。色目我慢。名飲癡水。菩薩見慢。如避巨溺。四者瞋習交銜。發於相忤。忤結不息。心熱發火。鑄氣爲金。如是故有刀山。鐵槩。劍樹。劍輪。斧鉞。槍鋸。如人銜怨。殺氣飛動。二習相擊。故有宮割。斬斫。剉刺。槌擊諸事。是故十方如來。色目瞋恚。名利刀劍。菩薩見瞋。如避誅戮。五者詐習相誘。發於相調。引起不住。如是故有繩木絞校。如水浸田。草木生長。二習相延。故有杻械。枷鎖。鞭杖。撾棒諸事。是故十方如來。色目姦僞。同名讒賊。菩薩見詐。如畏豺狼。六者誑習交欺。發於相罔。誣罔不止。飛心造姦。如是故有塵土。屎尿。穢汗。不淨。如塵隨風。各無所見。二習相加。故有沒溺。騰擲。飛墜。漂淪諸事。是故十方如來。色目欺罔。同名劫殺。菩薩見誑。如踐蛇虺。七者怨習交嫌。發於銜恨。如是故有飛石。投礮。柙貯車檻。甕盛囊撲。如陰毒人。懷抱蓄惡。二習相吞。故有投

擲擒捉。擊射拋撮諸事。是故十方如來。色目怨家。名違害鬼。菩薩見怨。如飲鴆酒。八者見習交明。邪悟諸業。發於違拒。出生相反。如是故有王使主吏。證執文籍。如行路人。來往相見。二習相交。故有勘問權詐。考訊推鞠。察訪披究。照明善惡童子。手執文簿辭辨諸事。是故十方如來。色目惡見。同名見坑。菩薩見諸虛妄徧執。如臨毒壑。九者枉習交加。發於誣謗。如是故有合山合石。碾磴耕磨。如讒賊人。逼枉良善。二習相排。故有押捺搥按。蹙漉衡度諸事。是故十方如來。色目怨謗。同名讒虎。菩薩見枉。如遭霹靂。十者訟習交誼。發於藏覆。如是故有鑑見照燭。如于日中。不能藏影。二習相陳。故有惡友業鏡火珠。披露宿業。對驗諸事。是故十方如來。色目覆藏。同名陰賊。菩薩觀覆。如戴高山。履於巨海。此上以十惡習為地獄生因也。○又十輪經。五逆罪為最極惡。何者為五。卽故殺父。殺母。殺阿羅漢。破壞和合僧事。出佛身血。是也。又四種大罪。同於五逆。一殺辟支佛。名犯殺生根本罪。淫阿羅漢比丘尼。名犯邪淫根本罪。若人捨財與佛法僧。主掌此物。而輒盜之。名犯盜根本罪。若人倒見。破壞比丘僧。名破僧根本罪。如是五逆四根本罪。及毀壞正法。誹謗賢聖。若人犯一一罪者。命終皆墮阿鼻地獄。○正法念經。五逆人臨死時。閻羅王

然焰鐵絹繫縛其咽。及束兩手。頭面向下。足在於上。經二十年。皆向下行。焰先燒頭。次燒其身。○又觀佛三昧海經云。若衆生殺父害母。命終之時。直落阿鼻大地獄中。獄卒驅罪人。從下鬲至上鬲。經歷八萬四千鬲中。攢身而過。至鐵網際。一日一夜。乃至周徧阿鼻地獄。○復有衆生犯四重禁。虛食信施。誹謗邪見。不識因果。斷學般若。毀十方佛。偷僧祇物。淫佚無道。徧掠淨戒。諸比丘尼姊妹親戚。不知慚愧。毀辱所親。此人命終時。風刀解身。俄頃之間。身如鐵華。滿十八鬲中。一一華八萬四千葉。一一葉頭身肢節。各在一鬲。地獄不大。此身不小。於此大地獄中受苦。經八萬四千大劫。此泥犁滅。復入東方十八鬲中。如前受苦。南西北方地獄。復徧經歷受苦。○又地藏經。若有衆生不孝父母。或至殺害。當墮無閒地獄。千萬億劫。求出無期。若出佛身血。毀謗三寶。不敬尊經。亦墮無閒地獄。千萬億劫。求出無期。若侵損常住。點汗僧尼。或伽藍內恣行淫欲。或殺或害。當墮無閒地獄。千萬億劫。求出無期。若偷竊常住財物穀米。飲食衣服。當墮無閒地獄。千萬億劫。求出無期。此界壞時。寄生他界。他界次壞。轉寄他方。他方壞時。輾轉相寄。此界成後。還復而來。無閒罪報。其事如是。

(乙)三勸進行者

無量壽經云。世人薄俗。共諍不急之事。於此劇惡極苦之中。勤身營務。以自給濟。無尊無卑。無貧無富。少長男女。共憂錢財。有無同然。憂思適等。屏營愁苦。累念積慮。爲心走使。無有安時。有田憂田。有宅憂宅。牛馬六畜。奴婢錢財。衣食什物。復共憂之。重思累息。憂念愁怖。橫爲非常。水火盜賊。怨家債主。焚漂奪劫。消散磨滅。憂毒忪忪。無有解時。心堅意固。適無縱捨。或坐摧碎。身亡命終。棄捐之去。莫誰隨者。當獨遠去。有所趣向。善惡之道。莫能知者。世間人民。父子兄弟。夫婦家室。中外親屬。當相敬愛。無相憎嫉。有無相通。無得貪惜。言色常和。莫相違戾。或時心諍。有所恚怒。今世恨意。微相憎嫉。後世轉劇。至成大怨。所以者何。世間之事。更相患害。雖不卽時。應急想破。然含毒蓄怒。結憤精神。自然剋識。不得相離。皆當對生。更相報復。人在世間。愛欲之中。獨生獨死。苦樂之地。身自當之。無有代者。善惡變化。殃福異處。宿豫嚴待。當獨趣入。遠到他所。莫能見者。窈窕冥冥。別離久長。道路不同。會見無期。甚難甚難。復得相值。何不棄衆事。各遇強健時。努力勤修善。精進願度世。可得極長生。如何不求道。安所須待。欲何樂乎。如是世人。不信

作善得善。爲道得道。不信人死更生。惠施得福。善惡之事。都不信之。謂之不然。終無有是。先後同然。轉相承受。不識道德。身愚神暗。死生之趣。善惡之道。自不能見。無有語者。生死常道。轉相嗣立。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夫婦。更相哭泣。無常根本。不可常保。教語開導。信之者少。是以生死流轉。無有休止。如此之人。蒙冥抵突。不信經法。各欲快意。癡惑愛欲。不達於道德。迷沒於嗔怒。貪很於財色。當更入苦趣。哀哉甚可傷。

又云。我於此世間作佛。處於五惡五痛五燒之中。爲最劇苦。教化羣生。令捨五惡。令去五痛。令離五燒。降化其意。令持五善。獲得福德。度世長壽。泥洹之道。何等五惡五痛五燒。其一惡者。諸天人民。蠕動之類。欲爲衆惡。莫不皆然。强者伏弱。轉相剋賊。殘害殺戮。迭相吞噬。不知修善。惡逆無道。後受殃罰。自然趣向。神明記識。犯者不赦。故有貧窮下賤。乞丐孤獨。聾盲瘖瘂。愚癡弊惡。狂不逮之屬。又有尊貴豪富。高才明達。皆由宿世慈孝。修善積德所致。世有常道。王法牢獄。不肯畏慎。爲惡入罪。受其殃罰。求望解脫。難得免出。世間有此目前現事。壽終後世。尤深尤劇。入其幽冥。轉生受身。譬如王法。痛苦極刑。故有自然三途。無量苦惱。轉質其身。改形易道。相從共生。更相報復。無有止已。殃



惡未盡不得相離。展轉其中。無有出期。難得解脫。痛不可言。天地之間。自然有是。雖不  
卽時卒暴。應至善惡之道。會當歸之。是爲一大惡。一痛一燒。譬如大火。焚燒人身。人能  
一心制意。端身正行。獨作諸善。不爲衆惡者。身獨度脫。獲其福德。度世上天泥洹之道。  
是爲一大善也。

其二惡者。世間人民。父子兄弟。室家夫婦。都無義理。不順法度。奢淫驕縱。各欲快意。任  
心自恣。更相欺惑。心口各異。言念無實。佞諂不忠。巧言諛媚。嫉賢謗善。陷入冤枉。臣欺  
其君。子欺其父。兄弟夫婦。中外知識。更相欺誑。各懷貪欲。瞋恚愚癡。欲自厚己。欲貪多  
有。尊卑上下。心俱同然。破家亡身。不顧前後。親屬內外。坐之滅族。或時室家知識。鄉黨  
市里。愚民野人。轉共從事。更相利害。忿成怨結。富有慳惜。不肯施與。愛保貪重。心勞身  
苦。如是至竟。無所恃怙。獨來獨去。無一隨者。善惡禍福。追命所生。或在樂處。或入苦毒。  
然後乃悔。當復何及。世間人民。心愚少智。見善憎謗。不思慕及。但欲爲惡。妄作非法。常  
懷盜心。希望他利。消散磨盡。而復求索。不豫思計。事至乃悔。今世現有王法牢獄。隨罪  
趣向。受其殃罰。因其前世不信道德。不修善本。今復爲惡。天神剋識。別其名籍。壽終神

逝。下入惡道。故有自然三塗。無量苦惱。展轉其中。世世累劫。無有出期。難得解脫。痛不可言。是爲二大惡。二痛。二燒。譬如大火。焚燒人身。人能一心制意。端身正行。獨作諸善。不爲衆惡者。身獨度脫。獲其福德。度世上天泥洹之道。是爲二大善也。

其三惡者。世間人民。相因寄生。共居天地之間。處年壽命。無能幾何。上有賢明長者。尊貴豪富。下有貧窮廝賤。廷劣愚夫。中有不善之人。常懷邪惡。但念淫泆。愛欲交亂。眇眇細色。邪態外逸。自妻厭憎。私妄出入。費損家財。事爲非法。交結聚會。與師相伐。攻劫殺戮。強奪無道。歸給妻子。恣心快意。或於親屬。不避尊卑。家室中外。患而苦之。亦復不畏。王法禁令。如是之惡。著於人鬼。日月照見。神明記識。故有自然三塗。無量苦惱。展轉其中。世世累劫。無有出期。難得解脫。痛不可言。是爲三大惡。三痛。三燒。譬如大火。焚燒人身。人能一心制意。端身正行。獨作諸善。不爲衆惡者。身獨度脫。獲其福德。度世上天泥洹之道。是爲三大善也。

其四惡者。世間人民。不念修善。轉相教令。共爲衆惡。兩舌惡口。妄言綺語。讒賊鬥亂。憎嫉善人。敗壞賢明。於傍快喜。不孝二親。輕慢師長。朋友無信。尊貴自大。橫行威勢。侵易

於人爲惡無恥。不畏天地神明日月。不肯作善。難可降化。自用偃蹇。常懷驕慢。如是衆惡。天神記識。賴其前世。頗作福德。小善扶接。營護助之。今世爲惡。福德盡滅。諸善鬼神。各去離之。壽命終盡。諸惡所歸。又其名籍。記在神明。殃咎牽引。當往趣向。罪報自然。無從捨離。但得前行。入於火鑊。身心摧碎。精神痛苦。當斯之時。悔復何及。天道罔然。不得蹉跌。故有自然三塗。無量苦惱。展轉其中。世世累劫。無有出期。難得解脫。痛不可言。是爲四大惡。四痛。四燒。譬如大火。焚燒人身。人能一心制意。端身正行。獨作諸善。不爲衆惡者。身獨度脫。獲其福德。度世上天泥洹之道。是爲四大善也。

其五惡者。世間人民。徙倚懈惰。不肯作善。治身修業。家室眷屬。飢寒困苦。父母教誨。瞋目怒應。言令不和。違戾反逆。譬如怨家。不如無子。取與無節。衆共患厭。負恩違義。無有報償之心。貧窮困乏。不能復得。放恣遊散。串數唐得。用自賑給。耽酒嗜美。肆心蕩逸。魯扈抵突。不識人情。強欲抑制。見人有善。妬嫉惡之。無義無禮。無所顧難。六親眷屬。所資有無。不能憂念。心常念惡。口常言惡。身常行惡。不信先聖諸佛經法。不信行道。可以度世。不信死後神明更生。不信作善得善。爲惡得惡。欲殺真人。鬥亂衆僧。欲害父母。兄弟。

眷屬。六親憎惡。願令其死。如是世人。愚癡蒙昧。不知生所從來。死所趣向。不仁不順。惡逆天地。而於其中。希望僥倖。欲求長生。會當歸死。大命將終。悔懼交至。臨窮方悔。將何及乎。天地之間。五道分明。善惡報應。禍福相承。身自當之。無誰代者。善人行善。從樂入樂。從明入明。惡人行惡。從苦入苦。從冥入冥。誰能知者。獨佛知耳。教語開示。信用者少。生死不休。惡道不絕。如是世人。難可具盡。故有自然三塗。無量苦惱。展轉其中。世世累劫。無有出期。難得解脫。痛不可言。是爲五大惡。五痛五燒。譬如大火。焚燒人身。人能一心制意。端身正念。獨作諸善。不爲衆惡者。身獨度脫。獲其福德。度世上天泥洹之道。是爲五大善也。是世五惡。勤苦若此。五痛五燒。展轉相生。但作諸惡。不修善本。皆悉自然入諸惡趣。或其今世。先被殃病。求死不得。求生不得。罪惡所招。示衆見之。身死隨行。入三惡道。苦毒無量。自相焦然。皆由貪著財色。不能惠施。癡欲所迫。厚己諍利。富貴榮華。當時快意。威勢無幾。隨以磨滅。身坐勞苦。久後大劇。天道施張。自然糺舉。網維羅網。上下相應。煢煢忪忪。當入其中。古今如是。痛哉可傷。汝諸天人。得佛經語。當熟思之。能於其中。端心正行。主上爲善。率化其下。轉相勅令。各自端守。尊聖敬善。仁慈博愛。當求

度世。拔斷生死衆惡之本。當離三塗無量憂怖苦痛之道。廣植德本。布恩施惠。天下和順。日月清明。風雨以時。災厲不起。國豐民安。兵戈無用。崇德興仁。務修禮讓。我於此世。作佛。降化五惡。消除五痛。絕滅五燒。以善攻惡。拔生死之苦。令護五德。升無爲之安。

按無量壽經有數譯。惟魏譯最爲詳贍。後人病其繁。每將五痛五燒文略去。迄今讀之。覺世尊於數千年前。見末法衆生作業。洞若觀火。故不憚舌敝唇焦。反復教誡。正今世人對證之良藥。故急急錄出。願讀者銘諸座右。以此自警。以此教人。無負我佛一片大慈悲心也。

大涅槃經云。我於諸經中說。若見有人修行善者。名見天人。修行惡者。名見地獄。何以故。定受報故。又云。衆生業報。有定不定。定者現報。生報。後報。不定者緣合則受。不合不受。一切衆生不定業多。決定業少。是故應修習道。修道者重業。可使輕受。愚者不定。作定報。輕報作重報。應人中受者。在地獄受。智者定報作不定報。重報作輕報。應地獄受者。人中輕受。又云。若人不能修身戒心慧。於小罪中心初無悔。覆藏瑕疵。親近惡知識。不能修善。是人雖有過去善業。悉爲是罪之所垢汙。故應現受之輕報。轉爲地獄極重。

苦果。若人能修身戒心慧。能觀諸法同如虛空。所作惡業。發露懺悔。親近善友。修習正法。供養三寶。受持讀誦十二部經。見有受持讀誦經典之人。心生恭敬。衣食房舍。香華供養。是人能令地獄重報。現生輕受。一切作業。無不得果。或有重業。可得作輕。或有輕業。可得作重。非一切人能得。惟有智愚二種。是故當知。非一切業。悉得定果。雖不定得。亦非不得。

優婆塞戒經。明業因多種。故業果輕重不同。第一。將物對意。有四。一。有物重意輕者。如無心而殺父母。二。物輕意重者。如以惡心而殺畜生。三。物意均重者。如以惡心而殺父母。四。物意均輕者。如以輕心而殺畜生。第二。如是惡業。復有八種。重輕不同。一。方便重。根本成已輕。二。根本重。方便成已輕。三。成已重。方便根本輕。四。方便根本重。成已輕。五。方便成已重。根本輕。六。根本成已重。方便輕。七。方便根本成已俱重。八。方便根本成已俱輕。物雖是一種。以心力故。得輕重果報。

所謂方便者。訓爲作爲。所謂根本者。訓爲發心。所謂成已者。訓爲事後之心。方便重。根本成已輕者。如造殺業。而非含怒。故殺且殺後愧悔是也。根本重。方便成已輕者。

如起意殺害而未殺死。且事後愧悔是也。成已重。方便根本輕者。如雖未殺死。且非惡意謀殺。而事後則惜其未殺死。而蓄忿不消也。餘三可以類推。反之而行十善。亦分爲三。爲方便根本成已。如有人禮拜供養父母師長。是方便善重。禮拜供養時。專意誠至。是根本善重。作已復念。心甚歡喜不悔。是成已善亦重也。是十善業。或更分上中下三種。如方便上。根本中。成已下。或方便中。根本上。成已下。或方便下。根本上。成已中。均依心力之輕重。而分果報之優劣也。

王龍舒居士勸修持文云。人初未嘗有死。而死之名。乃自此身體上得之。何則。以神之來而託於此。其形由是而長。故謂之生。以神之去而離於此。其形由是而壞。故謂之死。是神者我也。形者我所舍也。我有去來。故舍有成壞。然則生者非生也。以神之來而形成耳。死者非死也。以神之去而形壞耳。世之人不識其神。徒見其形。乃悅生而惡死。可不爲悲乎。且神之來也。何自而來哉。蓋隨業緣而來。神之去也。何自而去哉。蓋隨業緣而去。業緣者何哉。其所作者人間之業。神則隨之而生於人間。所作者天上之業。神則隨之而生於天上。若作修羅之業。神則隨之而入於修羅。若作三惡道之業。神則隨之

而入於三惡道。於是輪迴六趣。無有出期。然則神者。自無始以來。投胎易殼。不得久留於一所。所以者何。以吾所造之業。非久而不盡者。故神之舍於業也。業盡則形壞。形壞則神無所舍。而又隨吾今世所造之業而往矣。譬如人造屋宇。必居其中。人造飲食。必享其味。故造如是業。必受如是報。蓋自然之理也。然則吾今世所爲。豈可以不慎哉。欲直脫輪迴。永離苦惱者。無如西方淨土。故不可以不修也。

又曰。世間無非是苦。但不思省。故不覺知。不稱意時。固爲苦矣。如或稱意。亦無多時。父母妻兒。姻親眷屬。或疾病死亡。或殺傷離散。或自己大限。忽然而至。平生罪惡。豈得全無。且以目前言之。起一不正念。說一不正語。視一不正色。聽一不正聲。爲一不正事。無非過惡。況所食者衆生之肉。所衣者亦殺衆生而得。又況所有過惡。不止於食肉衣絲。不思則已。思之誠可畏也。自少至老。自生至死。積累既多。纏綿堅固。無由解脫。閉眼之後。不免隨業緣去。杳杳冥冥。知在何處。或墮地獄。受諸極苦。或爲畜生。受人宰殺。或生餓鬼。饑火燒身。或入修羅。瞋恨所迫。雖有善業。得生天上。人間受盡福報。依舊輪迴。漂流汨沒。無有出期。惟有西方淨土。最爲超脫輪迴之捷徑。色身難得。趁康健時。辦此大



事當常作念云。吾曾自無始以來。輪迴六道。不曾知此法門。故不得出離。今日知之。豈可不卽時下手。年高者固當勉力。年少者亦不可因循。命終往生極樂世界。迴視死入陰府。見閻王受恐怖者。不可同年而語矣。

又云。佛言。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若不信此語。何不以目前之事觀之。人生所以有富貴貧賤。有苦樂勞逸。有榮辱壽夭。其禍福種種之不同。雖曰天命。天豈私於人哉。蓋以人前生所爲不同。故今生受報亦不同。而天特主之耳。是以此身謂之報身。報身者。報我前世所爲。故生此身也。天何容心哉。譬如人有功罪於外。當受賞罰於官府。官府豈私於人哉。特以有功當賞。有罪當罰。而主之耳。豈以賞罰無故而加於人。世間官府。猶不以賞罰無故而加於人。況天地造化。豈以禍福無故而加於人乎。是知以前世所爲有善惡。故以禍福而報之也。以其不能純乎善。故不得純受其福報。乃有富貴而苦天者。有貧賤而壽樂者。有榮寵而悴辱者。其爲果報。各隨其所爲。如影隨形。如響應聲。纖毫不差。故云種桃得桃。種李得李。未有種麻而得豆。種黍而得稷者。惟種時少。收穫時多。故作善惡甚小。而收福禍之報甚大。故云春種一粒粟。

秋收萬顆子。人生爲善惡。果報還如此。蓋造化自然之理也。此理可信。則淨土之說必可信。何則。二者皆佛言也。佛誠言於因果。必不妄言於淨土。故因不信因果。從而不信淨土者。此可以解其惑矣。

人有見目前善惡。未有報者。遂不信因果。而因以不信淨土。殊不知善惡未有報者。非無報也。但遲速耳。佛嘗謂阿難云。人有今世爲善。死墮地獄者。今世爲惡。死生天堂者。阿難問佛何故。佛言。今世爲善。死墮地獄者。今世之善未熟。前世之惡已熟也。今世爲惡。死生天堂者。今世之惡未熟。前世之善已熟也。熟處先受報。譬如欠債。急處先還。左氏謂欒武子有德。可以庇其子。故其子屢雖爲惡。可以免禍。屢之子盈爲善。而屢之惡乃累之。故盈雖善。而及於難。止於世間。目前可見者言之。善惡之報。尙有如此者。況隔世乎。書曰。天道福善禍淫。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是三教皆言此理。但有遲速耳。豈可以目前未見果報。而遂不信因果。因以不信淨土乎。

理學家王龍谿先生曰。人之有生死輪迴。念與識爲之祟也。念有善惡。往來不停。便是輪迴種子。識有起滅。倏忽不停。便是生死根由。此是古今之通理。亦是現在之實事。儒

者以爲異端之學。諱而不言。亦見其惑也已。

印光法師文鈔曰。因果報應者。乃人事與天理。或順或逆之影響也。故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人。雖至愚。斷無幸災樂禍。避吉趨凶。願一切同人。斥名唾罵。天地鬼神。奪魄殛誅。及死後靈魂。永墮三途惡道。受諸極苦。經百千劫。莫之能出者。然其所作所爲。多皆反其所願者。何也。由世少通人。不提倡因果報應之道。而家襲陋習。唯知以自私自利相傳之所致也。聞有所作所爲。順乎天理。內而家庭恪盡己分。外而交際務益於人。以及種種善舉。皆悉奉行。若恤災賑饑。濟難扶危。戒殺放生。護惜物命。持齋喫素。誦經念佛。以期自他兼利。幽顯均益者。無不家門清吉。子孫興隆。富貴尊榮。令人景仰。歷觀傳記。凡賢哲挺生。功業傑出。或道傳羣聖之心。或德爲萬民之望者。其先代皆有利人利物。資幽資顯之懿行。陰德焉。然此特凡眼所見之緒餘耳。而其人之神識。或上天宮。或高超佛國。世間凡夫。又何能悉知之而悉見之耶。因果之理。大發明。實維佛經。而儒教經書。亦屢宣說。若書之作善降百祥。作不善降百殃。與洪範五福六極之說。及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莫不皆以因果報應之理示人。但以其

言簡略。只說現世。及與子孫。未能詳言過去現在未來輪回六道三途之事。若不深研精思。或致當面錯過。兼以俗儒每欲各豎門庭。與佛競異。縱令知之。亦不肯提倡。致使賢者莫由樹淑世善民之極功。愚者悉各懷弱肉強食之惡念。由茲互相攻擊。成千古未聞之殺劫。被殺者人固知其可慘。而殺人者之慘。當更酷烈萬倍。惜世人不能悉知。悉見其可見者。若被人殺。若滅門絕祀。乃千萬分之一二耳。其在三途所受之苦。則罄竹難書矣。可不悲夫。吾常曰。因果者。世出世間聖人。平治天下。度脫衆生之大權也。卽聖教昌明之世。若不提倡因果。尙不能令愚民潛息隱惡。智者大積陰功。況今世道人心。壞至其極。廢棄聖經。推翻倫理。邪說橫流。載胥其溺。有心世道者。思欲挽回狂瀾。若不以因果報應爲震聳發贖之資。雖佛菩薩聖賢。悉出於世。亦莫如之何矣。

又曰。因果二字。徧攝世出世間一切諸法。罄無不盡。世間聖人。非不明示因果。以其專主經世。欲其可繼可傳。因只局在現生。及先代後代。而不詳其生之以前。死之以後。及前自無始。後盡未來。後之學者。不能深體聖人之意。遂謂人物之生。特天地之氣。偶爾湊泊。其形骸而已。其至於死。則形既朽滅。魂亦飄散。無因無果。成斷滅見。其負聖教而

味已靈也。甚矣。孔子之贊周易也。最初卽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箕子之陳洪範也。末後方明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二者若不併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而論。則上天之畀與。聖人之言論。明王之政令。諸多矛盾。如奸黨榮貴。忠藎誅戮。淵短命。盜賊長壽等。若知前後因果。皆我自取。縱遇逆境。不怨不尤。只慚己德之未孚。不見人天之或失。樂天知命。無往而不自在逍遙也。

又曰。佛法流通。利益無量。得其深者。卽可明心見性。得其淺者。亦可改惡修善。良以如來設教。雖則正爲出世。而隨順機宜。循循善誘。故於經世之道。亦復發揮淨盡。毫善弗遺。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倡婦隨。凡一切倫常日用之道。與儒教所說了無異致。其所異者。一一各示三世因果善惡報應。使人心存敬畏。不敢踰越。大凡不深窮理之士。與無知無識之人。聞理性之說。多高推聖境。自處凡愚。不肯勉勵從事。若告以三世因果。或善或惡。各有其報。則必畏惡果而斷惡因。修善因而冀善果。善惡不出身口意三。旣知因果。自可防護身口。洗心滌慮。雖在暗室屋漏之中。常如面對帝天。不敢稍萌匪鄙之心。以自干罪戾。此大覺世尊。普令一切上中下根。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

大法也。卽下至貪殘暴惡之流。絕無信心。以久聞因果報應之事。其心已冥受制。伏亦不至十分酷烈。觀於列國殺人殉葬。以多爲榮。佛教東來。遂滅此風。可以見矣。又云。經言。菩薩畏因。衆生畏果。菩薩恐遭惡果。預先斷除惡因。由是罪障消滅。功德圓滿。直至成佛而後已。衆生常作惡因。欲免惡果。譬如日中避影。徒勞奔馳。每見無知愚人。稍作微善。卽望大福。一遇逆境。便謂作善獲殃。無有因果。從茲退悔初心。反謗佛法。豈知報通三世。轉變由心之奧旨乎。報通三世者。現生作善作惡。現生獲福獲殃。謂之現報。今生作善作惡。來生獲福獲殃。謂之生報。今生作善作惡。第三生或第四生。或千百千萬生。或至無量無邊劫後。方受福受殃者。謂之後報。報雖遲早不定。凡所作業。決無不受報者。轉變由心者。如有人作惡。當墮地獄。長劫受苦。其人後來。生大慚愧。發大菩提心。改惡修善。誦經念佛。自行化他。求生西方。由是之故。現生或被他人輕賤。或稍得病苦。或略受貧窮。與彼一切不如意事。先所作當墮地獄長劫受苦之業。卽便消滅。尙復能了生脫死。超凡入聖。此轉變由心之義也。世人稍遇災殃。不是怨天。便是尤人。絕無有作償債想。生悔罪心者。須知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稂莠。決不能得嘉穀。種荆棘。

決勿望收稻粱。作惡獲福者。宿世之栽培深也。若不作惡。則福更大矣。譬如富家子弟。吃喝嫖賭。揮金如土。而不卽凍餒者。以其多金也。倘日日如是。縱有百萬之富。不幾年卽掃地而盡矣。作善遇殃者。宿世之罪業深也。若不作善。則殃更大矣。譬如犯重罪人。未及行刑。復立小功。以功小故。未能全赦。改重爲輕。倘能日日立功。以功多且大。故罪盡赦免。又復封侯拜相。世襲爵位。與國同休。世之愚人。不知夙生善惡。惟觀眼前吉凶。見作善而得禍。便謂善不當爲。作惡而得福。便謂惡不足戒。不知善惡之報。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如三尺之冰。豈一朝之寒所能結。百川之泮。亦豈一日之煖所能消。切不可怨天而尤人。切不可猶豫而退悔。宜學愈淨意之修身。袁了凡之立命。久而久之。則百福駢臻。千祥雲集矣。

又曰。近來世道人心。陷溺已極。天災人禍。頻頻降作。此等惡業。皆由殺起。倘能知物不可殺。則斷無殺人之理。惟戒殺必從喫素始。果人各戒殺。人各喫素。由是各懷慈善。互相扶持。何至有刀兵劫起。彼此相戕之事乎。此挽回天災人禍。正本清源之要務也。近時英人克蘭柔者。著學佛一得曰。人生確有輪迴。因果實有定律。縱慾行惡之人。雖

欲避其惡果。然事理所在。非可幸幾。物理學之定律曰。動與反動。其力相等。其向相反。而因果之表現於宇宙之事實。亦卽自然。萬物一切生命。悉皆彼此關聯。協合一。致。物理學所謂力。皆變相再現。久遠不滅之律。此因果力。勢力偉大。能將宇宙納諸軌物之中。日與行星間。以至人與人間。其因果關係同等。連環勾結。不可解也。箇人有箇人之因果。團體有團體之因果。家國種族。莫不如是。因果不但爲抽象公正之律。且爲實際公正之律。此生負人。卽樹來生果報之種。蓋事之未形。先成乎心。思想肉體可腐。行爲可消。惟心境不滅。而業案隨之。蓋思想之爲物。本爲人之創造品。勢必終現其果。身體及其四週之物質環境。不過爲因果公律。或善或惡之試驗場。思想之或善或惡。亦有相當果報因緣而至。諸教所有之一切苦煉地獄。天堂樂鄉。實皆心之情狀耳。心狀貯積。卽因果之場。誠於其中。卽彪乎其外。○按此英國學者之言。實有得於佛家一切唯心造之義。而因果定律。無論古今中外。顛撲不破也。

聶雲台因果必通三世說云。因果之義。詳於佛說。然中國古聖。以陰陽吉凶盈虛消長之理垂教。實與因果之理悉合。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猶專就



吉凶以明因果也。蓋因果者。譬如形有影。聲有應。又如摩擦以生電。乘除以得數。爲有一定而不可變者。若因已成形。則果必出現。然世人多以一時之得失。疑因果之無憑。又或以愚迷之眼光。謂報應之有爽。蓋未知今生之享受。來自前生之業因。而今生所作善惡諸業。其受報又多在後世。非大善大惡之心力。不能變易今生應享之命運也。證以八字推算命運之應驗。則知業命之說有據矣。業命有據。故知一生之智愚賢否。窮通壽夭。已一定而不可移。必有其故。此命何人所定耶。若謂爲天神上帝所定。則何以厚彼薄此。如是之不均。故以禍福歸權於上帝。而不明輪迴之理。則其說皆不可通也。司馬遷以盜跖日殺不辜。暴戾恣睢。竟得壽終。而顏回屢空早夭。伯夷叔齊餓死。以爲天之報施爲不可知。世儒之以天道報施多爽爲疑者。豈獨一司馬遷哉。惜其未聞輪迴之說也。或聞之而執一己之見。不信其爲真實。故善者日以怠。而惡者日以肆。吁。可慨也。彼若明輪迴之理。則知今生之命。本乎夙業。而今生善惡。又報在來生。來日甚長。且不止於一報。而將及於永劫。則善有所勵。而惡知所警矣。世界人事之複雜萬變。與人心之複雜萬變。息息相應。故有三界六道四生。億萬差別之境。各隨人之別業。趣

以受生。以了其所造之因。而一道之中。其福罪程度。亦各異其趣。卽如此人間世者。蓋天堂地獄。修羅鬼畜諸道。一一備具之地。不觀乎世有生而福報優者。然福之中。有時而有禍。亦有生而禍苦多者。然禍之中。有時而有福。其雜糅變幻。若是其萬殊也。何也。心念時時不停。善惡相閒發生。善人亦有時而萌惡念。惡人亦有時而有善念。有一念而造極大之善功。足以消千百之小惡。有一念而成極大之惡業。足以蓋千百之小善。則其受福罪果報之先後長短。隨之而變。譬如債主追逋。強者先牽。放生天者。不必其罪報之已完者也。天道報盡。還入他途。受罪報以償清惡業。入地獄者。不必其全無善功者也。地獄報盡。亦得生人天。受福報以償清善業。此其大致也。總之。吾人一念之動。必形爲事象。仍復以此幻身。經過此幻成之事象。以完了此一念已造之因。試舉目以觀。世人有富貴安樂。潭潭府中之居者。必其前生樂施濟衆者也。有貧苦疾病。矻矻泥塗之役者。則前世慳財巧取者也。有隨處皆遇善緣。居危獲安者。則前世之慈悲利人者也。有終身憂讒畏譏。所如不偶者。必前生之計謀機巧者也。有家室和好。子孫賢孝者。必前生之敬老慈幼。推己及人者也。有骨肉乖離。鰥寡孤獨者。必前生之止謀身家。

損害公衆者也。如此之類，可以推測。總之，凡一事境，決無偶然者。如鏡中之影，美惡態色，非鏡自現，由彼對鏡者，反照而現也。世界一大鏡也。就中之形，形色，皆鏡中之所現相也。物質之鏡，越空間而顯形。世界大鏡，超時間而呈相。其爲本體，所謂本體亦假定之名，原亦幻也。與幻象之對待，則同。吾輩肉眼，惟見鏡中之形，以證其爲有對待之體質。若夫從時間之境，推證萬象之本源，以見其同有對待之幻體，則惟具大智慧之眼者能之。伏羲以降，至於孔子，皆證我人以鏡中之形，而能言其故者也。釋迦世尊，析其義蘊，精入毫芒，明其旨者，則知萬法唯識，三界唯心，空間時間，數量體質，四者以爲因緣，成一合相。吾人肉眼，但見塞空間之物質，不見超時間之因果。而自大覺之慧眼觀之，物質與鏡象，東西對待，不因遠近而生變易。亦猶前生後生，因果相應，不因隔世而有參差。空間事象，對待顯然，肉眼能見，纖悉無遺。然一紙之隔，紙外無睹。時間因果，對待亦同。然生死相續，神識變易，五蘊障蔽，如紙障目，惟見此生，不通夙命。是故吾人當研輪迴之理，究受生之由，明神識之爲迷，信智慧之有在，則當捐除我執，遠離邪見，以聖哲言訓爲師，以正法眼藏爲的，庶幾得解脫之門，登大覺之域也已。

(甲)四佛性隨緣不變

大涅槃經云。一切衆生。或有天身。或有人身。或有畜生。餓鬼。地獄之身。雖處五道。受別異身。而是佛性。常一無變。

楞嚴經云。色心諸緣。即根塵識等及心所使。即五十心所諸所緣法。即一切事物相唯心所現。汝身汝心。

皆是妙明真心中所現物。云何汝等遺失本妙明心。認悟中迷。晦昧爲空。空晦暗中。結

暗爲色。色雜妄想。想相爲身。聚緣內搖。即八識所藏新舊種子趣外奔逸。由根境而起現行昏擾擾相。以

爲心性。一迷爲心。決定惑爲色身之內。不知色身外。泊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

中物。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棄之。惟認一浮漚體。目爲全潮。窮盡瀛渤。汝等即是迷中倍

人。○又云。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幻妄稱相。其性真爲妙覺明體。如

是乃至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因緣和合。虛妄有生。因緣別離。虛妄名滅。殊不知生

滅去來。本如來藏常住妙明。不動周圓。妙真如性。性真常中。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了無

所得。○又云。汝但不隨世間業果衆生三種相續。三緣斷故。殺盜淫三因不生。貪瞋癡則汝

心中狂性自歇。歇即菩提。勝淨明心。本周法界。不從人得。譬如有人。於白衣中。繫如意

珠不自覺知。窮露他方。乞食馳走。雖實貧窮。珠不曾失。忽有智者。指示其珠。所願從心。致大饒富。方悟神珠。非從外得。○又云。以諸衆生。從無始來。循諸色聲。逐念流轉。曾不開悟性淨妙常。不循所常。逐諸生滅。由是生生雜染流轉。若棄生滅。守於真常。常光現前。根塵識心。應時銷落。想相爲塵。識情爲垢。二俱遠離。則汝法眼。應時清明。云何不成無上知覺。

起信論大義謂。依一心有真如生滅二門。心真如者。所謂心性不生不滅。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起差別。若離妄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故云真實空。又本性具足無邊功德。有自體故。復云真實不空。真實空者。從本已來。一切染法。不相應故。真實不空者。此真心常恆不變。淨法圓滿故。謂心生滅者。以後起之妄心。與本具之真心。和合而成阿賴耶識。遂生覺與不覺二義。覺義者。謂心性離一切妄念。故等虛空界。無所不徧。法界一相。卽是如來平等法身。不覺義者。謂從無始以來。不覺心起。而有妄念。遂至無明起業。能見能現。妄取境界。相續執著。造業受苦。而究竟一切世間境界。悉無有相。皆因無明妄念而爲建立。如鏡中像。無體可得。心生故種種法生。心滅故種種法滅。以心性本來

清淨。無明力故。染心相現。雖有染心。而常明潔。無有改變。雖徧生一切境界。而無變易。譬如水因風而有動相。風既滅。故動相即滅。而水體不滅。衆生以無明力。令其心動。無明滅。故動相即滅。而心體不滅。此依起信論大義撮略成文。非論中在何一段之文。

黃檗禪師云。佛與衆生。一心無異。猶如虛空。無雜無壞。如日升之時。明徧天下。虛空不曾明。日沒之時。暗徧天下。虛空不曾暗。明暗之境。自相陵奪。虛空之性。廓然不變。佛及衆生。心亦如此。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

徹悟祖師曰。吾人現前一念之心。全真成妄。全妄即真。終日不變。終日隨緣。夫不隨佛界之緣。而念佛界。便念九界。不念三乘。便念六凡。不念人天。便念三途。不念鬼畜。便念地獄。以凡在有。心不能無念。以無念心體。唯佛獨證。自等覺已還。皆悉有念。凡起一念。必落十界。更無有念出十界外。以十法界更無外故。每起一念。爲一受生之緣。果知此理。而不念佛者。未之有也。若此心能與平等大慈大悲。依正功德。以及萬德洪名。相應。即念佛法界也。能與菩提心。六度萬行相應。即念菩薩法界也。以無我心。與十二因緣相應。即念緣覺法界也。以無我心。觀察四諦。即念聲聞法界也。或與四禪八定。以及上

品十善相應。卽念天法界也。若與五戒相應。卽念人法界也。若修戒善等法。兼懷瞋慢勝負之心。卽落修羅法界。若以緩輒心。念下品十惡。卽墮畜生法界。或以緩急相半心。與中品十惡相應。便墮餓鬼法界。若以猛熾心。與上品十惡相應。卽墮地獄法界也。十惡者。卽殺盜淫妄言綺語惡口兩舌貪瞋邪見是。反此則爲十善。當密自檢點。日用所起之念。與何界相應者多。與何界相應者猛。則他日安身立命之處。不勞更問人矣。又曰。一切境界。唯業所感。唯心所現。卽其現處。當體卽心。凡在有心。不能無境。不現佛境。便現九界之境。不現三乘之境。便現六凡之境。不現天人鬼畜之境。便現地獄境界。佛及三乘所現境界。雖有優降不同。要皆受享法樂而已。三界諸天所現之境。但唯受用禪定五欲之樂。人道之境。苦樂相閒。各隨其業多少不同。鬼畜之境。苦多樂少。至於地獄。則純一極苦。如人夢中所見山川人物。皆依夢心所現。若無夢心。必無夢境。設無夢境。亦無夢心。故知心外無境。境外無心。全境卽心。全心卽境。若於因中察果。當須觀心。設於果處驗因。當須觀境。故曰。未有無心境。曾無無境心。果必從因。因必克果。苟真知此心境因果。一如不二之理。而猶不念佛求生淨土者。吾不信也。

印光法師云。衆生一念心性。直下與三世諸佛。無二無別。但以宿惡業力。障蔽妙明。不能顯現。以至淪於異類。了無所知。譬如大寶銅鏡。經劫蒙塵。不惟毫無光明。卽彼銅體。亦不顯現。直同廢物。忽遇智人。知是寶鏡。具有照天照地無邊光明。遂日事磨礱。漸次發光。磨之極淨。而照天照地之光。全體顯現。無智之人。方始貴重。視爲至寶。須知此光。鏡本自具。非從磨得。一切天人六道衆生心性。亦復如是。但以一向在迷。不能了知。於真如實相之中。幻生妄想執著。由茲起貪瞋癡。造殺盜淫。迷智慧以成煩惱。卽常住而爲生滅。經塵點劫。莫之能反。幸遇如來。說大乘諸經。方知衣珠固在。佛性仍存。卽彼客作賤人。原是長者真子。人天六道。不是自己住處。實報寂光。乃爲本有家鄉。回思從無始來。未聞佛說。雖則具此心性。無端枉受輪迴。真堪痛哭流涕。聲震大千。心片片裂。腸寸寸斷矣。此恩此德。過于天地父母。奚啻百千萬倍。縱粉身碎骨。何能報答。惟有依教修行。自行化他。庶可報佛恩於萬一也。



## 佛學救劫編卷中之一修持篇三皈五戒經序

吾人在世。無論士農工商各界。貧富貴賤各類。欲求不虛生浪死。作一上等人。物必首先立志。志也者。一生言行事業所趨向。人格所由判也。立志高。則一生所趨向上。而人格必高。立志卑。則一生所趨向下。而人格自卑。不論其身分境遇何如也。如士稱四民之首。若志在升官發財。則雖富貴逼人。不免遺臭。農工爲人中最苦。如能入孝出悌。則雖終身窮困。仍足流芳。且志也者。不惟一生人格高下所由判。并卽死後神識升沈所由分。欲知後世界。今生作者是。然則吾人立志。可不慎歟。志如何立。普通言之。則爲善人不爲惡人而已。但志愈高愈妙。如顏子志在學舜。孟子志在學孔。故均爲大賢。孔明志在管樂。故成就卽不大。嗚乎。曠觀世界。古往今來之人物。其至高無上者。孰如佛乎。天中天。聖中聖。萬德周圓。九界尊仰。然則捨佛其誰與歸。況衆生皆有佛性。本與佛同。立志學佛。終當成佛。倘欲不負己靈。必以佛爲趨向。故皈依佛。爲吾人第一當決定之志願。但今末法時代。佛已過去。傳佛心者惟法。奉佛傳法者惟僧。故並稱三寶。立志學佛。故必奉法奉僧。此三皈依所由設也。立志固貴高。尤貴堅。倘高而不堅。悠悠泛泛。安

望有成。此皈依二字爲強有力之名詞。皈者一心嚮往。依者頃刻不離。嚮往不離則我心卽佛心。凡身卽聖身。更何善不興。何惡不去。增善滅惡。自然災消福至。此救劫所以必以三皈爲根本也。三皈屬立志。有志當有行。志貴高遠而行始卑近。所謂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五戒者學佛之初步也。其義卽儒家五常。特以五常亦空洞之名詞。故於其中各擇一簡要之事實以爲下手工夫。仁以戒殺爲始。義以戒盜爲始。禮以戒邪淫爲始。信以戒妄語爲始。智以戒飲酒爲始。固守根本不令破壞。再謀擴充。下學而上達也。故此修持篇以三皈五戒列首。

### 三皈五戒經

此爲修持篇。以六種佛經。勸化世人。由人天乘。以至佛乘。欲人人皆能遷善改過。積功累德。看空世事。棲心淨土。更發大願。廣度衆生。極救劫之能事。

六種佛經者。一三皈五戒經。二十善業道經。三心經。四普門品。五阿彌陀經。六普賢行願品。

初三皈五戒經分三。(甲)初受三皈五戒法。(甲)二示三皈五戒義。(甲)三三皈五戒持犯之果報。今初受三皈五戒法。

四分律藏。最初優婆塞優婆夷受三皈五戒因緣節錄。

波羅奈國。有族姓子。名耶輸伽。詣仙人鹿苑。求世尊救濟。世尊與說法。令發歡喜心。所謂法者。卽布施持戒生天之法。呵欲不淨。出離爲樂。卽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白佛言。我欲於如來所。淨修梵行。佛言。比丘。來。於我法中。修梵行。盡苦原。時耶輸伽。卽受具足戒。耶輸伽父。尋子亦至鹿苑。禮佛卻坐。世尊說法。令發歡喜心。呵欲不淨。出離爲樂。卽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前白佛言。我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惟願世尊。聽

我為優婆塞。優婆塞訓為離惡修善。自今已去。盡形壽不殺生。乃至不飲酒。是為最初優婆塞三

自皈。耶輸伽父為首。耶輸伽父請佛及耶輸伽并侍比丘。即歸家令辦供具。供養世尊。

世尊受請。耶輸伽母及其本二。即耶輸伽婦。謂其有父母故云本二。奉種種飲食。食訖。世尊說法。令發

歡喜心。即于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白佛言。自今已去。皈依佛法僧。為優婆夷。自今

已去。盡形壽不殺生。乃至不飲酒。是為最初三自皈優婆夷。以耶輸伽母及其本二為

首。

律藏中受三皈五戒法。初受三皈。應自言。我某甲。盡形壽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三

說。我某甲。皈依佛。竟。皈依法。竟。皈依僧。竟。三說受三皈。竟。欲進受五戒。即言。如諸佛。盡

壽不殺生。我某甲。亦盡壽不殺生。如諸佛。盡壽不偷盜。我某甲。亦盡壽不偷盜。如諸佛。

盡壽不淫欲。我某甲。亦盡壽不邪淫。如諸佛。盡壽不妄語。我某甲。亦盡壽不妄語。如諸

佛。盡壽不飲酒。我某甲。亦盡壽不飲酒。以此受戒功德。迴向無上菩提。四恩總報。三

有齊資。普與衆生。同生淨土。○注。四恩。父恩。母恩。師長恩。國主恩。衆生恩。三有。即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

智度論。若人欲受三皈時。具修威儀。至出家人前。說來意。戒師為說善惡兩法。令識邪

正生其欣厭。然後授云。我某甲。盡形壽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三說我某甲。盡形壽皈依佛。竟。皈依法。竟。皈依僧。竟。更有結云。從今以後。以佛爲師。更不皈依天魔外道。從今以後。以法爲師。更不皈依魔外典籍。從今以後。以僧爲師。更不皈依魔外眷屬。此翻邪歸正之初門也。

(甲)二示三皈五戒義。分二。初略示三皈五戒義。二詳說三皈五戒義。(乙)今初略示三皈五戒義。

印光法師爲在家弟子略示三皈五戒義云。悲哉衆生。從無始來。輪回六道。流轉四生。無救無歸。無依無託。若失父之孤子。猶喪家之窮人。總由煩惱惡業。感斯生死苦果。盲無慧目。不能自出。大覺世尊。愍而哀之。示生世間。爲其說法。令受三歸。爲翻邪歸正之本。令持五戒。爲斷惡修善之源。令行十善。爲清淨身口意三業之根。從茲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三業既淨。然後可以遵修道品。令其背塵合覺。轉凡成聖。斷貪嗔癡煩惱之根。成戒定慧菩提之道。故爲說四諦十二因緣六度三十七助道品等。無量法門。又欲令速出生死。頓成佛道。故爲說念佛求生淨土法門。使其不費多力。卽生成辦。噫。世尊之

恩可謂極矣。雖父母不足譬。天地不足喻矣。不慧受恩實深。報恩無由。今汝等不遠數千里而來。欲以我爲師。再四推卻。汝等猶不應允。今不得已。將如來說法度生之意。略與汝等言之。并將三歸五戒十善。略釋其義。使汝等有所取法。有所遵守。汝等如能依教奉行。便是以佛爲師。何況不慧。若不依教奉行。尙負不慧之恩。何況佛恩。

三歸者。

歸亦作皈。皈字從白。從反。取反染成淨之義。

一歸依佛。二歸依法。三歸依僧。

歸者。歸投。依者。依託。如人墮海。忽有船來。即便趨向。是歸投義。上船安坐。是依託義。生死爲海。三寶爲船。衆生歸依。即登彼岸。既歸依佛。以佛爲師。從今日起。乃至命終。不得歸依天魔外道。邪鬼邪神。既歸依法。以法爲師。從今日起。乃至命終。不得歸依外道典籍。既歸依僧。以僧爲師。從今日起。乃至命終。不得歸依外道徒衆。此三歸之大略也。

五戒者。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

不殺生者。好生惡死。物我同然。我既愛生物。豈願死。由是思之。生可殺乎。一切衆生。輪迴六道。隨善惡業。升降超沈。我與彼等。於多劫中。互爲父母。互爲子女。當思拯拔。何忍殺乎。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於未來時。皆當成佛。我若墮落。尙望拔濟。又既造殺業。必墮

惡道酬償宿債。展轉互殺。無有了期。由是思之。何敢殺乎。然殺生之由。起於食肉。若知如上所說因緣。自不敢食肉矣。又愚人謂肉爲美。不知本是精血所成。內盛屎尿。外雜糞穢。腥臊臭穢。美從何來。常作不淨觀。食之當發嘔矣。又生字包括人類。以及禽獸蛆蟲。魚蝦蚊蟲蚤蝨。凡有命者皆是。不可謂大者不可殺。小者可殺也。佛經廣說戒殺放生功德。俗人不能盡讀。但觀安士先生萬善先資。可以知其梗概矣。

不偷盜者。卽是見得思義。不與不取也。

謂人不與我之財物。卽不敢取。非不以財與人。

此事知廉恥者。便能不

犯。然細論之。非大聖大賢。皆所難免。何也。以公濟私。剋人益己。以勢取財。用計謀物。忌人富貴。願人貧賤。陽取爲善之名。遇諸善事。心不認真。如設義學。不擇嚴師。誤人子弟。施醫藥。不辨真假。誤人性命。凡見急難。不能速救。緩慢浮游。或致誤事。但取塞責了事。糜費他人錢財。於自心中不關緊要。如斯之類。皆名偷盜。以汝等身居善堂。故摘其利弊而略言之。

不邪淫者。俗人男女居室。生男育女。上關風化。下關祭祀。夫婦行淫。非其所禁。但當相敬如賓。爲承宗祀。不可以爲快樂。徇欲忘身。雖是己妻。貪樂亦犯。但其罪輕。若非己妻。

苟合私通。卽名邪淫。其罪極重。行邪淫者。是以人身行畜生事。報終命盡。先墮地獄。餓鬼。後生畜生道中。千萬億劫。不能出離。一切衆生。從淫欲生。所以此戒難持。易犯。縱是賢達。或時失足。何況愚人。若立志修持。須先明利害。謂不犯之利。益犯之禍害。及對治方法。則如見毒蛇。如遇怨賊。畏怖恐懼。欲心自息。對治方法。廣載佛經。俗人無緣觀覽。當看安士先生欲海回狂。可以知其梗概矣。

不妄語者。言而有信。不虛妄發也。若見言不見。不見言見。以虛爲實。以有爲無等。凡是不妄語者。皆不相應。欲欺哄於人者。皆是。又若自未斷惑。謂爲斷惑。自未得道。謂爲得道。名大妄語。其罪極重。命終之後。決定直墮阿鼻地獄。永無出期。今之修行。而不知佛法教理者。比比皆是。當痛戒之。以上四事。不論出家在家。受戒不受戒。犯之皆有罪過。以體性是惡故也。但不受戒人。一層罪過。受戒之人。兩層罪過。於作惡事罪上。又加一犯戒罪。故若持而不犯。功德無量無邊。切須勉之。

不飲酒者。酒能迷亂人心。壞智慧種。飲之令人顛倒昏狂。妄作非爲。故佛制而斷之。凡修行者。皆不許飲。并及葱韭薤。音械。小蒜。蒜。五種葷菜。西域有五種。中土只四種。氣味臭穢。體不清潔。熟



食發淫。生噉增恚。凡修行人。均不許食。然此等物。未受戒者。飲之食之。無罪。受戒者。飲食之。卽成犯戒罪。○以上五戒之大略也。

(乙)二詳說三皈五戒義。分二。初三皈義。二五戒義。(丙)今初三皈義。

優婆塞戒經。淨三皈品。長者善生。問佛言。如佛說。有來乞者。當先教令受三皈依。然後施者。何因緣故。受三皈依。云何名爲三皈依耶。佛言。爲破諸苦。斷除煩惱。受於無上寂滅之樂。以是因緣。受三皈依。三皈依者。謂佛法僧。佛能說壞煩惱因。得正解脫。法卽壞煩惱因。眞實解脫。僧能稟受破煩惱因。得正解脫。

薩婆多論云。以三寶爲所皈。欲令救護。不得侵陵故也。靈峯大師云。三皈是一切戒之本源。五戒八戒十戒。皆於說三皈竟之時。使得無作戒體。比丘菩薩律儀。亦緣三皈而得無作。故雖初門。實通奧義。該羅四教。略說之。如小乘教。三皈。則佛在世時。菩提樹下成道。爲佛寶。說四諦法。爲法寶。度憍陳如五比丘等。爲僧寶。佛滅度後。範金合土。紙素丹青。爲佛寶。黃卷赤牘。爲法寶。剃髮染衣。爲僧寶。由金土等。表示一切智。五分功德。由黃卷赤牘。詮滅諦涅槃。由剃染緇流。修證聲聞功德。能表能詮。能修者。名住持三寶。所

表所詮所證者。名勝義三寶。事不卽理。故須雙皈。事理二種三寶。皆令救護。不被邪外所侵陵也。如大乘教三皈。蓮華臺藏圓滿報身名佛寶。十二部經。詮三諦理。名法寶。三寶十聖。自利利他。爲僧寶。皈此三寶。則能破見思塵沙無明三惑。不被界內界外八魔八倒所侵陵也。

(丙)二五戒義。分二。初梵網五戒。二楞嚴四戒。(丁)初梵網五戒。分五。(戊)初殺戒。梵網經佛言。若佛子。若自殺。教人殺。方便殺。讚歎殺。見作隨喜。乃至呪殺。殺因。殺緣。殺法。殺業。乃至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殺。是菩薩應起常住慈悲心。孝順心。方便救護一切衆生。而反自恣心快意殺生者。是菩薩波羅夷罪。

自殺者。謂自害他命。或以手足等。或以刀杖木石等。令前人命斷。名爲殺。○教人殺者。或面教。或遣使。或作書等。○方便殺者。殺前方便。謂縛繫等。或指示道路。令前人捕獲。○讚歎殺者。彼人本無殺心。由己讚譽令起。○隨喜殺者。彼人先有殺心。而已獎勵令成。○乃至呪殺者。包括伏弩火阮等種種惡事。如五戒相經所明。○殺因者。心欲令人命斷。○殺緣者。方便助成其事。○殺法者。如刀劍阮弩毒藥水火等。○殺

業者。令彼人死不得生。○乃至一切有命者。推至一切微細有情類。如蜎飛蠕動等。○不得故殺者。指非悞傷也。○慈悲孝順者。菩薩恆順衆生。對於一切無足二足四足多足種種衆生。皆隨順而轉。種種承事。種種供養。如敬父母。如奉師長。乃至如來等。無有異。況行殺害。逆天悖理。卽是不孝不順也。○方便救護者。非僅當不惱害。更應遇事救濟也。故持不殺戒者。更當救生。持不盜戒者。更當布施也。○恣心者。因貪起殺。不知制止。快意者。因瞋起殺。洩其怨恨。波羅夷罪者。訓云棄罪。犯此戒者。永棄於佛法之外。又訓極惡。又訓爲墮。言罪大惡極。死墮地獄也。

又此戒備四項成重。(一)對方是衆生。(二)心知是衆生。(三)有故殺心。(四)被殺者命斷。○衆生略分三等。上等謂諸佛聖人。父母師僧。佛固不能害命。但以惡心出其身血。卽犯逆罪。中等謂人。下等謂畜生及山精木魅等。○心知是衆生者。謂有辨別明瞭性。若本是衆生。而以爲非。是如見蛇。悞以爲繩。見蟲。悞以爲屑。雖斫之。撿之。至死。而本無殺心。卽無犯戒罪。若非衆生。而以爲是。如見繩。以爲蛇。見屑。以爲蟲。而斫之。撿之。雖無所害。而具有殺心。犯輕垢罪。蓋佛法重心犯也。對於聖人。父母師僧。

有辨別無辨別。結叛逆與非逆。從重從輕。可以例知。○有故殺心者。謂惱害時。願其命斷。殺心又分二。一通心。二隔心。通心者。如作刀兵弓矢等。或決水放火。隨有死者。皆犯殺罪。準此則造槍砲毒煙確藥者。其罪萬劫難復矣。都無死者。犯方便罪。隔心者。對此人作殺方便。而悞傷彼人。對於彼人。本無殺心。可不結罪。仍於此人邊結方便殺。○被殺命斷者。謂被殺者。或即時死。或後因此致死。皆犯重不可悔。如未死。或後非因此致死。是中罪可悔也。○或問王臣均應受戒。而操生殺之權。如有罪不誅。何以爲國。答曰。準見機得殺之例。則有罪而殺。殺亦無犯。三覆而後行刑。得情哀矜。勿喜。是國政佛心。兩無妨礙也。○又五戒相經。如以藥墮胎子死者。犯重罪不可悔。無心於殺母而母死者。犯中罪可悔。使懷妊婦人重作。或擔重物。或上峻岸。而墮胎死。無心於殺者。犯罪可悔。有心殺者。犯罪不可悔。若人患疽瘡未熟。爲破之致死者。是中罪可悔。準此則庸醫殺人皆犯中罪。若水及草木中有蟲。冒昧殺之。皆犯罪。故人不可不留心護生也。

嗚乎。今世惡業衆生。不惟自恣心快意殺人。而且注重於讚歎殺教人殺。如紅匪標殺戮爲主義。子女手刃父母。爲人類所不忍聞者。而彼稱爲能徹底家庭革命。更獎

勵而崇拜之。將悉變人類爲梟爲獍。人種尙有不亡者乎。又組織未成年之兒童。爲殺戮隊。利用幼稚無知。養成其殘忍之性。凡稍有資財。足以自給者。殺。薄有田畝。自種者。殺。略有知識者。殺。年老者。殺。全國人民不在殺戮範圍者。不及十之三四。奇慘酷劫。莫甚於此時者。有心人痛哭無淚。惟有哀懇我佛。以大慈悲。化彼殘忍。令速迴心。庶幾救此黎民子遺也。

(戊)二盜戒。

若佛子。自盜。教人盜。方便盜。呪盜。盜因。盜緣。盜法。盜業。乃至鬼神有主。劫賊物。一切財物。一鍼一草。不得故盜。而菩薩應生佛性。孝順心。慈悲心。常助一切人生福生樂。而反更盜人財物者。是菩薩波羅夷罪。

自盜。該八種。一明劫取。二暗竊取。三詐術騙取。四勢力強取。五詞訟取。六抵謾取。七受寄託而不還。八應輸稅而不納。○教人盜者。教人作八種盜。若利不入己。結罪稍輕。○方便盜者。彼物自來。方便收藏。如攘羊之類。○呪盜者。以種種呪術取他物。或遣役鬼神等。○手運他物。離本處。成盜業。未離本處。爲盜法。○問取劫賊物。云何犯

盜答。若劫是我物。我已作失去想。若劫是他物。與我無干。凡不與而取。皆名盜也。若見盜劫人財物。起憐憫心。免其成罪。用力逼取。還歸失主。雖不與而取。則不犯罪。而生功德。

此戒備五項成重。(一)是有主物。(二)心知彼物有主。(三)起盜心。(四)物值五錢。約中國銀八分(五)舉離本處。○一有主物。分三等。若佛物。法物。僧物。父母師長物。名上等。人天物。名中等。鬼神畜生物。名下等。盜上等物。及人物。犯重。盜天物。及下等物。犯輕。或雖重而不失戒。○二心知有主物者。亦指有辨別明瞭性。若無主物而疑有主。犯盜從輕。知爲無主物。取者不犯。○三起盜心。知非己物。亦知非人與我。并非作暫用借用想。正是盜主。○四值五錢者。如不值五錢。雖犯不失戒。若數番盜取。共值五錢。亦結重。○五舉離本處者。無論自移。或教人移。方便移。從此時結成盜罪。若受寄不還。從借債不還。債主決作失想。結罪。如未起盜心。或誤認爲己物。或誤爲他人與我。或誤爲他人棄物。或作暫用借用想。或癡或狂失心者。均不犯。○五戒相經。若材木隨水流下。以盜心取者。犯不可悔罪。若令流至他處。或沈之水底。皆犯不可悔。若賭

博以詐術造僞取財。犯重罪不可悔。未用詐術。犯輕罪可悔。

嗚乎。今世惡業衆生。不惟自盜。最注重者爲教人盜。以一人自盜。決不能滿其欲壑。必率全國之人而爲盜。乃能顧盼自雄。從心所欲。如紅匪所到之處。初則佃田者當然不還租。借貸者當然不還錢。繼則分人田畝。佔人房屋。奪人財物。掠人妻女。房屋財物。婦女當然歸其渠魁支配。優美者獨歸己有。下劣者分給黨徒。而佃農之收穫。仍盡輸於彼政府。而聽其分配。終歲勞動。不得一飽。較之納租。其酷烈不止十倍。此真極盜賊之能事。爲亙古所未聞者。而究竟靜觀數年以來。各地盜魁。莫不駢首伏誅。掠奪之財。不轉瞬仍爲他人所有。果報決定不爽。害人徒自害己。哀哉。

(戊)三淫戒。

若佛子。自淫。教人淫。乃至一切女人。不得故淫。淫因。淫緣。淫法。淫業。乃至畜生女。諸天鬼神女。及非道行淫。而菩薩應生孝順心。救度一切衆生。淨法與人。而反更起一切人淫。不擇畜生。乃至母女姊妹。六親行淫。無慈悲心者。是菩薩波羅夷罪。

自淫者。自作汗行。教人淫者。勸他作汗行。如媒嫁等事。自無迷染者。但結輕垢。若教

人自身手淫等。則結重罪。○淫因者。染汗之心。○淫緣者。瞻視隨逐等事。○淫法者。摩觸稱歎等事。○淫業者。男女二根交接卽成罪。○非道行淫者。(一)非時。謂或在日中。或在月六齋日。或年三齋月。或自妻娠妊時。產後時。(二)非處。謂於自己臥室外。或於堂廚。或他人室內。或曠野中。(三)非女。謂或是男子。及黃門二根人。(四)處女。謂他人女。或自己未婚妻。(五)他婦。正是邪淫。(六)自身。謂手淫。或令人雞奸等。○淨法與人者。應教人精持梵行。永離生死苦本也。蓋淫爲生死根本。汗穢交媾。名非梵行。亦名不淨行。人欲出離生死。在家亦應截斷淫欲。不止禁邪淫也。

此戒備三項成重。(一)是淫道。謂無論大便小便。皆云淫道。卽無論是人非人。或男或女。乃至一切已死者。但淫道未壞於中行淫。皆結重罪。(二)起淫心。謂心生慾念。(三)淫事已遂。謂於男根觸入時。結重罪。失戒體。未入而中止者。結方便罪。若熟睡不知。或狂亂失心者。不犯。○大乘菩薩。若夢行淫。寤後仍應懺悔。

大涅槃經。若人雖不與女人和合。而見女人時。或共嘲調戲笑。是則成就欲法。毀破淨戒。汗辱梵行。或雖不與女人嘲調戲笑。於壁障外。聞女人纓絡環釧諸聲。心生愛



著。是則成就欲法。毀破淨戒。汗辱梵行。真持淫戒者。可不謹乎。

嗚乎。今世惡業衆生。不惟自淫。亦注重教人淫。共匪主義。提倡公妻。掠奪良家妻女。以恣其獸慾。提倡公夫。無恥婦人。以多夫爲能。僇體遊行。將人類廉恥之心。根本勦滅。求達到舉國禽獸之目的。而後快。此等妖孽。天地鬼神。能容其久存乎。試觀近來。自由戀愛。率意離婚者。不旋踵而被情人棄捐。進退無門。投江服毒。卽上海一隅。幾乎無日無之。真自作孽不可活也。

#### (戊)四。妄語戒。

若佛子。自妄語。教人妄語。方便妄語。妄語因。妄語緣。妄語法。妄語業。乃至不見言見。見言不見。身心妄語。而菩薩常生正語正見。亦生一切衆生正語正見。而反更起一切衆生邪語邪見邪業者。是菩薩波羅夷罪。

虛而不實。欺凡罔聖。惑亂人心。名妄語。此戒正制大妄語罪。餘一切妄言。綺語。兩舌。惡口。是此戒兼制。(一)妄言者。謂見言不見。不見言見。又如實有言。無實無言。有。乃至法說非法。非法說法等。但違心之言。皆名妄語。(二)綺語者。一切華靡浮詞。無義。

無利。及一切世間王論。賊論。飲食論等。(三)兩舌者。謂對此說彼。對彼說此。互相離間。令成乖諍等。(四)惡口者。謂粗重罵詈忿怒呪詛等。○自妄語者。自言我得三賢四聖。六通八解。如是等虛而不實。妄自尊大。希圖名利。名大妄語。○教人妄語者。教人爲我宣揚美德。以自致名利。從重。若教人自言是聖。名利歸他。則結輕。○方便妄語者。作種種顯異方便。或借鬼神仙乩。令人起信。○身心妄語者。以身表相。如人問其證果否。點頭示證。由欺誑心。以身示相。令人起信。口雖不言。亦名妄語。

此戒備五項成重。(一)是對衆生。分上中下三等。如前。上等謂向父母師僧說妄語。犯重。中等向普通人說。亦從重。下等鼓惑鬼神。作名利媒。亦從重。或可不失戒耳。(二)心知是衆生。如心知是聖人。不能誑惑。而妄語。則罪從輕。對聖人而疑其爲凡夫。對之妄語。則從重。明知彼人是凡夫。而妄語誑惑。則罪尤重。(三)起欺誑心。謂非增上憍慢。亦非戲笑假說。而希圖名利。爲妄語。此中仍分通心隔心。若通欲一切人聞。隨有聞者。皆結重。若欲此人聞。此人不聞。而彼人聞。於彼無欺誑心。不結罪。還於此人結方便罪。若非圖名利。是增上憍慢。亦犯染汙。所謂增上憍慢者。謂修行小有

所得遂自謂證聖。非起心惑衆。故罪從輕。(四)自言證聖。謂說得四果。十地。八禪。神通。及天龍鬼神護法求法皆是。如但言持戒清淨。博通三藏。能習禪定。虛而不實者。結犯輕垢。(五)前人領解。或自說。或教人說。或作書說。但令彼人領解信服。據此時結重。若對面不解。未成語禍。結方便罪。○若人問得果得道否。而點首自認者。結重。默然不言非者。結輕。其餘小妄語。隨一一語。結一一輕垢。隨多人領解。結多多輕垢。如狂亂迷心。及戲笑說。不犯罪。南山律師云。戲笑說。雖不犯重。而犯輕罪。以非言說之儀軌故也。○若菩薩爲救衆生死難。繫縛難等。求爲解脫。故作妄語。自無染心。惟有饒益諸有情故。於戒無犯。更生功德。

(戊)五酤酒戒。按優婆塞第五戒。爲飲酒。蓋重在自度。菩薩第五戒。爲酤酒。重在度人。然戒飲亦常戒酤。酤更必戒飲。義實相通也。

若佛子。自酤酒。教人酤酒。酤酒因。酤酒緣。酤酒法。酤酒業。一切酒不得酤。是酒起罪因緣。而菩薩應生一切衆生明達之慧。而反更生一切衆生顛倒之心者。是菩薩波羅夷罪。

自酤酒者。自求利。教人者。令人爲我賣酒求利。亦同犯重。若教人自酤。利不歸己。則

### 罪輕。

此戒備五項從重。(一)是對衆生。衆生分三等如上說。對父母師僧從重。若對聖人。不至醉亂則輕。中等人天從重。下等對鬼畜等從輕。然有受戒之鬼畜亦重。(二)心知是衆生。有辨別明瞭性。知其爲凡夫。可以醉亂從重。若疑其不至醉亂則輕。(三)希利貨貿。正是業主。出家菩薩。一切販賣求利都禁。在家菩薩。許如法求財。不許作惡業。(四)眞酒。飲之醉人。犯重。若不醉人。無罪。(五)授與前人。若加入食物中。作調味用。不能醉人。無犯。○一切酒者。如六穀等。或花果種種。造酒能醉人者皆是。

(丁)二楞嚴四戒。(戊)初淫戒。

楞嚴經。佛告阿難。汝常聞我毗柰耶中。

大小乘律藏

宣說修行三決定義。所謂攝心爲戒。因

戒生定。因定發慧。是則名爲三無漏學。阿難云。何攝心。我名爲戒。若諸世界六道衆生。

其心不淫。則不隨其生死相續。汝修三昧。本出塵勞。淫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

定現前。如不斷淫。必落魔道。

多智禪定。應生天道。以行淫故。墮魔道。

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彼等

諸魔。亦有徒衆。各各自謂成無上道。我滅度後。末法之中。多此魔民。熾盛世間。廣行貪

淫爲善知識。此以多智成增上。慢故自稱善知識。令諸衆生落愛見坑。失菩提路。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先斷心淫。是名如來先佛世尊第一決定清淨明誨。是故阿難。若不斷淫修禪定者。如蒸砂石。欲其成飯。經百千劫。祇名熱砂。何以故此非飯本。砂石成故。汝以淫身求佛妙果。縱得妙悟。皆是淫根。根本成淫。輪轉三途。必不能出。如來涅槃。何路修證。必使淫機身心俱斷。斷性亦無。身斷而心不斷。如聞女人環珮聲而心樂著之類。是淫心未斷。難出中。終爲汙染。故菩薩戒。對於男女起分別相。卽爲犯戒。於佛菩提。斯可希冀。如我此說。名爲佛說。不如此說。卽波旬說。

按尋常人天及小乘等戒。但論身口。不及於心。此經所制。不特制心無犯。并重攝心。此正以定爲戒。不緣色聲香味觸等。故於淫戒云。其心不淫。云先斷心淫。更推之於斷性亦無。於殺戒云。其心不殺。云身心二途。不服不食。更推之於大悲不蹋生草。於盜戒云。其心不偷。更推之於捨身供佛。捨身度生。極持戒之能事。非徒以止惡爲義也。

(戊)二殺戒。

阿難。又諸世界六道衆生。其心不殺。則不隨其生死相續。汝修三昧。本出塵勞。殺心不

除。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如不斷殺。必落神道。如世間血食之神。因有定慧。工

慧而犯殺者。不能得也。上品之人爲大力鬼。中品則爲飛行夜叉諸鬼帥等。下品當爲地行羅刹。

彼諸鬼神亦有徒衆。各各自謂成無上道。我滅度後。末法之中。多此鬼神。熾盛世間。自

言食肉得菩提路。阿難。我令比丘食五淨肉。不見殺。不聞殺。不爲我殺。自死鳥殘。名五淨肉。此肉皆我神力化

生。本無命根。汝婆羅門。五天竺亦號婆羅門國。地多蒸溼。加以砂石。草菜不生。我以大悲神力所

加。因大慈悲。假名爲肉。汝得其味。因彼素爲肉食國。不知草菜之味。故假以肉名。使得其味。是大悲故。柰何如來滅度之

後。食肉衆生。名爲釋子。汝等當知。是食肉人。縱得心開似三摩地。皆大羅刹。報終必沈

生死苦海。非佛弟子。如是之人。相殺相吞。相食未已。云何是人。得出三界。汝教世人。修

三摩地。次斷殺生。是名如來先佛世尊。第二決定清淨明誨。是故阿難。若不斷殺。修禪

定者。譬如有人。自塞其耳。高聲大叫。求人不聞。此等名爲欲隱彌露。清淨比丘。及諸菩

薩。於歧路行。不蹋生草。況以手拔。云何大悲。取諸衆生血肉充食。若諸比丘。不服東方

絲綿絹帛。及是此土靴履裘毳。乳酪醍醐。如是比丘。於世真脫。不游三界。酬還宿債。何

以故服其身分。皆爲彼緣。如人食其地中百穀。足不離地。必使身心於諸衆生。若身身分。血肉皮毛。爲衆生身。絲綿乳酪。爲衆生身分。身心二途。不服不食。身不服食。心不思服食。我說是人。眞解脫者。如我此說。名爲佛說。不如此說。卽波旬說。

(戊)三偷戒。

阿難。又復世界六道衆生。其心不偷。則不隨其生死相續。汝修三昧。本出塵勞。偷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如不斷偷。必落邪道。上品精靈。中品妖魅。下品邪人。諸魅所著。彼等羣邪。亦有徒衆。各各自謂成無上道。我滅度後。末法之中。多此妖邪。熾盛世間。潛匿姦欺。稱善知識。各自謂已得上人法。該惑無識。恐令失心。所過之處。其家耗散。我教比丘。循方乞食。令其捨貪。成菩提道。諸比丘等。不自熟食。寄於殘生。旅泊三界。示一往還。去已無返。云何賊人。假我衣服。裨販如來。造種種業。皆言佛法。卻非出家具戒比丘。爲小乘道。由是疑誤無量衆生。墮無閒獄。若我滅後。其有比丘。發心決定。修三摩提。能於如來形像之前。身然一燈。燒一指節。及於身上。爇一香炷。我說是人。無始宿債。一時酬畢。長揖世間。永脫諸漏。雖未卽明。無上覺路。是人於法。已決定心。若不爲

此捨身微因。縱成無爲。必還生人。酬其宿債。如我馬麥。正等無異。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後斷偷盜。是名如來先佛世尊第三決定清淨明誨。是故阿難。若不斷偷。修禪定者。譬如有人。水灌漏卮。欲求其滿。縱經塵劫。終無平復。若諸比丘。衣鉢之餘。分寸不畜。斷貪心乞食餘分。施餓衆生。斷慳心於大集會。合掌禮衆。斷慢心有人捶詈。同於稱讚。斷瞋心必使身心二俱捐捨。身肉骨血。與衆生共。轉貪瞋我慢。成同體大悲。向盜戒之不能持乎。不將如來不了義說。迴爲己解。以誤初學。佛印是人。得真三昧。如我所說。名爲佛說。不如此說。卽波旬說。

(戊)四。妄語戒。

阿難。如是世界六道衆生。雖則身心無殺盜淫三行已圓。若大妄語。卽三摩地不得清淨。成愛見魔。失如來種。所謂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或求世間尊勝第一。謂前人言。我今已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道。辟支佛乘。十地。地前諸位菩薩。求彼禮懺。貪其供養。是一顛迦。銷滅佛種。如人以刀斷多羅木。佛記是人。永殞善根。無復知見。沈三苦海。不成三昧。我滅度後。勅諸菩薩。及阿羅漢。應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種種形。度諸輪轉。或作沙門。白衣居士。人王宰官。童男童女。乃至淫女。寡婦。姦偷屠販。與其同事。



稱讚佛乘。令其身心入三摩地。終不自言。我真菩薩。真阿羅漢。洩佛密因。輕言未學。唯除命終。陰有遺付。臨終稍露消息。令衆生敬信。蓋菩薩應化世間。住則不洩。洩則不住。若洩而仍住。則是貪名利恭敬。非菩薩矣。云何是人惑

亂衆生。成大妄語。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後復斷除諸大妄語。是名如來先佛世尊第四

決定清淨明誨。是故阿難。若不斷其大妄語者。如刻人糞。爲栴檀形。欲求香氣。無有是

處。我教比丘。直心道場。於四威儀。一切行中。尚無虛假。云何自稱得上人法。譬如窮人

妄號帝王。自取誅滅。況復法王。如何妄竊。因地不真。果招紆曲。求佛菩提。如噬臍人。欲

誰成就。噬臍。乃潤文者。借用左傳語。謂人欲自噬其臍。終不能及。若諸比丘。心如直弦。一切真實。斷盡妄語。小入三摩地。

永無魔事。我印是人。成就菩薩。無上知覺。如我所說。名爲佛說。不如此說。卽波旬說。

按此四戒。是如來以法眼觀照末法衆生。多諸魔難。倡爲邪說。迷惑世人。犯四重戒。

墮無閒獄。故反復叮嚀。不啻垂涕泣而道。所願讀者。無辜負佛恩。而自貽伊戚也。

(甲)三三皈五戒持犯之果報分二。初三皈持犯之果報。二五戒持犯之果報。(乙)

初三皈持犯之果報分二。初敬三寶之功德。二毀三寶之罪報。(丙)初敬三寶

之功德分四。初總論三皈之功德。二敬佛之功德。三敬法之功德。四敬僧之功

德(丁)初總論三皈之功德

灌頂三皈五戒護身呪經。鹿頭梵志禮佛。願捨置異學。受三自皈。佛言。汝能捨置餘道。皈命我者。其功無量。我爲汝及十方人。勅天帝釋。遣諸鬼神。以護善男子善女人。受三皈者。略說三十六神。第一神名曰善光。主疾病。第二神名曰善明。主頭痛。第三神名曰善力。主寒熱。第四神名曰善月。主腹滿。第五神名曰善見。主癰腫。第六神名曰善供。主顛狂。第七神名曰善捨。主愚癡。第八神名曰善寂。主瞋恚。第九神名曰善覺。主淫慾。第十神名曰善天。主邪鬼。十一神名曰善住。主傷亡。十二神名曰善福。主塚墓。十三神名曰善術。主四方。十四神名曰善帝。主怨家。十五神名曰善主。主偷盜。十六神名曰善香。主債主。十七神名曰善施。主劫賊。十八神名曰善意。主疫毒。十九神名曰善吉。主五瘟。二十神名曰善山。主蜚尸。二一神名曰善調。主注連。二二神名曰善備。主注復。二三神名曰善敬。主相引。二四神名曰善淨。主惡黨。二五神名曰善品。主蠱毒。二六神名曰善結。主恐怖。二七神名曰善壽。主厄難。二八神名曰善逝。主產乳。二九神名曰善願。主縣官。三十神名曰善固。主口舌。三一神名曰善照。主憂惱。三二神名曰善生。主不安。三三

神名曰善至。主百怪。三四神名曰善藏。主嫉妬。三五神名曰善音。主呪咀。三六神名曰善妙。主厭禱。此三十六部神王。還有萬億恆沙鬼神。以爲眷屬。番代陰相護受。三皈者。如書神王名帶在身上。辟除邪惡。消滅不善。行來出入。無所畏也。

嗟鞮曩法天子受三歸。免惡道經。有天子名嗟鞮曩法。天報將終。現五衰相。一身無威德。二垢穢旋生。三華鬢萎萃。四身出臭氣。五兩腋流汗。由是宛轉於地。悲哀啼泣。帝釋往見。嗟鞮言。我命惟餘七日。以宿業故。當墮王舍城中。受豬身。於多年中。食噉糞穢。我觀此苦。是故憂愁。帝釋言。汝可誠心歸命三寶。嗟鞮畏墮旁生。遂言。我今歸依佛。兩足尊。歸依法。離欲尊。歸依僧。衆中尊。受三歸已。心不閒斷。以至命終。諸天之智能觀在下。不能觀上。時帝釋欲知彼天子生處。以天眼觀閻浮提。豬非豬類。弗得見。傍生鬼畜。亦復不見。觀人間。乃至四天王。忉利天。都不見。心生疑慮。至祇樹林。頂禮世尊。述如上事。佛言。嗟鞮已生覩史多天。即兜率天。在帝釋所居忉利天之上。受五欲樂。帝釋歡喜說頌曰。若歸依於佛。永不墮惡道。棄捨人身已。當獲得天身。若歸依於法。永不墮惡道。棄捨人身已。當獲得天身。若歸依於僧。永不墮惡道。棄捨人身已。當獲得天身。復說頌曰。誠心歸命佛。彼人

所當得。若晝若夜中。佛心常憶念。誠心歸命法。彼人所當得。若晝若夜中。法力常加持。誠心歸命僧。彼人所當得。若晝若夜中。僧威常覆護。佛言。如是如是。爾時世尊亦說頌曰。若佛陀二字。得到於舌上。同彼歸命等。不虛過一生。若達摩二字。得到於舌上。同彼歸命等。不虛過一生。若僧伽二字。得到於舌上。同彼歸命等。不虛過一生。法句喻經。昔者天帝釋。五德離身。自知命盡。當下生世間。在陶作家。受驢胎。甚大憂愁。於是馳往佛所。稽首至心。說三自歸。未起之間。其命忽終。墮陶家母驢腹中。作子。時母驢繫解。走瓦坯間。破壞坯器。主人鞭之。卽時傷胎。其神得還入故身。五德回復。仍爲天帝。佛讚曰。善哉。天帝能於殞命之頃。歸命三尊。罪報既畢。不更受苦。以偈頌曰。世事無常。謂興衰法。有生必死。得滅爲樂。譬如陶家。埏埴作器。一切要壞。人命亦然。帝釋聞偈。知無常之要。達罪福之變。解興衰之本。尊寂滅之行。卽得須陀洹果。又舊雜譬喻經。昔佛在忉利天。爲母說法。時有一天。壽命垂盡。自知當下生拘夷那國。疥癩母豬腹中。作子。甚爲愁憂。卽到佛所。作禮。佛言。一切萬物。皆歸無常。汝所素知。何爲憂愁。天子言。雖知天福不可得久。恨作母豬。甚爲毒苦。倘得人身。不敢怨也。佛言。欲

脫豬身。當一日三次說三自歸。天子從教。日說三自歸。七日命盡。生維耶離國。作長者子。在母胞胎。日三自歸。始生墮地。亦稱三歸。母怪兒墮地能語。欲殺之。父言。人生百歲。尚不曉三歸。此兒墮地。便能稱佛。好養視之。兒七歲時。於道邊戲。舍利弗目犍連適過。兒言。我和尚。舍利弗等。怪小兒能禮比丘。兒言。道人不識我耶。昔佛於天上爲母說經。我時爲天。當死作豬。從佛受教。念三自歸。而得人身。因請佛及僧。供養畢。佛爲說法。父母及兒。內外眷屬。皆得不退轉法。三自歸之福也。

觀上數則。天帝福盡命終。不免爲驢爲豬。何況人間富貴。彼自恃尊貴。專享逸樂。不知學道修福者。已覺可危。而爭權奪位。殺人以逞其欲。大造惡業者。更可憫也。

雜阿含經云。有懷妊者。當爲其胎兒受三自歸。生已後。有正知見。復教三歸。如奴婢客人懷妊生子。亦當如是教。若買奴婢。能受三歸五戒。然後買之。不能不買。乃至乞貸舉息。要受三歸。然後與之。故知三歸功力最大。不得不受。○又大集經云。妊身女人。恐胎不安。先受三歸。兒無加害。乃至生後。身心具足。善神擁護。

希有校量功德經。阿難白佛言。若人言。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得幾何功德。佛言。假使

滿三千大千世界諸佛如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滿二萬年，持世間一切娛樂之具，盡為施與，復以四事居飲食衣服器物，具足供養，乃至滅度之後，收其舍利，起七寶塔，同前供養。雖得無量無邊福德，猶不如有人以淳淨心言：我今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所得功德，勝前百千萬倍，不可算數，言辭譬喻，所不能及。

(丁)二敬佛之功德經證。

法華經云：若於曠野中，積土成佛廟，乃至童子戲，聚沙為佛塔，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若人為佛故，建立諸形像，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乃至童子戲，若草木及華，或以指爪甲，而畫作佛像，如是諸人等，漸漸積功德，具足大悲心，皆已成佛道。若人散亂心，乃至以一華供養於畫像，漸見無數佛，或有人禮拜，或復但合掌，乃至一舉手，或復小低頭，以此供養像，漸見無量佛，自成無上道，廣度無數眾，入無餘涅槃，如薪盡火滅，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

觀此經文，以散亂心一稱歸命南無二字，即歸命義，乃至舉手低頭，皆能見佛成佛，況至誠恭敬禮拜稱名者，何愁不蒙佛接引乎。

譬喻經云。昔有國王。篡弑自立。有羅漢知其將死。墮大地獄受苦。勸教至心稱南無佛。七日莫絕。王便一心稱念不廢。七日命終。魂神趣入阿鼻地獄。乘前念佛之力。知是地獄。便大聲稱南無佛。獄中罪人聞稱佛聲。皆一時共稱南無佛。地獄猛火。即時化滅。一切罪人皆得解脫。出生人中。後彼羅漢重爲說法。皆得須陀洹果。以是知稱佛名號功德無邊。不可稱計。

(丁)二敬佛之功德事證。

三寶感通要略。悟真寺釋惠鏡。常行苦行。心欣淨土。自造釋迦彌陀二像。供養禮拜。年六十七。於正月十五夕。夢一僧。身金色。謂曰。汝欲往淨土。見佛否。答。願見。僧以一鉢授之。鏡視鉢內。廣博莊嚴。黃金爲地。金繩界道。宮殿樓閣。重重無盡。菩薩海會。圍繞世尊。而爲說法。忽覺僧在前。已在後。漸至世尊前。僧忽不見。鏡乃合掌立。世尊謂汝識導汝之僧否。卽汝所造釋迦像也。汝識我否。卽汝所造彌陀像也。釋迦如父。我如母。汝等衆生如赤子。譬如赤子墮入深泥。父入泥淖。抱持上岸。母在岸上家中。爲之洗滌垢穢。更換新衣。更養育教誨。不令復入深泥。釋迦教濁世衆生。示以淨土路。我居淨土。攝取念

佛衆生。令不退轉。鏡歡喜踴躍。忽如夢覺。彌增信樂。未幾。又夢前僧來云。汝於十二年後。當生淨土。至七十九而卒。鄰人夢見千百聖衆。自西來迎。空中音樂。衆共聞之。冥報記。唐李大安。嘗偕奴婢數人。宿逆旅。有奴謀害大安。以小劍刺其項。洞之。不拔刃而逃。大安促令縣官至。書辭畢。拔刃而絕。忽如夢。見池西岸上。有金像。高五寸。須臾化爲僧。披袈裟甚新。語大安曰。被傷耶。爲汝去痛。當平復。還家念佛修善也。因以手摩大安頸瘡而去。其袈裟有紅繪補處寸許。甚分明。大安忽甦。瘡亦不痛。至家。說被刺及見像復甦情狀。一婢在旁。因說安之初行。安妻令婢請匠工。造一佛像。以綵畫其衣。有一點朱汗像背上。令工去之。不肯。大安與妻等共趨觀像。與所見無異。其背點朱。宛然補處。於是歎異。知佛教不虛。加崇信焉。

宣室志。唐許文度。於太和中病熱如沈醉狀。數日始寤。病中見黃衣數人攝去。不知行幾百里。抵一水。黑波無際。卻不敢涉。忽有二金人。長只五寸餘。奇光皎然。自水上來。黃衣輩望見金人。震慄遁去。二金人謂文度曰。汝今來地府。我挈汝歸。文度拜謝。卽隨金人行。忽至家門。驚而醒。見妻子方泣。以疲憊不能語其事。後疾漸愈。步於庭。見二金人



在佛龕中。卽病死後所見者。細視儀狀。無毫縷異。乃以事語妻。妻曰。前君病亟。吾憂不解。因佛有救苦之力。乃貨資玩鑄二金像。每日必祭。由是君之苦亦瘳。文度深感佛恩。蔬食誦經終其身。

觀上二則。家屬爲造佛像。皆能起死回生。況自身至誠恭敬。何愁佛不能感乎。

高僧傳二集。唐韎鞞人。帝示階。逃入高麗。拾得二寸許銅像。不知何神。安皮袋中。飲噉必祭之。高麗疑是細作。斫之三刀。不傷。怪而問之。出像。背有三刀痕。釋之。階乃於幽州出家。

太平廣記。唐開元十五年。有勅。凡佛堂小者。並拆除。歸併於大寺。不信之徒。望風毀拆。雖大寺大像。亦殘破之。勅到豫州。新息令李虛。嗜酒倔強。見州符限三日報。便約胥吏。境內拆毀者死。於是新息寺廟獲全。虛爲人好殺。並非信佛。但以很戾爲性。全之。亦不介意。歲餘病死。棺斂訖。忽聞棺內指爪聲。母命開棺。而蘇。述云。初爲兩卒拘至冥殿。見新息吏已亡者。謂長官生平好殺。今當受報。虛懼請救。吏曰。去歲拆佛堂。長官境內獨存此功德極大。見王。但以此對。虛方憶有此事。旋引見王。王命取李善惡簿。大可合抱。

吏唱好割羊腳。合杖一百。仍割身肉百斤。王令割肉。虛曰。去歲有勅。拆佛堂。毀佛像。虛獨存之。此功可折罪否。吏檢福簿。惟一紙載此事。讀畢。罪簿起火焚盡。王放歸曰。以此延年三十。仍生善道。遂甦。論者謂。李虛素性兇頑。不知罪福。被酒違戾。以全佛堂。明非本心。猶得免罪。延壽獲福。生天。佛其可不敬乎。

又宋趙泰。於太始五年病死。十日蘇。云被四人捉去。鐵城崔巍。漸入官舍。男女五六。十泰名在內。主者以次呼名。問生平善惡。與簿記對校。泰善惡都無。王令暫總諸獄事。到泥犁獄。有火樹千丈。四面劍林。上然火。罪人上下。墮火劍上。貫其身體。云此奪人財物。殘害善良者。忽見人齋文書來。勅獄吏云。有三人其家爲轉法華經。當脫罪。就福舍。此三人便出獄。泰隨之往。見大殿珍寶耀目。中設金玉獅座。上坐金身佛。高丈餘。項有日光。傍坐皆菩薩。見冥王來作禮。佛云。今欲度此惡道衆生。應時有萬九千人得出。更有十人。車馬昇天。復循至一城。縱廣二百餘里。云生平不聞道法者。從地獄出。卽於此轉畜道。犯殺者作蜉蝣。朝生夕死。犯偷盜者作豬羊。屠肉償人。犯淫者作鵠。驚蛇身。犯惡口者作鵠。鷓。負債者作驢馬牛犬魚鱉之屬。從此城出者。皆變身作鳥獸等形。主者曰。

卿幸無罪。否則與獄中人無異。泰問人生以何爲樂。主者曰。惟奉佛精進。不犯禁戒。爲樂耳。問奉佛得除積罪否。曰。皆除。因放還陽。由是全家奉佛。爲死者誦法華迴向。

(丁)三敬法之功德經證。

華嚴經行願品云。若人以滿十方一切世界上妙七寶。及諸人天最勝安樂。布施一切衆生。供養一切諸佛菩薩。經一切佛刹極微塵數劫。所得功德。比聞此願王。人功德。優波尼沙陀分亦不及一。若人於此大願書寫一四句偈。速能除滅五無間業。乃至佛刹極微塵數一切惡業。皆得消除。是人臨命終時。惟此願王。不相捨離。引導其前。卽得往生極樂世界。○故華嚴經云。假使有人。以虛空爲紙。大海爲墨。須彌爲筆。書寫此經一字。功德不盡。

楞嚴經云。若人徧滿十方虛空。盈滿七寶。奉上微塵諸佛。承事供養。若復有人。身具四重十波羅夷。瞬息卽經此方他方阿鼻地獄。乃至窮盡十方無間。靡不經歷。能以一念將此法門。開示未學。是人罪障。應念銷滅。變其所受地獄苦因。成安樂國。得福超越前之施人。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法華經云。如來滅度之後。若有人聞妙法華經。乃至一偈一句。一念隨喜者。我亦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於未來世。必得作佛。又云。若人以一切樂具。施於四百萬億阿僧祇世界六趣衆生。又令得阿羅漢果。所得功德。不如有人聞法華經。展轉至第五十人。只聞一偈。隨喜功德。算數譬喻。所不能知。

圓覺經云。假使有人。以七寶滿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不如聞此經名。及一句義。有人教百恆河沙衆生。得阿羅漢果。不如宣說此經。分別半偈。

金剛經云。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若復有人。於此經受持四句偈。爲他人說。其福勝彼。

大悲呪經云。若人誦大悲章句者。臨命終時。十方諸佛。皆來授手。欲生何佛土。隨願往生。誦大悲呪者。一切十惡五逆。謗人謗法。破齋破戒。破塔壞寺。偷僧祇物。汗淨梵行。如是一切惡業重罪。悉皆滅盡。其人若在江河大海中沐浴。其中衆生。得此人浴身之水。濡著其身。一切惡業重罪。悉皆消滅。卽得轉生他方淨土蓮華化生。若誦持者。行於道路。風吹此人毛髮衣服。餘風下過。諸類衆生。得其人飄身風。吹著身者。一切重障惡業。

並皆滅盡。常生佛前。當知受持者。福德果報不可思議。

(乙)三敬法之功德事證

持驗記。于闐國沙彌彌伽薄。專誦華嚴。忽有人謂。諸天請師。令閉目。俄而上天。天主跪言。諸天與修羅戰。不勝。請師誦華嚴經。得法力加護。師遂念華嚴。修羅忽然潰散。歸後身染天香。終身不滅。

又元魏王明幹病死。至地獄門。見一僧稱是地藏菩薩。教誦一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

一切佛。應當如是觀。心造諸如來。此晉譯華嚴經偈。唐譯下二句。云。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幹入見王。即朗誦之。

聲所到處。獄中人皆得解脫。幹亦回生。○按蘇東坡集亦謂此四句。能破地獄。得之范

堯夫。而尚不知為華嚴偈。可想經法誠不易聞。

又明辨融禪師。以蜚語下獄。獄卒索賄。師無以應。乃置師匣牀中。師唱云。大方廣佛華

嚴經。華嚴會上佛菩薩。忽鎖斷匣碎。事聞於朝。奉詔請出。

法苑珠林。隋大業中。有僧至泰山廟宿。夜半。神出禮拜。因問。人傳泰山治鬼。信乎。曰。然。

僧曰。有兩同學先死。願見之。神問名。告之。神曰。一已生人間。一在獄。罪重不可喚來。師

就見可也。僧隨神行至一獄。火焰甚熾。遙見一人在火中。號呼不能言。形貌不可復識。血肉焦臭。神曰。此是也。僧愁愍曰。可救乎。神曰。爲寫法華經。便免。僧歸爲寫法華一部。莊嚴畢。將經到廟。其夜神出如初。以來意告之。神曰。師始書經題。彼已脫罪。生人世矣。太平廣記。齊永明中。揚都僧慧進。誦法華。執卷便病。乃發願造百部。以懺先障。及百部成。病亦愈。誦經既廣。迴此功德。願生安養。聞空中言曰。汝願已足。必得往生。八十餘無病卒。

又隋陸彥通。持金剛經。日十遍。李密盜起。彥通宰武牢。邑人欲殺之。以應密。彥通投城下。賊拔刃逐之。前至深澗。迫急躍入。如有人接其右臂。置磐石上。都無傷處。空中言曰。以汝念經所致。因得還家。臂有異香。累日不滅。後位至方伯。九十餘終。

又唐崔文簡。任坊州司馬。吐蕃奄至州城。同被驅掠。鎖械甚嚴。至心念金剛經三日。鎖自開。虜疑有奸。具以實對。復鎖之。念未終。又解。衆皆歎異。遂送出境。○又唐長安縣死囚。入獄後四十餘日。誦金剛經不輟口。臨決。脫枷枷頭放光。長數十丈。照耀一縣。令奏聞玄宗。釋其罪。

廣異記。唐張伯英。乾元中爲壽州健兒。性至孝。以父在潁州。乃盜官馬往省。爲守者所得。刺史令腰斬。再斬不傷。更換利刀力斫。不損。問之。答曰。曾絕葷血。誦金剛經十餘年。今被不測。惟至心念經耳。舍之出家。人呼爲三刀師。

唐陳哲。精持金剛經。廣德初。朱潭寇餘杭。哲富於財。賊至。以爲官軍。往問賊之近遠。賊大怒。爭以劍刺之。每下一劍。有五色光五六尺。以蔽哲身。刺不能中。賊驚爲聖人。捨之而去。○又唐陸康成。嘗任京兆法曹掾。忽見亡吏。抱案件數百紙。曰。皆來年兵刃死者。問有我名乎。曰。有大駭求救。曰。持金剛經可脫。康成遂日誦經數十徧。明年朱泚反。署爲御史。康成吐曰。賊臣敢干國士。泚怒。命數百騎環而射之。康成默念金剛經。矢無傷者。泚曰。儒以忠信爲甲冑。信矣。釋之。遂隱於終南山。不復仕。

唐邢行立。不識字。常以金剛經隨身。焚香禮拜。偶載貨出同州。遇十餘賊。遂棄貨而逃。貨不五六十斤。賊衆舉之不能動。相視驚異。追行立問之。對曰。中有金剛經。恐是神力。賊發囊見經。反與錢百餘千令去。自誓不復作賊。受持終身。○又何老。嘗爲商。專誦金剛經。唐長慶中。因傭人負貨。夜憩山間。困寐中。爲傭者剽其首投澗內。取貨而趨市。方

鬻見何老來。駭甚。何曰。我得誦經之力。誓不言於人。遂相與爲僧。

按誦經功德。載在簡編者。不可勝紀。略錄十餘條。以見一斑。

(丁)四敬僧之功德經證

順正理論云。諸天神衆。不敢受受五戒者禮。爲國君。亦不求比丘禮拜。以懼損功德及壽命故。然佛法中。年少比丘。皆應恭敬長老。以長老先受具戒。是故應供養恭敬。

四分律云。賓頭盧羅漢。原爲優填王臣。出家勤苦修行。得阿羅漢。王每出城參禮。諸佞臣見賓頭盧不起迎。王以惡心惑王。欲殺之。後賓頭盧見王入門。便下牀七步迎之。王曰。大德由來不動。今避席迎。何耶。答曰。王前以好心來。故不起。今以惡意來。故起迎。王自責悔過。然賓頭盧記王由僧起迎。故後必失王位。竟被鄰國與兵俘去。經十二年鎖腳囚禁。

大悲經云。佛告阿難。於我法中。但被著袈裟衣者。於此賢劫中。彼諸沙門。次第當得無餘涅槃。無有遺餘。何以故。如是諸沙門中。乃至一稱佛名。一生信者。所作功德。終不虛設。



(丁)四。敬僧之功德事證。

稽古略。吳孫皓將毀佛寺。問康僧會曰。佛言善惡報應。可足徵乎。會曰。明主以孝慈治天下。則赤烏翔而老人星現。以仁德育萬邦。則醴泉冽而嘉禾生。善既有應。惡亦如之。故爲惡於顯。人得而誅之。爲惡於隱。鬼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美求福不回。此儒典之格言。卽佛家之明訓也。曰。然則周孔旣明。安用佛教。曰。周孔略示其要。佛教詳陳其迹。皆與人爲善也。聖人惟恐善言之不多。陛下乃以爲嫌乎。皓乃止。皓有疾。請會說法悔罪。少頃疾愈。乃奉會爲師。

佛圖澄以永嘉間來洛陽。善神呪能役鬼物。時石勒好殺沙門。遇害者衆。澄憫念衆生。欲以道化勒。投勒將郭黑略家。略每預剋勝負不爽。勒疑之。乃以澄對。澄諫勒曰。王者德洽宇內。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天象興變。此天人之明戒。古今之常理。勒甚悅之。凡應誅戮。獲宥者十之八九。勒因忿怒。欲害諸僧。並苦澄。澄走黑略家。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澄知勒悔。乃造勒曰。公有怒心。故暫避。今意改。故敢來。勒事澄益篤。號大和尚。國人每相語曰。莫起惡心。和尚知爾。黑略征羌。墮伏中。澄忽慘然曰。

郭公陷敵。卽率衆呪願。有頃曰。脫矣。後黑略還。云墮羌圍中。推驗時日。正澄呪願時也。石虎嘗問曰。佛法不殺。然朕爲天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奈何。對曰。王者顯揚三寶。不爲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兇暴。非化所及。不得不殺。不刑。惟在當其罪耳。願省欲興慈。推恩一切。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虎雖不能盡從。而爲益不少。尙書張離。張良。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曰。事佛在清淨無欲。慈矜爲心。汝雖奉法。貪恠未已。方受罪報。何福可希耶。離等後並戮滅。後知石氏將滅。以化期告虎。並言國家奉佛無咎。宜享休祚。而政猛刑濫。顯違佛戒。願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沒無遺恨矣。澄死後。有人見於流沙。虎開幕視之。惟見一石。虎曰。石者我也。未幾亦死。

釋道安事佛圖澄爲師。石氏亂作。率弟子走襄陽。秦苻堅破襄陽。得安。喜曰。朕以十萬師取襄陽。惟得一箇半人。蓋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堅欲下江南。訪之。安對曰。陛下有八州之富。宜棲神無爲。與堯舜比隆。若以百萬之師。求下下之士。非愚心所同也。堅不從。大潰於八公山。國亡身滅。悔不聽安公所致。

釋寶誌於齊建元中。始顯異迹。嘗假武帝神力。見高帝於地下。受錐刀之苦。司馬殷齊

之鎮江州。辭誌誌畫紙作樹。上有棲鳥。云急時可登此。後齊之兵敗入廬山。追騎將及。見林中有樹。上棲鳥如誌畫。遂登之。鳥竟不飛。追者見鳥。謂無人而反。卒以免難。稽古略。北齊詔僧稠禪師至京。齊主洋郊迎。拜受菩薩戒。斷酒肉。放鷹鷄。去官佃漁。又勅天下。年三月六日。民間斷屠殺。勸令齋戒。官豢葷菜悉除。

按以高洋之凶殘而發心受戒。佛教真無不可化之人。縱其暴性未能全改。而衆生受賜多矣。

又隋文帝建大興善寺。境內之民計口出錢營造經像。以曇延爲昭玄統。又勅僧猛住大興善寺。下詔曰。朕欽崇聖教。念存佛宇。其周朝所廢之寺。咸加修復。又勅曰。好生惡殺。王政之本。佛道垂教。善業可憑。稟氣含靈。唯命爲重。宜率勵天下。同心救護。其京城及諸州。官所立寺。正五九月。凡八日至十五日。當寺行道。其日遠近民庶。凡是有生之類。皆不得殺。

稽古略。唐太宗貞觀元年。捨終南山太和宮。爲高祖置龍田寺。帝以釋明瞻善識治方。詔入內殿。賜齋。對詔。廣陳帝王制御之術。敍釋門慈救爲宗。帝大悅。因下勅。年三月六

日。普斷屠殺。於行陣之所。皆置佛寺。

太平廣記。唐天寶初。衡嶽寺執役僧。嬾殘。晝作工。夜止羣牛下。二十年。時鄴侯李泌。寺中讀書。察其所爲。非常人也。將去時。中夜往謁焉。望門而拜。殘大詬曰。是將賊我。李愈加敬謹。拜不輟。時殘正撥牛糞火。出芋自啗。以半芋授焉。李捧承。盡食而謝。殘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李又拜而退。時當祭嶽。大雷雨。有大石墮當道。以十牛挽之。數百人推之力竭而愈固。殘曰。我試去之。履石而動。忽盤轉直下。聲若雷震。衆僧羅拜。一郡皆呼至聖。刺史奉之如神。殘乃懷去志。寺外虎豹成羣。無由禁止。殘曰。授我筆。爲盡驅除。衆與之荆梃。躡而窺之。甫出門。一虎銜之而去。蓋假幻術隱去。非真被虎噬也。嬾殘既去後。虎豹亦絕蹤。李果十年爲相。

明皇雜錄。唐開元中。僧義福。精修梵行。縉紳翕然歸依。忽告將終。侍郎張均。房瑄。嚴挺之。韋涉。同造焉。義福升座。爲門徒演法。張謂房曰。我宿餌金丹。未嘗臨喪。言訖。張遂潛去。義福謂房曰。某與張公游數年矣。張有非常之咎。名節皆虧。倘得終此法會。足以免難。惜哉。乃攜房之手曰。必爲中興名臣。公其勉之。言訖而終。及祿山之亂。張均陷賊庭。

授僞署。終被誅戮。房瑄相兩朝。竟立大節。

熙朝新語。給事中孫勳。無嗣。偶見一僧。然指曰。願得一茅庵。供觀音像。傍坐誦經。免托鉢之苦。公曰。吾爲師了此願。爲結茅居三載。忽見僧竟入內室。趨問之。則舉一男矣。駭異間。而庵中報僧圓寂。視兒指。然迹宛然。取名卓官榜眼。

(丙)二毀三寶之罪報。分三。初毀佛之罪報。二毀法之罪報。三毀僧之罪報。(丁)今初毀佛之罪報經證。

楞嚴經。瑠璃大王。誅瞿曇族姓。善星比丘。妄說一切法空。生身陷入阿鼻地獄。

瑠璃爲波斯匿王子。婢女所生。釋種辱之。登位後。伐釋種。殺一萬二千釋種男女。佛記七日當入地獄。王泛海避之。水中忽起火。焚舟而沒。○善星爲佛堂弟。出家後。誦得十八象駝經。空欲界惑。感四禪定。謂得涅槃。後親惡友。退失斯定。見後有身。言無佛法。及與涅槃。遂於尼連河側。見佛。將欲加害。生身陷入地獄。

雜寶藏經。提婆達多。欲害世尊。雇五百善射人。隱樹林間。候世尊過。援弓射佛。射出之箭。悉成白色蓮華。射者投弓禮佛。佛爲說法。皆得須陀洹果。又嘗以五百醉象。踢佛。佛

與諸大羅漢入城。醉象搪撲而前。牆屋皆壞。諸羅漢飛在空中避之。佛舉五指化五獅子。同聲大吼。震動天地。象伏地不敢動。提婆達多亦卽身陷地獄。

(丁)二毀佛之罪報事證。

唐傅奕。周世宗。以毀佛像入地獄。見上六道輪迴文中。

冥祥記。宋沈僧覆。大明末。饑荒流離。寄寓山陽寺舍左右。時山陽諸寺。小佛像甚衆。覆漸竊取。還家私鑄爲錢。事發。執送出都。入船。卽自言被火所燒。晝夜叫痛。自稱楚毒難忍。舉體皆拆裂。如火燒而死。

太平廣記。唐韋某。仕於朝。自命儒宗。斥釋氏爲胡教。臨終。命子勿鑄佛飯僧。負生平志願。長女適相里氏。次女適胡氏。長壻見同外舅。次壻獨信佛教。次女旋卒。長女亦病危。忽起謂夫曰。吾妹死數月。胡不相告。夫給曰。無。曰。妹今在此。自言已死。願將冥中所見。昭示兄弟。因云。昨於地府中。聞高墉內呼號之聲。似吾父。上則火光迸出。焰若風雷。欲入覲不可。遙哭呼之。吾父隨聲叫曰。我以平生謗佛。受苦痛切。晝夜無息時。此中刑具。言說不及。惟罄家迴向。冥資修福。俾衆罪歷劫而受。百刻之中。得一刻息。亦幸矣。長女

又云。妹宿罪亦不輕。以夫家積善得免地獄而生天宮。吾死後當化鳥。若能再七飯僧。當可來此。夫泣曰。君化鳥。以何辨識。曰。尾底毛白者我也。爲謝世人爲不善者。明有人誅。暗有鬼殛。隨罪受罰。今世爲惡者多。故一廁之內。蛆蟲盈萬。一磚之下。螻蟻成羣。多謝世人。勉種善根。君不信佛。罪業可畏。言訖而卒。其人孝順慈謙。合門憐之。果爲飯僧。及期。鳥來數十。唯一鳥止於低枝。悲鳴如訴。察其尾。果有二白毛。姑引手祝曰。果吾婦也。可來吾手。鳥應聲飛集掌中。觀者莫不嗚咽。

又唐趙文信。貞觀元年暴死三日而蘇。自言初被人驅去。同伴十人相隨至閻羅王所。王問趙在世作何功德。對曰。未讀佛經。唯好庾信文章。王曰。庾信是大罪人。在此受苦。令引出相見。則一大龜至。忽作人語云。我生時好作文章。妄引佛經。雜揉俗書。又誹謗佛法。謂不及孔老之教。今受龜身苦報。悔無及矣。文信鄉人多捕獵。及聞所說。共相禁戒。斷殺業。各發誠心。受持佛說。

辨正論。宋尙書謝晦。爲荊州刺史。欲移塔寺於郭外。遣隊士數十。持刀斧。毀浮圖。佛像縱橫。瓦木傾墜。俄而風霾暗冥。皆怖而走。晦等夜夢見沙門。飛騰空中。光明顯赫。又二

人高丈餘容姿甚偉厲聲吐曰所行反道會當自知後隊人或犯法死或著癩終晦連年患瘡病後因謀反合家被誅。

冥祥記宋周宗於元嘉七年隨軍北伐失利與同邑六人逃竄於彭城北見一空寺無僧中有水晶佛像因共竊取出賣購食中有一人羸病未分賊既而各還家宗等五人皆病癩死未分者獨免。

冥祥記宋僧道志執知殿塔自竊幡蓋等甚衆後遂偷佛眉間珠旬餘得病見人以戈矛刺之輒驚叫應聲流血初猶日一兩次後每日無數次瘡傷徧體呼不能聲乃自陳罪求救曰吾愚悖作此惡業今受酷報死後更墮刀鑊地獄願盡所有作會懺悔言訖遂死諸僧爲贖回像珠並設齋懺後一僧於夜間聞道志聲曰死後備嬰痛毒方累年劫無出期賴贖珠拜懺苦毒時有閒息感恩無已故暫來謝言時腥臭難聞久之稍歇又宋唐文伯弟好蒲博家資都盡村中有寺人或以錢上佛弟輒竊取後病癩卜之曰病由盜佛錢其父怒曰佛是何神令我兒致此吾當更掠奪復病我可也即取寶蓋帶四枚爲腰帶竟發惡瘡纏腰而死。



又唐薛孤訓。貞觀二十年。從征龜茲。於精舍中。剝佛面金。旬日之間。眉毛盡落。還至伊州。乃佛前懺悔。以所得金。爲造功德。後眉毛復生。

又唐貞觀中。雋州令某。往高昌。於寺得一眞珠像。齎至京師。諸大寺願以千貫贖之。不肯。竟破毀之。賣得千三百貫。後月餘。患腫。恍見一僧云。何毀壞尊像。令人拔其舌。長尺餘。苦痛呻吟。數日死。

宣驗記。相州鄴城。有銅丈六佛像。賊丁零者。彎弓射像。像面流血。復令數百力士。挽仆於地。擬鑄銅充器用。忽發大聲。響烈雷震。力士亡魂喪膽。人皆仆地。迷悶宛轉。由是賊侶惶懼。歸信者衆。丁零後著疾。更被誅死。

太平廣記。唐武宗。毀滅佛教。時長安城北。有古冢。傳爲周穆王陵。有人夜行。聞神語。匿草莽中。伺焉。見有朱衣執版者。自空下。冢中有吏尉迎之。談云。李某坐毀聖教。減一紀壽。將錄其魂。後數月。武宗果死。又武宗毀滅佛刹時。有王義逸者。購佛寺瓦木。大營邸第。爲岐下之冠。居三年。有小吏泣告曰。某方假寐。有人招入一宅。類將軍之第。見絲竹綺羅。賓客滿座。獨無將軍。其人指一徑曰。此去可見汝主人。趨之。荆棘滿地。纔可容人。

步至低屋。排戶入。見將軍臥牀上。繫手足。有人持火。方爇其髮。因出涕言。吾因買僧寺材礎。以貪其利。今繫於此。後三日當死。君爲我告家人。速毀邸第歸佛寺。不可輒留。義逸怒而叱之。明日果腦發癰。三日死。

冥祥記。鳳州城南明相寺。佛數尊。皆飾金。亂罹之後。有貧民刮金鬻以自給。金彩已盡。於是徧身生癬。癢不可忍。以物自刮。皮盡至肉。肉盡至骨而死。毀佛之咎。昭報如此。太平廣記。蜀金堂縣開照寺。有釋迦。滿絲袈裟。爲千載異物。時羣盜入寺劫掠。有賊取袈裟。與其妻拆而易之。夫妻當時手指節節墮落。尋事敗。戮於市。

(丁)二。毀法之罪報經證。

大方廣總持經。佛言。佛滅度後。若有法師。爲人說法。大衆有發一毫歡喜心者。皆是佛之神力。若謗法者。極大罪業。墮三惡道。難可出離。若有愚人。於佛所說。而不信受。雖獲得四禪。以謗法故。七十劫中受大苦惱。況彼愚人。實無所知。而自貢高。乃至誹謗。一四句偈。當知定墮地獄。以惡眼視發菩提心人。得無眼報。以惡口謗發菩提心人。得無舌報。

入大乘論。堅意菩薩說偈云。誹謗大聖法。決定趣惡道。焚燒甚苦痛。業報罪信爾。若從地獄出。復受餘惡報。諸根常缺陋。永不聞法音。設使得聞者。復生於謗法。以謗法因緣。還墮於地獄。

罪業報應教化地獄經。信相菩薩爲諸衆生問佛云。有罪衆生爲諸獄卒。剉確斬身。從足至頂。斬訖復活。而復斬之。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不信三寶。不孝父母。屠兒魁膾。斬截衆生。故獲斯報。問。復有衆生。身體頑痺。鬚眉墮落。舉身洪爛。名之爲癩。何罪所致。佛言。以不信三尊。不孝父母。破壞塔寺。剝奪道人。背恩忘義。故獲斯報。問。復有衆生。蹇吃痞瘻。口不能言。何罪所致。佛言。以誹謗三尊。輕毀聖道。強誣善良。憎嫉賢人。故獲斯報。

敬福經云。經生之法。不得顛倒一字。有重點者。五百世中。墮迷惑道中。不聞正法。大集經云。若有衆生。於過去世。作諸惡業。或毀於法。或謗聖人。於說法者。爲作障礙。或抄寫經法。漏脫文字。或損壞他法。或暗藏他經。由此業緣。得盲瞽報。大品經云。若人毀訾三世諸佛。起破法因緣。無量百千億歲。墮大地獄中。是破法人。從

此大地獄。至彼大地獄。如是徧十方大地獄。受無量苦。從地獄出。復至十方國土中。作畜生。受破法罪。

法華經云。其有誹謗。如斯經典。見有誦讀書持經者。輕賤憎嫉。而懷結恨。此人罪報。汝今復聽。其人命終。入阿鼻獄。具足一劫。劫盡更生。如是展轉。至無數劫。從地獄出。當墮畜生。受諸苦痛。無有休息。若得爲人。生輒聾啞。諸根不具。謗斯經者。若說其罪。窮劫不盡。

(丁)二毀法之罪報事證。

北魏書。崔浩傳。並釋老志。崔浩奉天師寇謙之。不信佛法。與帝言。數加非毀。因長安沙門藏有弓矢矛盾等。浩因進說。誅沙門。焚佛像。謙之與浩諍。浩不肯。謂浩曰。卿今促年受戮。滅門戶矣。後四年。浩誅。備五刑。清河崔氏。無遠近。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初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捐灰於廁中。及浩幽執。置檻內。送城南。使衛士數人。搜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輔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爲報應之驗也。浩不信佛。弟模。深所歸向。雖糞土之中。

禮拜形像。浩大笑之。故誅浩時。模獲免。

冥祥記。宋尼智通。信道不篤。元嘉九年。師死。罷道。嫁爲魏郡梁甫妾。生一男。年七歲。家甚貧。無以爲衣。智通爲尼時。有數卷素書。無量壽法華等經。悉擣洗染黑。以衣其兒。居一年。得病。肌體壞爛。狀若火瘡。有細白蟲。日出升餘。慘痛煩毒。晝夜叫號。常聞空中語云。壞經爲衣。故得此報。旬餘而死。

辨正論。梁郭祖深。上梁武帝書。請廢郭內小寺。及無業僧尼。武帝不納。後祖深夢神唾之。遂病癩。雖悔不瘥。

太平廣記。僧義孚。寓江陵龍興寺。府主俾齋錢帛。往西川寫藏經。或有人偷竊社戶所造藏經出貨。義孚以廉價購之。其羨財遂爲所有一旦發覺。竊經者斃於枯木下。義孚得疾。兩脣反引似驢。熱痛不可忍。苦楚備極而死。同寺有販鬻經像者。懼而捨財。修功德。以孚爲戒。

(丁)三毀僧之罪報經證

像法決疑經云。一切俗人。不問貴賤。不得搥打三寶奴婢畜生。及受三寶奴婢禮拜。皆

得殃咎。

薩遮尼犍經云。若破塔寺。或取佛物。或對沙門。無論持戒破戒。若繫閉打縛。或令還俗。卽犯根本重罪。決墮地獄。受無閒苦。若國內行此不善者。諸大善神。不護其國。大臣諍競。水旱不調。風雨失時。人民饑餓。劫賊縱橫。疫癘疾病。死亡無數。不知自作。而怨諸天。大集經。佛言。所有衆生。應當深信佛法衆僧。敬三寶者。於人天中。得勝妙果報。於是乃至供養出家一人。雖不受戒者。亦得功德無量。雖出家人。不持禁戒。有非法惱害者。卽是破壞三世諸佛法身報身。其罪盈滿三惡道故。爾時大梵天王白佛言。若有比丘。不受禁戒。或受已毀犯。其國王辱罵打縛者。得幾許罪。佛言。若人於萬億佛所。出其身血。是人得罪多否。若有罵辱打縛不受禁戒之比丘。其罪多於出無數佛身血者。何以故。是雖破戒。猶能爲諸天人。示涅槃道。勝於一切在家俗人。何況能受持禁戒者。故國王羣臣諸斷事者。如見出家人。殺生偷盜。大汗梵行。大妄語。及諸不善。但擯出國。不聽住寺爲僧。不得鞭打。亦不應罵辱其身。若違法謫罰。必定歸趣阿鼻地獄。何況鞭打出家持戒者。世尊說偈云。剃頭著袈裟。持戒及毀戒。天人可供養。常令無有乏。如是供養彼。

則爲供養我。若能爲敬法。皈依而剃頭。身著袈裟服。說彼是我子。假使毀禁戒。猶住不退地。若有搥打彼。則爲打我身。若有罵辱彼。則爲罵辱我。是人心欲滅正法。大明燈。爲財共鬥。諍利利同生。曠諦閑法師云。若比丘身犯國法。不能不治者。官府通知大寺僧衆。迫其戒牒。褫其法服。退還俗人。再加刑罰。於佛法國法。乃兩礙。無妨。

(丁)三毀僧之罪報事證。

隋史酷吏傳。煬帝征遼東。令王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菜食者。以爲妖妄。皆收繫獄。比至河間。求沙門相聚講論。及共爲佛會。以爲聚結惑衆。盡斬之。又裸僧尼。驗非童男童女者。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大怒。遣使馳鎖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仇人剖其棺。斮其肉。而噉之。斯須咸盡。

歷史感應統紀評曰。佛制出家。並不限於童男童女。文同寧不聞知。乃欲盡膏斧鉞。且持戒則殺。講論則殺。哀哉佛子。非諸郡馳奏。幾遭此惡魔一網打盡矣。斬於河間。以謝百姓。聽人剖棺斮食。煬帝此舉。可謂大快人意。然未盡惡魔之罪報也。楞嚴經云。五逆十重。更生十方阿鼻地獄。永無出期。不知惡魔。何苦造此罪報。害人自害也。

還冤記。沮渠蒙遜時。沙門曇摩讖博達多識。爲蒙遜所敬重。魏主遣李順拜蒙遜爲涼王。求曇摩讖。蒙遜不欲與。而曇摩讖願入魏。屢次請行。蒙遜怒而殺之。旣而左右於日中見曇摩讖以劍擊蒙遜。因以疾死。

又僧支法存。本胡人。而生長廣州。妙善醫術。遂成巨富。有八九尺毳毼。地即毛席。今屬。百種形狀。光彩耀目。又有沈香八尺牀。居常芬馥。王譚爲廣州刺史。大兒劭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譚因奏法存豪縱。殺而籍沒其財物。法存死後。形見於府內。打閣下鼓。如稱冤者。如此經月。王譚遂病。見法存守之。少時遂死。劭之還至揚都。亦死。

航中帆。明萬曆間。江陰焦某赴任。有楚僧募化得六百元。將往普陀山建刹。附舟而南。一夕暴風。焦某推僧入江。取其金。晨起。忽見僧從水中出。索命及金。焦晝夜不寧。遂病。棄官歸家。延僧道薦禳。而僧只呼速償命及金。往南海去。出壁據牀。喧擾不休。一日。家人驚曰。僧又來矣。焦悸極欲自殺。而僧已至牀前。曰。我也。非鬼也。去年墮水。忽見觀世音菩薩。自空降。持一燈。引入蘆漪。遇漁舟得救。今復募得金。往普陀償願。過此。聞君有異病。特來釋杯蛇之疑耳。焦舉家感激羅拜。僧去。鬼遂絕迹。而焦竟死。一子有文名。



忽投江死。僧由南海歸。復訪之。歎息不已。觀此足證一切罪報。非從天降。亦非人與自作自受。無可逃免。

(乙)二五戒持犯之果報分二。初持五戒之功德。二犯五戒之罪報。(丙)初持五戒之功德分六。初總論五戒之功德。二戒殺之功德。三戒盜之功德。四戒淫之功德。五戒妄語之功德。六戒飲酒之功德。(丁)初總論五戒之功德。

佛說戒消災經節錄。佛時有一縣。皆奉行五戒十善。無釀酒者。中有大姓子。欲遠賈販。臨行。父母語其子言。汝勤持五戒。奉行十善。慎莫飲酒。犯佛重戒。其子受教而行。到他國。見故同學親友。相得甚歡。友邀入其家。出葡萄酒共飲。賈人辭曰。吾國奉佛五戒。無敢犯者。因飲酒者。後世爲人愚癡。不得值佛。且辭家出門時。父母相戒勿飲酒。今若違教。犯戒罪莫大矣。主人云。吾與君舊同學。恩如兄弟。吾親卽是君之親。父母命飲。豈可違之。若吾至君家。必順君之親心。賈人不獲。已飲之。醉臥三日。醒悟後。心甚悔懼。事畢還家。自首於親。父母怒曰。汝違吾教。復加犯戒。亂法之人。非孝子也。便付以所得物。逐令出國。不得少留。子爲親逐。至他國。住客店中。其主人奉三鬼神。能與人語。主人事之積歲。財物既盡。而死喪不絕。因厭惡此鬼。欲逐之。鬼知人意。乃盜國主庫藏金寶。置園

中令主人往取。主人入園果見金銀異寶。負之歸。因約於明日。大設餽饌。請鬼來饗。明日鬼來。見賈人在舍。疾奔而去。主人追呼。謂供養已備。何忽委去。鬼曰。舍有尊客。吾不敢前。主人自思。吾舍安有異人。當是賈客。因出餽饌。食之。問君有何功德。能令吾所事神。畏怖而走。客具說佛五戒功德。雖犯酒戒。爲親所逐。尙有四戒不犯。故有天神擁護。邪神不敢親近。主人言。吾亦欲奉五戒。因從客受三皈五戒。精進奉持。不敢懈怠。更到舍衛國。見佛路經一亭亭中有女。顏貌端正。實則噉人惡鬼婦也。店主見日暮。求寄一宿。婦曰。慎勿留此。宜急前去。店主自思。我已受三皈五戒。善神擁護。更何所畏。遂堅求留宿。夜中噉人鬼回。見戒神在。乃遠避四十里外。明日店主行路。見所噉人骸骨狼藉。心怖而悔。自思在家時。衣食快樂。今往見佛。未睹莊嚴妙境。反見骸骨縱橫。不如得彼女人一同歸家。卽回至亭。復求留宿。女曰。吾夫是噉人鬼。汝不去必死。店主不信。淫念復生。戒神卽去。惡鬼歸來。鬼婦哀愍此人。藏之甕中。鬼聞人氣。謂汝有肉。吾欲噉之。婦云。我不出門。何從得肉。因問鬼。昨何不歸。鬼言。汝舍尊客。有天神護之。致我被逐。四十里外。露宿震怖。婦笑問鬼。佛戒云何。鬼言。我大飢極。速以肉來。無得問此。婦笑言。與我

說戒。卽與君肉。鬼因述說三自歸。五種戒。每說一戒。婦卽至心受之。五戒說畢。心執口誦。店主在甕中。初大恐怖。聞說五戒。心亦受之。天上善神五十。卽來擁護。鬼遂遠走。婦謂店主。汝所見骸骨縱橫。是彼惡鬼所食之餘。爲吾所棄者也。吾本良家女。爲鬼所掠。逼吾爲妻。窮苦無訴。今蒙仁恩。得聞佛戒。鬼不敢來。吾願隨君。見佛說惡鬼畏戒因緣。有五百人一時得道。

希有校量功德經云。若有人能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竟。乃至一彈指頃。能受十善。受已修行。以是因緣。得無量無邊功德。若復有人。能一日一夜。受八戒齋。如說修行。所得功德。勝前福德。千倍萬倍億倍。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若復有人。能受持五戒。盡其形壽。如說修行。所得功德。勝前福德。千倍萬倍億倍。非算數譬喻所能知及。智度論云。若人欲求最大善利。應當持戒。戒如大地。一切萬物有形之類。皆依地住。戒亦如是。一切善法皆依戒住。若世間人。下品持戒。得生人中。中品持戒。生於天上。乃至上品清淨持戒。得至佛道。若破戒者。墮三惡道。是故佛言。持戒之人。無事不得破戒之人。一切皆失。

(丁)二戒殺之功德事證。

史記秦本紀。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人。吏逐得。欲置之法。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者。不飲酒必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後三百人聞秦擊晉。皆求從。見繆公窘。皆摧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

前漢書元后傳。王賀爲繡衣御史。逐捕盜黨。及吏畏懦當坐者。皆縱不誅。他部御史殺二千石以下。及通行飲食坐連者。大部至斬萬餘人。賀以奉使不稱。免職。退而歎曰。吾聞活千人者有封。吾所活萬計。後世其興乎。後其家凡九侯。五大司馬。雖以王莽篡國。除莽子外。皆赦其罪。

通鑑。鄧禹爲前將軍。持節入關。時赤眉入長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禹乘勝獨剋。師行有紀。民望風攜負迎軍。禹輒停車勞來之。父老童穉。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尋擊破赤眉。天下平定。封高密侯。拜太傅。常歎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有子十三人。子孫封公侯者三十人。爲大將軍以下者十三人。二千石者十四人。州牧郡守不可勝數。孫女曾孫女俱爲帝后。

後漢書。何敞傳。何敞。六世祖比干。爲廷尉。與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比干仁恕。數與湯爭。所活者千數。及敞爲河南太守。亦以寬和爲政。遣儒術吏。案行屬縣。顯孝悌。有義行者。及舉冤獄。百姓化其恩禮。其出居者。皆歸養父母。推財相讓者。有二百人。○何氏家傳。載比干爲汝陰獄吏。平活數千人。後爲丹陽都尉。獄無冤囚。征和三年。天大陰雨。比干在家。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求寄避雨。雨甚。衣履不濡。漬雨止。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出懷中符策。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數。比干有九子。代爲名族。

北魏書。源賀傳。源賀。封隴西郡王。時斷獄多濫。源上書云。臣聞人之所寶。莫寶於全生。德之厚者。莫厚於宥死。臣愚以爲。自非大逆殺人。之罪。其過誤之愆。皆可原命。謫守邊境。高宗納之。後入死者。皆戍邊。姦人石華。告賀謀反。高宗曰。賀誠心事國。朕爲卿等保之。乃加訊石華。果引誣伏罪。賀孫曾貴盛。

唐通鑑。徐有功。爲政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服徐參軍杖者。必斥之。嘗爭李行褒不應族罪。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后僅免其官。尋復起爲侍御史。又爭豫

王妃母龐氏不應斬罪。薛季昶奏有功。阿黨當絞。有功歎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耶。掩扉熟寢。太后謂曰。卿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龐氏減死。有功坐除名。凡以伸冤。三坐大辟。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太后益重之。既而周興來俊臣。索元禮。侯思止。諸酷吏。希旨取寵者。相繼誅滅。有功聲譽日隆。榮顯善終。卒贈越州都督。授一子官。五世孫商。官太子太保。商子彥若。宰相。封齊國公。

宋史。潘美傳。李超爲禁卒。嘗從潘美軍中。主刑刀。美好乘怒殺人。超每潛緩之。美怒解。輒得釋。以是全者甚衆。人謂其有陰德。生子濬。官樞密學士。

宋史。曹彬傳。彬伐江南。李煜危急。彬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能愈。惟諸公誠心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共焚香爲誓。明日城陷。煜君臣皆得保全。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彬平居於百蟲之蟄。猶不忍傷。年六十九薨。封濟陽郡王。子九人。璨。瑋。皆名將。少子玘。追封王爵。生光獻太后。

宋史。王欽若傳。欽若。祖郁。爲濠州判官。將死。告家人曰。吾歷官五十餘年。慎於用刑。活

人多矣。後必有興者。其在吾孫乎。欽若進司徒。封冀國公。○又田况傳。契丹寇澶。略得數百人。以屬田延昭。延昭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生八男。多知名。况其長子也。以進士平保州軍亂。阬殺降卒數百人。然卒無子。論曰。況有文武才略。然欲懲兵驕。弗忌陰禍。乃阬降卒。惜哉。

宋史馬默傳。默知登州。沙門島囚衆。官給糧者纔三百人。每溢數。則投諸海。若主李慶以二年殺七百人。默責之曰。人命至重。既貸其生。又從而殺之。汝胡不以乏糧告。而擅殺如此。因奏請溢數。而年深無過者。移登州。自是多全活者。卒年八十。贈太保。

按他書載默嘗坐堂上。恍見一人乘空。攜一男一女至。曰。上帝有命。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賜男女各一。果得一男一女。後遂榮昌。

元史耶律楚材傳。耶律楚材博極羣書。旁通釋老術數。太祖征伐。所卜輒驗。帝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綠色獸。作人言。謂宜早還。帝問楚材對曰。此瑞獸。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瑞。以告陛下。願承天命。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師。時州郡長吏。生殺任情。楚材奏大辟。必待報。違者罪死。於是貪暴之風稍戢。太祖南征。楚材請製旗數百。

以給降民。使歸田里。全活甚衆。汴梁將下。大將言。金人抗拒持久。師多死傷。城下宜屠之。楚材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於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乃詔止罪。完顏氏餘弗問。所全得百四十七萬人。時被俘而逃者甚衆。有旨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滅其家。楚材曰。河南既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復何之。奈何因一俘囚。連死數百人乎。帝命除其禁。楚材累拜中書令。卒封廣寧王。子鑄。左丞相。孫十一人。多至大官。

元史。劉伯林傳。伯林爲將。部曲俘虜萬計。伯林以脅從盡赦之。所至與民休息。稱爲樂土。嘗曰。吾聞活千人者。後必封。吾所活奚止千人。子孫必有興者乎。子黑馬。位太傅。封秦國公。孫元振。元禮。皆顯官。

(丁)三戒貪之功德事證。盜爲盜因。盜爲貪果。

前漢書。楚元王傳。劉辟疆。楚元王孫。清淨寡欲。以書自娛。子德。修黃老術。持老子知足之計。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後霍氏敗。姻屬連坐。誅者千家。而德以免。宣帝立。封陽城侯。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曰。富民之怨也。子孫嗣位。至王莽始。



絕。

後漢書循吏傳。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先是宰守多貪。責人探求。不知紀極。珠漸徙於交趾。於是行旅不至。貧者餓死於道路。孟嘗革易前弊。未踰歲。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爲神明。

後漢書鄭均傳。均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不聽。則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再遷尙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東巡過均舍。賜尙書祿。終身人號爲白衣尙書。○又楊震傳。震明經博覽。時稱爲關西孔子。累遷東萊太守。故所舉茂才王密。爲昌邑令。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後轉涿郡太守。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令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後漢書方術傳。折像。父有資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通京氏易。及父卒。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資產。周施親疏。或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

增益產業。何爲自竭乎。像曰。門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殖財日久。盈滿爲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牆隙而高。其崩必疾也。聞者咸服焉。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終。年八十四。家無餘資。

晉書。良吏傳。吳隱之。以儒雅標名。弱冠介立。有清操。雖日晏飲菽。不饗非其粟。儻石無儲。不取非其道。事母孝謹。解褐後。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被絮。時廣州刺史多黷貨。朝廷欲革其弊。以隱之爲刺史。州有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至。酌而飲之。賦詩曰。昔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厲。下詔褒美。後拜度支尙書太常。以竹篷爲屏風。坐無氈席。嫁女。令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至自番禺。其妻齎沈香一斤。隱之投於湖。子延之。鄱陽太守。延之弟及子爲郡縣者。嘗以廉慎爲門法。

梁書。處士傳。庾詵。字彥寶。篤學經史。嘗乘舟。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三十石。抵岸。寄載者曰。君三十石。我百五十石。詵恣其取足。鄰人有被誣爲盜者。詵以書質錢三萬。令人詐爲其親贖罪。鄰人來謝。詵曰。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曾見道人。自稱願公。即阿彌陀

佛呼已爲上行先生。授之香。將終時。稱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寐。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

北魏書列女傳。姚婦楊氏。閩人。符承祖姨也。家貧無產業。及承祖爲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謂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遣以衣服不受。強與之。則云家貧美服。使人不安。及承祖敗。執其二姨。一置法。楊氏以衣裳弊陋。免罪。

南史梁顧協傳。協事親孝。與友信。爲廷尉時。正冬衣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有門生來。知協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怒杖之二十。因此絕於饋遺。自丁艱後。終身布衣蔬食。

唐書裴淮傳。裴寬爲潤州參軍時。刺史韋誥有女。登樓見人於後園有所瘞。訪令偕來。問狀曰。寬義不以苞苴汙家。適人以鹿肉爲餉。置之而去。故瘞之。誥嗟異。妻以女。後遷蒲州刺史。久旱入境。輒雨。徙河南尹。不附權貴。終禮部尙書。兄弟八人。皆任臺省州刺史。備極友愛。○又宗室宰相傳。李勉少貧。客游梁宋。與一生共逆旅。生疾且死。出白金

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爲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諾既葬密置餘金於棺下。後其家啓墓出金還之。勉位將相所得俸賜悉遺親黨禮賢下士。沒後無餘藏。

唐書隱逸傳。武攸緒恬淡寡欲。武后革命封安平郡王。辭官而隱。自混於民。晚年瞳有紫光。晝能見星。中宗初詔拜太子賓客。祈還山。俄而諸韋誅。武氏連禍。唯攸緒不及。唐書列女傳。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家貧子幼。母自教之。宅後牆陷。得錢盈船。母焚香祝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若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錢終不敢取。遽掩築之。生三子。景讓。景溫。景莊。皆進士成名。○又崔玄暉傳。玄暉庫部員外郎。母盧氏誠之曰。吾聞人言。兒子從宦者。有人來言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貨貨充足。此是惡消息。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財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如非理所得。與盜賊何別。縱漏明刑。獨不內愧於心乎。汝今食祿俸。若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玄暉奉母教。以清謹見稱。

五代史。薛仁謙傳。仁謙謹厚廉恪。隨莊宗入汴時。有舊第爲梁朝六宅使李賓所據。時賓遠適。而仁謙復得其第。或告云。賓之家屬。厚藏金帛於第內。仁謙立命賓親族。盡出。

所藏而後入焉。論者美之。子居正仕宋爲相。

宋史彭思永傳。思永爲兒時。旦起就學。得金釧於門外。默坐其處。須臾亡釧者來。審之良是。卽出釧付之。其人欲謝以錢。思永笑曰。使我欲之。則匿金矣。始就舉。入京考試持數金釧爲資。同舉者過之。出而玩。墜其一於袖間。衆爲求索。思永曰。數止此耳。客去。舉手揖。釧墜於地。衆服其量。後舉進士。累官戶部侍郎。○又儒林傳。王昭素篤學有至行。以國子博士致仕。每市物。隨所言而與直。未嘗論高下。縣人相告。王先生市物。無得高取其價。治所居屋。有椽木積門中。夜有盜木者。抉門。昭素覺之。擲椽於外。盜慚而去。由是里中無盜。

元史許衡傳。衡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或問胡不取食。曰。非我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衡曰。梨無主。吾心豈無主乎。凡喪葬嫁娶。必徵於禮。其鄉化之。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視而去。帝欲相之。以疾辭。卒後。四方學士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諡文正。

明史柴車傳。柴車官江西右參議。以採木入閩。經廣信。其太守故人也。餽蜜一罌。發視

之乃白金。笑曰：公不知故人矣。卻不受。後進兵部尙書。參贊甘肅軍務。同事者多以宴樂爲豪舉。車惡之。遂斷酒肉。其介特多類此。○又劉一儒。傳一儒。官刑部侍郎。與張居正爲姻親。居正當國。嘗貽書規之。居正歿。親黨皆坐斥。一儒獨以高潔名。尋拜工部尙書。甫半載。移疾歸。初居正女歸。一儒子珠球。紈綺盈箱篋。一儒悉屬之別室。及居正死。資產盡入官。一儒乃發向所緘物還之。卒諡莊介。

(丁)四戒淫之功德事證

後漢書宋弘傳。弘封栲邑侯。時光武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因謂弘曰：諺云：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謂主曰：事不諧矣。弘推進賢士三十餘人。相繼爲公卿。

三國蜀志糜竺傳。竺祖世貨殖。財產鉅億。嘗從洛陽歸。路見婦人。從求寄載。行數里。竺目不斜視。婦因謂竺曰：我天使也。往燒君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請免。婦曰：不可不燒。君速馳去。預出財物。我當緩行。俟日中火發。竺還。悉出財物。果日中而火大發。

北史。魏蘭根傳。蘭根博學高才。爲岐州刺史。蕭寶寅破宛川。俘美女十人。賞蘭根。根曰。此縣界於強寇。故附從以救死。官軍至。宜矜而撫之。奈何助賊爲虐乎。悉求其父母而歸之。後封永興侯。諡文宣。子相如襲爵。通鑑。唐太宗紀。尉遲敬德以戰功封鄂國公。太宗嘗語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

楊際春曰。山西尉遲之族。自唐至今。歷千餘載。子孫富厚昌盛。天之美報。信不爽矣。宋史。馮京傳。京舉進士。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負宮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家。束之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攜酒餚來。出奩具。京笑不視。力辭出。後累官參知政事。諡文簡。○按京父壯歲無子。至京師買一妾。問其所由。女涕泣不言。固問之。曰。父爲官綱運。欠折鬻妾賠償。翁惻然。卽遣女還。不索原金。未數月。妻有娠。里人夢鼓吹喧闐。迎狀元。是夕生京。

宋史。劉庭式傳。庭式未第時。議娶鄉人女。未納幣。旣及第。女病喪明。家貧甚。不敢復言。

或勸庭式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豈可負初心哉。卒娶之。生數子。死。式更不復娶。後老於廬山。絕粒不食。日奕奕有紫光。步上峻坂如飛。以高壽終。○又黃龜年傳。龜年登進士第。聘妻家貧甚。或勸別娶。龜年正色曰。吾已許諾而負之。何以自立。遂娶之。仕至給事中。子衡。仕至湖南提舉。

元史儒學傳。宇文公諒。弱冠有操行。爲富室子弟師。夜半有叩門者。問之。乃一婦人。公諒厲聲叱之去。翌日以他事辭歸。終不告以故。旋登進士第。累官至廉訪司。爲國子助教。時日與諸生講經。資其甄陶者。往往出爲名臣。公諒平居。雖閤室必正衣冠。端坐。嘗手記一冊。曰。晝有所爲。暮則書之。其不可書者。卽不敢爲。天地鬼神實聞斯言。

明史陶楷傳。陶大臨。爲兩廣總督陶楷之孫。廣西巡撫大順之弟也。少應舉於杭州。鄰婦夜奔。臨拒之。且遂徙舍。爲人寬然長者。而內貞介。不以勢利易。嘉靖間。授編修。累官吏部侍郎。卒。贈尙書。諡文僖。

(丁)五戒妄語之功德事證。

史記齊世家。桓公與魯莊公會於柯而盟。魯曹沫執匕首劫桓公。桓公乃許盡歸魯之



侵地。曹沫投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遂許割魯侵地。後桓公復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而許之。倍信而殺之。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不可。卒與所侵地於魯。○公羊傳評曰。曹子要盟。而桓公不欺。曹子可仇。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於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左傳。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晉侯初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故晉文公得以霸。○按呂氏春秋。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問咎犯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咎犯曰。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之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多獲。而明年無魚。詐僞之道。一時偷獲。後無以爲繼。非長策也。文公用咎犯而敗楚。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

之曰。文公雖不終始。足以伯矣。

後漢書。劉平傳。平逢更始之亂。扶母逃匿野澤中。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之。平曰。今爲母求菜。願放歸食。母再來就死。賊哀而遣之。平還食母。訖因白曰。與賊有約。義不可欺。遂詣賊。賊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今見之矣。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又趙孝傳。孝於王莽時。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賊大驚。並放之。謂可歸持米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不害。顯宗聞其行。授長安衛尉。復以禮爲御史中丞。

後漢書。獨行傳。范式。字巨卿。遊太學。與張劭爲友。劭字元伯。後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劭曰。後二年。將過拜尊親。乃共訂期日。後期將至。劭白母。請設饌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之遙。所言何相信之深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後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子未忘我能一送乎。式覺。悲歎泣下。馳赴之。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母撫之曰。汝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者。母曰。必范巨卿也。

巨卿至叩喪而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因執紼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爲修墳樹。乃去。式仕至廬江太守。

北魏書高允傳。崔浩被收。恭宗時爲太子。謂高允曰。見至尊。但依吾語。旣入見。恭宗言。允小心密慎。雖與浩同事。然微賤。受制於浩。請赦其命。世祖謂允曰。國書皆崔浩作。否。允曰。太祖記。鄧淵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注疏。臣多於浩。世祖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耳。臣向備問。皆云浩作。世祖問允曰。如東宮言否。允曰。臣罪應滅族。今已自分死。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臣無此言。臣以實對。不敢迷亂。世祖謂恭宗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對君以實。貞臣也。宜宥之。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允信佛法。時設齋講。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救濟人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卒年九十。

八。唐書宋璟傳。璟居官鯁直。張易之誣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爲驗。將廷辨。說惶遽。璟謂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若不測者。吾且叩閣相救。與子偕死。說感其言。

以實對元忠免死。張易之遣人刺璟。璟舍他所刺不得發。俄而易之誅。璟累拜廣平郡公。卒年七十五。生六子。皆顯官。

宋史魯宗道傳。宗道參知政事。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爲人剛正。遇事敢言。初爲諭德時。嘗就飲酒肆中。真宗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方自肆來。使者謂上怪公來遲。何以對。曰。以實言之。曰。公當得罪。曰。欺君罪更大也。入謝曰。有故人來。臣家貧。無杯盤。故就酒家飲。帝以爲忠實。可大用。常以語太后。太后臨朝。遂大用之。

又文苑傳。文同操韻高潔。知湖州一年。尋至陳州宛邱驛。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卒。崔公度見同於京南。將別。曰。明日復來乎。公度明日往。同左右顧。恐有聽者。乃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卽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引至眉間。公度大驚。及京中聞同死。乃悟所見非生者。

宋通鑑。劉安世從學於司馬光。光教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爲諫官。正色立朝。面折廷爭。人目之爲殿上虎。章惇怨安世。必欲置諸死地。徙梅州。惇令使者脅安世。自裁。使者不忍而止。惇又令土豪爲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疾馳。將至梅。梅守遣客勸安世自爲。

計安世談笑自若。判官未至梅三十里。嘔血而死。遂免。

(丁)六戒酒之功德事證

戰國策。昔帝女令儀狄造酒。而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曰。天下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尚書。武王封康叔。作酒誥。曰。民用大亂喪國。亦罔非酒惟行。大小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又曰。羣飲。汝勿佚。也縱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羣飲至殺。可謂嚴禁之至。

禮記。爲酒非以爲禍。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爲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故終日不醉。所以備酒禍也。

管子。齊桓公飲管仲酒。仲棄其半。曰。臣聞酒入則舌出。舌出則言失。言失則身棄。與其棄身。不如棄酒。

晉中興書。曰。元帝嗜酒。王導深以爲誠。乃命左右進觴。躬引觴而覆之。故爲中興名相。元魏書。高允忠貞廉潔。人稱聖人。常集往世以酒敗德者爲酒訓。孝文帝覽而悅之。益加禮敬。

(丙)二犯五戒之罪報分五(丁)初犯殺之罪報事證。

史記周本紀注。宣王殺杜伯而無辜。後三年。宣王會諸侯。田於圃。日中。杜伯起於道。左衣朱衣冠。操朱弓矢。射宣王於車中。中心折脊而死。○此事詳見墨子。

史記晉世家。晉臣潘父弑昭侯而迎桓叔。晉人立孝侯。誅潘父。桓叔之子莊伯弑孝侯。孝侯之孫立爲哀侯。莊伯之子武公。虜哀侯。復殺其子。哀侯之弟緡立。武公復滅之。遂爲晉君。武公卒。獻公立。盡殺桓莊之子孫。獻公子八人。申生及重耳最賢。嬖於驪姬。殺太子申生。重耳等出奔。獻公卒。子奚齊立。申生之師里克殺奚齊。晉人復立奚齊弟卓子。里克復殺卓子。秦繆公送獻公之子夷吾入晉。立之。後與秦戰而敗。被虜。夷吾子圉立。秦復納重耳於晉。殺子圉。○古人評曰。桓叔莊伯弑昭侯。及其子孫。而獻公乃盡誅桓莊下之公子。獻公殺羣公子。而四子一孫不得令終。一報還一報。不爽如此。

左傳。楚子靈在申。召蔡靈侯。羣臣諫勿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殺之。刑其士七十人。使公子棄疾圍蔡。滅之。棄疾爲蔡公。後與公子比等率陳蔡之師以入楚。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靈王聞諸子之死。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亦如余乎。侍者曰。甚。

焉。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遂自縊死。

史記白起傳：秦白起與趙將趙括戰，絕其糧道，殺趙括、趙卒四十萬人，皆降。起恐爲亂，詐而盡阬殺之。前後殺人四十五萬。後秦王賜之劍，使自裁。白起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

歷史感應統紀評曰：自古殺降，無有不身嬰誅戮者。況殺人至四十餘萬之衆耶？自問當受誅，豈知萬死不足蔽辜耶？故高僧傳載白起爲餓鬼。太平廣記載白起在糞尿地獄。羣談採餘載白起變蜈蚣，遭雷擊。

史記李廣傳：廣善射，有才氣，匈奴號曰飛將軍，避之不入境。廣之軍吏士卒，或封侯，而廣不得爵。嘗語王朔曰：豈吾相不當侯耶？抑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問其心，有所憾乎？廣曰：我嘗誘羌八百餘人，詐而殺之，至今抱恨。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所以不得封侯也。廣後行軍失路，自剄死。至孫李陵降於匈奴，母及妻子皆誅。

前漢書酷吏傳：王溫舒爲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千餘家，上書請大者族誅，小者死。流血至十餘里，郡中無聲。在逃者，復求之旁郡。會時交春，當停刑。溫舒頓足曰：冬展一月。

足吾事矣。其好殺如此。後有告溫舒姦利事。罪當族誅。溫舒自殺。其時兩弟家及兩婚家亦各坐他罪而族誅。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古有誅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誅五族乎。

又嚴延年爲河南太守。傳屬縣囚。盡戮之。流血數里。人號曰屠伯。母從東海來。到雒陽。見報囚大驚。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謁。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母責之曰。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反逞刑殺。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自爲母御。歸府舍。母旋返里。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時。見子被刑戮也。今行矣。歸家爲汝掃除墓地耳。後果坐怨望棄市。東海莫不賢其母。

三國魏志。張旣傳注。旣爲兒童時。功曹游殷異之。引至家。具賓饌。以子楚託之。殷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陷殷殺之。月餘。軫得疾。但言伏罪伏罪。游功曹將鬼來。遂死。張旣薦楚爲漢興太守。於是關中人稱殷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靈。

三國吳志。陸抗傳。陸抗爲大將軍。遜之子。官都督。步闡據城叛。抗攻陷之。誅及嬰孩。識者曰。後世必受其殃。抗死。晉滅吳。抗二子機。雲。皆事晉。宦人孟玖誣機將反。遂收機。雲。



等並伏法。三族無遺。

晉書後秦載記。姚萇事秦王苻堅爲將軍。堅敗。萇僭皇帝位。縊殺堅。尋復掘尸。鞭撻無數。後萇病。夢苻堅將鬼兵數百至。萇走入宮。宮人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驚悸而寤。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遂發狂。或稱臣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遂死。○又前趙載記。劉聰使其子粲攻南陽王模於長安。模敗而降。粲殺之。聰聞大怒。謂粲曰。天道至神。理無不報。吾恐汝不免。誅降之殃也。粲後果被誅。

後涼載記。張掖督郵傅曜。考覈屬縣。丘池令尹興。賊狀狼藉。懼臣言之。殺臣投於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之。久之乃滅。遣使覆按。如夢不虛。遂殺興。

北魏書于栗磾傳。于忠秉朝政。權傾一時。左僕射郭祚。尙書裴植。勸高陽王出忠。忠逼有司。誣奏其罪。並矯詔殺之。朝野憤怒。後忠疾病。見裴郭爲祟而死。○又南安王傳。于忠之誣郭祚裴植也。意未決。害之。由中山王子熙勸之。遂至極法。及熙被害。議者以爲

有報應焉。○又裴叔業傳。韋伯昕自以才智優於裴植。常輕之。後遂誣告植坐死。百餘日。伯昕病臨亡。見植爲祟。口稱裴尙書死。不獨由我。何以怒也。遂死。

北齊書。文宣帝等紀。齊主洋肆行淫暴。至末年。每言見鬼物。自知不久。謂弟演曰。奪任爾。奪慎勿殺也。召楊愔。燕子猷輔政。太子殷立。丞相演廢殷自立。立子百年爲太子。殺楊愔。燕子猷以弟湛爲丞相。後更殺殷。殷死後。演在晉陽宮。見洋與楊燕等爲厲。出殿梁騎棟上。歌呼自若。臨終之際。伏牀叩頭求哀。殺殷後三旬而崩。演召湛承位。與書云。百年無罪。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湛卽位。召百年至。遣左右亂擊之。又曳之繞堂。且走。且打。所過處。血皆徧地。氣息將盡。猶曰。乞命。願與阿叔爲奴。遂斬之。○高洋淫暴。親見鬼物。且禍及其子。演復殘殺。亦親見諸厲鬼。終亦禍及其子。報應不爽。可畏哉。

隋史五行志。及樊子蓋傳。子蓋爲東都留守。楊玄感作亂。子蓋盡坑其黨。與於長夏門外。前後數萬。後數聞鬼哭。及呻吟之聲。旋討絳都賊。有歸自首者。悉坑之。臨終之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爲之厲云。

唐書。玄宗諸子傳。武惠妃寵傾後宮。生壽王。欲廢太子。使人告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

請甲以人。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乃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爲庶人。尋遇害。天下冤之。武惠妃數見三人爲祟。召巫祈之。迄不解。竟崇死。唐書酷吏傳。來俊臣。天資殘忍。按詔獄。前後夷千餘族。作羅織經。後詔斬於市。人皆相慶曰。今得背著牀眠矣。爭抉目摘肝。醢其肉。須臾盡。以馬踐其骨。無子餘。○又周興。決詔獄。殺數千人。後人告興謀反。詔來俊臣鞠狀。興方對俊臣食。俊臣云。囚多不服。奈何。興曰。易耳。內之大甕。四周熾炭。何事不承。俊臣命取甕。熾火。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大駭。叩頭伏罪。詔流嶺表。爲人所殺。○索元禮。爲推使。作鐵籠罩囚首。加以楔。至腦裂死。後以受賄下獄。鞠之不服。吏曰。取公鐵籠來。遂服罪。死獄中。○又郭弘霸。按芳州刺史李思徵。不勝楚毒死。後屢見思徵爲厲。嘗退朝。遽命請僧轉經。俄見思徵從數十騎至。曰。汝枉陷我。我今取汝。弘霸懼。援刀自剖腹死。頃而蛆腐。是日閭里亦見數十騎。駐其門。少頃不見。時都人爲之語曰。比有三慶。旱而雨。洛陽橋成。弘霸死。五代史。蘇逢吉傳。漢高祖以晉相李崧第賜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皆取之。崧子弟出怨言。逢吉乃使人告崧下獄。崧誣服。與家僮二十人謀亂。逢吉改爲五十人。遂

族崧家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王處訥曰。昨夜未暝。已見李崧在側。及周兵至。逢吉自殺。太祖梟其首。適當李崧被刑之處。

通鑑及五代史。彰義節度使張彥澤。欲殺其子張式。諫止之。彥澤怒。命決口剖心。斷其四肢。嘗獲亡將楊洪。斷其手足而斬之。後叛降契丹。契丹入都。出帝降。彥澤縱兵大掠。殺高勳叔父及弟。勳訴於契丹主。乃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皆言應死。百姓亦投牒疏。彥澤罪。乃斬於市。仍命高勳監刑。彥澤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經杖號哭而詬。詈以杖撲之。勳命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臠其肉而食之。

五代史。張文禮及王鎔。傳文禮凶險多奸謀。王鎔惑之。以爲子。宦者李宏規用事。鎔殺之。其部下五百人懼罪欲奔。文禮誘以爲亂。斬鎔。焚其宮。遂滅王氏之族。文禮舉家皆見鬼。昏暝之後。或歌或哭。唐莊宗遣兵討之。磔於市。

宋史。徐休復傳。休復與轉運使王延範不協。乃奏延範私養術士。反狀已具。抵於法。未幾。瘍生於腦。疾甚時。見王延範。號呼稱死罪而卒。

宋史。杜杞傳。廣西區希範。誘山蠻蒙趕反。杜杞攻破之。杞許蒙趕降。擊牛馬爲大會。伏

兵誅七十餘人。又得希範醢之。一日據廁見希範與趕在前。訴冤遂死。○又王韶傳。韶率兵擊羌。屢敗之。焚殺以萬計。以首級分諸親交。敘功蹟。韶言動忽不常。若病狂狀。病疽洞見五臟。蓋多殺之報也。子寀登。忽若有所睹。遂感心疾。尋坐左道棄市。

元史張楨傳。張楨任高郵州尹。千戶狗兒妻崔氏爲小婦所譖。虐死。其鬼憑七歲女。詣縣訴。備言死狀。今屍瘞舍後。楨率吏卒至其所。發土得尸。拘狗兒及小婦。鞠之。皆伏罪。

明史劉球傳。英宗信王振言。大舉征麓川。球上疏諫。振銜之。彭德清倚振爲奸。摘疏中攬權語。以爲指振。逮球下獄。令指揮馬順夜殺之。順有子病久。忽起。捽順髮。拳且蹴之。曰。老賊。令汝他日禍過於我。我劉球也。順驚悸。俄而子死。數年。英宗北狩。振被殺。朝士擊馬順斃之。德清下獄。論斬。瘐死。戮其屍。

(丁)二犯盜之罪報事證

史記殷本紀。帝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以酒爲池。懸肉爲林。百姓怨望。紂乃重辟刑。周武王率諸侯伐紂。紂走入鹿臺。衣寶玉衣。赴火死。武王斬其頭。懸之白旗。

左傳。虞叔有玉。虞公求之。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語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以賈禍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虞公出奔共池。史記。韓魏世家。知伯請地於韓魏。韓魏與之。請地於趙。趙不與。知伯怒。率韓魏以攻趙。趙襄子奔晉陽。知伯引晉水灌城。城不浸者三版。知伯謂魏桓子。韓康子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魏。絳水可以灌韓。趙襄子使人私於韓魏。與合謀。反滅知氏。共分其地。

後漢書。獨行傳。王恠除郿令。到官。宿釐亭。夜有女子稱冤之聲。恠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爲涪令。到官。過宿此亭。亭長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盜取財貨。恠問亭長姓名。女曰。卽今門下游徼者也。言畢。忽然不見。恠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同謀者十餘人。悉伏誅。

三國魏志。管輅傳。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疋疾。使管輅筮之。輅曰。卦中有君家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卽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推之井中。更下一大石。破其頭。孤魂怨痛。自訴於天。於是恩涕泣伏罪。

晉書石崇傳。崇爲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乃劫遠使客商。致富不貲。後房數百。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有妓綠珠。美而豔。孫秀使人求之。崇不許。秀勸趙王倫誅崇。車載詣東市。崇曰。奴輩利我家財。收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一家皆被害。

晉書諸葛長民傳。長民督豫揚六郡諸軍。豫州刺史。驕縱貪侈。多聚珍寶美色。所在殘虐。百姓苦之。自以多行無禮。恆懼國憲。及劉毅誅。謀欲爲亂。未發。自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欲爲丹徒布衣。豈可得也。劉裕輕舟徑進。伏壯士於幕中。拉殺之。士庶咸恨。正刑之晚。若釋桎梏焉。

晉書殷仲文傳。桓玄篡位。仲文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輿馬器服。窮極綺麗。性貪吝。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爲劉裕所敗。仲文隨之西走。其珍寶玩好。悉藏地中。皆變爲土。終伏誅。

通鑑爾朱兆入洛。城陽王徽走至山南。抵前洛陽寇祖仁家。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徽所援引。以有舊恩。故投之。徽齎金百斤。馬五十匹。祖仁利其財。外雖容納。而私謂子弟曰。

聞爾朱兆購城陽王得之者封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逃於他所。使人於路邀殺之。送首於兆。兆亦不加勳賞。兆夢徽謂己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既覺。以夢爲實。卽捕祖仁。徵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款服。實得金百斤。馬五十匹。兆疑其匿。依夢徵之。祖仁家舊有金三十斤。馬三十匹。盡以輸兆。兆猶不信。執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捶之至死。

南史。王僧達傳。僧達兄錫。罷臨海郡。還俸祿百萬以上。一夕達令奴輩輦取無餘。爲吳郡太守。西台寺多富沙門。達遣家丁劫寺內竺法瑤等。得數百萬。後高閤與沙門等爲亂。帝以僧達屢經犯忤。因賜死。

南史。齊張敬兒傳。敬兒嘗爲吳泰家擔水。通泰婢。將被殺。逃匿棺中。乃免。及領兵討賊。啓明帝。以泰黨同逆。收籍吳氏。唯家人保身得出。財貨數千萬。皆有之。繼誅沈攸之親黨。復沒入財物數千萬。爲雍州刺史。人間一物堪用。莫不奪取。後得夢。自云貴不可言。帝遂收敬兒。及子道門。道暢。道休。並伏誅。

南史。陳恩倖傳。沈客卿掌金帛局。時陳後主盛修宮室。府庫空虛。客卿惟以刻削百姓。



爲事。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估。又增重其舊。以湯惠朗、慧景二人考校簿領。糾責嚴急。百姓嗟怨。每歲所入。過於常格數十倍。臺城失守。隋晉王以客卿重賦厚斂。與慧景、惠朗俱斬於石闕前。

唐書外戚傳。武三思當國。置勾使。苛取民貲產。毀族者呼天自冤。三思築大庫百餘舍。聚所得財。一夕火。不遺一錢。三思死。斲棺暴屍。夷其墓。

五代史孔謙傳。謙以聚斂爲事。莊宗卽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者。謙悉違詔督理。又請障塞天下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算。天下怨苦之。明宗立。詔暴謙罪。斬之。籍沒其家。○又王章傳。章爲三司使。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舊錢出入。以八十爲陌。章令人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犯鹽礬酒麴之禁者。錙銖涓滴罪皆死。由是百姓愁怨。帝聞之。收捕親黨。盡殺之。

五代紀事。天福八年。晉旱蝗。竹木葉皆盡。重以官括民穀。不留其食。坐匿穀死。並餒死者數十萬。流亡不可勝數。朝廷以恆定饑甚。獨不括民穀。杜威奏請如例。簡索殆盡。得

百萬斛。威止奏三十萬斛。餘皆入其家。又稱貸於民。復百萬斛。闔境苦之。晉亡。威降漢。復叛。高祖圍之。威降。籍沒其家。與三子皆斬。○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大括兗州城中民貲。以犒軍。坐匿財死者甚衆。閻宏魯。傾家爲獻。猶以爲有所匿。榜掠宏魯夫婦肉潰而死。周主征之。彥超性貪吝。官軍攻城急。猶瘞藏珍寶。官軍克城。與妻赴井死。子繼勳出走。追獲殺之。

五代史。范延光傳。祕瓊爲董溫其衙內指揮使。溫其爲契丹所虜。瓊乃悉殺其家族。取貲鉅萬。晉以瓊爲齊州防禦使。橐其資裝。道出於魏。范延光選兵伏境上。伺瓊過。殺之。取其貲。延光反而降。致仕歸。輜重盈路。楊光遠鎮河陽。利其貲。遣兵脅之。推墮水溺死。因取其資。後光遠反而降。李守貞遣人擅殺之。

歷史感應統紀評曰。螳螂捕蟬。黃雀在其後。一報還一報。絲毫不爽。

元史續通鑑。桑哥好言財利。爲右丞相。鈎考百司倉庫錢穀。司錢穀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之。桑哥遣忻都。王巨濟等。理算天下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尙數千萬。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入山林者。發兵捕之。湖廣平章政事。要束木者。桑哥

妻黨也。尤爲不法。時湖廣初附。比屋斂錢。備極慘酷。要束木悉掩有之。銜命江南。理錢穀。極其酷虐。民至嫁女賣妻。殃及親鄰。盧世榮爲江西權茶使。屢犯賊。至巨萬。桑哥更薦爲右丞御史。恣行苛刻。大肆誅戮。欲以一歲致十年之積。後被陳天祥疏劾。上親鞫之。一一款服。遂誅之。刳其肉以食鷹獺。旋下桑哥於獄。並要束木。忻都。王巨濟。皆伏誅。明史奸臣傳。趙文華。父事嚴嵩。以東南倭患。建議蘇松常鎮四府之民田。一夫過百畝者。重科其賦。又預征官田稅三年。募富人輸財自效。文武將吏。爭貨輸其門。後病。蠱臥舟中。一夕。手捫其腹。腹裂。臟腑皆出而死。子戍煙瘴地。

(丁)三犯邪淫之罪報事證

史記齊世家。齊襄公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襄公女弟也。而通焉。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襄公。因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車。拉殺之。魯人以爲讓。乃殺彭生以謝魯。後襄公獵沛邱。見大豕。從者曰。彭生也。公怒。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履。公孫無知。聞公傷。率衆襲宮。求襄公不得。或見人足也。於戶間發視。乃襄公。遂弑之。○又懿公爲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卽位。斷丙戎父之足。而使戎僕。庸

職之妻好。公內之宮而使職驂乘。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乃謀與公游竹中。殺之。○又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子也。偃臣於崔杼。棠公死。偃御杼以弔。見棠姜美。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與臣同宗。不可。杼不聽。遂取之。莊公通焉。數如崔氏。崔杼因是欲弑公。稱疾不視事。公問疾。遂從姜氏。姜氏與崔杼自側戶出。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公踰牆射之中股。反墜。遂弑之。

史記衛世家。衛宣公生太子伋。爲娶於齊。公自取之。生壽及朔。宣公以奪太子妻。心惡太子。使之齊。與之白旄。令盜遮界上。見持白旄者。殺之。公子壽知之。告太子毋行。太子曰。逆父之命。以求生。不可。壽盜白旄而先行。至界。盜殺之。太子至。謂盜曰。所當殺者我也。盜並殺太子。乃以朔爲太子。是爲惠公。衛人怨惠公。讒殺太子伋而代立。乃攻惠公。立伋之弟黔牟爲君。齊襄公伐衛。納惠公。惠公卒。子懿公立。狄人伐衛。殺懿公。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朔殺太子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立黔牟之子。是爲戴公。

歷史感應統紀評曰。衛宣以好色而奪子婦。已自淪於禽獸。奪子婦故。羞面見子。卽

令盜殺子。更禽獸不如矣。禽獸不如之人。自不能有賢子嗣之福。故彼壽兩賢同死。獨留不肖之朔者。宣公淫惡之報也。朔欲奪位而害彼。致兩兄同及於難。實罪不容於死。國人逐之。是人情亦天理也。乃齊襄亦以禽獸之人。惡傷其類。違輿情而納之。致令舉國不服。狄入衛。無抗者。而衛幾亡。然齊襄不納朔。則終爲亡人。不能施慘報於其後。納之而懿嗣立。狄人殺之。盡食其肉。近因雖以好鶴。遠因實其父階之禍也。史記楚世家。及吳越春秋。平王爲太子建娶婦而美。遂自取之。伍奢爲太子太傅。費無忌爲少傅。無忌無寵於太子。讒之於王曰。太子不能無怨於王。擅兵欲入矣。王遂囚伍奢。召太子建。欲誅之。建奔宋。遂殺伍奢及其子尚。尚弟胥奔吳。率吳師伐楚。時平王已死。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更令吳王闔閭妻楚昭王之夫人。伍胥等亦分妻楚令尹司馬之妻。以辱之。

三國魏志。曹爽拜大將軍。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才人。宮中妃嬪官名。及良家子女。以爲伎樂。司馬懿討爽等。皆伏誅。○漢晉春秋曰。皇甫謐夢至洛陽。自廟出。見車騎甚衆。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不數月而爽誅。

晉書後蜀載記。李期繼父雄爲蜀主。多所誅戮。籍沒婦女資財以實後庭。內外兇兇。李壽率步騎一萬回成都。幽之別宮。期自縊死。雄之子皆爲壽所殺。又姦略雄女及李氏諸婦。多所殘害。左僕射蔡興切諫。壽殺之。壽疾篤。常見李期蔡興爲祟而死。

宋書及南史。廢帝遊華林園。使婦人裸身相逐。有一人不從。斬之。夜夢女子罵曰。恃虐無道。明年不及熟矣。不能至新廢帝怒。於宮中求得似所夢者。又戮之。復夢所戮女子

罵曰。汝枉殺我。已訴上帝。自是宮中有鬼。帝與羣巫捕鬼。壽寂之。懷刀直入。遂被殺。時年甫十八。

北魏書。道武七王傳。清河王紹之母。獻明皇后妹也。美而麗。太祖見而悅之。告獻明后。即太后后曰。不可。此過美不善。且已有夫。太祖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紹。凶很險悖。紹

母賀氏有譴。太祖將殺之。賀氏密告紹。紹乃夜與帳下健兒。踰宮入。遂弑太祖。

北魏書。獻文六王傳。咸陽王禧貪淫財色。姬妾數十。猶遠有簡娉。由是昧於貨賄。世宗惡之。後謀反。事敗。被擒。與諸妹公主等訣。猶言及一二愛妾。公主哭且罵曰。因多取此婢輩。貪逐財物。畏罪作反。致今日之事。何復囑問。禧愧無言。遂賜死。

隋史。酷吏傳。燕榮除幽州總管。每巡管內。聞官人及百姓妻女有美色。輒舍其室而淫之。收元弘嗣付獄。絕其糧。弘嗣妻詣闕稱冤。遂賜死。先是榮家寢室有蛆數斛。從地湧出。未幾榮死於蛆出之處。

五代史。梁家人傳。太祖朱溫以諸子在鎮。皆邀其婦入侍。友文妻王氏有色。尤寵之。與友珪妻張氏嘗專房。溫謂王氏吾病終不起。召友文來。以後事囑之。又謂友珪可與一郡。以爲萊州刺史。友珪大懼。乃率衛士夜三鼓斬關入。溫惶駭曰。逆賊忍殺父乎。馮廷諤以劍中之。洞其腹。腸胃皆流而死。○史臣曰。梁起自盜賊。毒流天下。天下莫不欲戡刃其胸。然卒不能得。可謂虎狼之強矣。及其敗。困於一二女子。至於洞胸流腸。剖若羊豕。乃知女色之能敗人矣。

五代史。閩世家。王延翰稱閩王。多選良家子爲妾。妻崔氏陋而妬。良家子之美者。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爲人手。以擊其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中死八十四人。崔氏後病見爲祟而死。延翰被延稟所殺。

通鑑。宋紀。賈似道當國。進用羣小。行推排之法。江南尺寸之地。皆有稅。民力大弊。襄樊

圍急。似道猶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取宮人及尼娼有美色者爲妾。建多寶閣。日一登玩。後督師出戰。大敗。臺諫上疏乞誅似道。福王募能殺似道者。送之貶所。縣尉鄭虎臣請行。似道侍妾尙數十人。虎臣悉屏去。撤橋蓋。暴行秋日中。辱之備至。至漳州木棉庵。遂拉殺之。

金史崔立傳。及通鑑。崔立爲汴京元帥。性淫狡。嘗思亂以快其欲。金與蒙古戰敗。立遂殺宰相等。以城降蒙古。索官家婦女。聚之省中。日亂數人。猶若不足。又禁城中嫁娶。有以一女之故。殺數人者。以荆王府爲私第。取府內珍玩寶之。又括城中金銀。搜索薰灌。訊掠慘酷。死者百餘萬。以太后皇后諸王妃嬪宗室男女。及工匠繡女。均納於蒙古。蒙古兵入城。立在城外。兵先入立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都尉李伯淵刺立。墜馬死。繫尸馬尾。號於衆曰。立當殺否。萬口齊聲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或剖其心生。噉之以尸。挂槐樹上。樹忽拔。人謂樹有靈。亦厭其爲所汙。

明史江彬傳。彬導帝微行。數至教坊司。進花氈幄。百六十二間。制與離宮等。十二年。導帝微服幸宣化府。數夜入人家。索婦女。帝大樂之。十三年。導帝幸大同府。旋至密雲。彬



掠良家女至數十車。載以隨。有死者。又導帝幸太原府。大徵女樂。復欲南遊。羣臣伏闕諫。彬激帝怒。多杖死者。會宸濠反。彬贊帝親征。至揚州。徧索處女寡婦。導帝漁獵。世宗卽位。磔彬於市。子四人俱斬。籍彬家黃金七十櫃。白金二千二百櫃。他珍寶不可勝數。

(丁)四犯妄語之罪報事證

左傳。晉三郤。郤知郤。郤犇。郤錡。害伯宗。譖而殺之。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晉厲公侈。多外嬖。胥童。夷陽五。長魚矯。皆怨郤氏。而嬖於厲公。胥童夷陽五帥甲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而僞爲訟者。三郤謀於社。矯以戈殺郤錡。郤犇。郤知趨逃。矯及諸其車。殺之。皆尸諸朝。

左傳。楚費無極。惡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信子。故處子於蔡。然子長而在下位。甚辱。子宜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信吳。故處諸蔡。君等居其上。不亦難乎。弗圖之。必及於難。蔡人遂逐朝吳。無極又言於王曰。太子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太子建奔宋。王殺伍奢及其子尙。○郤宛直而和。國人悅之。費無極惡之。謂令尹子常曰。宛欲飲子酒。又謂郤宛曰。令尹欲

飲酒於子室。郤宛曰：我賤人，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如必欲來，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取五甲五兵，置諸門。令尹至，必觀，乃從而酬之。及饗日，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郤宛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遂令攻郤氏，且爇之。郤宛自殺。郤宛之難，國人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喪太子建，殺伍奢，今又殺不辜，以興大謗，子其危哉。子常遂殺費無極，盡滅其族。

史記李斯傳：斯與韓非俱事荀卿，而才不及非。斯入秦爲客卿，韓非使秦，秦王與語大悅，斯懼其寵，譖之下獄，非欲自陳，斯阻之，不得達，竟死。秦并天下，斯爲丞相，令諸有詩書百家語者，皆除收之，以愚百姓。始皇死，二世立，使趙高按治李斯謀反狀，榜掠千餘，不勝痛，遂自誣服，具五刑，論腰斬，夷三族。

前漢書江充傳：充拜繡衣使者，與太子不睦。武帝疾病，充恐宴駕後爲太子所誅，因奏上疾，崇在巫蠱，使胡巫掘地捕蠱，至燒鐵鉗灼人，令誣服。由是民轉相誣，死者數萬人。充更言宮中有蠱，遂掘太子宫，得桐木人。充使胡巫埋者太子懼，不能明，收充斬之。皇后太子

皆自殺。後武帝知充詐，更夷三族。

前漢書賈捐之傳。捐之待詔金馬門。數短石顯。長安令楊興曰：君房下筆君房爲字。妙天下。然石顯方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用，且與合意，卽得入矣。捐之乃爲薦顯奏，稱譽其美。又爲薦興奏，石顯白之於上，捐之棄市。興髡鉗爲城旦。

晉書阮瞻傳。瞻爲太子舍人，素執無鬼論，人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辨正幽明。一日有客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辨，瞻與言良久，於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忽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卽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歲餘病卒。

晉書郭璞傳。璞妙於陰陽算曆五行卜筮之術。至廬江，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勿爭價，則此禍可除。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而去。後爲王敦所殺。

南齊書王敬則傳。敬則補暨陽令，縣有劫盜爲民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出首免罪。更

於神廟中爲誓。必不相負。劫帥既出。敬則於廟中設會。就座縛之。悉斬諸劫。曰。若負神誓。還神十牛。後因謀反見誅。

隋史。梁毗傳。煬帝欲成光祿大夫。魚俱羅罪。令梁敬真案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真有疾。見俱羅爲厲而死。

北史。魏獻文六王傳。咸陽王禧第八子元樹。奔梁。爲郢州刺史。魏樊子鵠。杜德。李昭等討之。樹城守不下。子鵠使人說之降。樹請南還。鵠等許之。共爲盟誓。及與杜德告別。請還南。德不許。送洛陽賜死。未幾。德發狂。云。元樹打我不已。至死。驚不絕。李昭使秦州。夢樹云。我已訴天帝。待汝至隴。終不相放。昭至隴口。爲賀拔岳所殺。子鵠爲達野拔所殺。北史。魏獻文七王傳。高肇兄女。帝欲以爲后。彭城王勰固執不可。肇遂譖勰而殺之。勰妃李氏號哭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還於此屋。論者信有報應焉。

北史。儒林傳。劉蘭講說精悉。生徒甚盛。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爲國子助教。有人葛巾單衣入座。謂曰。君是學者。何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究在誰。而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

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蘭少時卽死。

唐書長孫無忌傳。太宗旣立太子。又欲立吳王恪。長孫無忌固爭。乃止。故無忌惡恪。永徽中。房遺愛謀反。無忌陷恪。誅之。臨刑呼曰。社稷有靈。無忌當族滅。至武后時。人告無忌謀反。遂投繯卒。

唐通鑑。湖州佐使江琛。取刺史裴光判書。割字合成文理。詐爲徐敬業反書。以告前後三使。判不能決。勅張楚金推審。楚金仰臥西窗。向日看之。字似補作。平看則不覺。喚州官集。令琛投書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頭伏罪。杖而後斬之。

唐通鑑。王世充討劉元進。餘衆或降或散。世充召降者於通元寺瑞像前。焚香爲誓。約降者不殺。散者均歸自首。世充悉阬之於黃亭澗。死者三萬餘。由是餘黨復聚爲盜。世充後爲秦王所破。被殺。子元應謀反。伏誅。

五代史前蜀載記。唐師至成都。蜀主衍面縛輿櫬出降。莊宗召衍入洛。詔曰。固當列土而封。必不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詔忻然就道。至秦川驛。莊宗用伶人計。誅其族。衍母徐氏臨刑呼曰。吾兒以國迎降。反以爲戮。信義俱棄。吾知其禍不旋踵矣。

未一月。莊宗爲伶人所弑。

遼史。耶律庶成傳。庶成好學工詩。爲樞密直學士。爲妻胡篤所誣。以罪奪官。後帝知其誣。詔復職。胡篤適有娠。至期不產而死。剖視之。其子以手抱心。識者謂誣夫之報。

遼史。逆臣傳。劉哥爲典族官。謀反事發。以飾詞免。後請帝博。欲因進酒行弑。逆。帝覺之。不果。被囚。一日召哥。鎖項以博。帝問。何反耶。哥誓曰。若有反心。必生千頂疽死。遂赦之。流烏古部。果以千頂疽死。

明史。范廣傳。范廣與都督張軌不相能。英宗復辟。軌誣廣黨附于謙。謀立外藩。下獄論死。以妻孥第宅賜降丁。明年春。軌早朝還。途中作拱揖狀。左右怪問之。曰。范廣也。遂得疾。不能睡。痛楚月餘而死。

(丁)五。犯飲酒之罪報事證。

左傳。鄭伯有嗜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朝至未已。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自墓門之瀆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伐之。伯有死於羊肆。

左傳。齊欒高氏皆嗜酒。強於陳鮑氏而惡之。或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氏。亦

告鮑文子。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言告者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遂伐欒高氏而逐之。

左傳。穀陽獻飲於子反。子反飲之而醉。王召之不能見。楚子宵遁。殺子反。

史記。竇嬰。田蚡。灌夫傳。武安侯田蚡。未貴時。嘗侍酒於魏其侯竇嬰。跪起如子姪。及貴幸。趨勢利者皆去魏其而歸武安。灌夫將軍居長安。與魏其如父子。相得甚歡。武安取燕王女爲夫人。詔列侯往賀。酒酣。武安爲壽。坐皆避席。至魏其爲壽。獨故人避席耳。灌夫使酒怒罵。武安劾夫罵座不敬。案其前事。捕諸灌氏。皆棄市。魏其銳身爲救。曰。終不令灌仲孺獨死。上無意於殺魏其。乃有蜚語聞上。以十二月晦棄市。其春武安病。專呼謝罪。使視鬼者視之。云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

歷史感應統紀評曰。灌夫使酒罵座。身遭族誅。致魏其亦不保首領。愛人反以禍人。足知酒之當戒。忍之可貴也。

三國魏志。徐邈爲尙書郎。時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

人。達白太祖。由是得罪。

晉紀。瞻爲尙書。置酒請王導。瞻有妾善歌。左僕射周顛乘酒於衆中挑之。有司劾顛荒酒失儀坐廢。

按顛在晉不失爲正人。乃以被酒動邪淫心。書稱民用喪德。惟酒不其信乎。

北魏書。夏侯道遷傳。夏侯夫。歷位鎮遠將軍。性好酒。居喪醇醪肥鮮不離口。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負數猶千餘匹。穀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饑寒。夫未亡前。忽夢將軍房世寶來家。與其父坐。屏人密語。夫驚懼曰。世寶至。父必擊我也。尋有人來呼夫去。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乃寤。流汗徹於寢具。二日不能言。鍼之乃得語。俄而心悶。旋轉而死。視其尸體。有杖處。青赤隱起二百下許。

通鑑。五代紀。朱全忠以黃巢尙強。求救於李克用。館於上源驛。克用乘酒使氣。全忠不平。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由將士挾之。突圍出。監軍等三百人皆被殺。遂成世仇。



## 佛學救劫編卷中之二修持篇十善業道經淺註序

知來所立調御衆生之法。法法圓通。卽小卽大。卽淺卽深。隨其人修持之心行。與其工夫。而爲等差。音雌。次第也。若論其法。一一皆悉徹上徹下。成始成終。三皈雖爲最初學佛入道之法門。而未成佛前。皆悉資此以爲修證。故華嚴經十地品。地地菩薩。皆不離念佛念法念僧。足徵從凡至聖。始終不離三皈也。五戒雖爲最初學佛下手之工夫。而各種大戒。均以五戒爲首。初則執身不犯。似乎淺近。次則攝心不起。以至心空境寂。能所兩亡。楞嚴所謂身心俱斷。斷性亦無。其深固不可測矣。是知五戒究竟之範圍。大無不包。細無不舉也。然三皈屬願。五戒屬行。願如目。行如足。目足相資。方能出險道而登安宅。若目雖見道。故步自封。則願爲虛設。行成空談矣。是故始基既立。擴充爲要。十善者。五戒之漸進而擴充者也。除酒戒外。前四戒均在十善範圍之內。由戒粗淺。身業之殺盜邪淫。進而戒微細。意業之貪瞋癡口業之妄語中。分出兩舌惡口綺語以爲四。身三口四意三。犯之則爲十惡。持之則成十善。謹守弗失。實爲生天之因。若以大菩提心莊嚴所修各種法門。尙能圓滿菩提。成就佛道。何況聲聞緣覺菩薩所證之果位乎。是知前

之三皈五戒。由十善而得以圓滿其功德。後之各種深妙法門。及普令凡聖同於現生了脫生死輪迴之淨土法門。由十善而得以成就其志願。所謂法無頓漸。頓漸在人。圓人受法。無法不圓者。此之謂也。然卽以世間凡夫知見修持而論。已爲治平之本。故劉宋文帝謂侍中何尙之曰。六經本是濟俗。若性靈真要。則以佛經爲指南。如率土之民。皆敦此化。則吾坐致太平矣。何尙之對曰。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持十善。則百人和睦。持此風教。以周寰區。則編戶億千。仁人百萬。而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洵乎可以垂拱坐致太平矣。由是言之。凡欲救世道人心之陷溺者。當致力於提倡持五戒修十善也。以人能以五戒十善是持。則自私自利之心息。己立立人之念興。由是而競爭之心。轉爲禮讓。殘忍之習。變爲仁慈。能不天下太平。人民安樂乎。願以救國救民爲己任者。咸取法焉。此救劫編於三皈五戒經後。卽進以十善業道經之所以也。

# 佛說十善業道經淺註

唐子闡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娑竭羅龍宮。與八千大比丘衆。三萬二千菩薩摩訶薩俱。

樓炭經。華嚴經。娑竭羅龍王住須彌山北大海底。宮廣八萬由旬。七寶所成。牆壁七重。欄楯羅網嚴飾其上。金壁銀門。門高二千四百里。廣二千二百里。彩畫殊好。有五百鬼神守護。

爾時世尊告龍王言。一切衆生。心想異故。造業亦異。由是故有諸趣輪轉。

參觀六道升沈章。

龍王。汝見此會及大海中。形色種類。各別不耶。如是一切。靡不由心造善不善身業。語業。意業所致。而心無色。不可見取。

一切衆生現前介爾之心。非肉團。亦非緣影。非有內外中間。以及過現未來分劑方隅等妄相。故不可見取。

但是虛妄諸法集起。畢竟無主。無我我所。

起信論。一切諸法皆由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妄念。則無境界差別之相。

雖各隨業所現不同。而實於中無有作者。

圓覺經。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諸愚癡者。見彼摩尼。實有五色。圓覺淨性。現於身心。隨類各應。彼愚癡者。說淨圓覺。實有如是身心等相。亦復如是。蓋衆生介爾現前心性。從本已來。覓之了不可得。與一切染法不相應故。無有作者。故一切法皆不思議。自心如幻。

此心真如性。卽一切法真如性。如世間諸物。喚火不熱。喚水不溼。唯是假名。

智者知己。應修善業。以是所生蘊處界等。皆悉端正。見者無厭。

維摩經云。諸法不有亦不無。以因緣故。諸法生。無我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起信論。雖觀一切法皆無自性。本來寂滅。而亦卽見因緣和合。善惡業報不失不壞。龍王。汝觀佛身。從百千億福德所生。諸相莊嚴。光明顯耀。蔽諸大衆。設無量億自在梵天。悉不復現。其有瞻仰如來身者。豈不目眩。

佛說寶女經。吾於往昔。行無量德行。由是得三十二相。一。足安平立者。由堅固勸助。不覆他人功德故。二。手足有法輪者。與種種施故。三。指纖長者。剖說經義。救護衆生。

故。四。手足生網縵理者。不破人眷屬故。五。手足柔輭者。惠施衣服故。六。七處充滿者。廣施困乏故。七。膝平無節者。受經無違失故。八。陰馬藏者。謹遠色欲故。九。頰車充滿者。廣修淨業故。十。胸前卍字者。除不善行故。十一。身縱廣者。能施無畏故。十二。臂長過膝者。助人成事故。十三。身金色者。奉行十善故。十四。常光一丈者。瞻病施藥故。十五。頰如師子者。植衆德本故。十六。具四十齒者。仁於衆生故。十七。齒白齊密者。和人鬥諍故。十八。四牙白淨者。施微妙物故。十九。美好鬚眉者。善護三業故。二十。廣長舌者。出言至誠故。二十一。咽中津液得上味者。以無量福供養衆生故。二十二。梵聲哀戀者。言語柔和故。二十三。瞳紺青色者。慈目視人故。二十四。目如初月者。心性和順故。二十五。眉間白毫者。德具衆行故。二十六。頂有肉髻者。敬奉賢聖禮尊長故。二十七。肌體柔輭者。心念法藏故。二十八。紫磨金色者。多施衣服臥具故。二十九。毛右旋者。尊師敬友故。三十。髮紺青色者。不害衆生故。三十一。身平正者。安定衆生故。三十二。脊如鉤鎖者。修像造寺。勸和諍訟故。○以上諸相。參照智度論。

汝又觀此諸大菩薩。妙色嚴淨。一切皆由修習善業福德而生。

如迦葉及紫金光比丘尼。於往劫供養日月燈佛舍利。然燈續明。以紫金塗佛像。以後世生生。身常圓滿。紫金光聚。

又諸天龍八部衆等。大威勢者。亦因善業福德所生。

八部衆。卽一天二龍三夜叉。卽空中飛行之鬼神四乾闥婆。卽天帝樂神五阿修羅。六迦樓羅。卽金翅鳥

七緊那羅。亦天帝樂神八摩睺羅伽。卽大蟒

今大海中所有衆生。形色粗鄙。或大或小。皆由自心種種想念。作身語意諸不善業。是故隨業。各自受報。

大集經。或有諸龍。所受樂報。猶如諸天。或有受樂如人。或如餓鬼。或如畜生。或如地獄。受大辛苦。又長阿含經。龍有三患。一諸龍皆被熱風熱沙著身。燒其皮肉。並及骨髓。受大苦惱。二惡風暴起。龍宮之內。寶飾衣服。均被吹失。龍身自現。受大苦惱。三龍王在宮娛樂。金翅大鳥。輒入宮搏而食之。諸龍恐怖。受大苦惱。龍尙如此。何況海中其他水族。鼉鼉魚鱉耶。

汝今常應如是修學。亦令衆生了達因果。修習善業。汝當於此正見不動。勿復墮在斷

常見中。

斷常二見爲外道二種邪見。一執衆生死後斷滅無復因果報應。一執衆生常恆不變。人終爲人。馬終爲馬。亦不信有因果報應。我國執常者少。而執斷者多。如宋朱晦庵謂人死後靈氣歸於太虛。地獄刑具。何從而加於其身。此種邪見。能使人勇於爲惡。而怠於爲善。口業不淺也。

於諸福田。歡喜敬養。是故汝等亦得人天尊敬供養。

福田。或稱二。卽一敬田。謂供養三寶也。二悲田。布施貧窮也。或稱三。卽一報恩福田。父母師長也。二功德福田。三寶也。三貧窮福田。布施貧窮也。或稱八。卽一佛。二法。三僧。四父母。五師長。六貧人。七病人。八畜生。

龍王當知。菩薩有一法。能斷一切諸惡道苦。何等爲一。謂於晝夜常念。思惟觀察善法。令諸善法。念念增長。不容毫分不善閒雜。是卽能令諸惡永斷。善法圓滿。常得親近諸佛菩薩。及餘聖衆。

梵網經。諸佛子。當行住坐臥。日夜六時。常生大乘善信。發菩提心。念念不去心。○遺

教經。汝等晝則勤心修習善法。無令失時。初夜後夜。亦勿有廢。常當攝念在心。若失念者。則失諸功德。常自省察。不令有失。是則於我法中。能得解脫。○儒家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湯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顏子得一善。服膺弗失。曾子一日三省其身。後儒如趙清獻。晝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不敢告者。則不敢爲。趙康靖。每一念起。隨善惡以白黑豆別之。投於瓶。使善念漸多。惡念日減。卽持功過格法。周濂溪。邵堯夫。朱晦庵。均勸人受功過格。范文正。蘇文忠。袁了凡。均持功過格。無非令善心增長。惡念永斷。儒家正心誠意工夫。固與釋同也。

言善法者。謂人天身。聲聞菩提。獨覺菩提。無上菩提。皆依此法以爲根本而得成就。故名善法。此法卽是十善業道。

十善本人天乘。而聲聞乘。菩薩乘。以至佛乘。必依此而得成就。下文三十七助道品。及止觀。通大小乘所修。六度四攝。方便。皆菩薩專修。四無量心。從菩薩發心。至佛方能圓滿。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專屬佛果。而總以十善業爲始基也。○儒家齊家治國。平天下。以至天地位。萬物育。均從正心修身來。亦類此。



何等爲十。謂能永離殺生。偷盜。邪行。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

殺盜邪行。爲身三惡業。妄語兩舌。惡口綺語。爲口四惡業。貪瞋邪見。爲意三惡業。總爲十惡業。反之。則爲十善業。

龍王。若離殺生。卽得成就十離惱法。何等爲十。一於諸衆生。普施無畏。二常於衆生。起大慈心。三永斷一切瞋恚習氣。四身常無病。五壽命長遠。六恆爲非人之所守護。七常無惡夢。寢覺快樂。八滅除怨結。衆怨自解。九無惡道怖。十命終生天。是爲十。若能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後成佛時。得佛隨心自在壽命。

涅槃經。菩薩爲度衆生故。離惱害心。以此善根。願與一切衆生共之。願諸衆生。悉共修集大慈大悲。得一子地。以是誓願力故。成佛之時。其國衆生。悉共修集大慈大悲。得一子地。○滿益大師曰。犯殺生。必得十種惱法。一於諸衆生。普施有畏。二常於衆生。起大害心。三難斷一切瞋恚習氣。四身常有病。五壽命短促。六恆爲非人之所惱害。七常有惡夢。寢覺不樂。八難除怨結。衆怨不解。九有惡道怖。十命終生惡趣。○阿耨多羅。訓無上。三藐。訓正等。三菩提。訓正覺。卽佛果之名。每修一善。能迴因向果。自

可如願剋證。所謂因該果海。果徹因源。雖一微塵之功德。能推廣至無量無邊。復次龍王。若離偷盜。卽得十種可保信法。何等爲十。一資財盈積。王賊水火。及非愛子。不能散滅。二多人愛念。三人不欺負。四十方讚美。五不憂損害。六善名流布。七處衆無畏。八財命色力安樂。辯才具足無缺。九常懷施意。十命終生天。是爲十。若能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後成佛時。得證清淨大菩提智。

涅槃經。菩薩爲度衆生故。離偷盜心。以此善根。願與一切衆生共之。願諸佛國土。純是七寶。衆生富足。所欲自恣。以此誓願力故。於未來成佛。所得國土。純是七寶。衆生富足。所欲自恣。○滿益大師云。犯偷盜。必得十種不可保信法。一資財縱盈積。王賊水火。及非愛子。皆能散滅。二多人不愛念。三人多欺負。四十方毀謗。五常憂損害。六惡名流布。七處衆有畏。八財命色力不安樂。辯才不足有缺。九不懷施意。十命終生惡趣。

復次龍王。若離邪行。卽得四種智人所讚法。何等爲四。一諸根調順。二永離誼掉。三世所稱歎。四妻莫能侵。是爲四。若能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後成佛時。得佛丈夫。

隱密藏相。

涅槃經。菩薩爲度衆生故。離淫欲心。以此善根。願與一切衆生共之。願諸衆生。無有貪欲。瞋恚癡心。亦無饑渴苦惱之事。以是誓願力故。於未來成佛時。其國衆生。遠離貪淫。瞋恚癡心。無有饑渴苦惱。○蕩益大師云。犯邪淫。必得四種智。人不讚法。一諸根不調順。二不離諛掉。三世所厭惡。四妻常爲人侵。

復次龍王。若離妄語。卽得八種人天所讚法。何等爲八。一口常清淨。優鉢華香。二爲諸世間之所信服。三發言成證。人天愛敬。四常以愛語。安慰衆生。五得勝意樂。三業清淨。六言無誤失。心常歡喜。七發言尊重。人天奉行。八智慧殊勝。無能制伏。是爲八。若能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後成佛時。卽得如來真實語。

涅槃經。菩薩爲度衆生故。離妄語心。以此善根。願與一切衆生共之。願諸佛土。常有華果香樹。所有衆生。得妙音聲。以是誓願力故。於未來成佛時。其國有華果香樹。其中衆生。悉得清淨。上妙音聲。○蕩益大師云。犯妄語。必得八種人天不讚法。一口常不淨。臭穢四布。二爲諸世間之所不服。三發言不成證。人天所鄙棄。四常以惡語。惱

害衆生。五得劣意樂。三業不淨。六言常誤失。心常憂愁。七發言輕浮。人不奉行。八智慧下劣。人能制伏。

復次龍王。若離兩舌。卽得五種不可壞法。何等爲五。一得不壞身。無能害故。二得不壞眷屬。無能破故。三得不壞信。順本業故。四得不壞法行。所修堅固故。五得不壞善知識。不誑惑故。是爲五。若能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後成佛時。得正眷屬。諸魔外道不能阻壞。

涅槃經。菩薩爲度衆生故。遠離兩舌。以此善根。願與一切衆生共之。願諸衆生。常共和合。講說正法。以是誓願力故。成佛之時。其國衆生。悉共和合。講說法要。○滿益大師云。犯兩舌。必得五種可壞法。一得能壞身。有能害故。二得能壞眷屬。有能破故。三得能壞信。違本業故。四得能壞法行。所修不堅固故。五得能壞善知識。常誑惑故。復次龍王。若離惡口。卽得成就八種淨業。何等爲八。一言不乖度。二言皆利益。三言必契理。四言詞美妙。五言可承領。六言則信用。七言無可譏。八言盡愛樂。是爲八。若能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後成佛時。具足如來梵音聲相。

涅槃經。菩薩爲度衆生故。遠離惡口。以此善根。願與一切衆生共之。願諸佛土地平如掌。無有沙礫荆棘。所有衆生。其心平等。以是誓願力故。成佛之時。國土地平如掌。無有沙礫荆棘。所有衆生。其心平等。○蕩益大師云。犯惡口。必得八種不淨業。一言常乖度。二言不利益。三言不契理。四言詞粗獷。五言難承領。六言不信用。七言多可譏。八言盡厭棄。

復次龍王。若離綺語。卽得成就三種決定。何等爲三。一定爲智人所愛。二定能以智如實答問。三定於人天威德最勝。無有虛妄。是爲三。若能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後成佛時。得如來諸所授記。皆不唐捐。

涅槃經。菩薩爲度衆生故。離無義語。以此善根。願與一切衆生共之。願諸衆生。無有苦惱。以是誓願力故。成佛之時。其國衆生。無有衆苦。○此經迴向菩提。涅槃經迴向衆生。故錄以備參考。○蕩益大師云。犯綺語。必翻三種善決定。而成三種惡決定。一定爲智人所訶。二定難以智如實答問。三定於人天無有威德。多有虛妄。

復次龍王。若離貪欲。卽得成就五種自在。何等爲五。一三業自在。諸根具足。故。二財物

自在。一切怨賊不能奪故。三福德自在。隨心所欲物皆備故。四王位自在。珍奇妙物皆奉獻故。五所獲之物。過本所求百倍殊勝。由於昔時不慳嫉故。是爲五。若能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後成佛時。三界特尊。皆共敬養。

薄益大師云。犯貪欲。必得成就五種不自在。一三業不自在。諸根不足。二財物不自在。一切怨賊能奪。三福德不自在。隨心所欲物皆不得。四王位不自在。珍奇妙物人不奉獻。五所獲之物。較本所求百倍加劣。

復次龍王。若離瞋恚。卽得八種喜悅心法。何等爲八。一無損惱心。二無瞋恚心。三無諍訟心。四柔和質直心。五得聖者慈心。六常作利益安衆生心。七身相端嚴。衆共尊敬。八以和忍故。速生梵世。是爲八。若能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後成佛時。得佛無礙心。觀者無厭。

薄益大師云。犯瞋恚。必得八種不喜悅心法。一有損惱心。二有瞋恚心。三有諍訟心。四粗獷諂曲心。五得惡人嫉心。六不作安樂利益安衆生心。七身相醜陋。衆共輕賤。八以粗獷故。速生惡趣。

復次龍王。若離邪見。卽得成就十功德法。何等爲十。一得真善意樂。真善等侶。二深信因果。寧殞身命。終不作惡。三惟皈依佛。非餘天等。四直心正見。永離一切吉凶疑網。五常生人天。不更惡道。六無量福慧。轉轉增勝。七永離邪道。行於聖道。八不起身見。捨諸惡業。九住無礙見。十不墮諸難。是爲十。若能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後成佛時。速證一切佛法。成就自在神通。

滿益大師云。犯邪癡見。必得成就十罪過法。一失真善意樂。真善等侶。二不信因果。寧殞身命。終不作善。三惟皈依外道餘天。四曲心邪見。難離一切吉凶疑網。五常生惡趣。不更善道。六無量邪慧。轉轉增勝。七永離正道。行於非道。八常起身見。捨諸善業。九住有礙見。十常墮諸難。○以上廣明十善功德。以下釋前聲聞獨覺。以至無上菩提。皆依此法而得成就文。

爾時世尊。復告龍王言。若有菩薩。依此善業。於修道時。能離殺害而行施故。常富財寶。無能侵奪。長壽無夭。不爲一切怨賊損害。離不與取而行施故。常富財寶。無能侵奪。最勝無比。悉能備集諸佛法藏。離非梵行而行施故。常富財寶。無能侵奪。其家貞順。母及

妻子無有能以欲心視者。離虛誑語而行施故。常富財寶。無能侵奪。離衆毀謗。攝持正法。如其誓願所作必果。離離閒語而行施故。常富財寶。無能侵奪。眷屬和睦。同一志樂。恆無乖諍。離粗惡語而行施故。常富財寶。無能侵奪。一切衆會歡喜皈依。言皆信受。無違拒者。離無義語而行施故。常富財寶。無能侵奪。言不虛設。人皆敬受。能善方便。斷諸疑惑。離貪求心而行施故。常富財寶。無能侵奪。一切所有悉以惠捨。信解堅固。具大威力。離忿怒心而行施故。常富財寶。無能侵奪。速自成就。無礙心智。諸根嚴好。見皆敬愛。離邪倒心而行施故。常富財寶。無能侵奪。恆生正見。敬信之家。見佛聞法。供養衆僧。常不忘失大菩提心。是爲大士修菩薩道時行十善業。以施莊嚴所獲大利。

一布施度。布施原該財法二項。而此從修十善中不盜不貪擴充得來。專屬財施。財施果報爲常富財寶。無能侵奪。不殺果報爲長壽無損。不盜果報爲備集法藏。不淫果報爲一家貞順。不妄果報爲受法滿願。不兩舌果報爲眷屬和睦。不惡口果報爲歡喜皈依。不綺語果報爲得敬斷疑。不貪果報爲受惠有威。不瞋果報爲智慧相好。不邪見果報爲見佛聞法。



如是龍王。舉要言之。行十善道。以戒莊嚴故。能生一切佛法義利。滿足大願。忍辱莊嚴故。得佛圓音。具衆相好。精進莊嚴故。能破魔怨。入佛法藏。定莊嚴故。能生念慧。慚愧輕安。慧莊嚴故。能斷一切分別妄見。

以上菩薩六度。依此善法而成就。蓋戒度。卽從修十善中戒殺盜邪淫擴充而得。忍辱度。卽從修十善中不惡口不瞋恚擴充而得。精進度。卽從修十善中不邪見擴充而得。禪定度。則由慧生定。智慧度。則由定發慧。此五度中。亦各有不殺果報。長壽無損。乃至不邪見果報。見佛聞法之十種。因於布施度中。已詳明故。避繁從略。而云舉要言之。使讀者聞一知十也。

慈莊嚴故。於諸衆生。不起惱害。悲莊嚴故。愍諸衆生。常不厭捨。喜莊嚴故。見修善者。心無嫌嫉。捨莊嚴故。於違順境。無愛恚心。

以上菩薩四無量心。依十善成就。所謂無量者。一慈無量。能與樂之心也。二悲無量。能拔苦之心也。三喜無量。見衆生離苦得樂。生慶悅心也。四捨無量。如上三心。捨而不著也。又怨親平等。均能捨也。此四心。普緣無量衆生。引生無量之福。故名無量。又

慈無量者。菩薩於一切樂。無一涓滴不欲施與衆生。悲無量者。菩薩於一切苦。莫不欲爲衆生代受。喜無量者。菩薩見衆生有一微塵之善。莫不歡喜讚歎。捨無量者。菩薩見衆生有彌天之惡。莫不捐棄弗記。故稱無量。

#### 四攝莊嚴故。常勤攝化一切衆生。

以上菩薩四攝法。依十善成就。四攝者。一布施攝。謂若衆生喜財。則施財。喜法。則施法。使因是生親愛之心。依我受道也。二愛語攝。謂隨衆生根性。而善言慰喻。使因是生親愛之心。依我受道也。三利行攝。謂起身口意善行。利益衆生。使由此生親愛之心。依我受道也。四同事攝。謂以法眼見衆生根性。隨其所樂。而分形示現。使同其所作。諸利益。由是依我修道也。○肇法師曰。利行者。隨彼所利。方便利之。同事者。遇惡同惡。而斷其惡。遇善同善。而進其善也。

#### 念處莊嚴故。善能修習四念處觀。

四念處者。一身念處。觀身不淨也。觀受生之初。成於父母穢液。胎育之際。困於膿惡子宮。出胎之時。經過汗臭產門。出世以後。皮囊外汗液垢膩。皮囊內糞尿痰涕。命斷

後。蟲蛆攢食。腐敗不堪。此身自始至終。從內到外。無一點清淨之處。修此觀。破貪愛色身。二受念處。觀受是苦也。受分苦樂。及不苦不樂三種。然苦受固苦。而樂爲苦。因則樂受亦苦。不苦不樂。因時間遷謝。不免煩厭之苦。世間總無真樂。修此觀。破貪樂境界。三心念處。觀心無常也。觀能起之念。甲滅乙起。乙滅丙起。憧憧擾擾。絕無常住之頃。故所感好惡違順等情。亦皆虛假不實。修此觀。破心中常見。四法念處。觀法無我也。人身原由識情物質和合而成。都是新陳代謝。無一刹那不在變滅中。又以業力久暫關係。總歸變滅。一切法均無自性。修此觀。破一切我執。此四念處。以慧爲體。慧力使念住於身受心法所觀之處。故名念處。亦名念住。法華玄義云。念處是觀苦諦。上四智。破常樂我淨四種倒見。此爲三十七助道品中。開首修法。發起觀慧者也。正勤莊嚴故。悉能斷除一切不善法。成一切善法。

此爲三十七助道品。次四念處所修之法。謂四正勤者。一對已生之惡。悉除斷。而勤精進。二對未生之惡。使不生。而勤精進。三對未生之善。常令生。而勤精進。四對已生之善。爲增長。而勤精進。四種精進。故名四正勤。能斷懈怠。亦名四正斷。智度論曰。破

邪法行正道故名正勤。又曰修四念處觀時。若有懈怠五蓋諸煩惱覆心。離五種信等善根時。須勤精進。使不善法已生者斷。未生者不生。善法未生者能生。已生者增長。

神足莊嚴故。恆令身心輕安快樂。

此爲三十七助道品中。次四正勤所修之法。卽四種禪定也。亦名如意足。一欲如意足。二心如意足。三勤如意足。四慧如意足。由前四念處修智慧。四正勤修精進。精進智慧增多。而定力少弱。今修四種定以攝之。則定慧均等。所願皆得。故名如意。又名神足者。俱舍論云。神者靈妙之德。此定爲靈妙之德所依。如身依足而立。故名神足。五根莊嚴故。深信堅固。精勤匪懈。常無迷妄。寂然調順。斷諸煩惱。

五根者。一信。二進。三念。四定。五慧。能生聖道。故名根。根具二義。一能持義。謂持所已得而不失。二生後義。謂所未得而上進。言信根者。謂於諦理深信欲樂也。此一爲總。餘四承之。進根者。既信此理。勤求不息也。念根者。既求此理。念茲在茲。明記不忘也。定根者。既念此理。繫緣一境。相應不散也。慧根者。既定心在道。復正觀分明。能決擇。

是非。故心無迷妄。而斷煩惱。以此五法調治其心。如陰陽調和。一切種子得發生。此五根能生聖道也。

力莊嚴故。衆惑盡滅。無能壞者。

力卽五力。由前五根增長。俱有大力。故名五力。力有二義。一不爲他伏。二能伏其他。一信力者。深信諦理。轉更增長。能遮疑惑。不能動搖。能拒外邪。不爲迷亂。能破煩惱。不爲侵害故。二進力者。進根增長。能破身心種種懈怠。成辦出世種種事業故。三念力者。念根增長。能破邪念。成就一切出世正念故。四定力者。定根增長。能破一切雜亂妄想。發起事理。諸禪定故。五慧力者。慧根增長。能破一切邪外等見。能斷一切偏小等執故。瑜伽論此五力。能於後之所證出世間法。生深勝解。難制伏故。又具大威勢。摧伏一切諸魔故。

覺支莊嚴故。常善覺悟一切諸法。

七覺支。卽七菩提分。亦由前根力。得此慧用。一擇法。謂觀諸法時。善能覺了。揀別眞僞故。二精進。謂修道時。善能覺了。不謬行於無益苦行故。三喜。謂心得法喜時。善能

覺了。不隨顛倒之法而生喜故。四除。謂除諸見煩惱時。善能覺了。斷絕虛偽。不損真正善根故。五捨。謂捨所念著之境時。善能覺了。取捨虛偽。永不追憶故。六定。謂發諸禪定時。善能覺了。諸禪虛假。不生見愛故。七念。謂修出世道時。善能覺了。常使定慧平均。若心沈沒。當以擇進喜三支。察而起之。若心浮動。當用除捨定三支。攝而伏之。念念調和。使適中故。

正道莊嚴故。得正智慧。常現在前。

八正道。卽八聖道分。由前擇法。故入正道。一正見。謂覺支時。所得真覺。以慧安立。諦理分明。無錯謬故。二正思惟。謂見此理時。無漏心相應。思惟籌量。令增長故。三正語。謂不惟心無邪思。以無漏智攝口。四業。住四善語故。四正業。謂以無漏智除身三種一切邪業。住清淨身業故。五正命。謂以無漏智通除三業中五種邪命故。六正精進。謂以無漏智勤行精進。趨涅槃道故。七正念。謂以無漏智相應。念正助各道法。心不動失故。八正定。謂以無漏智相應。正住於理。決定不移故。皆言正者。不依偏邪名正。能至涅槃爲道。若華嚴經離世間品。則八正俱菩薩道。以此推之。七覺根力三十七

品皆隨衆生因地所修。機見不同。證大證小。各有所得。維摩經。雖行四念處。而不畢竟永離身受心法。是菩薩行。雖行四正勤。而不捨身心精進。是菩薩行。雖行四神足。而得自在神通。是菩薩行。雖行五根。而分別衆生諸根。是菩薩行。雖行五力。而樂求佛十力。是菩薩行。雖行七覺分。而分別佛之智慧。是菩薩行。雖行八正道。而樂求無量佛道。是菩薩行。○智度婆沙各論。皆以喻顯。謂念處如種子。正勤如栽植。神足如抽芽。五根如生根。五力如長莖。覺支如開華。正道如結果。○以上三十七助道品。依十善成就。

止莊嚴故。悉能滌除一切結使。觀莊嚴故。能如實知諸法自性。方便莊嚴故。速得成滿。爲無爲樂。

起信論云。止者。止一切境界相。觀者。分別生滅因緣相。修止者。住於靜處。端坐正意。不依氣息形色。不依於空。不依地水火風。不依見聞覺知。一切諸相皆除。亦遣除想。心若馳散。卽攝來住於正念。是正念者。當知唯心。無外境界。此心亦無相。念念不可得。若從坐起。去來進止。一切時。隨順觀察。久習淳熟。其心得住。漸漸得入真如三昧。

復次。若人唯修於止。則心沈沒。或起懈怠。不樂衆善。遠離大悲。是故修觀。修觀者。當觀世間有爲之法。須臾變壞。一切心行。念念生滅。過去所念諸法如夢。現在所念諸法如電。未來所念諸法如雲。一切有身。悉皆不淨。無一可樂。如是念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皆因無明熏習。令心生滅。已受一切身心大苦。現在卽有無量逼迫。未來所苦亦無分齊。甚爲可憫。卽立大誓願。願我心離分別。徧於十方。修一切功德。救拔一切苦惱衆生。以誓願故。於一切時。一切處。所有衆善。隨己堪能。修學無怠。此二門共相助成。不相捨離。復次衆生。以住此娑婆世界。不能常值諸佛。懼信心難成。意欲退者。當知如來有勝方便。如經中說。若人專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修善根。迴向願求生彼世界。卽得往生。常見佛故。終無有退。○按起信論。修行信心。須具五門。一施。二戒。三忍。四進。五止觀。然云衆生有熏習善根力故。信業果報。能起十善。欲求無上菩提。得值諸佛。親承供養。修行信心。經一萬劫。信心成就。夫一劫之年。月。尚不可以數計。況一萬劫乎。信不成就。終必退轉。是此土修行萬難萬難。故此論說方便有四種。一行根本方便。謂觀法無自性。二能止方便。謂懺悔止惡。三善根增長方便。謂



供養三寶。四大願平等方便。謂發願度生。而以專念阿彌陀佛。求願生西爲勝方便。蓋以阿彌陀佛之願力。於諸佛中最勝。而念佛法門。於諸法中最勝。故能於一生中。卽得不退轉位也。然照無量壽經。三輩往生。上輩則修諸功德。中輩則多少修善。卽下輩亦必發菩提心。而反覆勸告。令人改惡修善。照十六觀經。上品則慈心不殺。具諸戒行。深信因果。中品則修行諸戒。無衆過患。孝養父母。行世仁慈。是終必以修行十善爲根本也。以上止觀方便。依十善成就。

龍王當知。此十善業。乃至能令十力無畏。十八不共。一切佛法。皆得圓滿。是故汝等應勤修學。

智度論。如來十力。一知是處非處之智力。謂知一切衆生善惡因緣果報。二知一切衆生三世因果業報之智力。三知諸禪定三昧。及八解脫之智力。四知一切衆生諸根上下之智力。五知一切衆生種種知解之智力。六知衆生種種境界不同之智力。七知一切至道所之智力。如五戒十善。生人天。八正道無漏法。至涅槃。八以天眼見衆生生死及善惡業緣之智力。九知衆生宿命及無漏涅槃之智力。十知永斷習氣之智力。佛四無畏。一

一切智無所畏。二漏盡無所畏。三說障道無所畏。四說盡苦道無所畏。佛十八不共法。一身無失。佛自無量劫來。常用戒定智慧慈悲以修其身。此功德滿足故。一切煩惱皆盡也。二口無失。佛具無量智慧辯才。所說之法。隨衆生機宜。使皆得證悟也。三念無失。佛修諸甚深禪定。於諸法無著。得第一義安隱也。四無異想。佛於一切衆生平等普度。心無簡擇也。五無不定心。佛之行住坐臥。常不離甚深勝定也。六無不知。已捨佛於一切法。悉皆照知。方捨無有一法。不了知而捨之者。七欲無減。佛雖具衆善。而欲度諸衆生。心無厭足也。八精進無減。佛精進滿足。當度一切衆生。無有休息也。九念無減。佛於三世諸佛之法。一切智慧相應滿足也。十慧無減。佛具一切智慧。無量際不可盡也。十一解脫無減。佛遠離一切執著。無漏智慧相應。一切煩惱淨盡也。十二解脫知見無減。佛於一切解脫中。知見明了。分別無礙也。十三身業隨智慧行。佛現諸勝相。調伏衆生。稱於智而說一切法。各使解脫證入也。十四口業隨智慧行。佛以微妙之語。隨智而轉。化導一切衆生也。十五意業隨智慧行。佛以清淨之意。隨智而轉。入衆生心中。爲說法。而除其疑惑也。十六知過去世智無礙。佛以智慧照

知過去世一切衆生法。非衆生法。徧知無礙也。十七知未來世智無礙。佛以智慧照知未來世一切衆生法。非衆生法。徧知無礙也。十八知現在世智無礙。佛以智慧照知現在世一切衆生法。非衆生法。徧知無礙也。○以上一切佛法。依十善成就。龍王譬如一切城邑聚落。皆依大地而得安住。一切藥草卉木叢林。亦皆依地而得生長。此十善道亦復如是。一切天人依之而立。一切聲聞獨覺菩提諸菩薩行。一切佛法咸共依此十善大地而得成就。佛說此經已。娑竭龍王及諸大衆。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等。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印光法師爲在家弟子釋十善義云。十善者。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綺語。六不兩舌。七不惡口。八不慳貪。九不瞋恚。十不邪見。此中前三名身業。中四名口業。後三名意業。業者事也。若持而不犯。則爲十善。犯而不持。則爲十惡。十惡分上中下。感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身。十善分上中下。感天人修羅三善道身。善因感善果。惡因感惡果。決定無疑。絲毫不錯也。殺盜淫妄。已於五戒中說。綺語者。謂無益浮詞。華巧靡麗。談說淫欲。導人邪念等。兩舌者。謂向彼說此。向此說彼。挑唆是非。鬥構兩頭等。

惡口者。謂言語粗惡。如刀如劍。發人隱惡。不避忌諱。又傷人父母。名大惡口。將來當受畜生果報。既受佛戒。切莫犯此。慳貪者。自己之財。不肯施人。名之爲慳。他人之財。但欲歸我。名之爲貪。瞋恚者。恨怒也。見人有得。憂愁憤嫉。見人有失。悅樂慶快。及逞勢逞氣。欺侮人物等。邪見者。不信爲善得福。作惡得罪。言無因果。無有後世。輕侮聖言。毀佛經教等。此十善業。總該一切。若能遵行。無惡不斷。無善不修。恐汝等不能體察。今略舉一二。當孝順父母。無違無逆。委曲宛轉。勸令入道。斷葷吃素。持戒念佛。求生西方。了脫生死。父母若信。善莫大焉。如決不依從。亦勿強逼。以失孝道。但於佛前。代父母懺悔罪過。斯可矣。於兄弟。則盡友。於夫婦。則盡敬。於子女。則極力教訓。使其爲良。爲善。切勿任意。憍慣。致成匪類。於鄰里鄉黨。當和睦忍讓。爲說善惡因果。使其改過遷善。於朋友。則盡信。於僕使。當慈愛。於公事。則盡心竭力。同於私事。凡見親識。遇父言慈。遇子言孝。若做生意。當以本求利。不可以假貨哄騙於人。若以此風。化其一鄉一邑。便能消禍亂於未萌。致刑罰於無用。可謂在野盡忠。居家爲政矣。

十善十惡果報之事證

●一救生布施報勸戒錄。廣東連平顏希深。初任山東平度州。因案留省。忽山水驟發。居民皆登城避水。哭聲震天。太夫人命速發倉穀賑饑。幕友等堅持不可。曰。此須詳明奏準。否則擅動倉穀。處罰甚嚴。太夫人曰。此時如俟詳奏。則數十萬災民。盡爲餓殍矣。請速發以救倒懸。吾子功名。不足計較。於是盡出倉穀。並簪珥。易錢運米。聯筏施救。民賴全活甚衆。巡撫某以擅發倉穀劾參。高宗曰。有如此賢母好官。不加保薦。反加參劾。何以激勸乎。特擢希深知府。母賜三品封。天下羣頌天子聖明。後希深官巡撫。子檢官直隸總督。孫伯燾。由翰林官閩浙總督。其孫曾至今蕃衍。科第甚多。

湖南蕭錦忠之父。道光時官直隸知縣。會報水災。不能奏準。乃將徵存之銀。悉以賑撫。其未輸者。焚券免徵。民大感戴。而蕭令以虧帑監追。上司憐其愛民被罪。令同官設法彌補。比額清出獄。而錦忠狀元之報至矣。

浙江錢塘許演生尙書家。四世科第。其封翁樂亭先生。初就陝甘總督方敏恪公幕。時平涼數府荐饑。臥僅相屬。封翁具一摺稿。請發帑二十萬賑饑。方公以所請過多。遲疑未發。翁卽辭館。方乃卽日出奏。奉批嘉獎。更增爲四十萬。於是數十萬生靈得免溝壑。

又於湖北某府司刑名時。值教匪起。太守獲得入會名冊。以屬先生。造冊通稟。先生閱冊。蓋數萬家。皆鄉愚被脅。毅然取冊焚之。太守無奈。只將逆首數人懲辦。厥後曾孫乃濟。由翰林官太常。乃普。翰林官大司馬。乃釗。翰林官侍讀。乃普之子彭壽。復入翰林。其餘科甲。不可勝紀。

福建富貴世家。首推安溪李氏。永春黃氏。皆其先代積德之報也。李文貞之祖。遠商江南。罄其資本。佐官助賑。不足。又借官款繼之。事畢。委員同其回家。取銀償庫。其實家無餘資。正躊躇如何措置。乃其嫂於數日前。園中鋤菜。大獲窖藏。遂得立還官鏹。今百餘年。科甲不絕。筮仕者接踵於途也。又黃鏡塘之祖。往永春販布。適大饑。遂將資本呈官助賑。行將空手回家矣。主人觀其罄資施捨。必不負心。願將布賒公販回。其時一路饑民。搶劫奪食。喧傳黃公罄本救濟。羣相誓約不敢劫。而他商一概斷絕。販歸價盈三倍。展轉遂成巨富。以子貴得封二品。天之報施善人。不爽如此。

見聞紀事。周師壽云。民國十四年。余於舟山遇一僧。互詢籍貫。爲同鄉平陽人。問何緣出家。曰。我初隸許崇智部下爲兵。旋當偵探。一日見一小店婦哭泣。詢其故。曰。夫外出。

適一人進店購貨。計價三圓。付值訖。攜貨去。我收洋。倩人察驗。三洋皆銅。夫歸恐被責。死言已泣愈悲。令取視之。果皆贗物。易以真洋。婦不受。強與之而返。旋調赴前綫作戰。忽一彈飛來。我之軍帽軍服皆焚。而竟不死。細視內衣袋中。所藏三銅洋。被彈穿破。其二僅存一圓。賴以護身。我思劫後餘生。有何樂趣。不如出家修淨業耳。嗚呼。以三圓救人。卒以自救。果報之不爽如此。

因果錄。上海張浩仁。隱惡多端。其妻李氏。性慈善。屢諫不聽。夫歿後。聞四川雲貴三省荒災。至以人爲食。因將夫身後誦經懺資。及無益各費。節省百元。交華洋義賑會散放。期夫減罪得福。忽夢見夫。身被鐵鎖。拖拽而至。云余不聽汝言。悔已晚矣。今方受完二期嚴刑。再到三殿。酷刑更慘。言畢。悽泣。旁立猙獰鬼役。持棍卽打。不許久停。李大慟。忽一數百級之寶塔。從空下。罩浩仁身。一切刑具悉滅。塔每層俱放光明。照耀如晝。塔內一神。攜浩仁出。曰。浩仁生多隱惡。人所不知。惟難逃冥罰。應在地獄受種種酷刑。再轉畜生道。因妻李氏。節資救荒。至誠迴向。故感浮屠下降。得減罪獲福。李忽驚醒。夢境儼然在目。因以此語人。卽以勸世。

●二殺兼盜報。因果錄。浙江義烏周務珠。初傭工度日。後忽致富。一日偶臨水照影。見己身爲牛。頭有角。大懼。告妻曰。吾於數年前。往紹興販冥銀。途遇一客攜巨資。因隨行至僻處。殺之。沈屍於河。無人知者。今怨魂偕鬼吏俱至。吾命休矣。且冥間已罰我爲牛。汝可穿吾鼻。貫繩。牽以示衆。又曰。既爲牛。不應有手指。遂自咬指盡落。伏地作牛鳴。與以食不食。投以草乃嚙之。並求牧者鞭撻。愈重愈佳。否則鬼吏施酷刑。尤爲痛楚。如是者一晝夜。觀者如堵牆。臨歿。勸人勿爲惡。謂陽世法律。或可漏網。冥法無倖免者。世人當以我爲鑑云。此民國十五年三月事。

新聞報。民國廿年。大吉輪船被焚時。乘客多以箱籠擲水中。人附其上。以求不沈。而漁戶殘忍。每撥人落水。而取其箱。事後有三漁戶被拘槍斃。聞者稱快。尤有一奇事。搭客某甲。身藏鈔幣二千四百元。入水後。向漁船求救。云有錢。漁戶援之上船。詢有錢若干。甲實告之。願兩人均分。漁戶令取出。點數無訛。竟起殺心。復推甲入水死。翌日夜。甲子忽夢父述遇害事。並囑報仇。云可訪尋王姓漁船。鈔幣尙存船中。不虞不認也。其子驚寤。如言奔至失事地點。詢王姓漁船。衆指一船曰。彼是也。甲子登船。扭漁戶到官。以父



夢示控之。漁戶不承。乃搜其船。果獲二千四百元鈔票。始直供實有其事。而置諸法。

●三殺兼貪報。勸戒錄。咸豐間。河南陳州賊勢蔓延。各鄉立寨。盤查奸細。有某村三房共一子。偶至他寨。疑爲奸細。不容分辨。遽殺之。死者之家。訟府縣。並至省垣。派委來查。殺人者。遂集資賄官。府縣及委員。徑以奸細定案。未數日。委員死於途。府縣兩署死者不少。均云見鬼來捉。府尹當未死時。亦言有人告我。自去其褲。令人敲扑。凡預此案者。大半死亡。殺一命。而償者無數。可畏也。

同治六年夏。江山東鄉有樵夫入山採薪。路見一嬰孩。身繫布二疋。包洋十元。年庚一紙。樵夫明知私產。託人撫養者。竟取布洋。將嬰兒活埋之。晚告於兄。兄責之。翌日。同兄採薪。忽雷電大作。兄伏樹下。霎時晴霽。覓弟。則已擊斃巖下矣。

因果錄。葉伯皋先生言。頻年爭戰。內地富室。寓青島者頗多。一日清晨。有棄私生子於路旁者。孩身繫洋鈔七百元。有字云。求仁人君子。善撫此孩。洋七百元。以爲酬報。一人走過。檢視書洋。忽萌毒念。踢死其孩。攜洋而歸。至家。卽以五元給其八歲之子。其子喜躍。失足墮樓。腦漿迸裂。立死。是人亦悔恨。以拾銀踢孩事告妻。妻怒其行惡。致報及其

子與之拌命。哭鬧不休。爲警察所聞。以殺人取財。拘赴法庭云。

又王永泉。在閩幫辦軍務時。司令丁某。性貪而暴。民國十三年春。丁同礮團長徐國亨。率部護運由鄂購來之大宗軍械。從贛入閩。時孫傳芳已在延平派隊堵截。徐團無力抵抗。已畫諾遵繳矣。丁極力主戰。下令開火。全團殲焉。丁亦陣亡。流尸蔽港。水爲之赤。孫傳芳覩見不忍。回省建七七道場。以資超度。丁死後。其愛妾卽與某發生戀愛。一夕。夢見丁哭訴曰。魂羈延北。貧餒交侵。屢思晉省。均爲灘神所阻。今因省垣建普度道場。當地土神。奉冥府牒。準十方孤魂。到壇聽經。予與各官兵來省。惟兵士恨我主戰。致遭慘死。輒用槍柄痛毆。而向予索命。汝宜多備楮銀肴飯。祀我於門外。我生前殺戮太酷。冥罪甚重。汝須往各普度道場。爲我報名超度。並多行善事。消我罪障。言畢。面貌模糊。滿身浴血而逝。翌晨。妾以夢告居停主人。代辦祭品。入晚。恐丁魂再來。不敢熟睡。兩日後。卽偕所歡他遁。丁魂所要求。無人料理矣。噫。以赫赫之司令。死後求數錠冥銀。幾盂冷飯。而不可得。益可見生前作惡。死後受報。絲毫不爽也。

●四殺兼邪見報。勸戒錄。常熟葛友匡。爲里中富翁。一生好食鱉。常買數十頭。養甕中。

一日聞甕中作人語曰。友匡。汝欲盡滅我族乎。汝月內當死。尙欲害許多性命乎。友匡大怒曰。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乃盡烹而食之。不十日果死。○又吳門某富翁。其子好食異味。一日市得巨鼃。庖人將殺之。見鼃垂淚。卽白某請放之。河某不信果報。大怒持刀自斷其首。鼃首從地躍至梁上。竟烹而食之。僅嘗數鬪。卽目眩神迷。云見梁上皆鼃首。扶至寢室。則牀帳皆滿矣。自言有百鼃來嚙其足。痛不可忍。叫號三日死。

●五殺報因果錄。杭州某翁富於貲。居宅宏敞。民國十五年春。南鄰失火。前門已斷出路。後屋傍翁家之牆。呼救甚悲。子女輩欲啓側門拯之出。翁不可曰。火爲牆阻。不得延燒。倘啓扉。火乘隙射入。吾家不免矣。子女不能強。移時呼聲寂。一家七口。俱葬於火窟矣。夏初翁失足傷腿死。其子女同夢翁至。慘然告曰。吾因見死不救。冥司判罰。在臨安某村趙阿保家爲豬。現育七豬。足跛者我也。子尋至趙家。阿保曰。昨日母豬恰育七豬。一折其足。乃授翁子。懷之而歸。此翁友人所道。姑隱姓名。

大雲月刊。婁阿二業屠。在柯山鎮開肉鋪。老年無兒。只一女。招屠源芳爲贅壻。其女忽患豬瘋。證發時。人如豬嗥。至民國十八年冬。病危。謂母曰。父殺業極重。兒享用太過。折

福折壽當受惡報。今有陰差帶無數豬鬼索命甚急。死後判往七星巖姚阿泰家爲狗。言畢七竅流血而死。後其夫往七星巖探詢。果有姚某家狗生之日。卽女死時。因果錄。諦閑老法師云。餘姚縣長河市有泰和肉店。主人名和生。業屠已三世矣。日前殺一豬。該豬哀號。淚如雨下。屠畢。忽見豬首爲其父之頭。審視大驚。卽挈而埋之。旋於晚間過所埋處。復見其父向之招手。和生駭懼逃歸。嗚呼。晚近人心殘酷。不信因果。豬之變人形者。時有所聞。奈何逞一時口腹。自重殺業哉。

●六離貪瞋報。勸戒錄。魏健齋先生精岐黃術。爲人治病。遇貧者每贈藥資。一日治一婦疾。枕邊有金簪亡。疑魏家人問之。魏問式樣及重量。笑曰。欲借樣做製。忘告白耳。歸卽如式製付之。婦固知非己物。疑其匿舊。獻新耳。未幾婦病瘳。理牀蓐。金簪宛在大。慚登門還簪。並謝冒昧。問何徑不白而自汗。曰。病人失金。轉增憤疾。必致加重。故寧自汗。免汝增病。婦感泣。一時魏善人之名大噪。乾隆乙巳歲。饑。悉將積米百石平糶。頃刻而盡。子襄以乙丑成進士。仕至太僕卿。翁年八十四始卒。乾隆末。有程郎者。少以負籠爲業。往來布坊。入櫃無猜。一日失十金。司櫃九人疑程。追

之至。曰：汝坐此。十金安在？程默良久，忽愧謝曰：一時智短，起意欲借作母金耳。請三日償之。及三日，償如數。數日後，移櫃所失物固在。皆大驚曰：陷程郎矣。延程叩謝，問何不白。程曰：吾思之，我白必有不自白者。寧我不白，爲諸君白耳。九人皆泣。後程大致富，享年九十。子成進士。

●七離貪兼救生報。勸戒錄。婺源李節保，劣迹甚多。一日閒行，拾得藍布袋，中有錢十四文。少頃有小兒哭奔而來，尋袋不得，欲覓死。李問之曰：後母遣我持袋，並錢十四文，買米半升。今袋亡錢失，必受鞭撻，故欲投水。李還其袋與錢，兒叩謝去。越一年，村中大疫，死者甚衆。李亦病危，見冥王坐堂問事。王呵李曰：汝在世作惡非淺。李曰：我雖多不善，亦常與人排難解紛，可相抵否？王命稱稱功過，功輕過重。忽有一老翁持一藍布袋投下，功稱頓重。王乃宥李，加壽十二年。李病遂痊。心知投袋老人，卽失袋兒之亡父。口述其事，爲拾遺者勸。此同治五年四月間事。

翁文端公心存其封翁初任某縣教職，適水災，大吏委封翁襄辦賑濟。邑令欲侵蝕分肥，封翁力持不可。由是悉以事委翁，跋涉水潦中數月，且舉動掣肘，旋以疾卒。而令銜

翁甚更誣以短欠官款宜繳。故文端幼時貧無立錫。以館穀自給。猶時受咨追之累。雖通籍後貧如故。後得某省試差。其地富人緣文端之師。欲通關節。師迎於途。極力聳動。但一允諾。累萬可得。文端婉謝之曰。師此來大約爲貧窘故。差竣後當解囊以贈。前所諭自是戲言耳。師慙而退。及試畢。所取多知名士。輿論翕然。夜夢獨坐廣廈中。前植大繖一把。繖中絡大魁字數枚。小魁字無數。今子孫皆大魁矣。

●八盜貪兼殺報。勸戒錄。道光時。當塗令某。性貪庸。適邑中大水。饑民麇集署前求哺。令一籌莫展。幕友教以請賑。得四萬金。卽以半入己囊。再分肥於幕友衙役等。饑民需惠不及十之一。死者枕藉。無何。令父子與幕友皆疫死。所吞賑金。耗費無存。令之二女及媳。並幕友之妻女。俱零落不能歸。倚市賣笑。以爲生活。謂非天理昭彰歟。

又道光辛丑夏。河決祥符口。城內外皆成澤國。田廬人口。漂沒不可計數。大府發銀賑濟。使李丞任其事。李領銀四萬。以半匿於家。以二萬駕舟往賑。忽暴風覆舟。救者得其屍。失一左腿。銀則盡數撈出。核之領數。少一半。大吏委人察其家中。則二萬在焉。時葉申薈守河南。與李有舊。李之子循例請卹。葉曰。此孔門所謂以身發財者也。死已晚矣。

尙求卹乎。

●九盜貪兼妄語報勸戒錄。蜀人李某耕種爲業。道光七年向本村陳良棟借錢百貫。後家漸裕。李某遣子攜本利錢償債。陳收錢訖。詭稱借券一時無從覓。李子曾索數次。終不給。李某歿。二子勤儉。家益饒。陳竟執券更行索償。李子縷述還債索券狀。陳不理。謂不還卽鳴官。李子畏累。令陳對天設誓云。重收汝債。當變牛馬轉償。遂復以錢付之。將券取回。年餘。陳病且死。告妻子曰。我往李家還債去矣。遂死。時李家生一犢。額有陳良棟三字。朗然。陳妻子夢陳哀求贖身。初尙未信。及聞李姓牛額有字。同往觀之。果然。乃大痛。向李求贖。李不允。此道光十一年事。

湖口縣沈某曾登賢書。任教職。鄉人某借錢百千。償訖未付借券。沈故後。其子復執券往索。鄉人述已還事。沈子不理。將鳴官。鄉人無奈。措資再還。而將券在沈墓上焚之。謂汝收錢不付借券。當變驢還我。未幾。夜半驢柵中有大聲響。疑賊竊驢。執火往照。則沈某儼然蹲驢腹下。入柵詳察。則驢生一駒。恍然悟沈之來償債也。後戲呼沈名。驢應聲輒至。事傳遠近。沈子愧悔。乃備本息贖驢歸。不數日。驢觸壁死。此光緒末年事。親聞於

湖口戚屬者。

勸戒錄。董蔗林閣老家。一老僕王某。性謙謹。嘗隨公宿署中。月夜納涼。遙見二人共語。先述交好。次責負心。歷數某事。乘我急需。故難其詞。以勒我。中飽若干。某事欺我不語。虛張其數。以給我。乾沒若干。凡數十事。一事一批其頰。俄一老叟出曰。渠今墮餓鬼。何必相陵。且負債必償。何必太遽。其人曰。既爲餓鬼。更何還債。叟曰。業有滿時。則債有還日。有祿者以財償。無祿者以身償。今夕董公所食之豚。非其僕某之十一世身耶。其人乃釋手各散。意叟是土神也。

●十盜貪及惡口報。勸戒錄。姚蔗田曰。戚某宦裔也。少孤。育於岳家。岳爲鹽商。無子。愛如己出。爲之延師課讀。完婚後。妻美而柔。某頤指氣使。偶反目。則詆翁爲銅臭。彼以高門俯就。不以岳視之。岳轉以望見顏色爲幸。某應試不售。翁代捐鹺尹。某竟詣吳門。以千金納妾。翁不得已。爲購華屋。以安妻孥。割鹽舍。以供薪水。生子及冠。又爲納捐參軍。計某父子依岳家三十年。所費不下二十餘萬金。乃某父子皆不以爲德。故路人亦爲不平。後翁及某父子俱亡。妻歸母家。持齋修養。一夕。夢父及某父子偕來。父曰。彼前世



爲富人。予代司出納。乾沒二十餘萬金。今世爲翁壻償之。汝與某子。皆助予。腹削者。故咸聚一處。耗予之財。爲彼之息。今償畢。可銷案。惟予雖昧良吞蝕。未嘗無禮於彼。乃彼爲子壻。而惡口慢罵。冥王惡其狂悖。罰變豬。言次。某痛哭曰。某家產豬九頭。內花白者。卽我所往購之。免將來屠戮之慘。妻大哭而醒。急訪之。果然買歸。放雲棲禪院。此道光元年事。

●十一盜貪報。彭澤縣陳點鰲。駕小舟爲業。性游惰。借債輒不還。死後數年。余姪家中將宰豬。夜夢點鰲來。謂我債還訖。但將死於劉芳青手。芳青者。屠店主人也。翌日宰豬。他屠殺之不死。芳青至。一刀卽斃。計豬值數十千。恰可還姪債。而屠戶殺一豬。亦得二三千文。又約可還芳青債也。此民國初年事。

熊衡甫言。江西撫州。離省垣六十里地方。某甲。恃天主教。詐欺取財。無惡不作。於光緒末年。年已六十餘。病臥在牀。忽狺狺狂吠。奔下牀。以兩手據地。蹲伏如犬狀。妻子等驚問何故。彼仍作犬吠聲。細聽之。謂我生平恃教魚肉良善。今將死。冥間罰令變狗三日。示衆。於是竄入羣犬中。臥與之食不食。見兒童遺屎。則奔就食之。觀者如堵牆。妻子無

可奈何。閉門飲泣。越三日斃。

●十二盜貪及邪見報。因果錄。湖北黃岡縣陳世才。素行不軌。子名百新。惡益肆。專以詐欺取財爲事。鄉人阮家邦。性頗長厚。陳借錢數十年。延不償還。民國元年。家邦故子開宗。將世才借券。向豬圈焚化。次年。世才死。百新與姘婦開屠店。七年秋。店夥買阮開宗豬。價錢數十千。牽歸擬殺。百新夢父泣告曰。我欠阮債。變豬償還。今汝店夥買者。卽我也。汝當念父子情。養之勿殺。百新驚寤。告於姘婦。婦難捨豬本。謂幻夢無憑。百新再睡。再夢醒後。至店。心尙猶移。及豬已殺。始述所夢。更發梟心。不信果報。剝肉斤許。歸與姘婦同食。食後頓發狂。大聲喊叫。見糞穢則奔而舐食。身變豬形。手足儼成牛蹄。尻後生一馬尾。姘婦食肉後。有骨卡喉。粒米不能下咽。口亦瘡。未幾餓死。

●十三戒邪淫報。勸戒錄。南海吳榮光中丞言。余有同居表妹。自幼起坐言笑。耦俱無猜。然除偶然遊戲外。中情落落也。及余訂婚他姓。妹屬疾懨懨。迨余成婚之夕。奄然而逝。聞其病革時。呼余小字。長嘆含淚。余爲黯然。旋亦置之。一夕朦朧中。似有傳喚入衙者。見一官據案坐。顧余曰。有人控汝。余愕然。則隸卒掖一女向案跪。視之。表妹也。若有

申訴音細不可辨。頃之冥官拍案似斥女單情致。天安訴者令粹之去。謂余本無他腸。此事已明。好讀書圖上進。命送歸。及門而寤。汗已漬衾枕矣。恍息尋思。深以前此之落。落爲幸。倘不自檢。正不知對質時作何光景矣。

黃槐森。香山人。以授徒爲業。咸豐十一年六月。近處扶乩。問今秋中式何人。乩判香山。中得無情鬼。人莫知所謂。而公館僮知公必第矣。初公設館某處。其鄰婦悅之。私問館僮。汝師愛食何物。答以愛柑。次日卽以柑託僮。公訝其唐突。不受。婦繼餽。亦卻之。婦剝柑皮。浼僮殷勤餽獻。公令僮轉語少婦云。女重貞節。士尙廉隅。汝與我無親。何爲頻頻贈物。汝若再贈。彼此無顏矣。少婦羞慚無地。齧牙曰。無情鬼。無情鬼。後感公嚴正。亦得潔白終身。是科辛酉。公登賢書。次歲由進士入翰林。然後知無情鬼三字。出於少婦私憤之言。而天地鬼神共聞其語矣。世人惑於情之一字。謂爲男女相愛。不知此非真情。人有至性。乃有真情。淫欲之私。失其正性。情安在哉。

●十四邪淫妄語兼殺報。大雲月刊。武林王某。民國十九年。任蚌埠貨捐局長。巡視各卡。至馬鎮宿。夜見壁上現女影。猙獰可怖。蓋王前在北京。私一女。誓爲夫婦。後南歸他

娶置前誓於雲外。壁上女影卽此也。忽匪掠該卡。王中四槍醫院診治稍癒。而此女纏擾不休。謂君去後。我腹漸大。父母痛施夏楚。然癡心待君。久而信杳。遂自縊死。今當與汝共赴陰曹。判此怨業。王乃自書巔末。以告家人。創口崩裂而死。

●十五邪淫兼盜報。勸戒錄。道光十一年。湖北水災。有夏某。年僅十歲。餓倒路旁。慈善家王某。攜歸。給以衣食。令與子弟同塾讀書。數年後。夏亦能文。一日挑王某之妾私通。囑妾盜主人金百兩。攜與偕逃。泊舟漢江。風激纜斷。舟覆。俱溺死。主人遣人追妾。遙望見之。而不能救。

●十六邪淫兼妄語報。因果錄。滬西蔣生。博學多才。幼失恃。父爲巨商。繼娶周氏。美而譎。生一子。特寵異之。未幾父歿。周掌家政。與記室趙某通。生妻李氏。有大家風。周待之虐。民國十五年。蔣往天津某翁家爲西席。周與奸僕謀。捏蔣生電報云病危。李氏大哭。欲往侍疾。周許之。命惡僕偕之行。抵天津。賣於娼寮。誑言蔣生住處。李入見一老嫗。延一少年坐。卽詢蔣生。嫗愕然不知所對。李述來意。並示函電。少年急謂嫗曰。此吾好友。蔣君夫人。彼惡奴敢陷人於罪惡。卽率李訪蔣生。相顧駭愕。李乃具述前事。蔣歎曰。人

心險惡。一至於此。且喜化險爲夷。感蒼天之默佑。越數日。得家書。謂李已私奔。杳如黃鶴。蔣付之一笑。十六年春。蔣得舅信。謂室遭回祿。周氏及子俱焚斃。蔣讀竟。付之一歎。具徵報應不爽也。

●十七邪淫報。山西知縣朱應初。器宇文字俱不凡。然一衿不得。後捐知縣。抑鬱不得志。咸豐元年。回杭掃墓。因天竺觀音極靈。上山祈禱。夜夢人招之去。至城隍山巔。進一衙署。有官出迎。言大士念爾孝思。傳汝來一看善惡簿。旋以簿示之。上書朱某某三大字。下爲小字。書十九歲入學第三名。二十四歲中第五十四名舉人。二十五歲中八十四名進士。用山西知縣。三十四歲升絳州知府。四十一歲升河東道。四十三歲升按察使。四十七歲升布政使。因屢次犯淫。全行削去。閱畢。官大加申飭。謂斷喪祖父陰功。可惜可惜。因尙孝母。留有十八年知縣官。如不悔悟。後不堪問。某慚汗交流。不禁大哭。夢醒誓改前非。後任山西定襄縣。勵精圖治。頗有政聲。每至冥冊。升府道臬藩之年。只加銜。或得保薦。此光緒二年親聞於朱君口述者。

●十八離妄語報。勸戒錄揚州繁盛之市。爲轅門橋。道光丙午。忽失火。大店高樓。悉成

焦土。而中間一雜貨店。歸然獨存。火正熾時。街人皆望見此店屋上。有黑旗擁護。火不得著。後詢店主人。係汪姓。年六十餘。鄰里老者。咸稱與之聯居多年。從未見此叟作一欺人事。出一欺人語。宜獨蒙天佑矣。

●十九妄語兼殺報。勸戒錄。馮某少年浮薄。贅於曹氏。聚游惰者數人。奉呂仙乩。乩詞鄙俚。多出馮某作偽。曹氏不辨也。有事必從祈請。爲所顛倒者屢矣。會曹之表姪薛某。患少陰證。禱於乩。馮憶其時疫也。予以攻破之劑。一服而斃。夜夢薛來曰。汝以兒戲殺人。予得請於神矣。馮遂病。將斃之前夕。夢二鬼持鍊來鎖其頸。驚醒。述其事。至夜而逝。又刑名某。在兩湖制軍幕。道光中。趙金龍作亂。事平。逆黨既誅。遺嬰孩四百。制軍問某曰。叛逆子孫。例應誅戮。然俟至歲後。則遣戍亦可。奈何。某方作葉子戲。漫應曰。俟歲後遣戍。時太久。且叛逆之種。留之恐有他患。令制軍悉撲殺之。宛轉號啼。目不忍睹。未幾接家信。某一子年十九。已入泮。忽暴卒。計其日時。正戮嬰時也。

●二十妄語惡口兼殺報。勸戒錄。嘉慶間。河南某縣。有余張兩秀才。同學讀書。端午。各歸家。後張某寫一信與余。戲言其婦不貞。余閱之。大怒。瘋病陡發。殺其妻。及其子女。余

亦自縊。張某在家，忽持刀自言：余某至矣。遂自剖其腹死。夫戲謔原非所宜，況無端汗巖閨門，即使余不殺妻子，冥報亦必不免。況一言而斃數命乎。

●廿一妄語兼惡口報。勸戒錄。長洲蔣鏡齋茂才，日講性理，其書齋臨小河，因有少女隔水而居，齋窗終歲扃閉，雖溽暑不啓。該處有惜字社，諸士子每月朔，藉作文會。鏡齋歿後，某友在社談及鏡齋爲人，雖迂闊，然使人盡如此，幽冥可不設地獄。有龔浩庭者，最輕薄，乃曰：地獄正爲此輩設。彼因對河鄰女，終歲閉窗，豈自制其邪萌哉。安知非其私偶，而各與同儕見乎。言未畢，忽面色如土，向空屈膝，喃喃引咎。衆競披其頰以甦醒之。良久始告人曰：忽見鏡齋謂我誣其私鄰女，力曳去質文昌。余再四引咎，幸卽釋手，不然性命休矣。

●廿二妄語兼貪淫報。勸戒錄。福建李巡檢，充督署巡捕，有幹才，總督阿林保愛之。會有相士來，曾識阿公於微時者也。李爲之推轂，獲千金。將去，李私囑曰：總督如問省中何人最貴，請君以僕對。相士諾之。後阿公果有此問，相士曰：無逾李某。將來功名不下於公。阿公自是待之益厚，令捐通判，旋保升同知，再進知府，署泉州。忽出門遇鬼，通判

俞君益往視。李曰：前日出門，數鬼攔輿擊我。入夜，卽見冥王甚怒，杖鐵棒百，痛極，承一  
款，以美女畫軸示之，曰：所承卽此也。越日，復邀俞往，執手流涕曰：死矣。昨夜冥王尤怒，  
考訊極酷，竟炮烙我。我已盡承矣。我牀下尙有三千金，懇作扶柩及歸拏之用。因歎曰：  
人當安命，美色何爲？我命本合作知府，因急於求進，機械變詐，多造惡孽，致天天年，可  
惜可惜。切勸君等，居易俟命，以我爲前車之鑑。言訖遂瞑。李本魁梧，皙白，死後縮短如  
童子，通體焦黑如炭，知炮烙非虛也。

●廿三妄語兼貪報勸戒錄。莫寶齋侍郎於仁宗時，痛陳倉場積弊。仁宗卽畀以倉場  
總督，涖任，力求整頓，議將一切陋規裁革。集衆官吏於大堂，告之曰：風聞上下均有陋  
規，我矢不敢取。今將疏陳上蒼，以質此心。倘有口是心非，依然私取者，維神殛之。君等  
能從我者，卽列名。不能者聽衆官吏均應聲曰：惟命是聽。願一列名。遂書疏，率衆官  
向天跪拜焚之。未踰月，官吏暴死甚衆。其安然無恙者無幾人也。侍郎告人曰：我固以  
爲可信也。豈知其瞞心昧己，卽以獲罪哉。

又廖儀卿觀察言：其家對門有茶食店。一日，有人就食，食畢，匆匆出店，遺下一布包。店



主視之。當票二紙。錢票五百餘千。密懷入內。少頃。尋者至。顏色沮敗。謂店主曰。我爲某公僕人。今晨本官付我皮箱二隻。命質錢。我在長生當店中。質得錢五百四十千。並當票包在白布手巾中。忙遽遺此。求賜還。沒齒不敢忘德。店主作色曰。此地人山人海。知誰檢去。其人泣跪曰。若不得此物。惟投水死耳。店主亦指天誓曰。我若拾得不還。亦必死於水。其人乃垂涕去。店主以其資。販漆品於延平。大獲其利。踰歲攜子。罄所有置貨。往延平貿易。滿載而歸。舟過南蛇灘。觸石立碎。父子並溺。死於水之誓竟驗。

又揚州王翁。生一子。愚而蕩。私向鄰人呂七。袁大。貸銀二百兩。呂袁挾其短。立券後。另書券二百金。言如愆期。以此爲息。王竟受其愚。踰數月。措銀償還。卽索券。呂謂俟後檢還。後屢索券。終不與。一日。呂袁持券向其父。索四百金。翁召詢子。備述顛末。呂袁怒曰。汝兒非孩提。豈肯加倍書券。又豈肯還銀而不索券。翁知子被愚。因曰。生子不肖。尙復何言。但請詛神明。銀券互易。呂袁卽同詣廟。焚香發誓曰。如有欺誑。卽得急病死。翁如數付之。甫旬日。呂七驟死。未幾。袁曰。七哥來耶。遂斃。此道光廿六年事。

●廿四兩舌妄語報勸戒錄。某甲守父成業。家日饒裕。死後。其子見二隸押甲。縲綫而

來曰。我平生未修一善。五倫但知妻子。重富欺貧。絕情忘義。凡有作爲。一味取巧。功歸於己。咎委他人。冥司責我陰惡。今將墮爲西鄰白蹄黃犬。願汝勿惜家財。廣行陰德。以贖我愆。亦資汝福。嗚嗚而去。越日。果見鄰有黃犬。四蹄全白。取而畜之。終歲不吠。人其悔前生過惡歟。

●廿五惡口兼貪殺報。勸戒錄。吳江舉人周某。素無賴。噬人以填其慾壑者。不知凡幾。某富家妻死。或疑其妾謀斃。周往弔。以危言驚其座人。富室惶恐。賄以塞口。於是覬覦者衆。被誣入官。檢驗後得白。而家半破矣。又某姓婢死不明。周強誣其親屬。致有銜忿投水者。未幾得癩疾。投河死。頸上有紅縷。若刀割然。死前一夕。人聞城隍廟傳呼聲。暗中窺之。階下鬼影叢叢。神升殿視事。呼周名。鬼卒捽一人。銀鐺至。神怒。命斬。陰風颯然入骨。窺者驚懼歸。比曉。卽聞周淹斃。

●廿六綺語及善語報。勸戒錄。張蘭渚侍郎云。吾鄉萬近蓬。杭董浦太史之弟子。目能視鬼。嘗設盂蘭會。別爲其師位。薦之。果見太史來。相與話別後事甚悉。問近作何狀。曰。吾本觀音大士座下侍童。轉世遂迷本性。頗增筆舌之過。以致不能還我本來。幸無他

惡業未墮三途。無拘無束。尙能逍遙於風清月白時也。萬問陳勾山先生何如。曰。彼勝我多矣。彼故文昌宮中人。生平有善無惡。人有寸美。愛不去口。有樂道人善之風。身後復歸桂宮。卽其子孫。他日亦貴顯。吾何敢望彼哉。今數十年後。杭之後嗣。極衰替。陳之孫香谷。位巡撫。從孫荔香。位侍郎。曾孫憲。亦入翰林。則萬語爲不誣矣。按觀音座下侍童。較文昌宮人。其分位本高。無數倍。乃一以口惡業致墮。一以口善業增福。言語一道。可不刻刻自警乎。

●廿七綺語報勸戒錄。江南任大椿。記誦博洽。以乾隆己丑傳臚。浮沈郎署。晚年始得記名御史。未授卽亡。清朝傳臚。鮮不入詞館者。人皆爲先生惜之。先生自言。少時偶爲從父侍姬。以宮詞書扇。從父疑之。姬自縊死。其魂訟於地下。已魂被攝。考問七八次。始明出於無心。然卒以過失殺人。減削官祿。故仕途偃蹇如是。冥官治是獄者。爲顧郎中德懋。大椿後見之。猶慄慄焉。

●廿八慳貪報。因果錄。紹興蓬頭地方。有洪媪。性極貪吝。生二子一女。女適馮姓。媪故後半載。其家來一犬。守門戶甚勤。丐者至。輒吠逐之。會媪死周年。媳先一日辦祭肉。被狗竊食。以刀投之。中其額。血流如注。馮氏女夢媪告曰。余因慳貪業。罰爲犬。管家門戶。

兒媳輩不肯餵我。明日忌辰。媳辦供品。我以腹餒竊肉。被刀破額。痛苦甚。汝念母女情。當備藥療傷。幸勿忘。女醒。歸家詢其事。與夢合。覓犬匿偏屋中。血猶未止。女大慟。卽爲敷藥裹頭。旋回家。夜復夢。母來告曰。承汝敷藥。血痛俱止。惟業重。非仗功德超拔。不能脫苦。煩汝告兄。爲我建水陸道場。脫此業報。女復往告兄。兄以事涉妄誕。且恐貽笑親鄰。竟不許。女無奈。自出私資。建水陸一堂。至第六晚。又夢母來。笑容可掬。謂女曰。蒙汝作大功德。得復人道。將往某家投生。閱日。女復歸家探視。則此犬於二日前死矣。

又方大。爲人屠豬爲業。父歿。母子相依。一日五鼓。母呼大云。我夢今日有人喚汝殺豬。此豬乃前世欠債銀十兩。今來還者。求速死。汝務以利刀割之。割畢卽歸。勿飲熱血酒。至天曉。果有表弟家約宰豬。方懷利刀往。一割畢。卽告歸。姑母留飲熱血酒。方不可以。母夢告。姑曰。欠我家十兩銀者。乃汝父也。汝姑父在世。曾言卽舅至親。不用償還。今何至此。且汝若早言。定不加宰。因相對泣。令歸詳問母。方歸向母述前說。母泣曰。誠然。夜夢時。汝父囑勿先言。恐不加宰。雖妹丈有不必還之說。奈借券未焚。今尙在封酒纒上。故只求速死了。此孽債也。母子復相抱大慟。方復往姑家。果於酒纒上得父親筆借券。

一紙從此不復作殺業。此近時事。聞諸方姓親族者。

●廿九曠恚兼惡口報。勸戒錄。保定賀氏子。應童子試。以倩代事發。繫獄。其父禱於乩。乩判云。汝子今歲本應入泮。因去年偕其母往章家索債。咆哮助虐。口肆惡言。至章家欲自盡。以此折除。並當受官刑也。父問之信然。

又金陵董文恪公。微時貧甚。以拔貢朝考。徒步入都。襤被自負。至邗上。附一舟。坐舵旁。誦讀不輟。時艙中爲某巨紳二子。亦赴京應試者。方以飲酒度曲爲樂。厭之。呵問何人。公述姓名。言將應試。遽嗤之曰。汝寒乞如是。亦欲赴試求名耶。衆從而和之。公負氣奔岸。走數百里。抵都。列一等。旋由探花仕。至四川方伯。時某公子兄。方爲同知。憶前事。不自安。公召見。好言慰之。詢其弟。則已死。蓋當時倨傲狎侮。弟尤甚也。此事公爲閩督時。嘗自述以戒人。

●三十正見報。大雲月刊。溫州泰順縣。於民國十九年八月。匪來攻城。槍聲四起。佛家四衆。集三峯寺。念觀世音菩薩。城陷後。居民或中彈。或跌傷。或焚或溺。死者甚衆。被擄男婦。受盡苦刑。或至自縊。而凡避入三峯寺者。俱獲平安。有夏吳氏。奔入寺。匪緊追至。

忽言此婦爬上寺後城牆。何卽不見。因羣往城頭覓婦。寺遂得免。若非大士慈力加被。安能障匪眼目使引去耶。

●卅一正見兼善語報。淨業月刊並因果錄。民國十四年秋。土匪劫興化縣劉莊市。槍聲密布。其地有淨土貞節院。房屋宏敞。高鶴年居士捨宅所置也。內有數十善女人。修淨業。鶴年謂衆曰。今外面有匪劫。汝等不要驚慌。聽我幾句話。凡劫數臨頭。正好作助道因緣。大家須發至誠心。懇切心。專注著一聲阿彌陀佛。假使鋒刃臨頭。佛念終不打失。有甚麼怕呢。至身外之物。更可任其取攜。除我貪心。增我道心。豈不是轉煩惱爲菩提麼。果能如此。必邀佛菩薩護持。逢凶化吉。後匪衆劫至鄰家。忽一首領指貞節院云。此善人處不可去。遂免於難。十六年四月。孫軍數萬退走。有一部沿途搶掠。本鎮無一幸免。時有兵卒數十入院之講經堂。居然禮拜。至念佛堂。見大衆念佛。亦肅然起敬。相率退出。院中除節婦外。尚有避難婦孺數百人。皆得無恙。謂非佛力加被不可也。

●卅二正見及殺報。耕心齋筆記。李柏農言。老同盟會潘君夫婦。共挾炸彈。謀殺清朝官。近深自悔過。追憶昔時言論。每自批其頰。自述曾五日夜。連夢亡友黨人。帶枷鎖刑。

具訴地府受苦。求誦經超度。因往告其妻。則其妻亦連夜夢夫具刑訴苦。與所見同。並言仗先人作佛事功德。故得一出獄。示夢親友。潘君因勸其妻持齋。爲夫念佛。又挈其子女至廣州孤兒院。教以念佛。超度其父。越數月。其妻復夢夫來。枷鎖較前大減。言佛力加被。罪已減輕。囑其妻念佛勿懈云。

●卅三邪見妄語兼盜報勸戒錄。江寧某嫗。奉佛謹。朔望必親赴寺院。焚香禮佛。其子不信佛。詭言母年高。赴廟勞苦。兒願代行。遂沒其香金作賭。貲如是數年。忽病伏枕。叩頭無算。自言曩日乾沒金數。母令暫臥。欲禱於祠。甫出門。聞子大叫。急反視之。鮮血浹褥。口中全舌一條吐枕畔。遂死。

●卅四邪見兼惡口報勸戒錄。道光二十年。婺源某。隨衆朝九華山。見殿壁黏戒食耕牛圖。啞然笑曰。我卻不能不食牛肉。言未了。仆地涎流不止。衆代禱地藏菩薩。前漸甦。然神已癡矣。四顧狂觸。縛置轎中。擡歸宿族人書齋內。夜脫繫書几榻稿。狼藉徧地。似角觝蹄蹴狀。比抵家。家人齋醮齊戒。不食牛肉。並許每年虔拜九華。逾旬。神漸清。曰。我苦矣。犁田十餘日矣。蓋魂附牛體。距謁廟時恰半月也。

●廿五邪見及貪報。耕心齋筆記。麥君某充香港書記。每月長臥七日。云供職冥間。掌靈魂投生事。每次己手所放。數十萬計。總計各員所放一月。以萬萬計。冊上皆人名。投生則蟲魚鳥獸不一。嘗告同事二人。謂其一不孝。一索賄枉法。行將死於水火。二人不信。赴省垣。竟一死於水。一死於火。麥言地府最重佛法。故對於學佛居士。倍致敬焉。

附錄劫數勸戒

勸戒錄。蘇州潘太傅長子功甫先生。丙子孝廉。不樂仕進。專以積德惜福。戒殺放生爲事。於道光壬子十二月二十日。自知死期。沐浴坐化。次年正月朔。其戚淡然君夢至一大殿。兩旁堆積冊簿。辦事者多人。上坐卽潘公。縞眉曰。俗尙繁華。衆生孽重。大災將到。奈何。今日之災。天地震動。非尋常比。淡然問可解救否。曰。應當發願。改過爲善。當可免難。若仍縱情放逸。不自摸摸心頭。發箇善願。只說他人長短。不顧自己罪惡。在劫難逃。真可憫也。正說間。一官捧冊至。潘公曰。已過者不妨知之。此湖北省被難之冊也。數以十餘萬計。除忠孝義烈。另用標籤。死後成神外。其餘大抵罪孽所致。其忤逆父母者。爲最重之惡。各憑因果。注定年月日時。各樣死法。汝速回去救世。醒後因細憶錄出。傳告



四方云。當咸豐三年二月。大江南北遭難者。幾十萬人。豈因風水不好。全由平日不問良心。負義忘恩。不孝不忠。殺盜邪淫。奢華太過。不信因果。以致臨此災殃。而其中行善免劫者。亦復不少。有孫雲際者。居金陵聚寶門內。年五十餘。一生忠直。於二月三日。飲戚家。天晚。息城隍廟前。忽見廟內燈火輝煌。一老者出。引跪神前。神曰。造冊事忙。煩來相助。孫思老母。不敢應。神命查母壽。即在本月。因子至孝。求壽。準延六年。又查孫壽。因其誠孝。增二紀。神曰。暫助七日。於城未破前。送其家。出外避難可也。孫醒後。即歸告母。是夜睡去。即入廟。見冊簿高堆。判官唱名。令孫對冊。冊內注明某地某人。作何惡孽。遭劫在某年月日。某地。死於某物。其經查報免災者。用紅筆圈去。云。因何善事。善心免災。神謂孫曰。此次大劫。實爲世人作孽太重。故有刀兵劫起。而相應。如有改過行善。悉準注銷。冊內有陳三慶者。業煙店。已注合門同死於水。幸伊常以父母爲念。思想如何。扶持逃難。憂形於色。又聞潘公託夢免災之說。遂合家齋戒。惜字惜米。應當免災。著土地神暗中維護。內張安齋。充書吏。心地險惡。亦爲潘公託夢所動。立願印送公門。修行錄千卷。並常行方便。永戒殺生。更勸兩戚家立願。惟其妻林氏。不肯戒殺。強子同食蟹鱸。

因批安齋著巡察神擁護避難。其妻因病憚行被殺。又蒙師高慎齋邀同業二十七人。倡言我輩教人子弟。若不注重道德訓以孝弟忠信。致彼習於下流。誤其終身。任負全責。自後發誓。不得怠惰教育。應悉免災。並呈文昌宮記名。又孫之外家。凶惡無賴。邀人抗糧抗租。令爲首者合家瘟死。從者破財。又燕子磯居民屠牛打銃。捉鱸取龜。均令疫死。中有蔣大法。安分耕種。不操殺業。向人勸善。延壽四年。周梅氏勸夫安命。不取非分之財。夫婦並免災。更賜五品貴子。校册七日。神曰。此間事本不宜洩。惟劫太重。不能不稍使人知。君歸後。即將所歷默記。並速出城避難。已令神護送矣。孫醒後。卽錄之。全家出城。至城陷後。方以示人。此咸豐三年二月事。○嗚呼。今日之劫。更較道咸時。重過數十倍。死者何啻千萬。以余所聞。同鄉劉味林前輩。有兩姪。均曾入冥。供抄寫之役。云各省劫册。汗牛充棟。初用楷書。限迫不及待。繼以行書。後準用草書。促成。故印光法師。廣印書籍。除提倡淨土外。更勸人正信因果。改過遷善。兼持觀音大士名。以求減輕災劫。聶雲台先生。亦著家言。人生指津。各書。並託余編歷史感應統紀。昭示善惡兩途。使人知所趨避。今潘對臬老人。復託余編輯救劫編。而首以五戒十善持犯之果報爲勸。

戒。莫非因衆生業重。殺機大發。強權機巧。均不足以挽救。只有人人從心頭上根本改革。庶消劫運於現在。受福報於將來耳。

### 附錄勸布施崇節儉各說

潘對鳧老人。皈依三寶。篤修淨業。志願廣大。救國情殷。與止淨書有云。目今共黨肆虐。害及全球。根本解決。固在改正人心。而最要關鍵。必在使人人有飯喫。則大亂自己。良以生齒日繁。無業游民太多。故邪說易入。亂事易起。如切實勸導天下各富戶。推己及人。使人人有飯喫。斯亂事無自而起。昔杜威博士。在美國西賢雪地方。創一教會。凡入會者。皆歲捐所入十分之一。爲會中基本。故所辦善舉最多。如中國有人在滬上。做而行之。則救劫不患無基礎矣。如滬上立竿見影。推行各省各縣。使人人皆有救劫之心。人人皆存推己及人之念。則所謂以佛法救世者。方非虛語。但恐未易實行耳。以上所論。似於原書外。又生枝節。但未教先養。已見於子適衛章。此層附於原書之後。則於救劫一層。更爲周到。不知高明以爲何如。云云。余復書略謂。公悲願宏深。無任欽佩。此事卽十善業中離貪盜而爲布施。亦非另生枝節。自可附之十善業道經證後。以資提倡。

昔曾文正有言。風俗之厚薄。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西哲亦云。理想者事實之母。况今連年戰爭。人民之死於鋒鏑。亡於水旱者。既數十百萬。轉徙流離者。更不可勝計。困苦顛連。達於極點。喁喁望治。迫於大旱之望霖雨。故佛法慈悲救世之說。遂深入於人心。一唱百和。風起雲湧。杜威能創善舉於美國。吾公豈不能救劫運於中土乎。惟竊有進者。富厚之家。能進而大行布施。爲貧民依怙。固功德無邊。倘能退而勵行節儉。爲國人矜式。其功德尤不可思議。蓋博施濟衆。堯舜猶病。觀乎各省頻年水旱兵災。在滬籌賑。每歲數十百萬。呼者力竭聲嘶。應者筋疲力盡。而災民補救。仍屬杯水車薪。誠以吾國較之歐美。本無鉅富可言。加以戰亂連年。財產損失。不可數計。貧人固朝不保夕。富者亦捉襟見肘。縱使共黨將舉。國財產全數集中。計口均分之。其不能使國人皆足衣足食。如文王之民無凍餒者。可斷言也。故欲爲國民謀生計。不在削富補貧。以求其均。而重在開源節流。以求其足。開源節流之道。若何。卽是勤儉二字。再詳言之。卽是大學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十六字。蓋吾國近今狀況。除被兵燹水旱各區。人民當別論外。其未受災各省縣人民。豈真無田地可種。無勞力可用哉。夫論田地之

出產。勞力之價值。今時較數十年前。不啻倍蓰。而以余所見。田地之荒蕪。勞力之缺乏。反較數十年前。不啻倍蓰。此何故耶。由於人民日趨於游惰。每思不勞而獲。而不肯勤風氣日進於奢華。毫無儲蓄觀念。而不能儉。平心而論。今之生計程度固高矣。而人工價值。何嘗不隨之而高。軍政各界。我不敢知。以學界言。昔日士子窮數十年勤學之力。鄉間授徒。年脩不過數十圓。而仰事俯畜。尚有餘資。今學堂卒業。廁身教育者。一月所入。即抵往昔之一年。或且倍蓰焉。而一朝置閒。即不能自立。以農工言。昔日男工。每年十千文上下。今則數十百圓矣。女工。每年二三千文。今則二三十圓矣。而零賣日工。所入尤鉅。必需之衣食住三字。決非不能敷用。而何以舉國上下。受經濟迫壓。洵至無以自存耶。無他。奢侈相尚。耗費過多故也。小農工之家。所入足敷必需之生活。本爲幸福。乃土布不欲穿。必穿斜紋。柳條。再進則爲直貢呢。太西緞。土襪不願穿。必穿洋襪。水煙不願吸。必吸雪茄。油紙傘不願打。必打洋傘。麥稈帽不願戴。必戴洋帽。菜油燈不願點。必點洋燈。應酬競尙於繁華。嫁娶務增於闊綽。安得不貧且困也。富厚大家。貧苦小民之望也。必能力崇儉樸。風行草偃。必有移風易俗之效矣。聶雲臺所出之家言報。議論

多與余同。而亦兼有潘公提倡布施之懷。潘公願富人布施。離貪也。余願國人節儉。亦離貪也。皆十善中應有之義也。謹將家言之議論。雜抄數段於後。

今時青年的觀念。因為看見社會上有許多人。不消費氣力。便賺了大錢。於是亦想多賺錢。好快活。不想世界上錢財貨物。不夠這樣分配的。我享用過點分。就有別人缺乏。因為我們生活問題。要連帶世界經濟問題。國家經濟問題。講的。無論何人。一舉一動。為自己打主意。即要替他人著想。我的衣服飲食屋宇。如過精巧耗費。即與他人生活有妨礙。因為世人多費工夫去做精巧奢侈物事。便將正經生活物事的生產減少了。譬如種煙做酒多了。稻麥棉的出產就減少了。米麪棉花就貴了。織綢緞細貨的人工多了。織粗布的工錢也帶著高了。布就貴了。其他動用的百物。都與生活日用的物價相關的。如現在在中國。每年吸香煙一項。要消費一萬萬元。雖每人一天不過吸幾枝。值幾分洋錢。而總數有如此之大。如積下十年。有十萬萬。可以還國債。興工業。興教育。反之。則十年便耗去十萬萬。難道日吸幾枝煙的。可不負耗費之責麼。又如富人買兩塊洋錢一尺的花緞。還嫌他過時了。總想更要出色的貨。價貴點不打緊。不曉得大多數

一角錢一尺的布。還穿不起。他們議論說。這布從前不過六七分洋錢一尺。今就貴了。所以的原因是那闊人把東西買貴了。他們肯出大錢。買一塊錢一尺的洋紗。這粗貨的本布。當然也跟著漲價。這是實在情形。物料貴。生活艱難。所以有共產主義發動。和盜賊擄人勒索情事出現。這盜賊的罪過。我們應分擔的。我們若要減免這責任。和罪過。先要節制自己的欲望。凡事要遷就些。用物莫求太便利。衣服莫求太美觀。飲食莫求太厚味。就是要耐煩習勞。不要便利的洋貨。要淡泊樸素。不講美觀和口味了。

吾人居城市者。每日食用。大都過分。雖節其費之半。於吾人之健康安適無減。以此費移濟災民。則存活實多。即不減半。而能減十之一二。若一唱衆和。所全活亦必多。凡自謂無力施捨者。皆當如是。昔賢有詩云。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豪門方夜飲。歡娛未許暫停杯。究之一人下箸。曾有幾。而狎客之饜饕。婢僕之狼藉。總由其一人之消費也。吾輩當自思之。平時所耗之物力。是否萬無可節省者乎。一經自訟。必有歉然不能自安者矣。天下之所以亂。由於各人恣私欲。而不爲他人計念之故。城市中人耽嗜好。習奢侈。遂使世界多耗費。其地力物力人工於非必需之物。而必需之工

具布料食糧。反因之騰貴。全世界生活增高。使鄉間農民亦同受害。於是鄉人競趨城市以謀生活。生產之人愈減。消耗之人愈多。此天下所以亂也。曾文正公有言。轉移風俗。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况今號稱民治。羣衆意嚮。更易左右國政。轉移風氣。凡以士紳自命者。尤不能辭移風易俗之責矣。今之官吏貪肆。軍閥驕淫。巨室泰侈。豪商奢僭。似吾人莫可如何者。而不知實吾輩有以獎成之。吾之見解思想。非有超過於彼。則對於彼所享受。方欣羨之不遑。吾焉能於彼何哉。欲救正彼輩之驕奢惡行。當先救正吾輩之卑鄙觀念。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數十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吾何畏彼哉。夫豈徒吾無畏於彼。苟能不爲彼之所爲。則吾且爲彼之所畏。使彼自知所爲之非法。爲社會正人所不趨。則亦漸不敢爲矣。今之軍閥大官巨室豪商。所爲競泰而爭侈者。正以畏之羨之之人。滔滔皆是。而不畏不羨者。寂寂無聞也。寧非吾輩之羞耶。夫所以畏者。以有求故。所以羨者。以多欲故。然則寡欲無求。是吾輩所當自勵者也。竊思今日致亂之源。知



爲生計困窮。財用不足之故。而所以致此者。由國人醉心歐化。羨慕物質文明。提倡發展欲望。購買洋貨之款。歲近二十萬萬圓。歲歲如是。國安得不貧。民安得不困。既知亂源在財乏。財乏之由奢費。奢費由於縱欲快意。習驕競侈。好逸惡勞。厭粗喜精。則負撥亂反正之責者。不得不力矯其弊。而以節制欲望。改正觀念爲急務。洋貨便利而美觀。強忍不用。寧用粗笨而樸拙之土產。人奢我儉。人華我樸。人泰我卑。人逸我勞。使人漸知卑儉勞樸。爲善義安樂之所存。驕奢縱逸。爲罪惡禍患之所自。則風氣不難轉移也。又大糞主義云。第一治驕慢之毒。世界上所以殺人流血來爭權利的緣故。不全是餓殍問題。實多半是驕慢心所致。因爲自己總不肯卑下。總想勝過他人。但是道德名譽。既不能比人。只好專從勢利上來勝人。所以汝做督軍。我就要做巡閱使。他還要做總統。汝發了財一千萬。我就要發一萬萬。這是中了驕慢的毒。要用大糞主義。含有卑下性質的藥。來解救他。

第二治體面的毒。近來新文化家。推重藝術。提倡美感。成爲最時髦的學說。甚至要用美術來代替道德的教育。但我看世界上種種罪惡。都可歸結到美術上去。在美術本

身原有他的價值。但一經商業化。就變成罪惡。商業的欺騙。多半用美術來施行。如一瓶香水。本不值幾箇錢。他們把磨光的玻璃瓶。精美絲製的盒子。裝起來。彩色美麗的畫帖。在上面。這瓶香水。便要賣十圓八圓了。甚至一盒糖。也用絲盒緞帶。美麗的印刷。裝璜起來。也要賣兩三塊錢。其餘告白的圖畫。店面的裝飾。都含有欺人的意思。推之普通人。穿的衣服。陳列的洋貨。大都含有誇耀勝人的意思。因這種意思。就生出奢侈的惡俗。嫉妬的惡心。終竟釀成爭奪殺戮。推其原因。不過爲好看體面。西方的學說。是物質文明。和人類欲望。都應該盡量發達的。故有美術家來鉤心鬥角。出些新花樣。引人入勝。此爭彼賽。世界上正經生產減少。無謂的消費增多。所以百貨昂貴。生計艱難。盜賊詐欺。徧地皆是。以至戰禍多。和平少。美術的罪惡。實要負極大的責任了。我說真美是本色。不靠裝飾的。所以布衣茅屋。比華絲葛紅瓦洋房好看。真美是儉樸勤勞所生出來的。所以田土收拾得整齊。茅屋打掃得乾淨。比花園金碧輝煌好看。可惜世人爲欲望所迷。止曉得那裝飾出來的假美。因羨慕假美。至於爭競殺戮。身敗名裂。連假美亦享用不到底。所以我要把大糞來救他。○按雲臺此段。是用對治悉檀。來矯正世

人的病。其實美醜必從心性上分判。方爲正確。心性坦白是美。假飾是醜。心性清淨是美。醜是醜。心性仁慈是美。很毒是醜。心性正直是美。邪曲是醜。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一切外觀。夢幻泡影。不足論也。

第三治懶惰的毒。現在全世界有箇大流行的病。是鄉下人都向城市走。因爲鄉下農家是勞苦的。羨慕城市裏的工商。賺錢不大費力。再進一層。大家想做官帶兵。更可發財。發得多。發得快。推其根源。無非是想安逸。怕勞苦。古人說。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而現代思想。恰與此相反。全世界人多以貪懶爲目的。新文化家。學生青年。儘管口裏罵貴族和資本家。但是他的行徑。就多是揣摩貴族資本家。因爲他們同是喜安逸。怕勞苦。止此就是世界上一切禍亂的種子。所以要天下太平。除非使一般青年。從小受辛勤刻苦的訓練。在家庭替家長操勞。在學堂替大眾服務。全國千萬的學生。向來受供養。受服事的。一齊操作起來。同時騰出許多的工役。別做生產的工作。再加以尊重勞動。鄙薄安逸的觀念。灌輸到一般人的腦子裏。自然大家要少買點洋貨。將就用點笨拙的國貨。就不致被歐美日本制住死命了。我見新

文化家說這種物質文明的享用。係人類進化必須有的。我的見解。是世人應合力做正當生產的工作。不應做爲少數人享福的用物。妨害正當生產。故用大糞來救他。第四治奢費的毒。中國是農業國。平均每箇人的收入。比工業國人是很少的。所以該守勤儉的本分。不要做效外國人的浮費。然國裏情狀。恰與此意相反。窮鄉僻野的人家。都有洋貨發現。農夫家穿的布。也有幾萬里外織來的。城市的工人。更要著花紗洋緞。有多錢的人家。通身固然都是洋貨。滿屋裏也難尋出幾件中國國產。越闊越新的人家。越看國貨不值錢。再說消耗品。紙煙。洋酒。糖果。化妝品。一年就要費幾萬萬洋錢。去年單是美國進口的紙煙和煙葉。價值有八千萬。還有英國來的。還有英美煙公司。在中國製的。每年也有幾千萬圓在外。共總有一萬數千萬之多。這是大可省的。總計每年買洋貨的錢。有十八萬萬之多。且歷年有增無減。除了出口的農產。收回一半外。每年淨送把外國的。有八萬萬圓。列位想一想。就曉得各國練兵製械的錢。是誰供給的。大概城市的人。負責最多。越闊越新的人。罪惡越大。吾人多一件西裝。外國就可添兩枝快槍。多吸一根紙煙。外國就可添一粒槍子。列位應知道。印度現在的英雄甘地。

他因英國不讓印度自立。又不能以武力來抗英國。所以提倡不暴動不合作的愛國運動。不但英國貨不用。凡外國貨都不許用。並且凡是機器製品都不用。教人自己供給自己。不要靠外國的供給。凡是穿粗布的就是愛國的標記。著細料洋布的就是不愛國的標記。那用別樣奢侈洋貨的。更不必講了。他這種運動的成效。很有可觀。前年英政府報告。英國出口到印度的棉貨。一年間。百分減了五十五分。英國許多紡織廠。受這影響。以致停工。此是英人的致命傷。因為英國係工商業國。全靠中國印度非洲做消場。若是製成的貨無銷路。他便無須到中國印度等處。爭奪礦權路權了。中國奢侈的毒。比印度還深。所以要用大糞主義。要一般人看得糞是尊貴。袁世凱的頭是汗賤。擔糞澆糞。手粗汗臭的人。是清高可敬。塗香水。著美服。喜洋貨。吸紙煙的人。是蠢頑可憐。中國就有救了。

### 附錄古人節儉之嘉言懿行以爲世勸

禮記。國奢則示之以儉。

左傳。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君子是以知文子之忠於公室。

也。

詩外傳。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

管子。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靡。爲國之急也。

秦繆公問由余。得國失國。對曰。以儉得之。以奢失之。

束皙曰。能約其躬。則儻石之畜。以豐。苟肆其欲。則水陸之積不足。

尹文子曰。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衣不重帛。食不兼味。無幾時。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

漢書。張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

鮑宣娶桓氏女。裝遺甚厚。宣不悅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貧賤。不敢當禮。少君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衣。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

梁書。時俗稍奢。昭明太子以己率物。服御樸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

宋史。吳越王錢俶。富貴福履之盛。近代無比者。然甚儉素。自奉尤薄。常服大帛之衣。食

不重味。

遼史張儉。衣惟紬帛。食不重味。月俸有餘。調給親舊。帝見其衣袍敝惡。問其故。對曰。臣服此袍已三十年。時尙奢靡。故以此諷諭之。

宋司馬光訓儉文曰。吾家世清白相承。性不喜華靡。衣取蔽寒。食取充腹。近世風俗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士大夫家。果肴非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風俗頽敝如是。我輩不能禁而忍助之乎。

范純仁節儉自持。無重食。不擇滋味。每退食。自公易短褐衣以爲常。子弟有請教者曰。惟儉可以養廉。惟恕可以成德。將娶婦。或言婦家以羅爲幃幔。公曰。羅綺豈幃幔之物耶。家素清儉。安得以娶婦亂吾家法。敢持至。必焚之。

明劉南園尙書。請老家居。有直指使以飲食苛求。屬吏患之。公曰。此吾門生也。來當諭之。已而直指至。公留之飯。使不敢辭。自朝過午。飢甚。比食。惟脫粟飯。腐一盂而已。各食三盃。少頃。佳餚美醞盈前。不復下箸。公再強之。使以飽辭。公曰。可見飲饌無精粗。飢則

易爲食飽則難爲味耳。使自後不敢以盤餐責人。

清聖祖訓曰。朕之衣服。有多年者。並無纖毫之玷。裏衣亦不至少汗。若常人能如此愛惜。則一衣可以常久服之。所居之殿。現鋪氈片等物。有三四十年未更換者。朕生性廉潔。不欲奢於用也。又訓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奈何世人千金之裘。萬錢之食。猶以爲不足耶。朕貴爲天子。衣不過適體。每日常膳。除賞賜外。所用餽饌。從不兼味。汝等見朕如此儉德。其共勉之。又曰。我朝宮中服用。一年之用。尙不及明代一月之多。深念民力維艱。國儲至重。祖宗相傳家法。勤儉敦樸爲風。古人有言。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以此爲訓。不敢過也。又曰。世之財物。天地生以養人者有限。若節用自可。有餘。奢用則頃刻可盡。朕爲帝王。何等物不可用。然朕之衣食。毫無過費。特爲天地所生有限之財而惜之也。

六韜。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也。錦繡文綺弗衣也。滋味重累弗食也。奇怪異物弗視也。玩好之器弗寶也。淫佚之樂弗聽也。宮垣屋室弗聖色。榱桷柱楹弗藻飾。茅茨之蓋弗翦齊。絨衣絰履不敝不更爲。溫飯煖羹不酸餒不易也。其自奉甚薄。其賦役



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飢寒之色。

史記。孝文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常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何以臺爲。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樸。

隋高祖居處服玩。務存節儉。非燕享。所食不過一肉。有司嘗進薑。以袋貯之。帝以爲費。大加譴責。後進香。復以氈袋。因答所司。以爲後戒。

通鑑。唐太宗營玉華宮。惟所居殿覆瓦。餘皆茅茨。

唐憲宗嘗謂宰臣曰。禁中舊殿。歲久危壞。令有司經度。資費甚多。但國用未贍。物力猶拙。今欲漸葺。構之所冀。成功不毀。至於車馬衣服。每務簡儉。深畏奢侈。權德輿對曰。簡則不勞人。儉則不費財。人安財足。天下自化。上好奢侈。則下亦變風。人務縱欲。爭奪自起。陛下至誠恭儉。天下幸甚。

宋太祖時。永寧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帝曰。汝後勿復爲此飾。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傷生浸廣。實汝之由。主慚謝。主侍坐。與皇后同言。官家

作天子日久。豈不用黃金飾肩輿。帝曰。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爲意。天下人何仰哉。

明紀。太祖初立廟社。建宮室。典繕者以圖進。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卽去之。謂省臣曰。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雕巧以殫天下之財也。

勸戒錄。王文恪公鼎。雖貴爲相。猶是書生本色。道光時。奉命治河。時隆冬。滴水成冰。河員無不豐貂。公目之。恨其奢侈。自僅披羊裘。河帥以貂致餽。公卻之。曰。彼河兵夫役。非人乎。彼赤足立水中。作工不敢緩。余服重裘。而猶寒乎。食時以燕窩進。曰。余辭之屢矣。何復以此進。令市麪饅炊餅數枚食之。左右曰。恐不堪下咽。公曰。食只須能飽。人可食。我獨不堪耶。

湯文端公斌。性儉樸。爲三品京堂時。不畜車。入朝則賃諸市。一僕跨轅而已。偶至某弟子家。爲具小食。肉一柸。胡餅數枚。公問食肉乎。曰。不過一斤。公搖首曰。未免費矣。撫江蘇時。夫人及諸子。皆布衣。從。夏日從質肆中。易苧帳自蔽。春野齋生。日采取和豆羹食之。偶閱簿。見市鷄。愕然曰。吾未嘗食鷄。誰市者。僕叩頭曰。公子。公怒。召子跪庭下。責之。

曰。汝謂蘇州鷄賤如河南乎。汝思啖鷄。便歸去。惡有士不嚼菜根。而能成事者哉。並答其僕。遣之。世宗高宗兩朝。屢免天下錢糧。皆先一年降旨。公之奏也。

于清端公成龍。爲福建布政使時。值耿精忠之亂。贖浙東子女被掠爲奴者數萬。署中薪米不給。至無衣可典。日或不再食。見者歎曰。于公清苦。天下一人而已。外蕃貢舶所獻。悉屏之。或呈樣香一嗅。卽令持去。調督兩江。值年饑。公屑糠雜米爲粥。與僮僕共之。屬吏至。亦以是進。曰。如法行之。可得留餘以賑也。時又一于成龍。爲江寧府。後官河督。謚襄勤。南中風俗侈麗。公至。人爭衣布褐。士民有歡笑。無管絃。櫃坊無鎖。嘗中夜苦饑。索少米作粥。不得笑而止。時苞苴盡絕。午日遣視察吏。無敢以角黍相遺者。攝江蘇巡撫。疾作。召屬吏與訣。端坐而逝。身不鼓。顏色如生。將軍等入其寢室。見身披布袍。堂後瓦甕。米數斛。鹽豉數盞而已。

曾文正公國藩。出將入相。身兼理學名臣。道德勳業。彪炳清史。而最注重勤儉二字。教子弟躬親洒掃。出外須步行。教家中婦女紡紗績麻。做鞋作菜。常說農夫織婦。終歲勤勞。以成數石之粟。數匹之布。富貴之家。終歲逸樂。而食必珍羞。衣必錦繡。是天下最不

平事。決不能久的。教子弟不但家常用度宜儉。連修造公費。周濟人情。亦以儉爲主。要愛惜物力。不失寒士家風。婦女衣服。均用布素。不許鑲滾。晚膳不用葷菜。雖位兼將相。嫁女裝奩。止用銀百兩。又不許起大屋子。不許置產業。見聶氏家言。

近時黃郛君。在勞動大學演講。有云。歐戰以後。歐人盛倡二語。曰勞動神聖。曰簡單生活。吾人聞之。視此爲最近世界新倡之名詞。實則勞動神聖者。勤也。簡單生活者。儉也。並無特種之解釋。奇新之意義。蓋時不問古今。地不問中外。舉凡一切國家事業。或箇人事業之成就。與夫國家經濟。或國民經濟之充裕。皆不外國民勤儉精神之所結晶。吾國古時。弟子必躬執洒掃。婦女必親操井臼。而歷代先哲。又特親耕稼。習巡狩。以習勤。菲飲食。卑宮室。以示儉。凡所以訓練我國民。誘導我國民者。歷時至久。寓意至深。近代歐西物質文明東來。適值我國古教漸弛。新德未修之際。各都會遂滔滔流入奢侈逸樂之途。而不知所屆。殊不知真正之歐美國明。決不在輝煌奪目之舞場。燦爛炫耀之飾品。而在其多數國民。悉具有勤儉奮勵之精神。此不可不知者也。

附錄戒奢數段

管子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無不服文繡衣裳者。湯伐之。亡國。

史記紂聚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爲酒池肉林。武王伐之。衣珠玉衣。赴火死。

左傳齊慶封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

又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子西曰。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而視民如仇。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旋爲越所滅。自刎死。

通鑑秦始皇起阿房宮。周三百里。聚天下之珍奇珠寶。以實後宮。列女萬餘人。項羽破咸陽。焚之。國亡。

後漢書梁冀與妻孫壽對街爲宅。互相誇競。駭雞犀。夜光璧。充實帑藏。名駒龍馬。秣於內廄。車蓋羽葆。飾以金玉琥珀。桓帝誅之。收其資以實國庫。減天下租稅一歲之半。晉書石崇後房數百。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外國進火浣布。武帝以爲衫。來幸崇家。奴僕五十人。皆衣火浣布衫。旋被誅。財產沒收。南史梁時勳豪子弟。多縱恣。以淫盜屠殺爲業。董暹金帖織成戰襖。直七百萬。後皆不

得其死。

洛陽伽藍記。元魏時。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山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誇競。而河間王琛。最爲豪首。造文柏堂。玉井金罐。以五色絹爲繩。後園窗戶之上。玉鳳銜鈴。金龍吐佩。會宗室陳諸寶器。金瓶銀甕百餘。自餘各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盃。赤玉卮。數十枚。工作奇巧。按行府庫。錦罽珠璣。冰羅霧縠。充積其內。經河陰之役。諸元殲盡。第宅多題爲寺。

綱鑑。隋煬帝作顯仁宮。發大江以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轉之洛陽。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囿。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有方丈蓬萊諸山。宮殿臺觀。羅絡山上。緣渠作十六院。窮極華麗。每院以四品夫人居之。宮樹彫落。剪綵爲花葉。色壞則易新者。十六院競以殺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如江都時。御龍舟。挽船人八萬餘。皆衣錦袍。舳艫相接二百里。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輿。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多棄埋之。後爲宇文化及所殺。國亡。妻妾被擄。

唐書。楊貴妃得寵。諸兄諸姨五家。第宅連亙。曳錦繡珠玉者千人。變化若神仙。扈從時。

五家分隊。如萬花煥發。川谷成錦繡。遺簪墮鳥。珠翠狼藉於道。香聞數十里。又競以進食相尙。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後安祿山反。貴妃賜死。五家被殺無子遺。

又元載與妻王韞秀皆侈僭無度。開南北二第。宏麗冠絕當時。別墅數十所。婢僕曳羅綺者百餘人。於千間院。以紫絲四十條。各長三十丈。皆施羅紈綺繡之飾。每條下排金銀鑪二十枚。焚異香以薰其服。有鮫綃帳。內外通徹。後被籍沒。

通鑑。宋太祖破蜀。蜀主昶降。帝見其溺器。以七寶裝飾。命撞破之。曰。溺器以此飾。當以何器貯食耶。奢侈如此。不亡何待。

明史料。嚴世蕃積資數百萬。有金絲帳。輕細洞徹。有金溺器。象牙廂。金觸器之類。後被誅。家產籍沒。

勸戒錄。國家巨富。有南季北亢之稱。今無復知者。相傳泰興季家市。蓄伶甚衆。女樂二部。稚齒韶顏。服飾皆值巨萬。有修撰公得其一。百方媚之。姬涕泣廢餐。謂弗若其主家。斯養山西平陽。有亢家園。長生殿傳奇新出時。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費四十餘萬。他

舉稱是。後被火焚。凡十七晝夜。珍寶一空。今則蕩然無人。園亦鞠爲茂草矣。

汪龍莊曰。儉之爲益。非僅省財。亦兼惜福。富貴之家。子孫多不肖。或多疾病。勤儉之家。後人多守分。且康強。暴殄與惜福之別也。昔浙有達官。寵妾生子。屬吏以珠補繡。蟒獻凡二百餘件。余決此兒必不育。聞者疑之。余曰。人計二十登朝。八十榮歸。亦不能衣蟒二百餘件之多。今襁褓中而受此數福。已消盡矣。不數歲。達官敗。此兒納刑部獄。病殤。又某爵相。總制兩江。年六旬。屢抱喪明之痛。後舉一子。八九歲時。屬官餽翎頂貂裘。備綠呢轎。小儀仗。無不精美。新歲進小龍燈。午節進小龍舟。中秋則游月宮。戲皆鏤金刻玉。翦銀飾翠。窮工極巧。乃其子十三四。卽夭。嗚呼。惜福者延齡。豈不信哉。

勸戒錄。曩日廣東俗。尙敦樸。男女衣皆大布。雖家累千金。而跣足擔簞。自若也。近則鄉里負販之子。靡不鮮衣怒馬。侈然快意。而城市更無論矣。士大夫向皆深衣大帛。冠服合度。近則時而尙長。尙短。尙狹。尙寬。衣樣更新。淫巧是尙。生計日蹙。奢侈日甚。官場之得意者。競效蘇杭。紳衿之無識者。則效官場。土戶之有力者。則效紳衿。鄉居之游惰者。則效城市。相習成風。迄不知返。良可慨也。其知懲於奢侈者。又一味慳吝。見義不爲。自



謂可永保其富。而造物之巧。又有盜賊水火官司疾病以耗之。故古人云。儉非吝之謂。儉者薄於奉己。吝者慳於與人。故儉爲美德。而吝爲惡德。必節省自用之財力。以行救濟事業。斯爲善矣。

以上勸布施崇節儉一篇。成自半載以前。乃未幾而有神州陸沈之水災。飢民至六千餘萬。餓殍載途。未幾而有日本鯨吞之外患。喪地二百七十餘萬方里。亡國無日。內憂外患之劇變。紛至沓來。貧民流爲盜賊。增加共黨勢力。富人衆矢之的。不惟難以久享。且將以財賈禍。夫保國乃可以保家。救人卽所以救己。望國人一德一心。同舟共濟。有餘者廣布施。以種福。無餘者崇節儉。以遠禍。則未來惡果。庶可減免乎。

#### 附錄范文正公節儉布施懿範

范仲淹字希文。少孤。甚貧。日食齋粥一角。勤苦讀書。便以天下爲己任。每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嘗謁相士。問云。能作宰相否。相士云。不也。再問。能作名醫否。相士訝之曰。何前問之高。而今問之卑也。曰。惟宰相名醫。可以救人。相士讚曰。君仁心如此。真宰相也。舉進士第。爲祕閣校理。博通六經。學者多從質問。爲講解不

倦。推其俸以食四方游士。諸子至易衣而出。公宴如也。尋爲右司諫。歲大旱蝗。奏遣使循行。因請問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如何。仁宗惻然。命公安撫江淮。所至開倉賑之。奏蠲除弊條十餘事。後參知政事。邊陲有警。自請行邊。麟州新羅大寇。言者多請棄之。公爲修築故砦。招還流亡。蠲其租。罷權酷予民。河外遂安。性好施予。其親而貧。疎而賢者。咸施之。方顯時。志欲贍族。力未逮者二十年。旣而自西帥。至參大政。於其里中買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贍族人。日有食。歲有衣。婚娶凶喪有助。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得錢氏南園。將徙居之。陰陽家謂當踵出公卿。乃曰。一家獨貴。孰若吳中之士。咸教育於此。貴將無已焉。遂以其地爲學宮。與富鄭公當國。閱監司簿。之不才者。一筆勾之。富曰。一筆勾之甚易。但恐一家哭矣。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此又最得治體。不以煦煦爲仁者。卒諡文正。贈魏國公。子純仁。復爲相。純佑。純禮。純粹。俱名卿。

關閉一切諸惡趣門  
開示人天涅槃正路  
趨吉避凶之明導  
離苦得樂之真詮



卷下 修持篇

心經淺註

普門品淺註

彌陀要解錄要

行願品淺註

附佛法導論

佛學救劫編 下冊

眞爲生死發菩提心

信願念佛求生西方

# 佛學救劫編卷下之一 修持篇 心經淺註序

五戒十善各經律事證既詳說於上。讀者自當發起正信。砥礪躬行。勿以小善而不爲。勿以小惡而弗去。恐懼修省。自度度人。以應世變。而挽劫運。惟五戒十善各文多從事相上說。於理論上。亦只談到世間法中善惡因果淺近之理而已。至超世間法心性方面精深之理。未曾詳明。是於改造人心。終欠圓滿。蓋吾人自歷劫以來。無明起業。由貪瞋癡發身口意。作諸惡業。實覺安於故常。積重難返。今一旦欲糾正歷劫之習慣。實非容易。如既認定此身六根爲我。則目之悅於色。耳之悅於聲。舌之悅於味。身之悅於逸樂。雖在無知之嬰孩已然。竟成第二之天性。目悅於色。自易流入邪淫。耳悅於聲。身悅於逸樂。自易流入盜貪。舌悅於味。自易流入食肉殺生。求而不得。則妄語惡口。兩舌瞋恚。隨時可以發生。發生已後。則雖訓之以經律。怵之以因果。持杯水而救車薪。受效蓋亦微矣。必於平日稍明性空之義。知世間法確乎無一真實。眼耳鼻舌身。是暫時幻相。縱得快意。亦非長久。徒增心性之業累。永劫受苦耳。故從性空上改造世人心。理方爲救劫圓滿之法門。惟佛說心性之經至多。非人所能編閱。茲取最簡略。最流行。又最扼

要之心經。詳爲解釋。讀者果能由聞而思而修。則改變往昔世俗謬見。輸入如來正知。正見不難矣。

印光法師心經序曰。詳夫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此無差別之心。虛靈洞徹。澄湛常恆。卽寂卽照。非有非空。絕凡聖之名稱。無生滅之幻象。離心緣相。故情識莫能測度。超文字關。故語言未可形容。然如來智慧廣大。於法自在。善以語言。顯示離言之道。而且廣略適宜。各臻圓妙。是以大般若廣約佛法衆生法。以明心法。有六百卷之多。此經略約心法。以明佛法衆生法。文僅二百六十字。而十法界因果事理。無不畢具。以約攝博。了無遺義。若約而言之。則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二句。復爲全經樞紐。再約而言之。只一照字。便可法法圓彰。法法圓泯。彰泯俱寂。一真徹露。觀自在菩薩。先得我心。我等可不隨學乎。誠可謂如來之心印。大藏之綱宗。九法界之指南。大般若之關鍵。義不可思議。功德亦不可思議。故古今受持讀誦者。徧於宇中。著述宏揚者。多難勝數也。



#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淺註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般若。此翻智慧。波羅蜜多。此翻到彼岸。謂以智慧觀照。得度生死苦海。到涅槃彼岸也。此經有七種譯本。一。姚秦天竺鳩摩羅什譯。名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呪經。二。卽此本。三。唐法成譯。四。唐罽賓國般若。共利言等譯。二本。名與此同。五。唐摩竭提國法月譯。名普徧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六。唐智慧輪譯。名與此同。七。宋施護譯。名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而以奘師譯本。最爲流通。般若共利言等譯本。宋施護譯本。前有序分。後有流通分。今節錄般若利言之文。以供衆覽。

## 經前序分云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衆。及菩薩衆俱。時佛世尊。卽入三昧。名廣大甚深。爾時衆中有菩薩摩訶薩。名觀自在。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離諸苦厄。卽時舍利弗。承佛威力。合掌恭敬。白觀自在菩薩言。善男子。若有欲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行者。云何修行。如是問已。爾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告舍利弗言。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行時。應觀五蘊性空。舍利子。色不異空云。

云。以下與此本文同。

呪後流通分云

如是舍利弗。諸菩薩摩訶薩。於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行。應如是行。如是說已。卽時世尊。從廣大甚深三摩地起。讚觀自在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行。應如是行。如是行時。一切如來。皆悉隨喜。爾時世尊。說是語已。舍利弗。大喜充徧。觀自在菩薩。亦大歡喜。時彼衆會。天人阿修羅。乾闥婆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上節錄般若利言等譯經前呪後二段竟。下乃出樊師所譯此經本文而淺註之。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觀自在。卽觀世音。賢首謂此菩薩有大智。於理事無礙之境。觀達自在。又具大悲。觀機往救。自在無礙。故名焉。行深。卽久鍊成功之義。謂欲度生死苦海。至涅槃彼岸。非口頭說空心在有中者所能冀。故曰行。又非粗心浮氣淺嘗輒止者所敢望。故曰深。五蘊。卽色受想行識。此色字。較六塵之色。所包甚廣。舉五根六塵。共十一法皆色也。受。謂領納。想。卽思想。行。謂造作。識。謂分別。識稱心王。受想行皆心所也。良由衆生一

念無明不覺。幻起根身器界。能見能現。妄取境界。色法心法。宛然成立。根塵相對。識居其中。由分別智。生愛與不愛。故感苦樂受蘊。此心執著苦樂。緣念境界。因有想蘊。相續不斷。因有行蘊。起惑造業。依業受果。不得自在。故有一切苦。凡菩薩依始覺智。迴光返照。知三界虛偽。唯心所作。離心則無六塵境界。一切法皆從心起。妄念而生。一切分別。卽分別自心。心不見心。無相可得。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故得寂滅現前境界。獲大自在受用也。此一照字。爲全部修證主腦。求度苦。凡者必從照字入手。刻刻提撕。背塵合覺。凡有一妄念起。卽用覺照。古禪師教人云。卽將紛飛之心。返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無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亦泯。能所兩忘。覺性不滅。以照見二字成般若德。以五蘊皆空成法身德。以度一切苦。凡成解脫德也。宗泐謂菩薩由照五蘊空寂。離生死苦。復憫在迷衆生。顛倒妄作。悖理亂常。十惡五逆。致受衆苦。教以智慧觀察。令解脫也。憨山謂吾人苟知五蘊原空。四大非有。何有業累之牽纏。人我是非之強辯。窮通得失之計較。富貴貧賤之足嬰其心哉。楞嚴圓通章十四無畏文。可作此註釋。

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舍利子。卽舍利弗。衆生執色身爲我。最難拔除。故首舉之。宗泐云。色卽四大幻色。空乃般若真空。衆生迷真空爲幻色。如結水成冰。菩薩知幻色卽真空。如融冰成水。其體無殊。故言不異。蓋色不異空者。破常見也。凡夫執色身爲實。妄冀常存。作千秋百歲之計。不知此身念念遷謝。如火成灰。漸漸消殞。終歸於空。而外道乃倡金丹教。欲以咽津運氣。妄求結丹出神。不知津氣屬色。吐納屬受。注守屬想。烹煉屬行。元神屬識。全體虛妄。安獲真常。故以不異空醒之。空不異色者。破斷見也。外道不知身從業起。業從心生。輪轉循環。因果不失。妄謂人死神亦飄散。剉燒舂磨。將安所施。不知身死而性不滅。如草木果實。雖炮炙煎煮。性和者自和。性毒者自毒。性升者自升。性降者自降。無情之類。尙如此。而況於人乎。因果昭然不爽。又或謂人終爲人物。終爲物。天生萬物。所以養人。故殺生食肉。彼蠢然物類。安能索償命債。不知業有升沈。性無差等。輪迴事理。確乎可據。至於二乘。雖依道而修。不達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以爲實有。故視三界如牢獄。避之若浼。不起度生之心。故曰空不異色。蓋般若真空。如大圓鏡。一切幻色。如鏡中影。若知鏡不異影。則知空不異色。

復恐衆生根鈍。猶存色空二見。更重迭而和會之。謂色卽是空。空卽是色。猶冰卽是水。水卽是冰。知色不異空。則無聲色貨利可貪。無五欲塵勞可戀。而頓度凡夫。此論語所

謂富貴浮雲。孟子所謂萬鍾何加之意。

知空不異色。則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不動本際而作度生事。

業頓超外道二乘。

此中庸所謂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及爲物不貳。生物不測之義。

知色空平等一如。則念念度

生。不見衆生可度。心心求佛。不見佛果可求。而頓同佛境矣。色蘊如是觀。四蘊亦可類推。故云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試以時事證之。得千里眼者。山林牆壁不能遮隔。非色卽空乎。善催眠術者。他人人心念皆能了知。非空卽色乎。裝飾之身。以透物電光照之。衣服肉體。雲消煙散。非色卽空乎。慧眼觀衆生。固如是矣。一勺之水。一隙之空。以顯微鏡窺之。微生物類紛然湊聚。非空卽色乎。諸天視吾人。亦如是矣。天類身長百千丈。至百千

由。世人何必於幻影之內。作蠻觸之爭哉。

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諸法卽五蘊等。空而言相者。欲人了解。強示狀相也。謂真空雖卽色等。然色隨緣起。真空不生。色隨緣滅。真空不滅。又隨流不染。出障非淨。障盡非滅。德滿不增。所謂一

法不立也。

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

此疊上空五蘊。即空六根。六塵。以至十八界。十八界者。合六根六塵。更加六識而言也。楞嚴經。如人不動目睛。瞪以發勞。則於虛空。別見狂華。復有一切狂亂非相。色陰當知亦復如是。如人手掌相摩。妄生澀滑冷熱諸相。受陰當知亦復如是。如人談說醉梅口中水出。思蹋懸崖。足心酸澀。想陰當知亦復如是。譬如暴流波浪相續。前際後際。不相踰越。行陰當知亦復如是。喻念念流轉不息。如人取頻伽瓶。塞其兩孔。滿中擎空。千里遠行。用餉他國。識陰當知亦復如是。喻識神隨業受生三界。以下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一

一。皆明其虛妄。文繁不能具載。又云。離暗離明。無有見體。離動離靜。元無聽質。無通無塞。麤性不生。非變非恬。嘗無所出。不離不合。覺觸本無。無滅無生。了知安寄。此言離塵

即無根識。又云。衆生從無始來。循諸色聲。逐念流轉。曾不開悟性淨妙常。若棄生滅。守於真常。常光現前。根塵識心。應時銷落。真常。即此經不生滅之真。空。常光現前。即智慧觀照。此段單承色即是空。

而言。當知若明空即是色。則無字可代以卽字。謂空中卽色。卽受想行識。卽眼耳鼻舌身意等。悲華經。觀音於七歲中。無欲欲。無香味觸想。卽取十方微塵數。佛刹莊嚴。爲己莊嚴。學者能空此臭穢之六根。卽能得天眼天耳神足他心宿命等通。三十二大人相。八十隨形好。能空此渾濁之六塵。卽能得金地金沙七寶莊嚴之色。寶鈴寶網。妙逾天樂之聲。香味觸法。一一妙不可說。只在信字一轉移間耳。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

此空十二因緣也。無明者。吾人無始以來一念妄動。昧其性明。故曰無明。無明緣行。緣。作起字解。謂造作諸業。此二支。乃過去世所作之因。行緣識。謂業力牽八識投胎。識緣名色。謂一入胎內。五蘊全具。一屬色。四屬名。名卽心也。也。名色緣六入。謂六根已成。具入世之體。六入緣觸。謂出胎後。六根對六塵。觸緣受。謂領受世間好惡等事。此五支。乃現世所受之果。受緣愛。謂貪染五欲等事。愛緣取。謂於境上起求取心。取緣有。謂既已造因。將復招果。此三支。乃三世所造之因。有緣生。謂受未來世之身。生緣老死。謂未來復歸變滅。此二支。爲來世當受之果。此十二因緣。該三世因果。輪轉不息。名流轉門。修戒定慧學。求無明盡。而行盡。而識盡。以至老

死盡名還滅門。如法果實有。則不能滅。有生有滅。卽是虛妄。迷而隨之。則有墮落三途之苦。悟而轉之。則有超登佛界之樂。業力大。心力尤大也。

無苦集滅道。

此空四諦也。苦卽世間苦果。集爲世間苦因。滅卽出世樂果。道爲出世樂因。與上一流轉一還滅義同。知彼可以悟此。

無智亦無得。

既一切皆空。卽無智慧可照。亦無菩提可得。此法身境界。

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

此承上言無得而得。乃爲真得。菩提薩埵。訓覺有情。卽菩薩也。菩薩行深般若。心中純是智慧。故無罣礙恐怖。不於境上起顛倒夢想。所謂心滅則種種法滅。涅槃。訓圓寂。德無不備。曰圓。障無不盡。曰寂。卽寂光淨土。佛自受用境界。究竟涅槃。謂證入無餘涅槃也。



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三世謂過去現在未來。阿訓無。耨多羅訓上。三藐訓正等。三菩提訓正覺。無上正等正覺。卽佛果名。三世諸佛皆從此修證。故般若爲佛母也。

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呪。

此讚般若功德。有大神力。故稱大神呪。有大光明。故稱大明呪。諸法無能超過。故稱無上呪。諸法無與比倫。故稱無等等呪。以上爲顯說。令行者生慧滅煩惱障。以下爲密說。令誦者得福滅惡業障。

卽說呪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呪乃佛菩薩祕語。但當誠敬誦持。決定消災獲福。無須解釋。強爲解釋。反無效驗。

### 靈感事證

唐慈恩法師傳。師名玄奘。俗姓陳。河南緱氏今偃人。幼聰慧。有操行。八歲出家。徧學大小乘諸經論。以經論未備。發心往西域求經。冀廣法化。貞觀三年。年二十六。結侶陳表。

有詔不許。諸人咸有退心。唯法師不屈。初志乃私遁去。時諸關要防審極嚴。屢經被執。咸蒙相諒。得前行。至流沙河。寬八百里。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惟一心念觀世音菩薩。及般若心經。初法師在蜀。見一病人。身瘡臭穢。衣服破汗。心愍之。施與衣食之直。病者授以此經。因常誦習。及至流沙。逢諸惡鬼。奇怪異類。繞人前後。雖念觀音。未得全去。卽誦此經。發聲皆散。在危獲濟。實所憑焉。遂達天竺。學十餘年。得經律論凡六百七十五部。歸。帝極崇重。館之玉華宮。詔令翻譯。

續高僧傳。釋靜之。姓趙。雍州人。年七八歲。樂修阿彌陀佛觀。出家後。隱蜀彭門山。光化寺。十餘載。常坐茅宇。不居僧房。四方集者二百餘人。六時三業。不負光景。小時鼻患肉塞。百方無驗。有僧令誦般若心經萬遍。肉鈴便落。

廣異記。唐王琦。妻染疫。見燈下有三人頭。又有怪鼻。長數尺。又有二物如駱駝。琦代誦心經。至四十九遍而瘳。

報應記。唐崔善冲。任嵩州。時諸蠻叛變。冲偕二十餘人夜奔。欲投昆明。昏不知路。專誠念心經。俄見炬火在前。隨之行。得達昆明。

朝野僉載。唐孟知儉。并州人。少時病亡。至衙府。逢故人爲吏。始知所至。爲冥途。吏爲檢籍。曰。君平生無福果。難以回生。儉曰。我誦心經。及觀音經。約三四萬遍。吏檢籍得之。以白王。放還。並出簿。示將來官職。引入一坑。遂活。後遷官皆驗。

默記。南唐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宮人喬氏。後入宋太祖禁中。聞後主薨。出經捨相國寺。以資薦度。其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天禧寺塔相輪中。寺後大火。相輪墮落。而經不損。

談藪。宋建寧賴省幹。挾妖術。殺人祭鬼。嘗於浙中得十餘歲童女。以供用。一女母信佛。女隨之習心經。嗣此女當輪祭。沐浴裝飾。納空室中。鎖其戶而去。女自分必死。一心誦經。夜半。有物自天窗下。光燁燁然。怖甚。急念揭諦呪。女口中忽有光出。妖物欲進。復卻良久。口中光漸大。出射妖物。鏗然有聲。仆地。其室近街。值夜巡卒過。女大叫殺人。卒率衆破壁入。見一大白蟒死矣。捕賴伏罪。

現果隨錄。明王文肅公錫爵。江蘇太倉人。立朝鼎望。勳彪國史。深信佛。梵宇無大小。皆書額護持。晚年命工繪者。以金銀汁畫大士像。手書心經於上。施人供奉。不記數。子衡。

中榜眼。孫時敏別號煙客。奉佛尤篤。儉歲倡糶官米。煮粥濟貧。時陸元升夢至大寺。六人挑豆至。黃豆中雜蠶豆。旁一僧曰。此煙客所積善數也。大善蠶豆。小善黃豆。共六擔之多。生子九人。揆揆及孫原。皆進士。一門厚德。鼎盛未艾。

魚山剩稿。明熊魚山官給諫。以劾周延儒下錦衣獄。在獄以佛法攝化諸囚。禮誦不輟。又爲獄中人說心經。筆之爲心經再傳。當受杖時。默誦大士聖號。血肉糜爛。不覺痛楚。知大士陰相也。

見聞隨筆。沈旭庭。自少游幕。客宗湘文太守館中。署中扶鸞。乩云。沈某曷不來。宗遣价邀之至。乩畫惡鬼相。問識否。又畫刀。云將殺汝。以雪吾怨。宗代求解。則財帛不貪。齋懺不要。只索沈命。宗乃請土地問。怨顛末。並求排解。土地判云。鬼名曹天喜。介休人。業屠。沈前生爲介休令。時逢天旱。禁屠求雨。有惡曹者。賄令銀五百兩。誣曹犯禁。遭杖斃。故來索命。今稟城隍。查沈今世無罪。勸曹和解。曹願遵諭。令沈當壇誦心經一卷。此後排日誦心經五十遍。五月爲度。沈遂誠誦心經一卷而散。後日誦心經五十遍。偶因事煩稍懈。土地復降乩示沈云。汝負約。怠不念經。曹將復取汝命矣。沈拜謝懺悔。誓償前

約從此虔誦心經不敢懈

異談可信錄。清康熙間。錢塘鄭國相妹。有狐祟。至暈絕時。國相誦心經始蘇。遂禱大士。願施經二千卷。除妖救妹。妹云。正危急時。空中現大士。呼孽畜何得至此。以手指妖。騰空起。遂不見。衆聞異香滿室。

守一齋筆記。孝感程蕪園進士。嘗就秦中講院席。一日出行。宿野店。甚荒涼。就草榻臥。夢寐中。覺有物壓其足。心知爲邪魅。口不能言。窘甚。少頃。壓且過腹。思佛經可以驅邪。法帖中有趙松雪書心經。尙能記憶。急默誦。至色卽是空二句。氣忽透出。大聲疾呼。而物遁矣。定神復誦數徧。始得安眠。晨起詢鄰人。是店固多魅也。

又陳泰和赴金陵應試。抱恙寓中。夢公差兩人持票示之云。有怨業。不準入場。卽見兩貓三鼠。並八蝦蟆。跳躍作索命狀。陳曰。我誦心經超度之。何如。差曰。當代稟城隍。先是泰和胞叔陳肖巖家。有婢遇鬼。發狂作男子語。陳令舉家誦心經。婢瞋目曰。某所誦無用。是纔食肉糲者。問之而信。誦至千徧。鬼言願去。婢遂霍然。泰和知此事故。復以誦心經請也。越兩日。差入夢云。城隍詣文昌請示。帝君云。陳某本今科解元。暴戾傷生。應遭

譴罰。許誦心經五萬卷。超卹怨命十三條。蓋陳幼時戲爲官。命奴婢掠貓如審人狀。連斃兩貓。又屢戕各命。實爲戲頑。不謂冥冥中鑑察之嚴如是。

海南一勺。乾隆壬寅冬月。上海俞宗妻。忽寒戰譫語云。我婆媳二人行路經此。飢甚。必以酒食餉我。審其音。無錫人也。知有崇。延僧誦心經大悲呪金剛經。甫一徧。卽聞病者。誚讓云。我初不肯入。汝必欲來此。今徧體飛刀刺我。痛不可忍。其速去。已而寂然。妻不復寒戰。越宿全瘳。

又婺源戴鴻澤母。禮敬大士。嘗製救苦膏。施人道光間。姪孫某患痘黑陷。左目已瞽。其母夢一媪曰。吾觀音也。居鴻澤家三年。汝可往求神膏。貼左太陽穴。醒後求至。醫詫其妄。用燈火治瞽目。致睛出。僅筋懸未墜。潛遁。母禱大士。念心經二千徧。仍貼膏。左睛漸入。瞽而重明。痘亦瘳。

又浮梁程昭。因病痞。誦心經而瘳。常持無閒。道光間。春官下第歸。江中覆舟。漂蕩十餘里。一心念心經。若有物承其足。藉以微坐得救。

觀音經跋。澗南居士云。乾隆間。與張孝廉艮山同寓。張黎明誦經。詢之曰。此心經。白衣

呪高王經。余三世信持。歷著靈驗。余聞而虔誦。是秋兄領鄉薦。余補郡庠。姪輩游泮。益悚然大士之靈應。良山不我欺也。

南海慈航。張氏女佛兒。誦觀音經。暴死而甦。言被二役挾去。以黑被先裹二人。納陳家。次裹女以花被。曰。汝負渠錢一千五百。今應還也。有綠衣者曰。此女念般若經。姑舍之。因失足墮地而寤。白於父。訪陳家。夜產三犬。二黑一斑。斑者斃。因取錢還陳。陳不受。捐助善舉。

求福指南。高安褚景賢。道光間。母患喉痺。旬餘。水漿不入口。血聾喉中。呼吸如縷。賢許施南海慈航求福指南。各百卷。虔誦心經。及觀音聖號。母嘔血塊如鷄卵。乃得進藥。數日而瘳。此與家嚴脫證。同瀕危得安。益信持誦。傳布聖經。洵續命第一靈符也。高僧傳四集。清常智出家。誦心經。至心無罣礙。渙然若釋。專修淨業。預知時至。焚化有紫色如蓮華。於火光中燦然湧出。

觀音靈異紀。左謙云。廣東崖州衙齋。荒甚。中夜時聞鬼嘯。光緒中外。舅尙蕩生。隨兄俊生之任。獨處廳事。南偏。一夕寐中。忽聞門啓聲。視之。見一白衣長人。獠牙外露。貌甚兇。

惡對牀而立。以手畫帳。案上燈光。縮作綠色。噤不能聲。因默誦心經。忽見長人斂手悚立。又急誦之。長人卽連步卻走而滅。

惜字編。普門寺僧。師徒九人。徒等應赴齋口。輒焚心經。一沙彌心非之。未敢言。一夕夢陰府攝去。七僧俱跪。聞呵曰。汝等妄燒經文。當墮畜道。謂沙彌云。姑饒汝。歸告世人。念經可焚。則不可。寤後數日。四僧牆壓死。二死於水。一死於魔。

續墨客揮犀云。凡見人釣網。至心誦揭諦呪七徧。可使終日無獲。○止淨按此事實。親有證驗者。居鄉時。逢天旱。塘水將涸。無知輩。競下塘捉魚。信佛婦女。假作觀魚。默念心經。或只持大士名。彼輩詫曰。初見滿塘皆魚。今何一無所見。每勞擾多時。一鱗不獲。洵見佛經慈力。不可思議。

又止淨親聞數則。錄之。友人丁調笙。前清優貢言其兄陽初。前清拔貢常持心經。赴省鄉試。過鄱陽湖。遇風。船將覆。舟子及同舟人皆號咷哭。陽初正坐。急念心經。俄而風漸平。舟獲抵岸。無恙。故調笙亦信持之。民國十八年。其媳病危。牙關已閉。醫云無治。調虔禱大士像。前敬誦心經及大悲呪。數十徧灌。以大悲水。能下咽。知有驗。因舉家虔誦。遂漸漸病退。



不藥而瘳

彭澤地方僻陋。民國以前。無一佛經。婦女中信佛者。只入外道之先天門。或姚門。潘門。但彼雖外道。斂錢而多知誦心經。入門者。臨終時。其道友代爲盤膝坐。倘膝僵直。即誦心經。雖已僵。能使之柔。又趺坐將見偏斜。亦誦心經。身即端正。聞確有靈驗。亦可見心經功德之一斑。

附錄弘贊法師心經貫義

此經本觀自在菩薩所修之妙行。所證之究竟涅槃。妙行即行深般若。涅槃體具三德。所謂法身般若解脫。般若即照見法身。即蘊空。解脫即度苦。故日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而佛欲人之得同菩薩之得。故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復恐空色名生。不知當體即是。故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其有欲得此者。直下一念不生。體露真常。即名觀自在。在其迷此者。身心熾然。是爲六道四生。如或於此未能一念相應。即當乘起大丈夫志。截斷心意識路。不落卜度知見。以無分別智。凝然在前。照此如幻身心。當處寂滅。即是真空。真空獨露。是曰法身。法身無著名爲解脫。法身體離生滅虛妄等相。故無世之根。

塵識。法身前後際斷。故無三世十二因緣。法身不屬世出世間因果。故無苦集滅道。法身本自圓成。初離能所修證。故無智亦無得。法身離一切相。而非斷滅。故以無修而修。是依般若波羅蜜多。以無證而證。是證究竟涅槃。以無得而得。是得阿耨菩提。出入六根門頭。周徧法界。靈而莫測。故曰是大神呪。靈光獨耀。故曰是大明呪。出於數量之表。故曰是無上呪。非三賢十聖可比。故曰是無等等呪。離名絕義。故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 佛學救劫編卷下之二 修持篇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淺註序

前既解釋心經使世人明性空之義。卽知四大幻相本非真我。故富貴威武不足豪。貧賤怯弱不足恥。一真佛性乃我主人。決不可爲六賊所俘。爲三毒所害。前由無始以來。誤認幻相爲我。縱彼妄識造種種業。累我主人。六道浮沈。歷劫受苦。今當痛悔前非。發大勇猛。觀照妄念。使不復逞。本來佛性不更入迷。翻十惡爲十善。以莊嚴清淨之身。則往昔惡業可一念消除。所謂改造心理爲救劫之根本者。此也。惟是吾人生當末運。本屬業重福輕。障深智淺。加以歷劫造惡。無量無邊。今當業果同分成熟。仍恐螢火之照。難屏惡魔。浮囊之微。難度巨海。以定業之力量甚大。非小善所能挽回也。故更當歸命。觀音菩薩。仰求慈力加被。蓋我輩衆生。譬如赤子。觀音大士。猶如慈母。赤子啼飢號寒。必賴慈母維護。衆生消災解厄。須仗大士加持。以觀音建號大悲。尋聲救苦。更於此土有緣故也。觀世音菩薩之經甚多。惟心經大悲呪。及此經最爲流通。心經注重自修。非上根利智。難於獲益。大悲呪靈感最著。但亦非人人能誦。唯此經專教禮敬持名。則雖下愚及極忙之人。無不能行。誠哉克稱普門品也。此品經古來註解甚衆。但高深理教。

非盡人皆能研究。惟諦老法師所出之講義。詮理雖深。而辭句極顯。閱之一目瞭然。其釋妙法蓮華經題一段。本台宗教義。非盡人能解。略之以求普及。以此救劫書爲對下根及極忙之人說法。貴簡不貴繁。貴淺不貴深也。其有立志研究佛學者。固可披閱講義原本。或更進而讀智者大師之玄義文句。其功德更不思議矣。

猗歟大士。誓願難宣。悲運同體。慈起無緣。尋聲救苦。隨類逐形。普現色身。徧情無情。若有衆生。遇諸苦難。一稱其名。立見救援。富壽兒女。凡有所求。禮拜供養。隨願悉酬。何以稱名。便獲感通。由菩薩心。久證真空。無心之心。合生佛心。衆生迷背。無從受恩。因遇災難。并所懇叨。一發誠心。感應道交。如清涼月。麗彼中天。影現羣水。一無所偏。若或無信。莫由相感。如水昏動。月影不顯。咎在於水。非月不照。若得澄靜。卽現光耀。亦如陽春。普生諸芽。遇根枯者。朽腐更加。甘露普澍。草木同榮。唯無根者。不荷生成。入道之要。信爲第一。欲蒙慈濟。非信莫得。緬維菩薩。何能如此。爲有遠本。故致爾爾。遠本維何。圓證三覺。名正法明。福慧兩足。雖住寂光。悲願無央。復現菩薩。輔弼法王。十法界身。無身不現。三際豎窮。十方橫徧。菩薩功德。難盡讚揚。垂示梗概。作長夜光。

觀音菩薩讚  
釋印光撰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淺註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節錄諦閑法師講義

初釋觀世音。觀是能觀之智。世音是所觀之境。世謂世間。出世間。指十界依正二報。謂世間六凡。以同居土爲依報。胎卵溼化爲正報。三界諸天不能外也。出世四聖。二乘以有餘土爲依報。羅漢辟支爲正報。菩薩以實報土爲依報。別教地上。圓教住上。各大士爲正報。音謂無論依正二報所有音聲。皆爲所觀境也。音本屬聞。今不曰聞而曰觀者。須知大士過去古佛。號正法明如來。以誓願宏深。悲心不息。倒駕慈航。迹垂九界。衆生不盡。大士悲願亦無盡也。若論大士因地修證。請讀楞嚴經。大士自陳所修圓通。得大自在。施諸無畏。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下合六道衆生希佑誠心。與諸衆生同一悲仰。故得隨感而應。普門示現也。次釋菩薩。菩薩梵語菩提薩埵。華言覺有情。謂以自證之道。能覺悟有情衆生。俾同證斯道。大士運稱性之無緣大慈。同體大悲。豎窮三際。橫徧十方。故盡虛空徧法界。無一處不是大士所化之境。無一衆生不是大士所度之衆生。豎窮三際。故從無量劫前。直至盡未來際。皆大士度生之時。所謂虛空無盡。衆生無盡。大士之悲願亦無

盡也。次釋普門。普常徧也。門能通也。觀音以衆生之心爲心。以衆生之境爲境。衆生若一念歸向。卽蒙感應。所謂處處祈求處處應。苦海常作度人舟也。此品雖云三十二應。實則無身不現。無刹不現。人人心中有觀音。故稱普門大士。

爾時無盡意菩薩。卽從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觀世音菩薩。以何因緣。名觀世音。

諸佛菩薩。皆以德立名。此菩薩名無盡意者。以其悲心無盡。慈意莫窮。謂請法雖在於當會。用意普被於未來。卽顯流通妙法。利益未來。無窮無盡也。

佛告無盡意菩薩。善男子。若有無量百千萬億衆生。受諸苦惱。聞是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卽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

無量百千萬億衆生。受諸苦惱。是總舉能感之機。聞是觀世音菩薩者。指彼衆生。早曾聞有菩薩之名。卽彼衆生心內之菩薩也。且衆生本是菩薩心內之衆生。今偶值苦惱之境。猛然憶及菩薩之名。遂一心稱菩薩名號。是菩薩心內之衆生。稱衆生心內之菩薩。感應之速。猶如桴鼓。隨扣隨響。故曰卽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如啐啄同。

時不前不後也。以上總答觀音受名之因緣。

若有持是觀世音菩薩名者。設入大火。火不能燒。由是菩薩威神力故。

此下別說七難。此第一免火難也。意謂凡常持念菩薩名者。本不遭火災。設因宿業所招。值遇大火。由菩薩威神力故。亦能免難。○近聞錄。日本化學家益田玉成。民國十年來南京。於棲霞山奉請觀音像歸國供養。越二年。日本大地震。江戶雄都百塵煨燼。益田四鄰咸罹凶災。獨其家以供養大士。故獲全。難後。夢大士令奉像還山。於是以梅檀法供。送回金陵。日人亦傾心膜拜。○又錢佛捨自述。民國十六年冬月廿六夜。西鄰駐軍辦公處。因汽油數箱爆裂。頃刻火焰入我屋角。長數尺。時西風勁。火來迅速。莫知所措。急稱觀音名號。時消防隊以屋角障礙。無從施救。危急萬分。時妻孥亦同念聖號。忽而風轉東。蝸舍居然無恙。設非佛力。萬難倖免也。

若爲大水所漂。稱其名號。卽得淺處。

此第二免水難也。人平時稱念菩薩名者。本不遭水難。設遭其漂。能稱菩薩名。亦能免難。○近聞錄。瑞安應治平。信仰佛法。民國十七年正月廿八。攜子往永嘉坐新濟

輪船之拖船。船纜忽斷。遂致覆沒。時治平在艙中不得出。惟抱子力念觀音。而頭項竟不淹沒。身在水中。念大士約一小時許。聞救船至。乃推其子出窗得救。已則身大窗小。不得出。久之。有人鑿窗。援置小舟。時天寒浸水中過久。父子俱僵。飲薑湯得無恙。此船艙中人無一倖免。獨治平父子慶更生。感大士德。持聖號。尤加勤懇。○保山施德成。民國十七年。聞父亡。由贛回滇。臘月六日。舟抵香港。船觸礁石。同溺者四百餘人。施遇救得生。因受傷。左手殘廢。溺前一夕。夢觀音菩薩。拽其手走。出海上岸。諭云。因汝有孝心。故救汝。汝復生後。當出家羅浮。否則後更有險。汝當緊記。次日果船沒得救。遂至羅浮出家爲僧。

若有百千萬億衆生。爲求金銀瑠璃。砮磈瑪瑙。珊瑚琥珀。眞珠等寶。入於大海。假使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刹鬼國。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稱觀世音菩薩名者。是諸人等。皆得解脫羅刹之難。

此第三免風難也。謂衆生愛財入海求寶。忽遇怪風吹船。墮羅刹鬼國。遇難多人中。或有一人能稱菩薩名。彼諸多人。皆得免難。○近聞錄釋傳德住持湘城慈勝禪院。



民國十三年六月。乘小舟渡大河。狂風驟作。白浪掀天。舟將覆。心惶懼。急誦大悲咒。數徧風浪忽停。舟亦平。而離舟之一丈外。波濤仍然疾湧。舟人云。自幼至今。從未見半河有浪。半河無浪之奇事。真菩薩慈悲威力也。○僧慧月。民國十一年冬。回南漳省親。從襄河上。同行之船四十餘艘。均拉縴行。忽起大風。各船縴繩捲成一團。不得開。各船遂互相撞擊。正危急間。更迎面來一大船。橫載巨木。順風疾駛如箭。直撲本船。匆促無從讓避。羣衆失色。予至。心念觀世音菩薩。卽見天上現紫金色雲一朵。一刹那間。本船桅從根折斷。大船巨木。從本船篷背掠過。船得不覆。人慶更生。巧矣哉。以是因緣。名觀世音。

此結答立名之所以也。

若復有人。臨當被害。稱觀世音菩薩名者。彼所執刀杖。尋段段壞。而得解脫。

此第四免殺難也。謂設有人當被殺害時。是人能一心稱菩薩名。彼所執或刀或杖。菩薩威神。能使段段碎壞。此稱名人。卽得免難。○近聞記。郭永順。直隸任邱人。茹素早晚誦觀音經不輟。其子德海。在直軍爲兵。民國九年。直皖之戰。德海身屢中彈。皆

無恙。又李萬有正定人。在涿縣道元村傭工。民國九年直皖之戰。道元村爲皖軍礮隊陣地。一日直軍礮彈飛來。正落李前而炸。衆以爲李骨粉矣。迨礮煙散盡。見李滿身塵土。衣皆洞穿。而身體髮膚無絲毫損。李手探衣囊。出觀音銅像一尊。始知李之不死。大士慈佑之恩也。又民國十六年。奉軍圍涿州。百日之久。城內礮彈如雨。房屋無一全者。只西北隅三十餘戶。安然無恙。蓋其處有小廟。供觀音大士。附近居民。常往禮敬。故全城遭難。此處獨免。○朱智章。江蘇睢寧人。家供觀音像。日持大悲呪。及大士名。民國十五年。南北交戰。土匪蜂起。民團聯合自衛。刁斗之聲不絕。十六年正月夜半。聞狗吠。朱開門出聽。手持念珠。誦觀音。其堂弟某亦開門出。見有人立宅下。疑爲賊。卽開槍。智章呼曰。我也。其弟驚趨視之。智章手按胸旁。著彈處。啓視。僅棉袍上有凹痕。絲毫未傷。彈猶灼手也。持置佛前。禮拜懺謝。倍生敬信。又張俊章亦睢寧人。民國九年。在商家湖設館授徒。賊忽掩至。張閉門。以身抵之。賊撞以巨石。不得開。向門開槍二十餘發。均洞穿。張仍抵不讓。鄉團聞警來救。匪逸去。張開門出。檢視彈孔。皆從張身旁過。乃跪地謝佛。持誦益虔。

若三千大千國土。滿中夜叉羅刹。欲來惱人。聞其稱觀世音菩薩名者。是諸惡鬼。尚不能以惡眼視之。況復加害。

此第五免鬼難也。謂設使三千大千世界之內。所有大小國土。盡皆夜叉羅刹等惡鬼充滿。此二鬼皆以人爲食。故來惱害於人。人若不知稱菩薩名。必爲所害。如能稱菩薩名。彼惡鬼等聞菩薩名。尚不敢以惡眼視人。復何能加害於人乎。○近聞錄鄒智章云。從兄勤方家。民國十八年。中秋後。每夜廳事中。敲門傾茶。或庖廚內。翻弄盆盞。不堪其擾。若海姪勸請佛菩薩供養。余因奉大士尊容往。囑其子晨夕誦大士聖號百聲。其怪遂絕。○民國十七年。彭澤馬當鎮。有人病魔。謂有鬼船五隻。縛人魂去。實行敲詐。一時喧傳鬼綁票之事。俄而有數人。竟同病。喃喃嚙語。衆乃釀金設醮。多燒楮錢。而病者皆瘳。時有問鬼船何不至城區。病者代答云。本擬到城。因城中人多念佛念觀音。故不敢去。此余於彼年夏。由滬歸里。親見設醮。聞衆所述者。止淨述。設復有人。若有罪。若無罪。杻械枷鎖。檢繫其身。稱觀世音菩薩名者。皆悉斷壞。卽得解脫。

此第六免囚難也。謂或有造罪而受官囚。或無罪者而受賊囚。既已被囚。更桎械其手足。枷鎖其頸項。然不論其造罪之有無。只看他能否稱念。若其人果能稱念菩薩名者。彼所檢繫之桎械枷鎖。仗菩薩威神力故。皆悉斷壞。即得解脫也。○近聞錄。民國戊辰夏秋間。直魯軍退踞唐山豐潤間。土匪蜂起。毛家陀村民。練保衛團以自救。因經費不足。有徐寶山者。往外籌款。歸途被匪綁。旋得逃歸。自述云。始被劫時。吾詭言他莊他姓。匪有識者曰。此毛家陀徐某也。匪首大怒曰。毛家陀人。決不贖。汝曹嚴守之。待事畢再斃彼。苟有疏忽。不汝宥。匪黨乃增以繩縛。並用布蒙眼。吾至此。惟有默念觀音菩薩矣。至夜愈念愈悲。亦愈悲愈念。忽聞空中聲曰。徐寶山急走。如是者三。驚而張目。蒙布已脫。守賊咸熟睡。吾起立。縛繩亦自散。委地急逃。遂得歸。

若三千大千國土。滿中怨賊。有一商主。將諸商人。齎持重寶。經過險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應當一心稱觀世音菩薩名號。是菩薩能以無畏施於衆生。汝等若稱名者。於此怨賊。當得解脫。衆商人聞。俱發聲言。南無觀世音菩薩。稱其名故。即得解脫。

此第七免賊難也。謂大千世界所有國土。徧處盡是怨賊。國內之道路。可謂危險之極。其時諸商人齎持貴重珍寶歸家。必經過此危險之道路。有何法術能過此險耶。幸其中有一信仰菩薩之商人。見諸商人各懷怯怖。乃高聲唱言。汝等勿生恐怖。應當一心異口同音。稱念觀世音菩薩聖號。須知菩薩有廣大威神之力。能以無畏施於衆生。故能稱菩薩名者。同得解脫。衆人信之。卽齊稱菩薩聖號。遂得同脫賊難。○近聞錄。夏佐卿。邳縣人。民國七年秋。被匪擄去。無力贖取。至陷賊數月。至心默念觀音聖號。嘗於中夜。跪地發願。若得脫險。當終身持齋奉佛。後遇官軍來勦。匪出應戰。以一包裏。令背負隨之。值匪敗散。官軍獲夏。詢知爲肉票。縱令歸。到家檢視包裹。得銀四百餘圓。合家喜稱佛佑。同持普門品。金剛經焉。○張少連。爲上海某洋布行買辦。民國十六年。冬月一日。乘汽車出門。突遇綁匪。登車挾持駛去。張向不信佛。見家人禮誦。輒詆爲妄。至是急默念觀音聖號。意極懇切。車行至鬧市。忽路人紛集。警笛亂鳴不已。匪大驚。以爲捕已。停車逸去。張愕然。繼始知爲無賴糾衆爭鬥耳。因是安然脫險。感念慈恩。求印光法師授三皈依。又民國十七年。二月二十八。上海天潼路。

蔡仁茂玻璃店主人。蔡仁初將出門。匪先登蔡汽車。蔡一上車。匪即開去。蔡默念觀音。未久。忽車輪胎爆。匪仍強開車行。繼而汽油缸炸火起。車不能動。匪等挾仁初下車。向仁初連開三槍。仁初若有人挾之三跳。彈從腿縫中過。得無傷。匪遁去。仁初歸來。○又成都李姓家。富有祖母撫一孫。年數齡。被匪綁去。其祖母朝夕拜禱觀音。孫在匪窩。夜見一老嫗。從壁出。安慰之。備至。並帶之同宿。翌夜甫曙。嫗謂汝祖母念汝切。可同我行。出則門戶自開。見匪衆縱橫臥。而不之覺。徑出匪巢。代雇一車。送之歸。足證大士慈悲至切。能一心稱念。必獲靈應也。○講義原本所引。多從大士頌。普門圖證摘錄。然證於古。不若驗於今之足。令人生信也。故此免七難中。專引觀音靈感近聞錄。及己身親聞者。近時殺難賊難。幾乎徧地。皆是最爲可畏。故引事證特詳。欲人急急歸命大士。得所怙恃也。

無盡意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威神之力。巍巍如是。

巍巍高大貌。此結前免難之神力高大如此。

若有衆生。多於淫欲。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欲。若多嗔恚。常念恭敬觀世音菩

薩便得離瞋。若多愚癡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癡。

此離三毒根也。衆生所以無量劫來輪轉生死受諸苦惱皆由貪瞋癡三種根本煩惱之故。倘有一念纔萌即被種種牽絆。況云多耶。此爲人之大障。教中對治謂多貪衆生修不淨觀。多瞋衆生修慈悲觀。多癡衆生修因緣觀。須知修觀難。稱名易。今言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能遠離。具見菩薩大威神力不可思議。○高僧傳唐元康法師誦觀音求智慧後深通宗教。○堅觚集宋熙寧中長老重喜不識字日誦觀世音菩薩不少休。一日忽書偈曰。地鑪無火一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乞得苧麻縫敗衲。不知身在寂寥中。蓋得觀音智慧力而解悟者也。○一行居集谷聲禪師幼讀書苦不上口。禱於觀音大士前歸而展卷如宿所習。每下山誦法華經一遍還亦如之。能得大士賜智慧不惟癡毒可離即貪瞋兩毒亦必離矣。

無盡意觀世音菩薩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饒益是故衆生常應心念。此結顯神用並勸應修也。○觀常應心念四字日常是念念不得閒斷日應是念中不得疑惑日心念是念念不得夾雜讀者各宜努力。

若有女人。設欲求男。禮拜供養觀世音菩薩。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設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植德本。衆人愛敬。無盡意。觀世音菩薩。有如是力。若有衆生。恭敬禮拜觀世音菩薩。福不唐捐。是故衆生。皆應受持觀世音菩薩名號。

此滿二求也。前半正滿二求。後半顯益勸持。初文意謂世間女人。以無男女爲苦。一爲夫主所輕。二爲翁姑所賤。三爲鄰婦所譏。所以單指女人求也。求得之男。或浮薄而無福德。或愚癡而無智慧。有一如此。亦不足貴。今求菩薩。卽得福慧雙全之男。甚遂所願也。求得之女。或形貌醜陋。或人品不端。則有不如無。今求得之女。端正有相。德容兼備。正是窈窕淑女。是宿生培植衆德而來。令人生愛起敬。其父母之如意。更不待言矣。唐捐猶言虛棄。謂恭敬禮拜菩薩。必能得福。不至虛棄。○辨正論。晉王珉無子。妻懇禱觀音求嗣。後遇一胡僧云。我死當爲汝子。未幾僧亡。珉妻有娠。及生能語。便解十六國梵音。卽尙書王洪明也。○天后志。天妃莆田林氏女。父惟愨。行善樂施。禮大士求子。母夢大士與一藥丸。令吞。曰。汝家世敦善行。服此。當得慈濟之貺。遂妊。誕時。霞光射室。異香氤氳。十齡後。誦經禮佛不輟。後遂靈通變化。勅封天后。此外



歷代高僧。如菩薩化身之萬迴。台宗祖師遵式。禪宗祖師大覺璉。金壁峯。憨山。淨宗祖師滿益。皆禱大士而生者。其福德智慧。更非凡人所敢比擬矣。

無盡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億恆河沙菩薩名字。復盡形供養飲食衣服臥具醫藥。於汝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不無盡。意言甚多。世尊。佛言。若復有人受持觀世音菩薩名號。乃至一時禮拜供養。是二人福。正等無異。於百千萬億劫。不可窮盡。無盡意。受持觀世音菩薩名號。得如是無量無邊福德之利。

此示少持大士之名。與多持其餘菩薩之福等。以勸持也。意謂此三千大千世界之內。現住世間。和光渾俗之菩薩。以恆河沙計之。有六十二億之多。設有人受持如許菩薩名號。復盡其形壽。以四事供養如許菩薩。其福可謂多矣。設復有人。但持大士名。暫時禮拜供養。而二人之福。正等無異。蓋真金一兩。價勝氎華千斤。摩尼一粒。貴過珍珠十斛。以彼六十二億恆河沙菩薩。皆是權乘。安得與果後施化之大士同年而語哉。須知大士願深無量。與毗盧同稱丈夫。德舉一毛。雖普賢莫知邊際。是故剎那稱念等百千億兆之如來。偶爾受持。勝六二河沙之菩薩。信乎宏名尊貴。難可得。

聞梵釋天人皆應生敬也。此十二句係大士頌中之文欲求註解請觀大士頌。○已上是大士下合六道衆生

希佑誠心與諸衆生同一悲仰之妙用即施十四種無畏也。

無盡意菩薩白佛言世尊觀世音菩薩云何遊此娑婆世界云何而爲衆生說法方便之力其事云何。

此當機第二番啓請也。初請立名因緣佛將大士下合衆生悲仰施十四種無畏之神力妙用以答立名所以當機意謂大士利生妙用聞聲救苦故有觀音德號敬聞命矣。然大士乃西方極樂世界補處菩薩云何來此娑婆世界又云何而爲此界衆生說法其中必有深妙方便之所以故復請問世尊以下世尊將大士上同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以答之即三十二應十九說法也。

佛告無盡意菩薩善男子若有國土衆生應以佛身得度者觀世音菩薩即現佛身而爲說法。

此第一現佛身而說法也。謂設有衆生願見佛身而生渴仰大士即現佛身隨機施教亦不一定說成佛之法也。

應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卽現辟支佛身而爲說法。

此第二現獨覺身而說法也。衆生宿種萬別千差。或種信行善根。歡喜聞法。或種法行善根。樂獨修持。此應以辟支身得度者。卽法行人之機也。此輩常居深山窮谷。有機感之。大士卽現同類身而爲說法。

應以聲聞身得度者。卽現聲聞身而爲說法。

此第三現聲聞身而說法也。聲聞是信行人之機。聞佛聲教。始能斷惑證真。大士卽現同類身而說四諦之法。教以知苦斷集修道證滅。入有餘涅槃。

應以梵王身得度者。卽現梵王身而爲說法。

此第四現梵王身而說法也。梵王居欲界以上初禪天中。或有願作梵王。心樂離欲。大士卽現身爲說出欲之法。

應以帝釋身得度者。卽現帝釋身而爲說法。

此第五現帝釋身而說法也。帝釋俗稱玉帝。佛經名釋提桓因。時與阿修羅戰。大士現身。教發菩提心。讚見佛聞法。令除世欲。厭世境。絕世染。除煩惱。滅恐怖心之法。

應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卽現自在天身而爲說法。

此第六現自在天身而說法也。此天居欲界之頂。亦名他化自在天。因其舉動自在。所受用之五欲。能感動他力變化。爲彼受樂。故名。或有一類之機。慕其自在。大士隨機施教而爲說法。

應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卽現大自在天身而爲說法。

此第七現大自在天身而說法也。此天居色界之頂。餘經稱摩醯首羅者是也。或有希慕彼天。得大自在。有三目八臂。高覆大千。欲求生彼天者。大士卽現其身。隨機說法。

應以天大將軍身得度者。卽現天大將軍身而爲說法。

此第八現天大將軍身而說法也。如韋馱菩薩。卽天大將軍身也。或有人希慕彼身。勤修五戒十善。而得天身。威武勇耀。大士卽現此身。隨機施教。以遂其志。使驅邪輔正。護法安僧也。

應以毗沙門身得度者。卽現毗沙門身而爲說法。

此第九現毗沙門身而說法也。梵語毗沙門。華言多聞。卽北方天王也。此王雖居北天。常護南閻浮提佛法。昔唐道宣律師。修般舟三昧。九十日晝夜行道。不坐不臥。一日身倦。幾仆階下。有神現其傍。扶之不致傾跌。師問是誰。答是北方毗沙門王子張瓊。問何以至此。答以師行道精進。特來護持。只此一事。具見北天護法之意。或有欣樂此天者。大士卽現身而爲說法。

應以小王身得度者。卽現小王身而爲說法。

此第十現小王身而說法也。小王卽指南閻浮提大小各國之王。如前朝唐太宗。元世祖。清世宗等。皆是也。或有人慕王身。能鎮國澤民。大士卽現王身。爲說治國善政。護持三寶。或說出世正法。持菩薩戒。俾其超凡入聖。離苦得樂也。

應以長者身得度者。卽現長者身而爲說法。

此第十一現長者身而說法也。長者上致君。下澤民。年高德隆之謂。有人希慕長者身。大士卽現之而施教也。

應以居士身得度者。卽現居士身而爲說法。

此第十二現居士身而說法也。清淨自居。乃稱居士。韜光藏德。寡欲精修之謂也。有希求此種人者。大士即現其身。爲說止惡行善。戒殺放生。漸至精修淨業。求生淨土之法也。

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爲說法。

此第十三現宰官身而說法也。上自冢宰。下至州縣。爲主宰者。皆名宰官。有人希求此身者。大士即現其身。而爲說護持正教。福國利民之法也。

應以婆羅門身得度者。即現婆羅門身而爲說法。

此第十四現婆羅門身而說法也。婆羅門。華言淨行。如中國之黃冠野客。不染世緣。清淨修道之類。西竺有四大姓。一刹帝利。王種也。二婆羅門。如此方儒道也。三毗舍。商賈也。四首陀。農夫也。有人慕道。大士即現此身而化度之。如大士頌應化類所載。陳君選。吳璋。所見道人。皆是。

應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得度者。即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而爲說法。

此第十五現四衆身而說法也。比丘華言乞士。外乞食以養色身。內乞法以資慧命。尼女也。優婆華言近事。塞男也。夷女也。此二衆求受五戒。親近三寶。承事供養。植勝福田。謂或有人發心出家受大戒。或居家修持受五戒。大士卽隨類現身。各成其志也。現比丘身。如達摩誌公。僧伽大師。皆是。

應以長者居士宰官婆羅門婦女身得度者。卽現婦女身而爲說法。

此第十六現婦女身而說法也。佛不舉泛常婦女。須舉長者宰官等婦女者。素稱富貴學道難。凡大戶人家。規矩必嚴。出門非易。只好在家中供養菩薩。恭敬禮拜。既有心感。大士必應。是故現同類身爲其說法也。○按大士歷來現婦女身最多。蓋一主慈悲。二以婦女中敬奉者衆。故現身亦衆也。

應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卽現童男童女身而爲說法。

此第十七現童男童女身而說法也。或有男子志期淨修。不娶妻室。或有處女志期淨修。守貞不嫁。大士卽各現其身而爲說法。

應以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卽皆現

之而爲說法。

此第十八現八部身而說法也。乾闥婆。天帝之樂神。迦樓羅。卽金翅鳥。緊那羅。天帝之技神。摩睺羅伽。卽蟒蛇神。此八部衆。爲法門外護。佛說法時。無不隨侍。既有見佛聞法之善根。何以墮於異類。以是乘急戒緩之故耳。或此等衆。有厭離心。樂脫其倫。大士現同類身而化度之。

應以執金剛神得度者。卽現執金剛神而爲說法。

此第十九現執金剛神而說法也。如楞嚴經之金剛藏王諸眷屬類。或護呪護定護戒。總之護法神也。此衆有機感。大士卽現身應之。以上三十二應。十九說法竟。

無盡意。是觀世音菩薩。成就如是功德。以種種形。遊諸國土。度脫衆生。是故汝等。應當一心供養觀世音菩薩。是觀世音菩薩摩訶薩。於怖畏急難之中。能施無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號之爲施無畏者。

此結顯神用功能。並勸供養。特出別號。爲施無畏也。意謂此菩薩成就如是功德。如是二字。卽指上八難三毒二求持名。共十四種之功德。以種種形。卽指上三十二應。



大士有如是普利於人。故當一心供養。又常於怖畏急難中。能施無畏。故世人尊崇菩薩德號。名施無畏。

無盡意菩薩白佛言。世尊。我今當供養觀世音菩薩。卽解頸衆寶珠瓔珞。價值百千兩金。而以與之。作是言。仁者受此法施珍寶瓔珞。

此當機遵命奉供也。因佛囑汝等當一心供養。故當機遵命解頸上貴重之珍珠瓔珞。供養大士。此明明是物供。而言法施者。因此法華高會。一色一香。無非中道。卽事卽理。卽物卽法。卽法卽心。故物供卽法供也。

時觀世音菩薩不肯受之。

大士不受者。如金剛經云。菩薩不受福德。故不受。

無盡意復白觀世音菩薩言。仁者愍我等故。受此瓔珞。爾時佛告觀世音菩薩。當愍此無盡意菩薩。及四衆。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故受是瓔珞。

此文分二段。初當機重請。次爾時下。佛勅愍受。初文當機見大士不受。覺供意欠誠。

更發大心。爲衆生普請。故於我下加等字。次謂供者既奉佛勅而獻供。受者宜承佛勅而容納。於是佛卽告言。彼既爲衆而施。仁者宜爲衆而受矣。

卽時觀世音菩薩。愍諸四衆。及於天龍人非人等。受其瓔珞。分作二分。一分奉釋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寶佛塔。

此大士奉勅受供也。然受而不受。分作二分。一奉今佛。一奉古佛。蓋所作功德。應須回向。此卽回因向果。以顯古今一際。因果同源也。

無盡意觀世音菩薩。有如是自在神力。遊於娑婆世界。

此佛結答當機云。何遊此娑婆世界之間。

爾時無盡意菩薩。以偈問曰。

此句是經家標頌。什師譯本無偈。隋天竺沙門闍那笈多譯本有此偈。後人移刊於此。

世尊妙相具。我今重問彼。佛子何因緣。名爲觀世音。

此第一偈。頌當機啓請。初句讚佛相好。次三句請立名之所以。

具足妙相尊。偈答無盡意。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弘誓深如海。歷劫不思議。侍多千億佛。發大清淨願。我爲汝略說。聞名及見身。心念不空過。能滅諸有苦。

初二句。經家敘意。次七句。頌大士誓願深廣。承事多佛。積德深厚。功用難思。非言說可能盡。只略說耳。後三句。頌免苦妙用。凡聞者見者念者。總有不可思議功德。

假使興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觀音力。火坑變成池。

此一偈。頌免火難。○近聞錄。趙宴梅云。余住蘇州濂溪坊。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夜。東南鄰家失慎。時東南風極大。余夢中驚覺。揭帳一望。見窗外火球如雨而下。合家老幼大哭。余囑家人勿哭。亦勿移物。移亦弗及也。惟有齊聲念觀世音名號。而靈異捷於桴鼓。突然風止。火勢遂緩。施救得熄。

或漂流巨海。龍魚諸鬼難。念彼觀音力。波浪不能沒。

此一偈。頌免水難也。○近聞錄。李王慧敏。前皖督王普之姊。言其堂弟慧炯。敬仰觀音大士。住杭州西湖邊。民國十七年某日。攜幼女泛舟湖中。女忽失足落水。乃植立水面。炯急撲水抱之起。衣盡溼。而舟不曾翻。問女何能植立。女云。墜水覺有物托其

足如立石上。誠所謂波浪不能沒矣。

或在須彌峯爲人所推墮。念彼觀音力。如日虛空住。或被惡人逐。墮落金剛山。念彼觀音力。不能損一毛。

此二偈頌免墮難也。○近聞錄。鄒智章云。餘干縣李梅嶺。高八百尺。上有梵刹。供西方三聖。民國十六年冬。邑人余仲嶼居山養疴。兼任廟祝。既而病歸。命子彭年往代。一日匪徒圍寺。山固峻峭。荆棘叢生。平時陟降猶難。彭年倉卒逃竄。絲毫未損。而同伴逃者。面上傷痕如水藻。衣褲盡裂。蓋是日之晨。彭年之叔聞匪警。即率全家念佛菩薩名。故姪得脫險無恙。經云。被惡人逐。墮落高山。不損一毛。觀此益信。

或值怨賊繞。各執刀加害。念彼觀音力。咸即起慈心。

此一偈頌免賊難也。周市圍繞。無非是賊。是絕無逃處。賊上加一怨字。不但劫財。勢必害命。是毫無生望。乃至心稱大士名。羣賊聞之。息惡念而更起慈心。大士威神之力。何如哉。○近聞錄。江西興國李斯蓮。性方正。有同族某。慣行不法。李爲地方除害。力主捕而置之死。然其徒黨甚多也。時憂報復。劉演真居士教以皈依三寶。長齋念

佛懺悔前業。以期自他同得解脫。李信受。早晚至誠禮念。民國十六年春。匪衆稱共產軍。誓殲滅李之全家。李聞耗。舉家奔避。匪來其家。縱火三次。終不燃。因捨去。後匪餓稍息。時屆秋收。李單身回鄉。中途茶樓小憩。突遇匪軍。遂爲所捕。李自念死期至矣。急念大悲呪一徧。接念阿彌陀佛不住口。隨行隨念。甫至樓下。一匪揮手謂捕者曰。不要他。這箇好。乃捨李而捕其所謂好者以去。李竟脫險。或遭王難苦。臨刑欲壽終。念彼觀音力。刀尋段段壞。

此一偈頌免殺難也。○近聞錄。吳履中記。民國十四年夏。履中赴粵。與滇軍接洽。南北統一事。一夜忽被捕去。幾遭不測。因虔誦觀音經數十徧。誦後忽然睡去。次日竟得脫險而出。出乎意料之外。回憶當時。身處刀劍林立之中。而此心泰然。且方凶然欲置之死。忽釋然而放還。皆非人力所能爲。實由大士鑑余素昔信奉之微忱。加以慈護所致也。

或囚禁枷鎖。手足被杻械。念彼觀音力。釋然得解脫。

此一偈頌免囚難也。○民國十五年重陽之旦。突聞槍聲三響。衆驚起。則羣匪已圍

余宅旋破門入。余避柴樓上。誦大悲呪。得免難。而堂弟子彥等被綁去。後因索贖。不滿其欲。復挾彥等到舍。縛堂柱上。聲言放火。以茅柴塞門。沃以煤油。子彥思頃刻之間。身家俱燼。急念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縛手之繩忽鬆解。欲逃。又恐爲監視之匪所見。彼必開槍。微睨之。則匪已睡。遂脫縛而逸。亦未放火而去。此寒舍近事。止淨述。呪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

此一偈頌免毒難也。惡呪毒藥。皆能害人。彼被害者。念觀音名。毒不能害。反害施毒之本人也。此種還著之理。復須說明。庶幾不致誤會。謗大士處心偏頗。自招罪戾。譬如以禮送人。人不受禮。其禮還歸本人自受。又如仰天而唾。唾不至天。還從己墮。今彼被害人。仗念觀音力。不受人害。故害還歸本人。非觀音使之還著也。

或遇惡羅刹。毒龍諸鬼等。念彼觀音力。時悉不敢害。

此一偈頌免鬼難也。有人倘遇此等鬼怪事情。或念大悲呪。或稱觀音名。仗大士神力。可無妨礙。○民國十三年。堂姪秧生。方十餘齡。時數發魔魅疾。口喃喃作他方人音聲。多不可辨。惟常索楮錢紙衣等。其母令避於我佛堂中。卽時神清。爾時只我家

供養西方三聖。今則村中供佛及觀音者多矣。止淨識。

若惡獸圍繞。利牙爪可怖。念彼觀音力。疾走無邊方。

此一偈頌免獸難也。○民國七年春。廬山各處出猛虎。一春夏間。計被虎噉者近二百人。爲自來未有之事。各寺僧衆皆念觀音求佑。於是僧衆往來。竟無一人被難。時有二人偕僧上山。二人前行。僧居後。虎起銜中一人。僧呼曰。彼係我請來者。萬不可食。虎竟放口而逸。其人得免。此余在廬山寺中親聞者。大士慈力真不可思議。止淨識。

虻蛇及蝮蠍。氣毒煙火然。念彼觀音力。尋聲自迴去。

此一偈頌免毒煙難也。○宋時有童女念揭諦呪殺蟒事。見大士頌。

雲雷鼓掣電。降雹澍大雨。念彼觀音力。應時得消散。

此一偈頌免災變難也。○印光法師言。山西蔚州。夏秋間。每雨必有小雹。寺僧每日虔誦經呪。名念苗經。若逢天陰。雲現凶象。必特爲虔誦。以止雹保稼。衆生被困。無量苦逼身。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

此一偈總頌救苦也。謂世間衆生。內爲煩惱火燒。外爲境緣交迫。內外困難。如居牢獄。若能念大士名。或念大悲呪。感動大士。以不可思議智慧之力。照之一切諸苦。無不消滅。

具足神通力。廣修智方便。十方諸國土。無刹不現身。

此四句該括三十二應。十九說法。大士神通較餘不同。設使世界極微塵數衆生。有機感之。皆能徧應。所以稱普門大士。所以能隨機施教者。以其廣修權實二智。此中智字指實智。方便卽權智也。實智冥理鑑機。權智稱機施教。故有感則應。無機不度。既稱十方國土。奚止娑婆一界。凡有機處。無不圓應也。

種種諸惡趣。地獄鬼畜生。生老病死苦。以漸悉令滅。

此一偈特別顯救苦德也。首句是總攝得修羅。次句是別列三惡道。三句是苦。非但惡趣。卽吾儕人類所不能免。無論是何道衆生。只要記得大士慈悲。或常稱名。或時敬禮。終能滅苦。猛力精進者。頓滅。因循怠緩者。漸滅。故曰以漸悉令滅也。

真觀清淨觀。廣大智慧觀。悲觀及慈觀。常願常瞻仰。



此一偈頌出五觀。以顯二利德也。前三觀顯自利德。第一是真空觀。謂觀一切法當體卽空。緣生無性。泯一切法也。以智冥理。無法當情。故名爲真。第二是妙有觀。謂觀一切法。非有而有。其相若幻。所以方便隨緣。居塵不染。故稱清淨。第三指事理無礙之圓中觀。謂法界事理同一真如。謂有則一法不立。謂空則萬德圓彰。寂照雙融。泯存無寄。稱性無邊。故曰廣大。後二觀顯利他德。悲是同體大悲。無苦不拔。慈是無緣大慈。無樂不與。末句是佛囑衆生。應當常願大士慈悲與拔。常瞻大士妙相莊嚴。俾念念感應道交也。

無垢清淨光。慧日破諸闇。能伏災風火。普明照世間。

此一偈頌化凶爲吉也。大士三惑淨盡。故云無垢。所謂塵去鏡明。淨極光通。故其智慧猶如赫日。能消諸闇。故稱爲破。破闇卽消災義。設使火水風之三災大劫到來。是衆生同分業感。大士亦莫可如何。若箇人之小三災。稱大士名。必能消解。如日麗天。普照四洲。大士慧日。更能普照一切世間。此世間包括六凡同居土。二乘有餘土。菩薩實報土而言。非僅娑婆世界也。

悲體戒雷震。慈意妙大雲。澍甘露法雨。滅除煩惱燄。

此一偈頌大士三輪不思議力也。初句指身業神通輪。大士法身以戒結成。從體施悲。故稱悲體。以神通駭動。故如雷震。次句指意業記心輪。大士慈悲赴感。了無念慮。意計。故稱爲妙。以無緣慈。蓋覆衆生。如大雲也。三句指口業正教輪。應機施教。猶天澍雨。衆生受潤。獲益如露甘露。故得滅除煩惱燄也。

諍訟經官處。怖畏軍陣中。念彼觀音力。衆怨悉退散。

此一偈頌免涉訟並軍陣難也。照文類當在免難條中。故蕩益師言。或偶錯簡耳。○余表弟歐陽伯琴言。民國初年。彼任河南唐縣警佐。探悉某大戶私販煙土。率巡丁前往檢查。而大戶抗不受檢。須先立約。實究虛坐。彼不得已。遂與立約。及查竟。毫無所獲。大戶遂上控。謂誣陷良善。意圖敲詐。一時喧傳。將撤職查辦。彼此時只日夜念觀世音菩薩。求消災解厄而已。乃未三日。上司行文到縣。謂此案無庸查辦。因於別處。離唐縣三百餘里地。獲私土數車。訊之土販。供稱係唐縣某某所運。證據確鑿。而控案當然不究。因此深感大士神力。終身禮念不怠。此卽免諍訟難也。○近聞錄。民

國十二年廣州軍久困惠城。用飛機向城內拋擲炸彈。前後不下千枚。城內居民惶恐萬狀。諸善信於長壽庵虔禱觀音菩薩前。自後飛機來。恆有數白鶴迴翔其後。炸彈擲下。或落池中。或落曠地。甚少傷人。有一彈落某廚中。直貫水缸而下。缸破水流。而彈竟不知去向。又一彈落某香鋪香粉筐中。不致爆炸。否則鋪內人皆血肉橫飛矣。此皆菩薩加被力也。○又武昌許靄人記。民國十五年秋。武昌被圍四十餘日。余家老幼二十餘人。無計出險。食糧垂盡。槍礮之聲震耳欲聾。人人以淚洗面。偶憶觀音靈異紀。乃擇其中最易誦之白衣神呪。令合家諷誦。晝夜不輟。三數日後。覺疲倦異常。羣思入睡。旋竟酣然高臥。一事不知。及醒。則城破已久。秩序早安。左右鄰居被劫一空。遭饑餓驚恐。及奸淫槍殺而死者。不知凡幾。而余家獨以熟睡。一無驚恐。亦未受損失。斯誠大士聞聲救苦。悲憫衆生之靈應也。○北平王德福事母至孝。篤信佛法。茹素誦經。家貧。服務邯鄲車站路警。所入餬口有餘。卽印送觀音經呪。直奉之役。站中員役逃避一空。獨王誓死守之。彈如雨下。屋頂爲穿。虔誦觀音聖號。及大悲呪。斷炊數日。身體迄無損傷。公文亦無遺失。底定後。某軍長徧索站長。不得聞德福。

死守忠勇。畀以站長職。旋任下級軍官。累遷要職。而施經行善。始終如一。以上卽免軍陣難也。

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勝彼世間音。是故須常念。念念勿生疑。觀世音淨聖。於苦惱死。能爲作依怙。

此二偈結顯大士所以建觀世音名者。以具此五音故也。妙指音之體。具三千性相。百界千如也。觀世指音之用。具恆沙稱性功能也。用就體施。體既具三千性相。用亦如是。梵清淨無染也。海潮應機不失也。具斯衆德。故能勝彼世間六十二億恆河沙菩薩之音。是故衆生有志出苦。應須常念。衆生業重障深。往往因疑害信。中途退惰。不肯老實持誦。所以心水不澄。依然輪轉生死。佛因叮囑衆生。要至誠念去。勿得一念生疑。須知大士是古佛再來。三惑淨盡之大聖。於衆生苦惱死。能現身爲作依怙。古人云。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然色身父母。心長力短。雖呼無濟。不如呼具大神力。觀世音菩薩之法身父母。爲能究竟離苦得樂也。

具一切功德。慈眼視衆生。福聚海無量。是故應頂禮。

此最後一偈勸衆生常須頂禮也。大士既具無量功德。又用慈眼常視衆生。如父母之顧我。復我。其歷劫所積之福德。既無量無邊。故衆生能禮敬者。亦如子受父蔭。所得功德利益。亦無窮無盡也。

爾時持地菩薩。卽從座起。前白佛言。世尊。若有衆生。聞是觀世音菩薩品自在之業。普門示現神通力者。當知是人功德不少。

此菩薩是法會證明聞經功德之人。按首楞嚴經。菩薩自陳修證圓通。謂多劫來平填道路。未登聖品。後值毗舍浮佛。開示。謂當平心地。則世界地一切皆平。遂於言下悟入心地開通。故名持地。憨山云。因持地結者。以觀音證極法身。盡一真地。而能以大地心。任持衆生。出生功德。故以持地結讚也。言自在之業者。卽指十四無畏。免八難。滿二求。均不思議自在之業用也。普門示現神通。指三十二應。十九說法。皆不思議之神力也。聞此品者。知大士自在神通。有感必應。自能至誠持名禮敬。所得功德。亦不可稱量。故云不少。

佛說是普門品時。衆中八萬四千衆生。皆發無等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此經家顯益之結文也。受益衆生。但指初發心人。有八萬四千之多。而所發之心。名無等等者。卽無與等倫也。阿耨多羅。卽無上。三藐。卽正等。三菩提。卽正覺。總之。卽佛心也。此心一發。不但能超六凡衆生。並能超出阿羅漢。辟支佛。諸大菩薩以上。故稱無上也。蓋六凡衆生之心。直是不覺。縱有時覺悟。猶是妄覺。而非真。不得稱爲正覺。二乘聖人。可稱正覺。而但自度。無度人心。心不平等。不得稱正等。菩薩自度。度人。可稱正等。但只稱有上士。非無上士。唯佛一人。稱無上士。今聞經人所發之心。是決定成佛心。故稱無上正等正覺心也。

又復應知。大士自從證得自受用三昧後。無生滅不變遷之心。隨處現前。常居平貼之地。自心無難。故能免衆生之難。若自救不暇。安能救衆生乎。世間水火風賊刀兵等災。三種感召不同。一者果報。唯在人間。二者惡業。唯在欲界。三者煩惱。通於九界。水火風賊刀兵之事。賊唯人間。刀兵至忉利。火至初禪。水至二禪。風至三禪。若論於理。俱通至九界也。大士對於果報。早已遠離。故能免衆生果報之難。業因久已空空。煩惱淨盡無餘。故能遊諸國土。度脫衆生。須知境緣無好醜。好醜生於心。一切境界。

皆是唯心所現。唯業所感。心能造業。心能轉業。衆生不覺。以爲苦從外來。殊不知自業所招。自心所現也。是以設有苦境。當情既覺。自心所現。自然不怨天。不尤人。放下妄心。提起正念。一心稱念觀世音菩薩名號。內則自心清淨。外能感動觀世音菩薩神力救護。所謂心能造善業。卽能轉惡業。如水清月現。鏡明像顯。感應之道。如是而已。

止淨案。此品佛教衆生歸命觀音大士。專重持名禮敬二事。原不必全誦經文。唯此品持誦功德。實不可思議。種種靈應。亦不可勝紀。略錄十則於後。以增閱者信嚮。續高僧傳。隋釋慧恭。成都人。與慧遠結契同學。遠詣長安聽講。於諸經論。靡不精通。還益州講授。恭從江左訪道還。二人相遇。欣懽共敘離別三十餘年。同宿數夕。遠言如泉湧。恭默無所道。遠問仁者無所說。果得無所得耶。恭曰。生性闇劣。只誦得觀世音經一卷。遠厲聲曰。此小兒皆能誦之。君與遠立誓。望證道果。豈三十餘年。惟誦得一卷經。此非闇鈍。乃懶惰耳。請斷交。早去。無增遠之煩惱。恭曰。經卷雖小。佛口所說。尊敬得無量福。輕慢得無量罪。願息瞋心。聽誦一遍。卽長別。遠笑曰。普門品。遠講之過百遍。如何欲

鬧人耳乎。恭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但至心聽佛語，豈得以人棄法。乃自結壇，頂禮升座。遠不得已。據胡牀坐聽。恭始發聲唱經題，異香氤氳，徧滿房宇。及入文，天上作樂，雨四種華。樂則嘹亮振空，華則芬霏滿地。誦訖下座，華樂方歇。遠接足頂禮，淚下交流。謝曰：慧遠臭穢死屍，敢行天日之下，乞暫留賜教。恭曰：非恭所能，諸佛力耳。長揖而去。

法苑珠林：隋初有揚州僧誦涅槃，自矜其業。岐州沙彌誦觀音經，二人同暴卒。至冥王所，王以金高座處沙彌，敬禮備至。以銀座處涅槃僧，敬稍弛。僧大愧，因問沙彌住處。既俱甦，僧至岐訪沙彌，具訊所由。沙彌云：每誦經時，衣淨衣，燒名香，祝願畢，乃誦。日久如是，不敢稍懈。僧曰：吾罪深矣，誦涅槃時，威儀不整，身口不淨，於今驗矣。

往生集：宋錢塘鄭氏，日誦普門品，念佛不輟。後病中索浴，訖西向坐，問人聞磬聲乎。淨土諸聖且至，已而合掌喜躍曰：佛菩薩來觀音，手執金臺接我，登座遂寂。

法華感通：宋饒州董母李氏，病卒，忽甦云：初入冥行數里，至城人聲嘈雜，而暗如漆。自念吾誦普門品三十餘年，今登鬼籙，菩薩豈不救我。於是大聲呼觀世音菩薩，約百聲。恍有手把吾臂而行，漸覺光明如晝。見大士現婦女身，瓔珞被體，璀璨照耀，異香芬郁。



相好端嚴。謂曰。汝數已盡。緣夙具善根。故來援。今可歸。更半紀重相見也。舉步漸高。冉冉向西去。遙睇幡蓋前導。金碧晃朗。驚心眩目。豁然甦矣。越五歲無疾逝。

宋高僧傳。釋宗淵。有善相者。言淵齡促。令持普門品。遂日誦無閒。太平興國五年。年八十三。預言終期。令匠作龕。促令成工。屆時果坐終焉。自作輓辭五十首。後開龕。神色宛然如生。

法華感通。元魏國子博士盧景裕。坐累繫獄。至心誦普門品。枷鎖自脫。主者聞於朝。特見原宥。

冥祥記。晉劉度。平原人。同邑千餘家。並供養觀世音菩薩。歲時誦經禮拜不輟。宋末時。逋逃者多匿城內。酋大怒。將屠其城。度率衆禱菩薩前。一心禮誦。酋方治事。見一物從空墜下。旋繞屋柱。驚視之。乃普門品也。酋大歡喜。由是一城免屠。

冥祥記。唐徐善才。常齋戒。誦觀世音經。後逢賊虜。同掠者千百人。併向洪崖次第殺之。才至。心念觀音經。當殺時。了不自覺。至夜方知。身在深澗樹枝上。以手摩項。微痛而無傷。下樹循澗行。身極飢寒。忽拾得羊裘鞋襪等。復前得新桃棗一鉢。似新摘者。可升餘。

得免凍餒。時正仲冬，非大士神力所化歟。

冥報拾遺。唐董雄爲大理寺丞，自少信敬，蔬食十年。貞觀中，坐李仙童事，與李敬玄、王欣等皆被囚禁。雄專念普門品，日三十徧，忽鎖自解落地，卽告守者監察御史張守一。張見鎖不開而自離，甚怪，又重鎖之。紙封書字而去。雄如常誦經，五更枷鎖又落地，有聲，至明視之，封題如故。敬玄素不信佛，見此乃起敬信，欣亦誦菩薩名。至晝鎖解，落如雄人，異其事，不久俱免罪。

法華感通。唐岑文本少信佛，誦普門品。嘗行舟吳江，舟覆，衆皆溺死。文本亦沒水中，聞有人云：能誦普門品，水難應免。如是者三，遂浮水抵岸。一日在家齋，僧一僧後去，曰：天下方亂，君以善緣，幸不及難，終逢太平，致富貴，言訖不見。及撤齋，復於椀得舍利二粒。後仕唐爲中書令。

近時郭永順，吳履中，以念此經，免殺難。見上。救病苦事。有北京香山慈幼院學生張星元，年十八，患神經衰弱，及肺結核證，不眠吐血甚劇，羣醫咸謂不治。院長熊希齡令余護送城南龍泉寺暫住，冀其稍聞佛法，得懺夙業也。張日聆僧教，遂發願誦觀音經，以

求慈護。一日夢異人持藥令服。初不肯服。強之再三。勉飲少許。及醒。身體輕安。沈疴頓釋。未一月。步履飲食皆如平時。見者莫不稱異。謂非菩薩垂佑。其可得乎。民國十五年秋。無錫萬鈞記。

### 再附觀音靈感近事二則

翟文選。任職東三省鹽運使。自述云。民國十四年夏。家母在籍患足疾。纏綿至七月中旬。未瘳。西醫診之。謂爲腎臟炎。勢甚危險。余牽於職事。未能回籍省視。倉皇無措。閱觀音靈異紀。見白衣觀音呪。靈感異常。因同全家在觀音前發誓。朝夕虔誦。並施送靈異紀。及了凡四訓。各五百卷。默求佑護。此夏曆七月十四日事也。嗣得家書。知家母日見痊可。余旋於中秋節後脫身回里。家母告云。七月中旬某夜。痛正難忍。忽見由堂屋來一白衣人。身量甚大。走入室內。惟時電燈未滅。驚駭而呼。家人齊至。倏已不見。是夜足間奇癢。次早腫消大半。未及旬餘。步履如常矣。蓋家母夜見白衣之時。正余在營口署中發願誦經之期。並未作書稟告。而家中感此靈異。以七十高年。病延數月。得此意外奇效。不日而瘳。非蒙佛佑。曷克臻此。因再發願施送靈異紀二千冊。了凡四訓一千冊。

並述此靈感附印於靈異紀後以堅信仰云。

江易園居士云。持念觀世音菩薩名號及經呪。或供養禮拜。靈應甚多。予親見目疾獲癒者二事。其一外舅父汪士林翁。年七十餘。病目白翳六七。叢集黑珠。施藥無效。醫言必瞎。後得善知識。教每日取淨水一盃。以口向水念南無觀世音菩薩若干聲。送近處河內。翳漸退。凡十餘日。退盡而目疾全癒矣。其一外舅父之族弟蔭芳翁。年七十餘。曩商於江西饒州。慷慨好義。辛亥光復。營業大損。憂鬱所迫。雙目忽盲。雖赤日當天。如在深夜。八年矣。已未。余歸婺源。謁翁。勸茹六齋。日素。戒殺。供養禮拜。持念觀世音菩薩名號。並千手千眼大悲神呪。心作觀想。大士放光照身。使我眼光復現。當堅信我如是語。眼必復明。勿稍疑貳。翁行之甚誠。一年紅膜盡退。復勸翁念觀音大士普門品之四句偈。偈云。無垢清淨光。慧日破諸闇。能伏災風火。普明照世間。月餘。復謁翁。翁視予面。喜曰。君風采甚佳。試以寸大楷書了了能讀。今往來村中。酬應如常。翁言。自分此生不復得見天日。今及此。非意料所及。真大士恩賜也。發願重修村中觀音閣。以報慈恩焉。

## 佛學救劫編卷下之三修持篇阿彌陀經要解錄要序

修行人能於五戒十善植其基。則三途惡果可永絕。般若智照濬其源。則人天福業不能拘。福慧雙修。克稱如來真子。加以習誦普門。禮念觀音。俾往昔之業可漸消。未來之福益增長。庶幾登如來堂。衣如來衣。可以紹隆佛種乎。雖然難言矣。蓋吾人煩惱之習氣。既歷劫而增塵垢。迷倒之真性。無一念而得澄清。無論仗自身之少善福德。不能救濟。卽皈命大悲觀音。亦恐止能令暫時離苦得樂。終難拔出輪迴。徑登不退也。蓋佛教通途。修三阿僧祇劫。入內凡忍位。更加百劫。修行六度。斷三界八十八使。見惑得齊。初果始名位不退。故經云。斷見惑如斷四十里大流。況八十一品之思惑乎。而非至藏教四果。通教七地。別教七住。圓教七信。不能斷思惑。盡脫離輪迴。此專仗自力法門之難。所以大集經懸記末法億億人修行。罕一得道也。惟我如來。有大智慧。既於末劫無所不照。有大慈悲。又於衆生無一不度。遂於禪教律等仗自力修證之外。更特示一仗他力法門。專仗彌陀大願。接引衆生。行者但能深信發願。執持名號。無論戒定熏修之人。卽罪大惡極。應墮地獄者。亦能帶業往生。無論深心密行之士。卽臨命終時。始聞佛名。

者亦得遽蒙接引。得生淨土。卽脫輪迴。而登不退。其法門至圓至頓。至簡至妙。出乎一代時教之上。誠我末法修行人了生脫死。自利利他。惟一無二之大法門也。信願持名一法。雖諸大乘經。莫不讚歎宣揚。而要以阿彌陀經爲主。故茲編專宗此經。以標行本。而將諸大乘經。及諸大菩薩大祖師。宏此法門之經論。并臨終時緊要之法語。附之於後。俾學者死心蹋地。發起真信。得所遵循。爲度苦海之慈航。出惡世之捷徑。乃天下後世徹底救劫圓滿之辦法也。

阿彌陀經要解。大有功於淨土法門者也。言言見諦。語語真誠。顯理則徹性徹相。談事則吐膽吐心。破緣影之虛妄。暢四土之唯心。掃權小之偏計。明三身之一體。卽實事。乃究竟實理。文殊普賢莫越其闔。照性惡。則全體性善。鸚鵡八哥亦臻其域。所以不可思議之妙。盡向十惡處點示。希有甚難之宗。全在五濁中發揮。故曰一聲阿彌陀佛。乃釋迦本師。於五濁惡世所得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今以此果覺。全體授與濁惡衆生。乃諸佛所行境界。唯佛與佛。乃能究盡。非九界自力所能信解也。噫。若非真正佛眼。何以見此。何能說此也哉。

節錄要解便  
蒙鈔序附此。

# 佛說阿彌陀經要解

節錄○彌陀經解甚多。如雲棲疏鈔、幽谿圓中鈔、皆精深博。大。然求其至簡至要。又復至精至妙者。必推靈峯要解。故選此以詒天下後世。既已至簡。又復節錄者。無非使極忙人。得片刻靜心。即能玩索獲益。有工夫研究者。固當細閱原本。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西有沙門智旭解

原夫諸佛憫念羣迷。隨機施化。雖歸元無二。而方便多門。然於一切方便之中。求其至直捷。至圓頓者。莫若念佛求生淨土。又於一切念佛法門之中。求其至簡易。至穩當者。莫若信願專持名號。是故淨土三經。並行於世。而古人獨以阿彌陀經為日課。豈非有見於持名一法。普被三根。攝事理以無遺。統宗教而無外。尤為不可思議也哉。

此經以信願持名為修行之宗要。非信不足以啓願。非願不足以導行。非持名妙行。不足以滿所願。而證所信。經中先陳依正以生信。次勸發願以導行。次示持名以徑登不退。信則信自。信他。信因。信果。信事。信理。願則厭離娑婆。欣求極樂。行則執持名號。一心不亂。○信自者。信我現前一念之心。本非肉團。亦非緣影。豈無初後。橫絕邊涯。終日隨緣。終日不變。十方虛空微塵國土。元我一念心中所現物。我雖昏迷倒惑。

苟一念回心。決定得生。自心本具極樂。更無疑慮。是名信自。○信他者。信釋迦。決無妄語。彌陀決無虛願。六方諸佛。廣長舌。決無二言。隨順諸佛。真實教誨。決定求生。更無疑惑。是名信他。○信因者。深信散亂稱名。猶爲成佛種子。況一心不亂。安得不生淨土。是名信因。○信果者。深信淨土諸善聚會。皆從念佛三昧得生。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亦如影必隨形。響必應聲。決無虛棄。是名信果。○信事者。深信只今現前一念不可盡故。依心所現十方世界。亦不可盡。實有極樂國在十萬億土外。最極清淨莊嚴。不同莊生寓言。是名信事。○信理者。深信十萬億土。實不出我今現前介爾一念心外。以吾現前一念心性。實無外故。又深信西方依正主伴。皆吾現前一念心中所現影。全事卽理。全妄卽真。全修卽性。全他卽自。我心徧故。佛心亦徧。譬如一室千燈光。光互徧。重重交攝。不相妨礙。是名信理。如此信已。則娑婆卽自心所感之穢。而自心穢。理應厭離。極樂卽自心所感之淨。而自心淨。理應欣求。厭穢須捨。至究竟方無可捨。欣淨須取。至究竟方無可取。故妙宗云。取捨若極。與不取捨。亦非異轍。設不從事取捨。但尙不取不捨。卽是執理廢事。既廢於事。理亦不圓。若達全事卽理。則取



亦卽理捨亦卽理一取一捨無非法界故次信而明願也。言執持名號一心不亂者。名以召德德不可思議故名號亦不可思議。名號功德不可思議故使散稱爲佛種。執持登不退也。然諸經示淨土行萬別千差如觀像觀想禮拜供養五悔六念等一行成皆生淨土。唯持名一法收機最廣下手最易故釋迦慈尊無問自說特向大智舍利弗拈出可謂方便中第一方便了義中無上了義圓頓中最極圓頓故云清珠投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佛號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也。信願持名以爲一乘真因四種淨土以爲一乘妙果舉因則果必隨之故以信願持名爲經正宗。此經以往生不退爲力用往生有四土一同居士二方便有餘土三實報莊嚴土四常寂光土不退有四義一念不退徑生實報分證寂光二行不退生方便土進趨極果三位不退帶業往生在同居士蓮華託質永離退緣四畢竟不退不論至心散心有無心或解不解但彌陀名號或六方佛名此經名字一經於耳假使千萬劫後畢竟因斯度脫如食少金剛決定不消也只帶業生同居淨證位不退者皆與補處俱亦皆一生必補佛位夫上善一處是生同居卽已橫生上三土一生補佛是位不

退。卽已圓證三不退。如斯力用。乃千經萬論所未曾有。較彼頓悟正。因僅爲出塵階。漸生生不退。始可期於佛階者。不可同日語矣。宗教之士。如何勿思。

入文分三。初序分。二正宗分。三流通分。(甲)初序分。分二。初通序。二別序。(乙)今初通序。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舍衛。中印度大國之名。波斯匿王所都也。太子名祇陀。大臣名給孤獨。給孤長者。布金買太子園。供佛及僧。祇陀感歎。施餘未布少地。故並名祇樹給孤獨園也。

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

大比丘。受具足戒出家人也。僧者。和合衆。同證無爲解脫。名理和。身同住。口無諍。意同悅。見同解。戒同修。利同均。名事和也。

皆是大阿羅漢。衆所知識。

阿羅漢。小乘極果。超出六道輪回。從佛轉輪。廣利人天。故爲衆所知識。

長老舍利弗。此云身子摩訶目犍連。大采菽氏摩訶迦葉。大飲光摩訶迦旃延。大文飾摩訶拘絺羅。大膝

離婆多。星宿周利槃陀伽。道繼難陀。喜慶阿難陀。喜慶羅睺羅。障覆憍梵波提。牛同賓頭盧頗羅墮。不

根利迦留陀夷。光黑摩訶劫賓那。宿房薄拘羅。容善阿菟樓駄。貧無如是等諸大弟子。

德臘俱尊。故名長老。身子尊者。智慧第一。目連尊者。神通第一。飲光尊者。傳佛心印。為初祖。頭陀行第一。文飾尊者。論議第一。大膝尊者。答問第一。星宿尊者。無倒亂第一。繼道尊者。因根鈍。僅持一偈。辯才無盡。義持第一。喜尊者。佛之親弟。儀容第一。慶喜尊者。佛之堂弟。多聞第一。覆障尊者。佛之太子。密行第一。牛呵尊者。宿世惡口。感此餘報。受天供養第一。不動尊者。久住世間。應末世供。福田第一。黑光尊者。教化第一。房宿尊者。知星宿第一。善容尊者。壽命第一。無貧尊者。亦佛堂弟。天眼第一。○以上聲聞衆。

并諸菩薩摩訶薩。文殊師利。德妙法王子。阿逸多。彌載菩薩。乾陀訶提。不休菩薩。常精進菩薩。與如是等諸大菩薩。

菩薩摩訶薩。此云大道心成就有情。乃悲智雙運。自他兼利之稱。佛為法王。文殊紹佛家業。名法王子。菩薩衆中智慧第一。非勇猛實智。不能證解淨土法門。故居初彌

勒當來成佛現居等覺以究竟嚴淨佛國爲要務故次列不休息者曠劫修行不暫停故常精進者自利利他無疲倦故此等深位菩薩必皆求生淨土以不離見佛不離聞法不離親近供養衆僧乃能速疾圓滿菩提故○以上菩薩衆及釋提桓因等無量諸天大衆俱

釋提桓因此云能爲主卽忉利天王等者下及四王天上及色無色諸天也大衆俱謂十方天人八部修羅人非人等無不與會無非淨土法門所攝之機也

(乙)二別序發起序也淨土妙門不可思議無人能問佛自唱依正名字爲發起爾時佛告長老舍利弗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說法

淨土法門三根普攝絕待圓融不可思議圓收圓超一切法門甚深難信故特告大智慧者非第一智慧不能直下無疑也佛土者三千大千世界通爲一佛所化過此娑婆世界十萬億佛土之西是極樂世界也佛土分四種名見上今云極樂世界正指同居淨土亦卽橫具上三淨土也佛有法報化三身今云阿彌陀佛正指同居土

中示生化身。仍復卽報卽法也。世界及佛。皆言有者。具四義的標實境。令欣求故。誠語指示。令專一故。簡非乾城陽燄。非權現曲示。非緣影虛妄。非保真偏但。破魔邪權小故。圓彰性具。令深證故。今現在說法者。簡上依正。二有非過去已滅。非未來未成。正應發願往生。親觀聽法。速成正覺也。復次。二有現在勸信序也。世界名極樂。勸願序也。佛號阿彌陀。勸持名妙行序也。○序分竟。

(甲)二正宗分三。初廣陳彼土依正妙果以啓信。二特勸衆生應求往生以發願。三正示行者執持名號以立行。信願持名。一經要旨。信願爲慧行。持名爲行行。得生與否。全由信願之有無。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淺。故慧行爲前導。行行爲正修。如目足並運也。(乙)今初廣陳彼土依正妙果以啓信。

舍利弗。彼土何故名爲極樂。其國衆生。無有衆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

娑婆苦樂雜。其實苦是苦苦。徧身心故。樂是壞苦。不久住故。非苦非樂。是行苦。性遷流故。彼土永離三苦。不同此土對苦之樂。乃名極樂。

又舍利弗。極樂國土。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皆是四寶周而圍繞。是故彼國名

爲極樂。

四寶表常樂我淨四德。周帀圍繞者。佛菩薩無量住處也。皆四寶。則自功德深。周帀繞。則他賢聖徧。此極樂真因緣也。

又舍利弗。極樂國土。有七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池底純以金沙布地。四邊階道。金銀瑠璃玻瓈合成。上有樓閣。亦以金銀瑠璃玻瓈碑磔赤珠瑪瑙而嚴飾之。池中蓮華。大如車輪。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潔。

上明住處。今明生處。寶池金銀等所成。不同此方土石也。八功德者。一澄清。異此方渾濁。二清冷。異寒熱。三甘美。異鹹淡劣味。四輕軟。異沈重。五潤澤。異涸腐褪色。六安和。異急暴。七除飢渴。異生冷。八長養諸根。異損壞諸根。及冷戾增病沒溺等也。充滿其中。異枯竭汎溢。底純金沙。異汗泥。階道四寶。異磚石。七寶樓閣。異此方土木丹青也。樓閣是住處。及法會處。但得寶池蓮胞開敷。便可登四岸。入法會。見佛聞法也。華輪者。如輪王金輪。大四十里。且舉最小者言。若據觀經。及無量壽會。大小實不可量。由同居淨土身相不等故也。極樂蓮華。光色無量。此略言四色。微妙香潔。略歎蓮華。

四德。蓮胞如此。生身可知。

舍利弗。極樂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

明上住處。生處種種莊嚴。皆阿彌陀佛大願大行。稱性功德之所成就。故能徧嚴四種淨土。普攝十方三世一切凡聖。令往生也。復次。佛以大願作衆生多善根之因。以大行作衆生多福德之緣。令信願持名者。念念成就如是功德。而皆是已成。非今非當。此則以阿彌種種莊嚴。作增上本質。帶起衆生自心種種莊嚴。全佛卽生。全他卽自。故曰成就如是功德莊嚴。

又舍利弗。彼佛國土。常作天樂。黃金爲地。晝夜六時。雨天曼陀羅華。其土衆生。常以清旦。各以衣祴。盛衆妙華。供養他方十萬億佛。卽以食時。還到本國。飯食經行。舍利弗。極樂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

黃金爲地者。七寶所嚴地界。體是黃金也。晝夜六時。順此方假說分際耳。以彼土依正。各有光明。不假日月。安分晝夜。曼陀羅。此云適意。衆妙華。明非一種。供養他方佛。且據娑婆言十萬億。意顯生極樂已。還供釋迦彌勒。皆不難耳。若阿彌神力所加。何

遠不到哉。食時卽清旦。故云卽以明其神足不可思議。不離彼土。常徧十方。不假逾時回還也。此文顯極樂一聲一塵一刹那。乃至跨步彈指。悉與十方三寶貫徹無礙。又顯在娑婆則濁重惡障。與極樂不隔而隔。生極樂則功德甚深。與娑婆隔而不隔也。飯食經行者。食食至。不假安排。食畢鉢去。不勞舉拭。但經行金地。華樂娛樂。任運進修而已。

復次舍利弗。彼國常有種種奇妙雜色之鳥。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是諸衆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其音演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其土衆生聞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

種種奇妙雜色。言多且美也。下略出六種。舍利卽鷺鷥。或云春鶯。迦陵頻伽。此云妙音。未出穀時。音越衆鳥。共命。一身兩頭。識別報同。西域雪山等處有之。皆寄此土愛賞者。言其似而已。六時出音。則知淨土不以鳥棲爲夜。良以蓮華託生之身。本無昏睡。不假夜臥也。五根等三十七道品。釋詳十善業道經中。九界衆生。機緣不等。隨所欲聞。無不演暢。令聞者念三寶發菩提心。灼見慈威。不可思議。故念佛法喜入心。法



味充足。故念法。同聞共稟。一心修證。故念僧也。

舍利弗。汝勿謂此鳥。實是罪報所生。所以者何。彼佛國土。無三惡道。舍利弗。其佛國土。尚無惡道之名。何況有實。是諸衆鳥。皆是阿彌陀佛。欲令法音宣流。變化所作。

問。化作衆鳥。何義。答。有四。悉檀因緣。凡情喜此諸鳥。順情而化。令歡喜故。鳥尚說法。令聞生善故。不於鳥起下劣想。對治分別心故。鳥卽彌陀。令悟法身平等。無不具。無不造故。此中顯微風樹網等音。及一切依正假實。當體卽是阿彌陀佛。三身四德。毫無差別也。

舍利弗。彼佛國土。微風吹動。諸寶行樹。及寶羅網。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種樂。同時俱作。聞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舍利弗。其佛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情與無情。同宣妙法。四教道品。無量法門。同時演說。隨類各解。能令聞者念三寶也。○重重結示。令深信一切莊嚴。皆導師願行所成。種智所現。皆吾人淨業所感。唯識所變。佛心生心。互爲影質。如衆燈明。各徧似一。事理圓融。性修不二。奈何離此淨土。別談唯心淨土。甘墮鼠卽鳥空之誚也哉。

舍利弗。於汝意云何。彼佛何故號阿彌陀。舍利弗。彼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國。無所障礙。是故號爲阿彌陀。

此經的示持名妙行。故特釋名號。欲人深信萬德。洪名不可思議。一心執持。無復疑貳也。阿彌陀。正翻無量。本不可說。本師以光壽二義。收盡一切無量。光則橫徧十方。壽則豎窮三際。橫豎交徹。卽法界體。舉此體作彌陀身土。亦卽舉此體作彌陀名號。是故彌陀名號。卽衆生本覺理性。持名卽始覺合本。始本不二。生佛不二。故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也。○心性寂而常照。故爲光明。今徹證心性無量之體。故光明無量也。諸佛皆徹證性體。皆照十方。皆可名無量光。而因中願力不同。隨因緣立別名。彌陀爲法藏比丘。發四十八願。有光明恆照十方之願。今果成如願也。法身光明無分際。報身光明稱真性。此則佛佛道同。應身光明有照一由旬。十百千由旬者。一世界。十百千世界者。唯阿彌普照。故別名無量光。然三身不一不異。爲令衆生得四益。故作此分別耳。當知無障礙。約人民言。由衆生與佛緣深。故佛光到處。一切世間無不圓見也。

又舍利弗。彼佛壽命及其人民。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故名阿彌陀。

心性照而常寂。故爲壽命。今徹證心性無量之體。故壽命無量也。法身壽命。無始無終。報身壽命。有始無終。此亦佛佛道同。皆可名無量壽。應身隨願隨機。延促不等。法藏願王。有佛及人民壽命皆無量之願。今果成如願。別名無量壽也。阿僧祇無邊無量。皆算數名。實有量之無量。然三身不一不異。應身亦可卽是無量之無量矣。及者。超略之辭。謂等覺以還。其者同體之辭。謂佛壽命卽人民壽命。當知光壽名號。皆本衆生建立。以生佛平等。能令持名者。照與光融。壽同佛寂也。復次。由無量光義。故衆生生極樂。卽生十方佛國。見阿彌陀佛。卽見十方諸佛。能自度。卽普利一切。由無量壽義。故極樂人民。卽是一生補處。皆定此生成佛。當知離卻現前一念無量光壽之心。願深思之。何處有彌陀名號。而離卻彌陀名號。何由徹證現前一念無量光壽之心。願深思之。願深思之。

舍利弗。阿彌陀佛成佛已來。於今十劫。

佛壽無量。今僅十劫。則現在說法時。正未央。普勸三世衆生。速求往生。同佛壽命。一

生成辦也。又下文無數聲聞菩薩及與補處皆十劫所成就。正顯十方三世往生不退者多且易也。

又舍利弗。彼佛有無量無邊聲聞弟子。皆阿羅漢。非是算數之所能知。諸菩薩衆亦復如是。舍利弗。彼佛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

聲聞指先習小行。臨終迴向善提。發大誓願者。如別教七住斷見思之類。非實聲聞也。蓋藏通二教。不聞他方佛名。今聞彌陀名號。信願往生。總屬別圓二教所攝機矣。佛及聲聞菩薩。並是彌陀因中願行所成。亦是果上一成一切成。是則佛菩薩聲聞各各非自非他。自他不二。故云成就如是功德莊嚴。能令信願持名者。念念亦如是成就也。○初廣陳彼土依正妙果。以啓信竟。

(乙)二特勸衆生應求往生。以發願。謂帶業往生。橫出三界。同居橫具四土。開顯四教法輪。衆生圓淨四土。圓見三身。圓證三不退。人民皆一生成佛。如是等勝異超絕。全在此科點示。須諦研之。

又舍利弗。極樂國土衆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其中多有一生補處。其數甚多。非是算

數所能知之。但可以無量無邊阿僧祇說。

阿鞞跋致。此云不退。一位不退。入聖流。不墮凡地。二行不退。恆度生。不墮二乘。三念不退。心心流入薩婆若海。若約此土藏初果。通見地。別七住。圓初信。名位不退。通菩薩。別十行。圓十信。名行不退。別初地。圓初住。名念不退。今淨土五逆十惡。十念成就。帶業往生。居下下品者。皆得三不退。又據教判。若是凡夫。則非初果等。若是二乘。則非菩薩等。躡等則成大妄。進步則捨故稱。唯極樂同居。一切俱非。一切俱是。十方佛土。無此名相。無此階位。無此法門。非心性之極致。持名之奇勳。彌陀之大願。何以有此。一生補處者。此一生補佛位。如彌勒觀音等。極樂人民。皆一生成佛。故上善不可數知也。復次釋迦一代時教。唯華嚴明一生圓滿。而一生圓滿之因。則末後普賢行願品十大願王。導歸安養。且以此勸進華藏海衆。嗟乎。凡夫例登補處。奇倡極談。不可測度。華嚴所稟。卻在此經。而天下古今。信鮮疑多。辭繁義蝕。余唯有剖心瀝血而已。

舍利弗。衆生聞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所以者何。得與如是諸上善人。俱會一處。

補處居因位之極。故云上善人俱會一處。猶言凡聖同居。尋常由實聖過去有漏業。權聖大慈悲願。故凡夫得與聖人同居。至實聖灰身。權聖機盡。便升沈迥異。苦樂懸殊。乃暫同。非究竟同也。又天壤之間。見聞者少。幸獲見聞。親近步趨者少。又佛世聖人縱多。不能徧滿國土。如衆星微塵。又居雖同。而所作所辦。則迥不同。今同以無漏不思議業。感生俱會一處。爲師爲友。如壘如篋。同盡無明。同登妙覺。是則下凡衆生。於念不退中。超盡四十一因位。若謂是凡夫。卻不歷異生。必補佛職。與觀音勢至無別。若謂是一生補處。卻可名凡夫。不可名等覺菩薩。此皆教網所不能收。刹網所不能例。當知吾人大事因緣。同居一關。最難透脫。唯極樂同居。超出十方同居之外。了此方能深信彌陀願力。信佛力方能深信名號功德。信持名方能深信吾人心性本不可思議也。具此深信方能發大願。文中應當二字。卽指深信。深信發願卽無上菩提。合此信願的爲淨土指南。由此而執持名號。乃爲正行。若信願堅固。臨終十念一念亦決得生。若無信願。縱將名號持至風吹不入。雨打不溼。如銀牆鐵壁相似。亦無得生之理。修淨業者不可不知也。

(乙)三正示行者執持名號以立行。

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衆。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卽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

菩提正道名善根。卽親因。種種助道施戒禪等名福德。卽助緣。聲聞獨覺菩提善根。少人天有漏福業。福德少。皆不可生淨土。唯以信願持名。則一一聲悉具多善根福德。散心稱名。福善亦不可量。況一心不亂哉。故使感應道交。文成印壞。彌陀聖衆。不來而來。親垂接引。行人心識。不往而往。託質寶蓮也。善男女者。不論在家出家。貴賤老少。六趣四生。但聞佛名。卽多劫善根成熟。五逆十惡。皆名善也。阿彌陀佛。是萬德洪名。以名召德。罄無不盡。故卽以執持名號爲正行。不必更涉觀想參究等行。至簡易至直捷也。聞而信。信而願。乃肯執持。不信不願。與不聞等。雖爲遠因。不名聞慧。執持則念念憶佛名號。故是思慧。一日至七日者。剋期辦事也。利根一日卽不亂。鈍根

七日方不亂。中根二三四五六日不定。又利根能七日不亂。鈍根僅一日不亂。中根六五四三二日不定。一心不論事持理持。不爲見思二邊所亂。卽修慧也。不爲見思亂者。感化身佛及聖衆現前。心不復起娑婆界中。三有顛倒。往生同居方便二種極樂世界。不爲二邊亂者。受用身佛及聖衆現前。心不復起生死涅槃二見顛倒。往生實報寂光二種極樂世界。當知執持名號。旣簡易直捷。仍至頓至圓。以念念卽佛。故不勞觀想。不必參究。當下圓明。無餘無欠。上上根不能踰其闔。下下根亦可臻其域。其所感佛。所生土。往往勝進。亦不一概。可謂橫該八教。豎徹五時。所以徹底悲心。無問自說。且深歎其難信也。問臨終十念一念。並得生。何須七日。答若無平時七日工夫。安有臨終十念一念。觀經下品逆惡之人。並是夙因成熟。故臨終遇善友。聞便信願。此事萬中無一。豈可僥倖。淨土或問。斥此最詳。不可不讀。問西方去此十萬億土。何得卽生。答十萬億土。不出我現前一念心性之外。以心性本無外故。又仗佛力接引。何難卽生。如鏡照數十層山水樓閣。層數宛然。實無遠近。一照俱了。見無先後。問持名判行行。則是助行。何名正行。答依一心說信願行。非先後非定。三蓋無願。



行不名真信。無行信不名真願。無信願不名真行。今全由信願持名。故信願行三聲。聲圓具。所以名多善根福德因緣。觀經稱佛名故。念念中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此之謂也。若福善不多。安能除罪如此之大。問臨終猛切。能除多罪。平日至心稱名。亦除罪否。答如日出羣暗消。稱洪名萬罪滅。問散心稱名。亦除罪否。答名號功德不思議。寧不除罪。但不定往生。以悠悠散善。難敵無始積罪。故當知積罪假使有體相者。盡虛空界。不能容受。雖百年晝夜彌陀十萬。一一聲滅八十億劫生死。然所滅罪如爪上土。未滅罪如大地土。惟念至一心不亂。則如健人突圍而出。非復三軍能制耳。伏願縑素智愚。於此簡易直捷無上圓頓法門。勿視爲難。而輒生推諉。勿視爲易。而漫不策勤。勿視爲淺。而妄致藐輕。勿視爲深。而弗敢承任。蓋所持之名號。真實不可思議。能持之心性。亦真實不可思議。持一聲。則一聲不可思議。持十百千萬無量無數聲。聲聲皆不可思議也。

舍利弗。我見是利。故說此言。若有衆生聞是說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

我見者。佛眼所見。究盡明了也。是利者。橫出五濁圓淨四土。直至不退位盡。是爲不

可思議功德之利也。復次是利約命終時心不顛倒而言。蓋穢土自力修行生死關頭最難得力。無論頑修狂慧。憊懼無功。卽悟門深遠。操履潛確之人。倘分毫習氣未除。未免隨強偏墜。永明祖師所謂十人九蹉路。陰境若現前。瞥爾隨他去。此誠可寒心者也。初果昧於出胎。菩薩昏於隔陰。者裏豈容強作主宰。僥倖瞞肝。唯有信願持名。仗他力故。佛慈悲願。定不唐捐。彌陀聖衆現前慰導。故得無倒自在往生。佛見衆生臨終顛倒之苦。特爲保任此事。所以殷勤再勸發願。以願能導行故也。問佛既心作心。是何不竟言自佛。而必以他佛爲勝。何也。答此之法門。全在了他卽自。若諱言他佛。則是他見未忘。若偏重自佛。卻成我見顛倒。又悉檀四益。後三益事不孤起。倘不從世界深發慶信。則欣厭二益尙不能生。何況悟入理佛。唯卽事持達理持。所以彌陀聖衆現前。卽是本性明顯。往生彼土。見佛聞法。卽是成就慧身。不由他悟。法門深妙。破盡一切戲論。斬盡一切意見。唯馬鳴龍樹智者。永明之流。徹底擔荷得去。其餘世智辯聰。通儒禪客。盡思度量。愈推愈遠。又不若愚夫婦老實念佛者。爲能潛通佛智。暗合道妙也。我見是利。故說此言。分明以佛眼佛音印定此事。豈可違抗不善。

順入也哉。○二正宗分竟。

(甲)三流通分。信願持名一法。圓收圓超一切法門。豎與一切法門。渾同橫與一切法門。迥異。既無問自說。誰堪倡募流通。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此經唯佛境界。唯佛佛可與流通耳。文爲二。初普勸。二結勸。(乙)初中三。初勸信流通。二勸願流通。三勸行流通。(丙)今初勸信流通。

舍利弗。如我今者。讚歎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東方亦有阿閼鞞佛。須彌相佛。大須彌佛。須彌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徧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衆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不可思議。略有五意。一橫超三界。不俟斷惑。二卽西方橫具四土。非由漸證。三但持名號。不假禪觀諸方便。四七日爲期。不藉多劫多生多年月。五持一佛名。卽爲諸佛護念。不異持一切佛名。此皆導師大願行之所成就。故曰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又行人信願持名。全攝佛功德。成自功德。故亦曰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下又曰。諸佛不可思議功德。我不可思議功德。是諸佛釋迦。皆以阿彌爲自也。東

方虛空不可盡。世界不可盡。住世諸佛亦不可盡。略舉恆河沙耳。此等諸佛各出廣長舌。勸信此經。而衆生猶不生信。頑冥極矣。常人三世不妄語。舌能至鼻。藏果頭佛。三大僧祇劫不妄語。舌薄廣長可覆面。今證大乘淨土妙門。所以徧覆大千。表理誠稱眞事實非謬也。

舍利弗。南方世界有日月燈佛。名聞光佛。大燄肩佛。須彌燈佛。無量精進佛。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徧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衆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舍利弗。西方世界有無量壽佛。無量相佛。無量幢佛。大光佛。大明佛。寶相佛。淨光佛。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徧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衆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舍利弗。北方世界有燄肩佛。最勝音佛。難沮佛。日生佛。網明佛。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徧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衆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舍利弗。下方世界。有師子佛。名聞佛。名光佛。達摩佛。法幢佛。持法佛。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徧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衆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此界水輪金輪風輪之下。復有下界非非想天等。乃至重重無盡也。達摩此云法舍利弗。上方世界。有梵音佛。宿王佛。香上佛。香光佛。大燄肩佛。雜色寶華嚴身佛。娑羅樹王佛。寶華德佛。見一切義佛。如須彌山佛。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徧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衆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此界非非想天之上。復有上界風輪金輪水輪及三界等。重重無盡也。問諸方必有淨土。何徧讚西方。不徧緣法界。答有三義。令初機易標心。故阿彌本願勝。故佛與此土衆生徧有緣故。蓋佛度生。生受化。其間難易淺深。總在於緣。緣之所在。恩德弘深。種種教啓。能令歡喜信入。能令觸動宿種。能令魔障難遮。能令體性開發。諸佛本從法身垂迹。固結緣種。若世出世。悉不可思議。天台十疑論云。彌陀四十八願。接引衆

生衆生念彌陀。乘佛本願力故。決定得生極樂世界。當知阿彌陀佛。與此世界偏有因緣。無量壽經法滅之時。特駐此經百年在世。接引衆生。故知阿彌陀佛。與此世界極惡衆生。偏有因緣。觀此可見此界衆生。淺位人便當決志專求。深位人亦不必捨西方而別求華藏。若謂西方是權。華藏是實。西方小。華藏大者。全墮衆生徧計執情。以不達權實一體大小無性故也。

舍利弗。於汝意云何。何故名爲一切諸佛所護念經。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經受持者。及聞諸佛名者。是諸善男子。善女人。皆爲一切諸佛之所護念。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舍利弗。汝等皆當信受我語。及諸佛所說。

此經獨詮無上心要。諸佛名字。並詮無上圓滿究竟萬德。故聞者皆爲諸佛護念。又聞經受持。卽執持名號。阿彌名號。諸佛所護念故。問。但聞諸佛名。而未持經。亦得護念不退耶。答。諸佛慈悲不可思議。名號功德亦不可思議。故一聞佛名。不論有心無心。若信若否。皆成緣種。況佛度衆生。不簡怨親。恆無疲倦。苟聞佛名。佛必護念。又何疑焉。一聞佛名。於同體法性有資發力。亦得遠因。終不退也。聞名功德如此。釋迦及

十方諸佛同所宣說。可不信乎。○初勸信流通竟。

(丙)二勸願流通。

舍利弗。若有人。已發願。今發願。當發願。欲生阿彌陀佛國者。是諸人等。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彼國土。若已生。若今生。若當生。是故舍利弗。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信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

已願已生。今願今生。當願當生。正顯依信所發之願無虛也。非信不能發願。非願信亦不生。故云。若有信者。應當發願。又願者信之券。行之樞。尤爲要務。舉願則信行在其中。所以殷勤三勸也。復次。願生彼國。卽欣厭二門。厭離娑婆。與依苦集二諦所發。二種弘誓相應。欣求極樂。與依道滅二諦所發。二種弘誓相應。故得不退轉於大菩提道。問。今發願。但可云當生。何云今生。答。此亦二義。一約一期名。今現在發願持名。臨終定生淨土。二約刹那名。今一念相應。一念生。念念相應。念念生。妙因妙果。不離一心。如稱兩頭。低昂時等。何俟娑婆報盡。方育珍池。只今信願持名。蓮萼光榮。金臺影現。便非娑婆界內人矣。極圓極頓。難議難思。唯有大智。方能諦信。

(丙)三勸行流通。

舍利弗。如我今者。稱讚諸佛不可思議功德。彼諸佛等。亦稱讚我不可思議功德。而作是言。釋迦牟尼佛。能爲甚難希有之事。能於娑婆國土。五濁惡世。劫濁。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中。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諸衆生。說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

諸佛功德智慧。雖皆平等。而施化則有難易。淨土成菩提易。濁世難。爲淨土衆生說法。易。爲濁世衆生難。爲濁世衆生說漸法。猶易。說頓法難。爲濁世衆生說餘頓法。猶易。說淨土橫超頓法。尤難。爲濁世衆生說淨土橫超頓修頓證妙觀。已自不易。說此無藉劬勞修證。但持名號。徑登不退。奇特勝妙。超出思議第一方便。更爲難中之難。故十方諸佛。無不推我釋迦。偏爲勇猛也。劫濁者。濁法聚會之時。劫濁中。非帶業橫出之行。必不能度。見濁者。五利使邪見增盛。謂身見。邊見。見取。戒取。及諸邪見。昏昧汨沒。故名爲濁。見濁中。非不假方便之行。必不能度。煩惱濁者。五鈍使煩惱增盛。謂貪。瞋。癡。慢。疑。煩惱亂。故名爲濁。煩惱濁中。非卽凡心。是佛心之行。必不能度。衆生濁者。見煩惱所感粗弊五陰和合。假名衆生。色心並皆陋劣。故名濁。衆生濁中。非欣



厭之行。必不能度。命濁者。因果並劣。壽命短促。乃至不滿百歲。故名濁。命濁中。非不費時劫。不勞勤苦之行。必不能度。復次。只此信願。莊嚴一聲阿彌陀佛。轉劫濁爲清淨海會。轉見濁爲無量光。轉煩惱濁爲常寂光。轉衆生濁爲蓮華化生。轉命濁爲無量壽。故一聲阿彌陀佛。卽釋迦本師於五濁惡世。所得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今以此果覺全體授與濁惡衆生。乃諸佛所行境界。唯佛與佛能究盡。非九界自力所能信解也。諸衆生。別指五濁惡人。一切世間。通指四土器世間。九界有情世間也。舍利弗。當知我於五濁惡世。行此難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一切世間說此難信之法。是爲甚難。

信願持名一行。不涉施爲。圓轉五濁。唯信乃入。非思議所行境界。設非本師來入惡世。示得菩提。以大智大悲。見此行此說。此衆生何由稟此也哉。然吾人處劫濁中。決定爲時所囿。爲苦所徇。處見濁中。決定爲邪智所纏。邪師所惑。處煩惱濁中。決定爲貪欲所陷。惡業所螫。處衆生濁中。決定安於臭穢而不能洞覺。甘於劣弱而不能奮飛。處命濁中。決定爲無常所吞。石火電光。措手不及。若不深知其甚難。將謂更有別

法可出五濁。燒燄宅裏。戲論紛然。唯深知其甚難。方肯死盡偷心。寶此一行。此本師所以極口說其甚難。而深囑我等當知也。○初普勸竟。

(乙)二結勸。

佛說此經已。舍利弗及諸比丘。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等。聞佛所說。歡喜信受。作禮而去。

法門不可思議。難信難知。無一人能發問者。佛智鑑機。知衆生成佛緣熟。無問自說。令得四益。如時雨化。歡喜從世界悉檀得益。毫無疑惑。名信。領納不忘。名受。從爲人對治得益。投身歸命。契入法界緣起。名作禮。從第一義得益。然一一益中。復互具四益也。

經云。末法億億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度。嗚乎。今正是其時矣。捨此不思議法門。其何能淑。旭出家時。宗乘自負。藐視教典。妄謂持名。曲爲中下。後因大病發意。西歸。復研妙宗。圓中二鈔。及雲棲疏鈔等書。始知念佛三昧。實無上寶王。方肯死心執持名號。萬牛莫挽也。吾友去病。久事淨業。欲令此經大旨。辭不繁而炳著。請余爲

述要解。余欲普與法界有情。同生極樂。理不可卻。舉筆於丁亥九月二十有七。脫稿於十月初五。凡九日告成。所願一句一字。咸作資糧。一見一聞。同階不退。信疑皆植道種。讚謗等歸解脫。仰維諸佛菩薩攝受證明。同學友人隨喜加被。西有道人滿益智旭。閣筆故跋。時年四十有九。

### 淨土法門經證

無量壽經云。過去久遠。有世自在王佛出世。有一國王。棄王位而爲沙門。號曰法藏。求佛爲說諸佛淨土之行。時佛卽爲廣說二百一十億諸佛刹。天人之善惡。國土之粗妙。應其心願。悉現與之。比丘因發無上殊勝之願。具足五劫。思惟攝取莊嚴佛國清淨之行。如是修已。詣佛所。發四十八大願。卽成佛時。其國無三惡道。純是菩薩。聲聞天人。悉得六通。壽命無量。一生補處佛位。永不退轉。衣食自然。快樂無極。國土池流宮殿樹林。嚴飾奇妙等。詳載本經。不能備錄。發此願已。專志莊嚴妙土。所修佛國。開廓廣大。超勝獨妙。於不思議劫。積植無量德行。勇猛精進。志願無倦。今已成佛。在西方。去此十萬億刹。世界名安樂。佛名無量壽。

悲華經云。過恆河沙阿僧祇劫前。有王名無諍念。於寶藏佛所發菩提心。因濁世作佛。壽命有限。不能令一切衆生悉斷惡業。悉種善根。而得聖果。發願修取清淨莊嚴世界。時佛現十方佛刹。微塵數世界種種莊嚴。令其得見。時王無諍念於七歲中。不生世俗一欲念。晝夜無疲。心眼常見十方微塵數佛國清淨莊嚴。一一隨願取之。乃至佛前發願。略如無量壽經所說。佛卽爲授記。爲無量壽如來。此阿彌陀佛往劫修行之歷史也。又無量壽經四十八大願中。第十八願云。十方衆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第十九願云。十方衆生。發菩提心。修諸功德。至心發願。欲生我國。臨壽終時。假令不與大衆圍繞。現其人前者。不取正覺。第二十願云。十方衆生。聞我名號。繫念我國。植衆德本。至心迴向。欲生我國。不果遂者。不取正覺。○按第十八願。重在至誠深信。第十九。第二十願。重在廣修功德。發願迴向。故靈峯大師以深信發願。爲生淨之正因。實千古不易之定論也。至經文後言。往生安樂國。橫截五惡道。昇道無窮。極易往而無人勸。世人趁強健時。努力修善。精進度世。正信因果。以除五痛五燒。文廣見前。最宜熟玩。

十六觀經自第一至十三皆修觀想。更以觀想難成。故第十四至十六專主信願持名。十四觀說上品三等生。十五觀說中品三等生。十六觀說下品三等生。下品上生者。或有衆生。作衆惡業。命欲終時。遇善知識。教稱阿彌陀佛。稱佛名故。除五十億劫生死之罪。卽見佛菩薩來迎。得生淨土七寶池中。下品中生者。或有衆生。犯五戒八戒。作諸惡業。命欲終時。將墮地獄。遇善知識。說阿彌陀佛光明神力。此人聞已。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卽見化佛菩薩來迎。得生七寶池中。下品下生者。或有衆生。五逆十惡。具諸不善。應墮惡道。多劫受苦。臨命終時。遇善知識。教稱無量壽佛。如是至心具足十念。於念念中。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卽見金蓮華來前。得生極樂世界。○按念佛法門。所以超過一切法門。而獨稱奇妙者。全在能令極惡衆生。應墮地獄者。一剎那時。超生淨土。爲一生補處菩薩之伴侶也。能度極惡衆生。則未至極惡。及善惡閒雜者。無論矣。有此法門。乃能令一切衆生無不成佛。有此法門。乃能徹暢諸佛出世本懷。乃能實證彌陀名號功德。不可思議。我等衆生。雖不盡具十惡。而歷劫已來。造業實無量無邊。今生聞此法門。爲苦海之津梁。死囚之救星。乃宿世善根福德所

致千載難逢。可不敬謹信仰以圖自救乎。

又此經極陳阿彌陀佛具大悲願。有大神力。無有一衆生不蒙攝受。非許衆生儘可作惡。俟臨終念佛。仍得免罪超生。蓋此得生下品衆生。乃一生不知佛法。不聞佛名。致迷昧造業。一聞佛名。卽生深信懺悔。故得免罪。蒙佛接引。若已早聞淨土法門。而仍不肯改惡行善。是其生平毫無信仰。臨終安能深信懺悔。希冀佛迎乎。故此經於修觀之前。提出三種淨業正因。謂欲生極樂國土者。當修三福。一者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二者受持三歸。具足衆戒。不犯威儀。三者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此三種業。乃是過去未來現在三世諸佛淨業正因。一從孝父母。以推及一切衆生。所謂衆善奉行也。二從受三歸。以至不犯衆戒。所謂諸惡莫作也。三從已發心學佛。更以佛法化人。所謂自度度人也。故信願持名。爲吾人了生脫死之根本。而改惡修善。爲吾人安身立命之始基也。

鼓音王經云。西方安樂世界。今現有佛。號阿彌陀。若人能持彼佛名號。臨欲終時。阿彌陀佛。卽與大衆。往此人所。令其得見。見已慶悅。倍增功德。於寶蓮中。自然化生。具大神

通光明赫奕。爾時十方恆河沙佛。皆共讚彼安樂世界佛法不可思議。神通方便不可思議。若有信如是事者。是人所得善業福報。亦不可思議。若人受持彼佛名號。堅固其心。十日十夜。除捨散亂。憶念相續。必得見阿彌陀佛。并見十方世界如來。重障鈍根之人。雖少時所不能觀。而於一切諸善。皆迴向願生安樂世界。垂終時。阿彌陀佛與大衆現其人前。是人卽得往生。

稱揚諸佛功德經云。西方去此十萬億刹。有世界曰安樂。佛號阿彌陀。亦號衆祐。度人無量。若有得聞無量壽如來名者。當起廣遠無量歡喜。立意真誠。以十萬億信心。念斯如來。其人當得無量之福。永離三塗之厄。命欲終時。念不忘捨。阿彌陀佛將諸比丘。往其人前。卽生彼國。所以者何。其佛興立大悲。誓度無量衆生。亦復護持十方世界一切衆生。其生安樂世界者。具滿如來正覺之慧。故有得聞阿彌陀佛名號。及讚說者。當相信不疑。敬心至意念之。如念父母。斯人當生彼國。具滿衆願。其不信讚歎阿彌陀佛名號。功德而謗毀者。五劫之中。當墮地獄。具受衆苦。

寶積經云。佛告父王。當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常勤精進。當得佛道。○又彌勒菩

薩白佛言。如佛所說。阿彌陀佛極樂世界。若有衆生。發十種心。專向於佛。是人命終。當得往生。何等名爲十種心耶。佛告彌勒。一者於諸衆生起於大慈。無損害心。二者於諸衆生起於大悲。無逼惱心。三者於佛正法。不惜身命。樂守護心。四者於一切法。發生勝忍。無執著心。五者不貪利養恭敬尊重。淨意樂心。六者求佛種智。於一切時。無忘失心。七者於諸衆生。尊重恭敬。無下劣心。八者不著世論。於菩提分。生決定心。九者種諸善根。無有雜染清淨之心。十者於諸如來。捨離諸相。起隨念心。是名菩薩發十種心。若人於此十心。隨成一心。樂欲往生彼佛世界。若不生者。無有是處。

大集經云。佛告賢護。若四衆清淨持戒。獨處空閒。思惟西方安樂世界。阿彌陀佛。今現在彼。爲諸菩薩大衆說法。繫念思惟。觀察不已。了了分明。終獲見彌陀如來也。彼善男子。善女人。端坐繫念。專心想彼阿彌陀佛。如是相好。如是威儀。如是大衆。如是說法。一心相續。次第不亂。或經一日。或復一夜。如是或至七日七夜。是人必睹彌陀如來。若於晝時不能見者。夜分夢中。佛必當現。偈云。若人專念彌陀佛。號曰無上深妙禪。至心想像見佛時。卽是不生不滅法。



月燈三昧經云。斷除於欲想。得於不逸定。常行寂滅定。不著於定味。無著無放逸。不爲世所染。出過於世間。能往詣佛國。所謂安樂土。得見彌陀佛。彌陀救護者。修治佛世界。本習不放逸。不可思議劫。汝等勿懷疑。彼佛自在力。能生增上信。速得生彼刹。

隨願往生經云。普廣菩薩白佛言。何故經中偏讚阿彌陀佛。刹七寶諸樹。宮殿樓閣。彼願生者。皆隨心所欲。應念而至。佛告普廣。娑婆世界。人多貪濁。信向者少。習邪者多。不信正法。不能專心。制彼亂意。十方佛刹淨妙。實無差別。令諸衆生。專心有在。是故獨讚彌陀淨土。諸往生者。悉隨彼願。無不獲果。

藥師經云。若有四衆。受持齋戒。或經一年。或復三月。以此善根。願生西方極樂世界。無量壽佛所。而未定者。若聞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臨命終時。有八大菩薩。文殊師利菩薩。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無盡意菩薩。寶檀華菩薩。藥王菩薩。藥上菩薩。彌勒菩薩。是八大菩薩。乘空而來。示其道路。卽於彼界。種種雜色衆寶華中。自然化生。

按依此經。願生西方而未定者。聞藥師佛名。臨終八菩薩導以往生也。又聞藥師佛名。不生瑠璃世界。而生極樂者。可知極樂殊勝。十方諸佛皆願衆生生彼也。

般舟三昧經云。有菩薩於此間國土。數數念阿彌陀佛。忽得親見阿彌陀佛。因問當持何法。得生佛國。阿彌陀佛云。欲生我國者。當數數念我。當專念我名。持名所得功德。在諸行中。最爲殊勝。

十往生經云。若有衆生。念阿彌陀佛。願往生者。彼佛卽遣二十五菩薩。擁護行者。一切時。一切處。不令惡鬼惡神。得其便也。

目連所問經。佛云。世間雖有豪貴富樂。悉不得免生老病死。只由不信佛經。後世更甚困劇。不能得生佛國。是故我說無量壽國。易往易取。而人不能修行往生。反事九十六種邪道。我說是人名無眼人。名無耳人。

心地觀經云。憶昔所生常造罪。一念悔心卽除滅。口稱南無三世佛。得脫無暇苦難身。往生人天常受樂。見佛聞法當成佛。或生西方淨土中。七寶蓮華爲父母。花開見佛悟無生。不退菩薩爲同學。

觀佛三昧經。文殊菩薩偈云。願我命終時。滅除諸障礙。面見彌陀佛。往生安樂刹。華嚴經行願品。普賢菩薩偈云。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面見彼佛阿彌陀。

卽得往生安樂刹。又云。我此普賢殊勝行。無邊勝福皆迴向。普願沈溺諸衆生。速往無量光佛刹。

又十地品。十地菩薩。地地不離念佛。入法界品。善財初參德雲比丘。開示二十一種念佛法門。又兜率偈讚品。離垢幢菩薩偈云。以佛爲境界。專念而不息。此人得見佛。其數與心等。又賢首品云。見有臨終勸念佛。又示尊像令瞻敬。俾於佛所深歸仰。是故得成此光明。

楞嚴經。大勢至法王子。與其同倫五十二菩薩。卽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憶往昔恆河沙劫。有佛出世。名無量光。十二如來。相繼一劫。其最後佛。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譬如有人。一專爲憶。一人專忘。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見非見。二人相憶。二憶念深。如是乃至。從生至生。同於形影。不相乖異。十方如來。憐念衆生。如母憶子。若子逃逝。雖憶何爲。子若憶母。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相違遠。若衆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如染香人。身有香氣。此則名曰香光莊嚴。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無生忍。今於此界。攝念佛人。歸於淨土。佛問圓通。我無選擇。

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爲第一。

法華經偈云。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

像法決疑經云。佛滅度後。正法五百年。持戒得堅固。像法一千年。禪定得堅固。末法一萬年。念佛得堅固。

文殊般若經云。繫心一佛。專持名字。念念相續。卽是念中。得見過去。現在諸佛。何以故。念一佛功德。無量無邊。亦與念無量諸佛功德無二。

千佛名經云。若能五體投地。口自宣言。我今普禮十方三世諸佛。願三塗休息。國豐民安。邪見衆生。回向正道。發菩提心。持此功德。願六道衆生。皆生無量壽佛國土。身諸相好。智慧辯才。如阿彌陀佛。所獲果報。巍巍堂堂。壽命無量。

維摩詰經云。菩薩成就八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於淨土。何等爲八。饒益衆生。而不望報。代一切衆生受諸苦惱。所作功德。盡以施之。等心衆生。謙下無闕。於諸菩薩。視之如佛。所未聞經。聞之不疑。不與聲聞而相違背。不嫉彼供。不高己利。而於其中。調伏其心。常省己過。不訟彼短。恆以一心求諸功德。是爲八法。

永明大師云。八法無瑕。成就上品。如其中下。但具一法。決志無移。亦得下品。十住斷結經云。是時座中有四億衆。自知死此生彼。牽連不斷。欲爲之源。樂生無欲國土。佛言。西方去此無數國土。有佛名無量壽。其土清淨。無淫怒癡。蓮華化生。不由父母。汝當生彼。

那先經云。有國王問那先沙門曰。人在世間作惡。臨終念佛。得生佛國。我不信是語。那先言。如持百枚大石。置船上。因船故不沒。人雖有本惡。一時念佛。不入泥犁。其作惡不知念佛者。便入泥犁。如小石投水。卽沒。

金光明經云。常當至心正念諸佛。

菩薩內戒經云。菩薩有三願。其第二願。願我命終往生阿彌陀佛前。

自華嚴開念佛之門。諸大乘經。無不推重念佛。雖念佛不專屬持名。而持名尤爲簡要。故諸經勸持名者尤普。是持名求生淨土。卽華嚴諸大乘經之祕要也。大乘爲圓頓教。而九品往生。三根普被。可謂至圓。十念成功。一生證果。可謂至頓。且此法不參意見。不涉思惟。卽一念中。頓契本覺。豈非第一義諦哉。○以上經證。

諸大菩薩祖師勸人念佛求生淨土文 摘要

續高僧傳。釋慧日。於唐中宗時。見義淨三藏。詣西域求法。心慕之。於是泛舶渡海。經三年。得達天竺。禮如來聖迹。尋求梵本。閱歷艱苦。深厭閻浮。思何國何方。有樂無苦。何法何行。能速見佛。徧問天竺三藏高僧。皆勸修淨土法門。日聞已頂受。至北印度健駄羅國。王城東北。有山上。供觀音像。有至誠祈請者。每見大士現身。日叩頭七日。又斷食。畢命爲期。至七日夜。觀音於空中現紫金身。長丈餘。坐寶蓮華。垂右手摩日頂。曰。汝欲傳法。自利利他。唯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發願往生。到彼國已。見佛及我。得大利益。汝當知淨土法門。勝過諸行。說已忽滅。日於開元七年。回達長安。賜號慈愍三藏。勤修淨業。唱導一時。著往生淨土集行世。將終時。見蓮華在前。狀如日輪。

佛祖統紀。釋靈照。宋熙寧中。住華亭超果寺。先後數歲中。春首必開淨業社。與者二萬人。輒多獲驗。嘗於夢中見三聖儀相。照跪問曰。靈照一生期生安養。克果願否。觀音菩薩曰。淨土不遠。有願卽生。後預知時至。面西累足而化。闍維異香襲人。舍利流迸。

此二則皆觀世音菩薩現身勸念佛求生淨土也。

續高僧傳。釋法照。於唐大曆二年。居衡州雲峯寺。於粥鉢中。忽覩五色雲。雲中現山及寺。寺東北復有山。山下有澗。澗北有石門。門內復有一寺。榜曰大聖竹林寺。他日復於鉢中見雲中數寺。池臺樓觀。萬菩薩處其中。以所見問人。一僧曰。聖神變化。不可情測。若論山川形勢。乃五臺也。四年。照於郡之湖東寺。開五會念佛道場。感祥雲彌覆。雲中現樓閣。阿彌陀佛。及二菩薩。身滿虛空。衡州舉郭。咸焚香瞻禮。照復遇一老人。謂汝曾發願往金色世界。禮覲大聖。今何輒止。言訖不見。照遂與同志數人。詣五臺。至山後。於夜四更。有異光照身。卽隨之行。約數里。得一山。山下有澗。澗北有石門。見二童子。自稱善財難陀。引至大聖竹林寺。如鉢中所見。金地寶樹。以爲莊嚴。入講堂。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各據師子座。萬衆圍繞。而爲說法。照作禮問曰。末代凡夫。知識隘劣。障垢尤甚。修何法門。最爲其要。文殊告曰。汝今念佛。正是其時。諸修行門。無過念佛。供養三寶。福慧雙修。此之二門。最爲善要。我於過去劫中。因觀佛故。因念佛故。因供養故。得一切種智。是故一切諸法。般若波羅蜜。甚深禪定。乃至諸佛。皆從念佛而生。故知念佛。諸法之王。照問當云何念。文殊言。此世界西。有阿彌陀佛。彼佛願力。不可思議。汝當憶念。令無

閒斷命終決定往生永不退轉。語已。二聖同舒金臂。摩照頂曰。汝以念佛故。不久證無上正等菩提。若善男女等。願疾成佛者。無過念佛。則能速證無上菩提。照歡喜作禮而退。二童子送出寺門。舉頭忽失所在。是年十二月。於華嚴寺入念佛道場。絕粒要期。誓生淨土。至七月初夜。正念佛時。見一梵僧謂曰。汝所見臺山境界。胡不傳示世人。照曰。恐生疑謗。僧曰。大聖文殊。現在此山。尙招人謗。汝何惜焉。但以所見境界。普告衆生。使見聞者發菩提心。作毒鼓緣耳。照遂錄所見以傳世。更篤志念佛。日夜無曠。忽見佛陀波利。謂曰。汝華已就。三年開矣。至期。謂衆曰。吾行矣。端坐而逝。○此文殊普賢二菩薩現身勸念佛求生淨土也。

大乘起信論云。衆生以住此娑婆世界。自畏不能常值諸佛。信心難可成就。意欲退者。當知如來有勝方便。攝護信心。謂以專意念佛因緣。隨願得生他方佛土。常見於佛。永離惡道。如經云。若人專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修善根。回向願求生彼世界。卽得往生。常見佛故。終無有退。○此馬鳴菩薩勸念佛求生淨土也。

大智度論示修念佛法門云。念佛三昧。能除種種煩惱。及先世罪。餘諸三昧。有能除淫。



不能除瞋。有能除瞋。不能除癡。有能除癡。不能除淫。有能除淫。有能除三毒。不能除先世罪。惟念佛三昧。能除種種煩惱。種種罪。復次念佛三昧。有大福德。能度衆生。菩薩欲度衆生。無如修念佛三昧福德。能速滅諸罪。

又云。未入菩薩位。未得阿鞞跋致。若遠離諸佛。便壞諸善根。沒在煩惱。不能自度。安能度人。如人乘船。中流敗壞。欲度他人。反自沒水。又如少湯。投大冰池。雖消少處。反更成冰。是故菩薩。常欲不離諸佛。如嬰兒不應離母。行道不能離糧。大熱不能離水。大寒不能離火。渡水不能離船。病人不能離醫。菩薩不能離佛。過於上事。問云。何得不離佛。答。菩薩常愛樂念佛。故捨身受身。恆得值佛。如衆生欲心重。受淫鳥身。瞋恚多。生毒蟲中。菩薩專念佛。故隨心所重。而受身形。

又云。有菩薩自念往昔。謗大般若。墮惡道中。受無量苦。復經無量劫。雖修餘行。不能出苦海。後遇善知識。教念阿彌陀佛。卽得滅除罪障。超生淨土。我今應禮謝阿彌陀佛。何以故。父母親友。人天王等。不能度我。出離苦海。惟阿彌陀佛。願力攝受。得出苦海。毗婆沙論云。菩薩求阿鞞跋致。有二種道。一者難行道。謂於五濁之世。於無佛時。求不

退轉。其難略言有五。一外道相眩。亂菩薩法。二無賴惡人。破他勝德。三顛倒善果。能壞梵行。四聲聞自利。障於大慈。五唯有自力。無他力持。如跛人步行。一日數里。極大辛苦。謂自力也。二者易行道。謂但信佛語。教修念佛三昧。願生淨土。乘彌陀願力攝持。決定往生不疑。如水行藉船。須臾千里。謂他力也。又讚阿彌陀佛偈略云。若人願作佛。心念阿彌陀。應時爲現身。是故我歸命。彼佛本願力。十方諸菩薩。來供養聽法。是故我稽首。彼土諸菩薩。具足諸相好。以自莊嚴身。我今歸命禮。彼諸大菩薩。日日於三時。供養十方佛。是故稽首禮。若人種善根。疑則華不開。信心清淨者。華開得見佛。十方現在佛。以種種因緣。歎彼佛功德。我今歸命禮。其土具嚴飾。殊彼諸天宮。功德甚深厚。是故禮佛足。○以上均龍樹菩薩勸人念佛求生淨土也。

無量壽經論立五念門。一禮拜門。二讚歎門。三作願門。四觀察門。五迴向門。一者以禮拜阿彌陀佛。求生彼國。故得生安樂世界。是名入第一門。二者以讚歎阿彌陀佛。故依如來光明智相修行。是名入第二門。三者以一心專念。作願生彼。修寂靜三昧行。入蓮華藏世界。是名入第三門。四者以觀察彼國莊嚴。得到彼處。受種種樂。是名入第四門。

五者以大慈悲觀一切苦惱衆生。示應化身。迴入生死園。煩惱林中。遊戲神通。至教化地。以本願力故。是名出第五門。迴向門。謂禮拜等修行所集一切功德善根。不求自身住持之樂。欲拔一切衆生苦故。作願攝取一切衆生。同生安樂佛國。是名菩薩善巧方便。迴向。修此迴向。得三種隨順菩提門法。滿足。一者智慧。以無染清淨心。不爲自身求諸樂故。二者慈悲。以安清淨心。拔一切衆生苦故。三者方便。以樂清淨心。攝取衆生。生彼國。令一切衆生得大菩提故。○此天親菩薩勸念佛求生淨土也。

淨土聖賢錄。覺明妙行菩薩。於明崇禎清順治間。降於吳門。開闡淨土法門。首說偈曰。諸佛之法要。微密不思議。以非思議故。無能盡宣說。牟尼大慈父。悲憫衆生者。說所不能說。導彼今後世。更以異方便。顯示安樂利。令發願往生。橫截諸惡趣。由佛阿彌陀。大願攝羣品。聞名能受持。決定生無惑。若有大力人。專念心常一。成就深三昧。現前亦見佛。今我如佛教。將開化導門。念汝等迷倒。確指正修路。此非弱小緣。應生難遭想。西方萬億程。一念信卽是。○示衆云。淨土一門。真諸佛心宗。人天徑路。汝等雖求往生。若發願不切。如入海而不獲寶。徒勞無益也。我昔於晉明帝時。受貧子身。爲貧苦故。乃發大

願云。我以宿業。受此苦報。若我今日。不得見阿彌陀佛。生極樂國。成就一切功德者。縱令喪身。終不退息。誓已。七日七夜。專精憶念。便得心開。見阿彌陀佛。相好光明。徧十方世界。我於佛前。親蒙授記。後年七十五。坐脫。竟生極樂。以度生願重。再來此土。隨方顯化。爲比丘。爲居士。爲國王。爲臣宰。爲女人。爲屠丐。或顯。或隱。或順。或逆。隨機說法。導諸羣品。今又爲汝等。闡揚淨土。汝等當一心一意。堅修此門。決不相誤。若心志一堅。又不待隔世而生。現前亦得見佛。偈曰。少說一句話。多念一句佛。打得念頭死。許汝法身活。有問念佛不能一心。當作何方便。菩薩曰。汝但息想定慮。徐徐念去。要使聲合乎心。心隨乎聲。念久自得諸念澄清。心境絕照。證入念佛三昧。然平日必須多念。從千至萬。心無閒斷。則根器最易成熟。若強之使一終不一也。又曰。心行處滅。是諸佛常住真心。心行處有。是衆生生死業心。其間不容毫髮。汝等能綿密加工。使此心無些子空隙。方得幾分相應。莫略做半年十月。便謂我能苦心修道。工夫雖加。若未到銅山鐵壁。推不倒。移不動處。猶未是打成一片。切勿半途而廢。致盡棄前功。要知佛法如大海。轉入轉深。斷非小小知見之所能盡。應盡形修習。造極爲則。

示願定成曰。心本無念。念逐想生。此想虛妄。流轉生死。汝當知此一句阿彌陀佛。不從想生。不從念有。不住內外。無有相貌。卽是盡諸妄想。與諸如來清淨之身。非一非異。不可分別。如是念者。煩惱塵勞。無斷無縛。止是一心。必得一心。方得名爲執持名號。方得名爲一心不亂。淨業功成。直趨上品。汝今當先發大願。願生極樂。然後至誠懇惻。稱阿彌陀佛。使聲緣於心。心緣於聲。聲心相依。如貓捕鼠。久久不失。則入正憶念三昧。示無朽曰。大抵修淨業人。行住坐臥。起居飲食。俱宜西向。則機感易成。室中只供一佛。一經一桌一鑪一牀一椅。不得放多物件。庭中掃除潔淨。使經行無礙。要使此心一絲不挂。萬慮俱忘。空洞洞地。不知有身。不知有世。并不知我今日所作是修行之事。如是則與道日親。與世日隔。可以趨向淨業。蓋生時撒得乾淨。念頭上不存一些根節。大限到來。洒洒落落。不作顧戀身家子孫之態。豈不是大丈夫舉動。所以要汝一意修行。別無沾滯者。正爲此一大關目也。至於修淨土之法。不出專勤二字。專則不別爲一事。勤則不虛棄一時。初起日課分四時。漸增至六時。更增至十二時。每時誦彌陀經一卷。佛號千聲。每日禮佛百拜。亦分四時。除常課外。餘工不必計數。或默或聲。但攝心諦念而

已。但持名必須字字句句。聲心相依。不雜分毫世念。久久成熟。決定得生極樂。坐寶蓮華。登不退地。勉之勉之。

或問云。何得離塵欲。得無障礙。答曰。有人於此。無故而奪汝一錢。動瞋恨否。曰。一錢雖微。見奪則瞋。又無故而與汝一錢。生喜悅否。曰。一錢雖微。見與則喜。有答一錢甚微。與何足喜。奪無足瞋者。菩薩曰。汝能如是。心之清淨久矣。何至今日。尚沈濁垢耶。汝等當知。學人洗心不密。見有見無。處處是著。念念皆貪。所以業識紛馳。無暫停止。卽念一句阿彌陀佛。心想依然外游。未能頃刻歸一。良由汝等無量劫來。未嘗發一時一日。遠離塵欲之心。故此塵欲亦無一日一時。肯離汝心。身纏心縛。深入塵網。故發心欲斷貪著。先從一錢之與奪。作永棄觀。作非我有觀。奪不起瞋。與不起悅。如是乃至百千萬錢。乃至億億萬錢。乃至國城妻子。身肉骨髓。乃至過現未來。心意意識。乃至生死業報。菩提涅槃。一切皆如一錢之與奪。無異。自然習漏消亡。障緣永滅。身心清淨。成就道品。

示病人云。汝今有疾。尙未卽死。當息諸牽累。安心端坐。念身無常。念世無常。所有妄緣。一切放下。徐徐念一句阿彌陀佛。必使六塵不生。一心清淨。則不惟療汝今生之疾。卽

生死病根亦從此拔出矣。

示衆曰：天下儘有聰明向上之士，卻爲自是之見所障，不成大器。蓋人一自是，決不肯虛心，就正有道所交，皆庸下之徒，互相稱譽，不能面聞其過，而德業殆矣。又世人貪得都務強求，不知一錢之獲，尙有命焉，而況功名富貴之大，曰吾智力可求，若然，則蒼蒼者天，赫赫者神，將無用乎？即使強求而得，亦是命數合有，不因汝用許久，醒醒心機，天憫而與之也。然則勉強求者，有辱無榮，有失無得，有戮身之禍，無利物之功，有損德之災，無進善之福，天厭之神，棄之矣。又汝等思做官者，無非欲假威勢，可以虐平民，而飽我腹，決不思爲國爲民，做些好事，積惡日深，來世定作牛馬等畜，如目前兵戈戰陣中，一類畜生，皆夙世冒祿貪功，毫無功德於民之徒也。報應之理，遠近無期，或致禍於現世，或殃及於子孫，至損害良民，而取其財貨，謂之不仁不義之物，以之祀祖先，而祖先益愆事神明，而神明加怒，供佛菩薩，必爲之墮淚，奉仁人有道，反爲之生慙，怨結相酬，後世定作豬羊雞鴨，以償報，可不畏哉。汝等自今後，莫殺生命，勿食異物，勿多慾逞忿，何以故？殺生傷天地之慈，乖長養之道，食異物，必增淫穢，或致惡疾，多慾逞忿，則戕損。

壽命暴折元和當永戒此三。一意孝養父母。推惠行慈。濟貧拔苦。廣行陰德。積累不廢。天必佑汝也。

又曰。天下大恩。莫過父母。父母而在。堂前活佛也。父母而歿。猶可追報也。試思此身從何而來。何由而長。乃不能反本尋源。盡心盡力。敬事承順。至有結怨於父母而不顧。自利其妻子而不養。或一言亦報復如路人者。真禽獸不若也。因問衆所謂孝者。以何爲上。答。能敬能養。能爲善。以無忘先德。菩薩曰。此雖孝而有限。惟能發大願。修出世法。若道成果滿。豈但福及九祖。卽歷劫怨親。俱蒙解脫。汝能專修淨土。是爲大孝。

示衆曰。凡世間一切人我相。名利相。瞋喜相等。不但在身口上行出來。始爲牽連塵網。但心略帶些子。卽是障道因緣。須要明白。汝但身禮阿彌陀佛。心念阿彌陀佛。不涉分毫別想。便得洗滌乾淨。打破塵網。生極樂國。

示衆偈曰。勤則不病。不勤則病。勿謂夙業。其報甚近。彌陀慈父。數數親覲。可以永年。兼能卻病。深潛不露。是名持戒。若浮於外。不久必敗。念既不真。不得自在。禍福吉凶。汝自作怪。有口若啞。有耳若聾。絕羣離俗。其道乃崇。尺璧非寶。寸陰當惜。正念彌陀。信光赫



奕莫貪舊遊。前程永失。○以上覺明菩薩勸人念佛求生淨土。極明極要。至圓至妙之開示。修淨者當各手一篇。拳拳服膺者也。

天台智者大師親證法華三昧。創天台教觀法。勸修淨土。作十疑論。一祛求生淨土。捨離衆生。無大慈悲之疑。二祛諸法性空。捨此求彼。有乖佛理之疑。三祛偏求一佛淨土。乖平等性之疑。四祛偏念彌陀。不念十方諸佛之疑。五祛具縛凡夫。未斷煩惱。云何得生淨土之疑。六祛凡夫生彼。三毒常起。云何得不退轉之疑。七祛求生兜率。得見彌勒。何必生西之疑。八祛衆生無惡不造。臨終十念。云何得生之疑。九祛西方去此十萬億刹。凡夫力弱。云何得到之疑。十解求生西方。作何行業。得生彼國之疑。故謂十疑論。前九文繁不錄。第十作何行業。則曰。具二種行。定得生西。一厭離行。當自念歷劫爲五欲纏縛。輪迴五道。備受衆苦。此身膿血不淨。唯苦無樂。願得淨土。法性生身。此爲厭離行。此但宗義。非完全依文而敘也。二欣願行。觀彼淨土莊嚴等事。欣心願求。希心起想。緣彌陀佛。若法身。若報身。金色光明。具八萬四千相。一一相。具八萬四千好。一一好。具八萬四千光明。常照法界。攝取念佛衆生。而我發願往生者。仍是欲拔一切衆生苦。與一切衆生樂。非自心貪著。非爲供

養自身。略如天親往生論意。具此二行。常修念佛三昧。及施戒等一切善行。回向衆生。同生彼國。決定得生也。大師臨終時。西向稱佛號。光明滿山。天樂疊奏。贊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火車相現。一念改悔者。尙得往生。況戒定熏修者乎。吾諸師友。皆從觀音勢至來迎我。言訖。如入三昧。金光照數百里。

善導祖師人稱彌陀化身。勸人念佛曰。修餘行業。迂僻難成。唯此法門。速超生死。作偈曰。漸漸雞皮鶴髮。看看行步龍鍾。假饒金玉滿堂。豈免衰殘病苦。任汝千般快樂。無常終是到來。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或問。念佛定生淨土耶。曰。如汝所念。遂汝所願。乃自念一聲。有一光從口出。十聲至百。光亦如之。或問。何不令人作觀。直令專稱名號耶。曰。衆生障重。境細心粗。識颺神飛。觀難成就。是以大聖悲憐。直勸專稱名字。正由稱名易故。相續卽生。若能念念相續。畢命爲期。十卽十生。百卽百生。何以故。無外雜緣。得正念故。與佛本願相應故。若捨專念。修雜業者。百中希得一二。千中希得三四。何以故。雜緣亂動。失正念故。與佛本願不相應故。繫念不相續故。所作業行。常與名利相應故。願諸人善自思惟。行住坐臥。必須厲心克己。晝夜莫廢。畢命爲期。前念命終。後念卽

生長時永劫受無爲樂。乃至成佛。豈不快哉。又作臨終正念文曰。凡人臨終求生淨土者。須是不得怕死。常念此身多苦不淨。若得捨此穢身。超生淨土。受無量樂。解脫生死苦趣。乃是稱意之事。如脫弊衣。得換珍服。放下身心。莫生戀著。纔遇有病。便念無常。一心待死。囑內外人等。來我前者。爲我念佛。不得說閒雜話。不須軟語安慰。至將終時。親屬不得哭泣。惑亂心神。失其正念。但同念阿彌陀佛。守令氣盡。若得明解淨土之人。頻來策勵。極爲大幸。用此法者。決定往生無疑也。死門事大。須自家著力。始得一念差錯。歷劫受苦。誰人相代。思之思之。

永明祖師於韶國師處發明心要。禪觀中見觀世音菩薩。以甘露灌其口。獲大辯才。著萬善同歸集。指歸淨土云。修觀者用定心。持名者用專心。坐臥之間。常面西向。禮敬之際。發願之時。須懇苦翹誠。無諸異念。如就刑獄。若在狴牢。怨賊所迫。水火所逼。一心求救。願脫苦輪。速證無生。廣度含識。如斯志誠。必不虛棄。如或言行不稱。信力輕微。無念念相續之心。有數數閒斷之意。恃此懈怠。臨終望生。風火逼迫。正念不成。何以故。如今是因臨終是果。應須因實果。則不虛。如要臨終十念成就。但預辦津梁。合集功德。回向

此時念念不虧。卽無慮矣。又作四料簡云。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路。陰境若現前。瞥爾隨他去。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現世爲人師。來生作佛祖。無禪無淨土。鐵牀并銅柱。萬劫與千生。沒箇人依怙。大師臨終。種種殊勝相現。闍維舍利。鱗砌於身。人稱彌陀降生。

知禮大師。通天台教觀圓頓之旨。建念佛會爲文勸衆曰。經云。得人身者如爪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直待三修行備。方免四趣受生。自力求脫。實難其人。若生安養者。國土莊嚴。身心清淨。直至成佛。不墮三途。若欲生彼。當稱彼佛號。修彼佛慈。必爲彼佛本願。攝取定生彼國。今結萬人爲一社。心心繫念。俾成淨土。誓取往生。劫濁命光。猶如風燭。一息不至。三途現前。何得自寬。不思來報。當依佛語。無順人情。頓息攀援。唯勤念佛。師西歸後。爪髮加長。闍維舌根不壞。如蓮華。

遵式大師。傳天台教。修般舟三昧。見觀音指端出甘露灌之。慧辯無礙。賜號慈雲懺主。述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云。十方淨穢。卷懷同在於刹那。一念色心。羅列徧收於法界。乃天真本具。非緣起新成。故云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今直決疑情。令知淨土百寶莊

嚴九品因果。並在衆生介爾心中。理性具足。是故往生事用。隨願自然。師臨終。或叩其所歸。曰。寂光淨土。

宗蹟大師勸念佛云。娑婆國土。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現在說法。娑婆國土。觀音勢至。徒仰嘉名。極樂世界。彼二上人。親爲勝友。娑婆國土。諸魔競作。惱亂行人。水火刀兵各種邪說皆是魔事。極樂世界。大光明中。決無魔事。娑婆國土。邪聲嬈亂。女色妖淫。極樂世界。水鳥樹林。咸宣妙法。然則修行緣具。無過西方。況此方上壽不過百歲。而童癡老耄。疾病睡眠。去其大半。時光易喪。隔陰卽昏。西方壽命無量。直證無生。獲菩提果。再興無緣。慈運同體。悲迴入塵。勞現身利土。自利利他。皆得圓滿。誠解脫之要門。修行之捷徑也。師開蓮華會。導衆念佛。感普賢普慧二大士入會。

有嚴大師。精天台教觀。專修淨業。或曰。欲生淨土。須修無生妙觀。乃得。今謂生天難而生淨易。孰信乎。答曰。佛慈接物。方便多門。有定散之善。有佛法之力。有事福而假願力。回向。有臨終劇怖而賴求救心。殷但藉其一。必得往生。定善者。謂修心妙觀。理觀相應。然鈍根得者少矣。散善者。如十念念佛。卽得往生。是也。佛力者。緣彌陀大悲願力。攝取

念佛衆生是也。法力者如誦灌頂神呪。加持沙土。散亡者尸。或墓上。彼亡者雖墮三途。承真言力。得生極樂。是也。事福假回向者。謂慈心不殺。具諸戒善。讀誦大乘。作種種福。回向莊嚴。成淨土。因得生極樂。是也。臨終求救者。彼作惡人。臨終地獄相現。稱佛名。故猛火化清涼風。得生淨土。是也。是故經云。小行菩薩。及修小功德者。皆當往生。佛曰。易往。子曰。難生。寧可順教而談。易往。開人解脫之門。不當執迷而說難生。塞彼菩提之路。師臨終七日前。天神空中謂曰。師淨業成矣。夢池中有大蓮華。天樂圍繞。作自餞詩而化。

子元大師。習止觀。聞鶉聲。大悟。棲心安養。逆順境中。未嘗動念。作勸人發願偈云。萬法從心生。萬法從心滅。我佛大沙門。常作如是說。持戒無信願。不得生淨土。唯得人天福。福盡受輪迴。輾轉難脫離。看經無慧眼。不識佛深意。後世得聰明。亂心難出離。不如念佛好。現世無名利。行坐不多羅。則是阿彌陀。發願持戒力。迴向生樂國。如是各行持。千中不失一。釋迦金口說。彌陀親攝受。諸佛皆護念。諸天皆護持。見此念佛人。與佛不相遠。憶佛常念佛。不久當成佛。勸汝修行人。信我如來說。當自勤精進。一心求淨土。因風

吹於火。用力不消多。普願如說行。同生極樂國。師賜號慈照宗主。臨終預知時至。茶毗。舍利無數。

優曇大師著蓮宗寶鑑云。凡修淨土之人。灼然是要敵他生死。不是說了便休。當念無常迅速。時不待人。要把做畢生第一件大事始得。若半進半退。似信似疑。濟得甚事。若是信得及。便從今日去。發大勇猛。莫問會與不會。見性不見性。只執持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如靠著一座須彌山。搖撼不動。專其心。一其意。或聲念。默念。禮念。行住坐臥。心念不空過。念佛不離心。綿綿密密。如雞抱卵。常教煖氣相接。即是淨念相繼。凡遇苦樂逆順境界。只是念佛。無一念變異心。無一念退墮心。無一念雜想心。決定要生極樂世界。果能如是用功。生死業障自然消殞。塵勞習漏自然淨盡。臨命終時。定生上品。又云。念佛人。塵垢未淨。若惡念起。有慳貪瞋恨。癡愛嫉妬。邪見輕慢等心。及諸逆順境界。隨染所生不善之心。急須高聲念佛。斂念歸正。直下打屏淨盡。永不復生。所有至誠深信。發願回向。慈悲謙下。忍辱持戒。一切善心。常當守護。更要離非梵行。斷惡律儀。雞狗豬羊。慎勿畜養。畋獵漁捕。更不可爲。當知極樂國內。諸上善人。由捨棄惡緣。修行善業。獲生

淨土念佛之人。當隨佛學。應以去惡取善爲務焉。又念佛之人。求生淨土。當念世間無常。捨身受身。輪轉三界。無解脫期。幸今有緣。修淨念佛。當生淨土。永離生死。此大丈夫快意之事。纔有疾病。便坦蕩身心。莫生疑慮。西向正坐。想阿彌陀佛。觀音勢至。現在其前。一心稱六字洪名。不絕於世間一切事務。不得思念。不得貪戀。若或雜亂心生。便急稱佛號。命若未盡。自得安寧。慎勿妄起留戀世間之心。但辦往生。何須疑慮。一捨凡身。便登佛地。豈不偉哉。元仁宗因此書。復蓮宗。賜師號虎溪尊者。

天如禪師嗣法中峯本。著淨土或問。策進修行。有問。一生造惡。臨終念佛。帶業往生。然則我且做世事。待臨終念佛可乎。答曰。苦哉苦哉。賺自己。又賺天下人。皆此言也。逆惡人。臨終念佛。是夙有善根。故得遇善知識。救援此等僥倖。萬中無一。羣疑論云。有十種人。臨終不得念佛。一不遇善友。無勸念之理。二業苦纏身。不遑念佛。三偏風失語。四狂亂失心。五遭水火。六逢惡獸。七惡友壞其信心。八昏迷致死。九驟遇殺戮。十墜高巖。此皆常有之事。遇著一種。便做手腳不得也。便隨業向三塗受苦。到那時。要聞佛名不得也。直使無此惡緣。以善病終。未免風刀解體。如生龜脫殼。痛苦逼迫。恐怖惶惶。念佛不



得也。更使無病而終。世緣未了。俗念未休。貪生怕死。擾亂胸懷。念佛不得也。更饒未死以前。些少病痛在身。未免呼痛呼苦。叫喚呻吟。求醫拜懺。雜念紛飛。念佛不得也。更饒未病之時。年老困頓。愁歎憂惱。念佛不得也。更饒未老之時。家室營謀。東攀西緣。念佛不得也。更饒清閒自在。有志修行。稍於世相照不破。放不下。些小境界現前。主人翁卽隨他顛倒。念佛不得也。你看他老病之時。少壯清閒之日。稍有一事挂心。早是念佛不得。況臨終時哉。況世事如幻。那有實效。死心禪師道。世人財寶如山。妻妾滿前。日夜歡樂。爭奈前程有限。暗裏相催。符到便行。不容住滯。閻羅老子。不順人情。且據汝等眼見耳聞。眷屬友朋。強壯後生。死卻多少。古人云。莫待老來方念佛。孤墳多是少年人。人生在世。石火電光。眨眼便過。趁未老未病。抖擻身心。撥棄世事。得一日光陰。念一日佛名。由他臨命終時。好死惡死。我之盤纏預辦。前程穩當了也。若不如此。後悔難追。蓮池祖師勸念佛云。若人富貴。受用現成。正好念佛。若人貧窮。家小累少。正好念佛。若人有子。宗祀得託。正好念佛。若人無子。孤身自由。正好念佛。若人無病。趁身康健。正好念佛。若人有病。切近無常。正好念佛。若人年老。光景無多。正好念佛。若人年少。精神清

利正好念佛。若人聰明通曉淨土正好念佛。若人愚魯別無所能正好念佛。帶髮之人自可常服念佛。好靜之人自可寂默念佛。怕事之人自可閉門念佛。千里燒香不如安坐家堂念佛。供奉邪師不如孝順父母念佛。廣交魔友不如獨身清淨念佛。許願保禳不如悔過自新念佛。希求妖鬼靈通不如正信因果念佛。端心滅惡念佛。號曰善人。攝心除散念佛。號曰賢人。悟心斷惑念佛。號曰聖人。○又示衆曰。人生母子夫妻一家眷屬。俱是宿世因緣。暫時會聚。終必別離。不足悲苦。可悲苦者。乃是一生空過不念佛耳。今當放下萬緣。回光返照念佛。是一生要緊大事。但要字字心上照過。歷歷分明。時刻切心。不容些須妄想閒雜。早晚禮佛。要懇苦發願。求生淨土。如此捱到臨終時。自然正念現前。往生極樂。又曰。病者衆生之良藥。故人於病中。莫起煩惱。當生大解脫心。任其生死。不起恐怖。放下萬緣。單提正念。六字洪名。念念不忘。自然業障消滅。身心安寧。捨此惡世。生彼樂邦。實大幸事也。又云。久亂之心。一時難定。念佛心不淨。不必憂。只要字字句句當心念去。古人云。雜念是病。念佛是藥。念佛正治雜念。而不能治者。因念不親切也。雜念起時。卽用心加功念佛。字字句句精一不二。雜念自息矣。師以歲旱。衆乞禱。

兩。乃持木魚循田塍行。唱佛名。兩隨注。如足所及。臨終無疾。下山別衆。如期而寂。至清光緒十五年。願登師臨終云。已到西方。得瞻三聖。并見蓮池大師爲衆說法云。愍山大師云。佛說修行出生死法。方便多門。唯念佛求生淨土。最爲捷要。三根普被。四衆全收。非是權爲下根設也。經云。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故修淨業者。先要戒根清淨。身口意十惡業清淨。則心自淨。於此清淨心中。厭娑婆苦。發願求生。安養。立念佛正行。更要生死心切。先斷外緣。以一句阿彌陀佛爲命根。念念不忘。心心不斷。二六時中。行住坐臥。動靜閒忙。一切時。不愚不昧。更無異緣。用心純熟。乃至夢中亦不忘失。寤寐一如。是爲得力時也。臨命終時。淨土境界。自然現前。阿彌陀佛放光接引。此往生之效驗也。或問念佛不能成片。請開示。答曰。修行第一要爲生死心切。生死心不切。念佛何能成片。且衆生無量劫來。念念妄想。情根固蔽。卽今生何曾一念痛爲生死。欲以虛浮信心。要斷多劫生死。如何能彀。若果爲生死心切。念念若救頭然。只恐一失人身。百劫難復。將此一聲佛號。定要敵過妄想。一切處。念念現前。不被妄想遮斷。下苦切功夫。久久自然相應。此事全要自己著力。直須勇猛。方得受用。師臨終。預知時。

至逝時有光燭天。

幽溪法師法語云。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極樂。娑婆有一愛不輕。則臨終爲此愛所牽。矧多愛乎。極樂有一念不一。則臨終爲此念所轉。矧多念乎。眼前父母妻子兄弟朋友。功名富貴。文章詩賦。道術技藝。衣服飲食。屋宇田園。林泉花草。珍寶玩物。有一物之不忘。愛也。有一念之不捨。愛也。有一愛之存於懷。則念不一。或問輕愛之道。曰。萬物本自不有。有之者情。故情在物在。情空物空。問一念之道。曰。稱名時。繫心在緣。聲聲相續。心心不亂。如心緣外境。卽攝之令還。此須發決定心。撥棄世事。放下緣心。使念心漸漸增長。從漸至久。畢竟要成一心不亂而後已。更有一種微妙助行。當歷緣境。處處用心。如見眷屬。作西方眷屬想。以淨土法門開導之。永作將來無生眷屬。若生恩愛。當念淨土眷屬。無有情愛。宜求生淨土。永離此愛。若生瞋恚。當念淨土眷屬。無有觸惱。當求生淨土。永離此瞋。若受苦時。當念淨土。無有衆苦。若受樂時。當念淨土之樂。其樂無央。凡歷境緣。皆生此意。則觸處皆生淨之助行也。師臨終預知時至。山神稱爲肉身菩薩。

靈峯祖師云。念佛法門。別無奇特。只是深信力行爲要。佛云。若人但念彌陀佛。是名無上深妙禪。故一句阿彌陀佛。該羅八教。圓攝五宗。今人將念佛看作淺近勾當。所以信既不深。行亦不力。終日悠悠。淨功莫剋。或有以參究誰字爲向上者。殊不知現前一念之心。本自離句絕非。不消作意離絕。卽現前一句所念之佛。亦本超情離見。何勞說妙說玄。只貴信得及。守得穩。直下念去。或晝夜十萬。或五萬三萬。以決定不缺爲準。畢此一生。誓無改變。而不得往生者。三世諸佛便爲誑語。一得往生。則永無退轉。種種法門。悉得現前。切忌今日張三。明日李四。致頭頭不了。帳帳不清。豈知念得阿彌陀佛純熟。三藏十二部極則教理。都在裏許。千七百公案。向上機關。亦在裏許。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三聚淨戒。亦在裏許。試自檢點。若於身心世界。猶未放下。貪瞋癡念。猶自現起。是非人我。猶自挂懷。閒斷夾雜。猶未除盡。妄想馳逐。猶未永滅。種種他歧。猶能惑志。便不名爲真念佛也。要到一心不亂境界。亦無他術。最初下手。須用數珠記數。刻定課程。無缺久久純熟。不念自念。然後記數亦得不記數亦得。若初心便要。不著相。要學圓融自在。總是信不深。行不力。饒汝講得十二分教。下得千七百公案。皆是生死岸邊事。臨命終

時決用不著。師示寂後二年。啓龕。髮長覆耳。面貌如生。

截流大師勸發真信文曰。念佛三昧。由來尙矣。而末世人罕獲靈驗。良由信願不真。未能導其善行。以要歸淨土故也。今邀善侶。同修淨因。須具真實信心。苟無真信。雖念佛持齋放生修福。祇是世間善人。報生善處受樂。當受樂時。卽造業。既造業。已必墮苦。所謂真信者。第一要信得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我是未成之佛。彌陀是已成之佛。覺性無二。我雖昏迷倒惑。覺性未曾失。雖積劫輪轉。覺性未曾動。故曰一念回光。便同本得也。次要信得我是理性佛。彌陀是究竟佛。性雖無二。位乃天淵。若不專求彼佛。得生彼國。必至隨業流轉。受苦無窮。次要信得我雖障深業重。久居苦域。是彌陀心內之衆生。彌陀雖萬德莊嚴。遠在十萬億刹之外。是我心內之佛。既然心性無二。自然感應道交。具上真信者。雖一毫之善。一塵之福。皆可回向西方。莊嚴淨土。何況持齋秉戒。放生布施。讀誦大乘。供養三寶。種種善行。豈不足充淨土資糧。唯其信處不真。遂乃淪於有漏。修行人具此三種真信。則一切行履。功不唐捐矣。又示衆曰。持名貴在一心不亂。無閒無雜。非必以快念多念爲勝也。但不緩不急。密密持去。使心中一句佛號。歷歷分明。著衣

喫飯行住坐臥。一句洪名。綿密不斷。如呼吸相似。既不散亂。亦不沈沒。卽往生可必。各人須勤策身心。近則七日內。遠則一生中。常如是信。如是行。華宮託品。決不在中下矣。師西歸時。有童子擎幡。閻羅跪送。種種奇徵。

徹悟祖師云。眞爲生死。發菩提心。以深信願。持佛名號。十六字。爲念佛法門。一大綱宗。若眞爲生死之心不發。一切開示。皆爲戲論。世間一切重苦。無過生死。生死不了。出一胞胎。入一胞胎。苦已不堪。況輪回未出。豬胞狗胞。驢胎馬胎。何所不鑽。人身難得而易失。一念之差。便入惡趣。三途易入而難出。地獄時長而苦重。七佛以來。猶爲蟻子。八萬劫後。未脫鷓鴣身。畜道時長已極。鬼獄時長尤倍。萬苦交煎。無歸無救。每一念及。五內如焚。是放痛念生死。如喪考妣。如救頭然也。然我有生死。當求出離。一切衆生。皆在生死。亦應出離。彼等與我。本同一體。皆是多生父母。若不普度。心有未安。況大心不發。則外不能感通諸佛。內不能契合本性。上不能圓成佛道。下不能廣利羣生。無始恩愛。何由解脫。無始怨愆。何以消除。積劫罪業。不能蠲。積劫善根。難以熟。隨所修行。多諸障礙。縱有所成。終墮偏小。故須稱性發大菩提心也。然大心既發。應修大行。而一切行門中。最

易成就。至極穩當。至極圓頓者。則無如以深信願。持佛名號矣。所謂深信者。信釋迦決無誑語。彌陀決無虛願。以念佛求生之因。必感見佛往生之果。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蓋吾人現前一念心性。橫徧豎窮。當體無外。彌陀淨土。總在其中。以我具佛之心。念我心具之佛。豈我心具之佛。而不應我具佛之心耶。往生傳載臨終瑞相。班班可考。豈欺我哉。如此信已。願樂自切。以彼土之樂。回視娑婆之苦。厭離自深。如離廁坑。如出牢獄。以娑婆之苦。遙觀彼土之樂。欣願自切。如歸故鄉。如奔寶所。總之。如渴思飲。如飢思食。如病苦思良藥。如嬰兒思慈母。如避怨賊之相。追如墮水火而求救。果能如此懇切。則一切境緣。莫能引轉矣。然後以此信願之心。執持名號。持一聲。是一九蓮種子。念一句。卽一往生正因。更加心心相續。念念無差。唯專唯勤。無雜無閒。愈久愈堅。轉持轉切。自成片段。入一心不亂矣。誠如此焉。有不往生者乎。

又云。吾人人生死關頭。唯二種力。一者心緒多端。重處偏墜。此心力也。二者如人負債。強者先牽。此業力也。業力最大。心力尤大。以業無自性。全依於心。心能造業。心能轉業。若以重心而修淨業。淨業必強。心重業強。唯西方是趨。報終命盡。定往西方。不生餘處矣。



如大樹大牆尋常向西而歪。他日若倒決不向餘處也。何爲重心。我輩修淨業者。信貴深。願貴切。倘達摩祖師現前曰。汝勿念佛。吾即授汝直指之禪。亦不改易。卽釋迦如來現前曰。吾更有殊勝法門。超於念佛。亦不更張。雖佛祖現身。尙不改所信。乃可謂深。若赤熱鐵輪。旋轉頂上。不以此苦失往生之願。雖天王勝妙五欲現前。亦不以此樂退往生之願。逆順至極之境。尙不改所願。乃可謂切。信深願切。是謂重心。重心修淨業。淨業必強。心重故則易純。業強故則易熟。淨業既熟。臨終時。雖欲彌陀淨土不現前。不可得矣。是故吾人於此一句彌陀。千念萬念。以至終日終年念者。無非爲熟此一念而已。果得此一念純熟。臨終唯此一念。更無異念。智者大師云。臨終在定之心。卽淨土受生之心。念果如是不生淨土。更生何處。

又曰。一眞爲生死發菩提心。是學道通途。二以深信願持佛名號。爲淨土正宗。三以攝心專注而念。爲下手方便。四以折伏現行煩惱。爲修心要務。五以堅持四重戒。爲入道根本。六以種種苦行。爲修道助緣。七以一心不亂。爲淨行歸宿。八以種種靈瑞。爲往生證驗。此八種修淨者不可不知。師將終前十月。卽預知時至。臨終空中幢幡無數。自西

而來。西方三聖并文殊。同來接引。異香浮空。焚化得舍利百餘粒。印光大師云。淨土法門。乃究竟暢佛本懷之法也。統攝一切禪教律。高超一切禪教律。律者佛身。教者佛語。禪者佛心。佛之所以度生。本唯此三法。又恐宿業障重。或不易轉。則用密呪加持。以熏陶之。更恐根器太劣。未得解脫。一再受生。難免迷失。於是特開信願念佛求生淨土一門。俾若凡若聖。同於現生往生西方。聖則速證菩提。凡亦永出生死。以其仗佛慈力。故其功德利益。不可思議也。須知律爲教禪密淨之基址。若不嚴持。禁戒則各宗之真益莫得。如修萬丈高樓。地基不固。則未成卽壞。淨爲律教禪密之歸宿。如百川萬流。悉歸大海。以淨土法門。乃十方三世諸佛。上成佛道。下化衆生。成始成終之法門。故華嚴善財已證等覺。普賢仍令發十大願王。回向往生極樂世界。以期圓滿佛果。復以此普勸華藏海衆。而觀無量壽佛經。下品下生。乃五逆十惡。將墮阿鼻地獄之人。念佛十聲。亦得蒙佛接引。往生西方。觀此則上自等覺菩薩。下至逆惡罪人。皆包括無餘。其功德利益。出於一代時教之上。以彼皆仗自力。出生死淨土法門。仗佛慈力。卽可帶業往生。此一代時教中之特別法門。不可以常途教道並論也。故諸大乘經。

諸大菩薩大祖師皆顯揚讚歎普勸發願往生也。

又云念佛之法重在信願。信願真切。雖未能心中清淨。亦得往生。何以故。以志心念佛。爲能感致彌陀願力。爲能應耳。如江海中水。雖未能毫無動相。而中天明月。亦能了了影現。感應道交。如母子相憶。豈有不能契合者哉。既有真信切願。當修念佛正行。有行無信願。不能往生。有信願無行。亦不能往生。三者具足。決定往生。得生與否。全由信願之有無。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淺。言念佛正行者。各隨自己身分而立。不可執定一法。如身無事累。當從朝至暮。行住坐臥。語默動靜。穿衣喫飯。大小便利。一切時。一切處。一句洪名。不離心口。惟睡眠澡浴便利時。及至穢汗處。只可默念。不宜出聲耳。至念佛不能一心。當攝心切念。攝心之法。莫先於至誠懇切。心不至誠。欲攝無由。既至誠已。猶未純一。當攝耳諦聽。無論出聲默念。皆須念從心起。聲從口出。音從耳入。心口念得清清楚楚。耳根聽得清清楚楚。如是攝心。妄念自息。更將一箇死字。挂在眉毛上。心常念曰。我從無始來。直至今生。所作惡業。無量無邊。今幸得人身。又聞佛法。若不一心念佛。求生西方。一氣不來。定向地獄。鑊湯。鑕炭。劍樹。刀山。裏受苦。不知經幾多劫。從地獄出。

復墮餓鬼。長劫飢虛。喉中火燃。從餓鬼出。復爲畜生。供人騎乘。充人庖廚。再得爲人。愚癡無知。更造惡業。不數十年。又復墮落。經塵點劫。輪迴六道。末由出離。能如是念。則不懇切。亦必懇切。不相應。亦自相應。以怖苦心念佛。卽是出苦第一妙法。亦是隨緣消業第一妙法也。

### 附錄飭終津梁

凡念佛人。平時若非工夫做得純熟。至臨終時。最易心慌意亂。蓋三昧未成。業境可畏。淨念不續。往生多阻。平日修持。全仗自己。臨終掖引。必賴助緣。因臨終一念。爲後有生。因斯時無始善惡諸業。同時顯現。八識不能把持。則隨業升沈。出苦無日。故斯時千鈞一髮。實可畏也。若有善友扶助病人。使目覩佛像。耳聞佛號。心存佛名。淨其境緣。攝其正念。則末後一著。定能突破鐵圍。往生淨土。非業力所能牽住矣。超脫三界牢籠之苦。永免生死流轉之悲。舉天地間事。孰有大於此者。故助念之法。實修淨人臨終時必不可少也。病人親屬。見其人將亡。情愛所繫。難免不動悲悼。故寧可令其遠離。而專請淨業友人。擔任助念。淨友到病人前。當安慰勸勉。施以無畏。應云。我等爲君念佛。虔求佛

力加被。願汝壽未盡則速癒。壽已盡則往生。然娑婆惡濁世界。衆苦繁多。不如早生安養。得受無央快樂。君當放下萬緣。不管病癒不癒。痛苦不痛苦。一心隨我等。專注念佛。以求佛慈接引。卽得往生。此如出罪苦之牢獄。而歸尊貴之王家。當生大歡喜心。大慶幸心。切不要怕死。蓋生必有死。雖貴爲帝王。富有四海。亦不能免。吾人出沒六道中。曾經死過無數萬萬次。而今生幸得念佛法門。仗此十念一念之間。勇猛西行。卽可永離生死。超登佛界。固當撇去暫時苦痛。努力念佛。方不枉此一番修行也。○一助念之人。宜先派定。分作三班。人少約以二人爲一班。使音聲齊一。病者得隨之默念。每班約念二小時。使不至勞倦。第二班進房接念。頭班人始退出。俾佛聲接續不斷。直至病人氣絕後數小時。始停止念聲爲要。○二念佛聲音。須高低緩急適宜。高低以病人聞得字字清楚爲度。緩急以病人得隨之默念爲度。只敲引磬。不用木魚。以引磬聲清。能助正念。故智者大師謂亡人只宜聞磬聲也。○三病人如現各種不善狀態。或出不善之語言。應隨時提撕警覺。使其刻刻正念現前。庶得感佛接引。蓋助念之法。如助怯弱之人。直登高山。前有牽者。後有推者。左右有扶掖者。自不難徑行無阻。直到其巔。如有不善

狀態及語言是惡業發現阻其上進助念者必須善巧提醒使不失正念戰退業力此爲善知識應盡之責任也。

慈照宗主臨終三疑四關說○念佛人臨終三疑四關不可不慎○一疑我生業重修行日淺恐不得生破之曰業本虛妄心淨卽空十六觀經十惡五逆當墮無間地獄猛火現前而一聞佛名十念念佛猛火卽化清涼風金蓮華現前卽生極樂世界況造惡未至五逆十惡而念佛又不止臨終十念者乎佛語決無虛妄此無須疑者○二疑我負人債或有心願未了及貪瞋癡未息恐不得生破之曰負人命債至十惡五逆尙不能拘信願念佛之人況其他輕債乎心願未了貪瞋未息均屬俗情情同夢幻一醒卽無經云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滿中大火此念佛人亦能超過生彼國土況小小業力乎此更無足疑者○三疑我雖念佛臨終時恐佛不來迎接修西輯要評云前兩疑障初發心人若能深信彌陀誓海此疑可以立消惟第三疑乃修行人極重疑障當詳爲勘破蓋臨終有見佛得往生者亦有不見佛得往生者見佛得往生者是佛光明加被不見佛得往生者是佛願力加被故臨終人若見化佛見華臺及異香天樂等固是往生

確據。卽或一無所見。而心心念佛名號。卽是彌陀現前。卽是我與阿彌陀佛消息融通之處。決定得生。更無疑惑也。止淨更從心佛兩面詳釋之。以祛衆惑。從佛釋者。阿彌陀佛四字名號。全具萬德莊嚴之彌陀身土。離彌陀身土。無有名號。離彌陀名號。亦無有身土。故彌陀三身四土之功德。不可思議。卽彌陀名號之功德。不可思議。名號之力量。威神並不劣於身相。倘不然者。何以念一聲阿彌陀佛。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耶。見佛化身。見佛光明。是從眼根接引。念佛名號。聞佛名號。是從意根耳根接引。二者無二無別。無優無劣。故病者心中記得阿彌陀佛四字。卽是阿彌陀佛現在其前。記得南無二字。歸命彌陀。卽是往生淨土。憑據正。不必定從眼根見佛。始稱瑞相也。從心釋者。吾人臨終一念。爲中陰受生主腦。一念瞋。卽墮地獄。一念貪。卽墮餓鬼。一念癡。卽墮畜生。一念善。卽生人天。而修淨土者。臨終時。善惡一概不念。專一念佛。則是專與佛有緣。與他各界無緣。以此一念受生。不歸佛界。更歸何界。況乎佛念衆生。如母憶子。子既呼母求哀憐。母安有不來接引者哉。但不見佛得生者。是從心中兩相契合。不於眼中現境界耳。故臨終不見佛。並非佛不來迎。只要正念分明。心願堅固。卽往生可必。不須多疑。

自生障礙至要至要。

四關者一者多年念佛。因有地獄宿業。今承佛力。轉重為輕。遂多病苦。奈病者不知。及因病苦。退念佛心。命盡還墮地獄。若知忍苦。憶佛念佛。苦報償畢。決生淨土。二者念佛多年。夾雜邪見。故於病中。易見神鬼。若不省察。貪生怕死。多被鬼迷。引入惡道。若提起佛名。仗佛威神。自能屏退邪魔。正念往生。三者多年念佛。身見太重。大病臨身。每貪藥餌。或因服食。妄殺生命。喪失善根。難逃怨對。若知身是苦本。生大厭離。仰慕彌陀。生大依戀。自然轉瞬輕安。不障佛念。四者念佛多年。不免繫念家業。愛戀眷屬。失卻正念。致墮鬼趣。或託生蟲獸。守護家庭。古有化蛇守銀窖事。有化犬守宅門事。又戀妻者化妻。涕中蟲嗜酪者化酪中蛆等事。臨終一念。極其可畏。

若知浮生夢影。生時一物不將來。死時一物不帶去。家中眷屬業緣會合。緣盡即離。歷劫受生六道中。有無央數妻妾子女。轉瞬即不相識。愛戀何為。不如努力念佛。並導眷屬念佛。得生淨土。財寶固是無量。所有親愛之人。不過一刻一時。我即隨佛前來接引。閻浮一大劫。為極樂世界一晝夜。故後我數十年數年死者。不過半刻耳。同享極樂莊嚴。永為菩提法眷。則愛情重者。更增求生願力。決定往生。○以上三疑四關。一一透破。固須病者自己著力。而助念者亦當



隨時對證與藥也。病人面當西向。至臨終時。或坐或臥。聽其自便。切勿移動。大家專心念佛。求佛接引。待至氣絕。通身冷透。則神識已去。再遲二時。方可爲之沐浴更衣。在未冷盡時。應防範家屬人等。不得以手或器物稍觸其身。因人有第八識。其去最後。必全身冷透。無一毫煖氣時。此識方去。此識即變靈魂。如此識未去。有物觸身。識卽生惱。而致墮落。如經載阿耆達王。當生天道。以侍人持扇。誤觸王面。八識未去。卽起瞋恨。遂墮蛇身。可畏之至。亡者家屬及助念人。斷不可因欲測驗煖氣。最後從何處去。而數數撫摩其身。致令墮落。而造莫大惡業。測驗煖氣。只可近離身體而爲之。縱測不確。亦無關緊要。總不可以愛之而反害之也。身冷而硬。如欲盤膝入龕。卽用熱水溼布。搭於臂肘膝彎。少時卽可回軟。不必於未冷時遽爲之也。

既生西方。則是脫離冥界。俗例焚燒楮錠冥器。及衣服等。原爲利濟幽冥。今概歸無用。卽可不辦。節省費用。以作供養三寶。救濟災難。及放生等事。增彼功德。每日。或七期。以念佛代靈前哭奠。祭祀以素菜。禁止葷腥。最爲緊要。

爲同行淨友念佛。助彼生西。助念人。有四種利益。○一我爲人助念生西。我之善根福

德增長。二我爲人臨終助念。可得種種經驗。自己臨終。可爲法戒。三我常爲人助念。則他日亦得人爲我助念。獲相助實益。四我爲人助念。生西。後日我臨終時。彼生西人。當必隨佛來迎。助我正念。而得往生。助念人。有此四種利益。故不當受病家任何酬報。且當卻彼豐盛之供養。此當先向病家說明。如受酬報及豐厚供養。不惟於慈悲不能圓滿。減少自己功德。且恐踵事增華。致貧友臨終。不敢邀請。增己身之罪過。此又助念人所當知也。

## 佛學救劫編卷下之四修持篇普賢行願品淺註序

修行人能從五戒十善以立始基。信願持名求生安養以爲究竟。徹始徹終。一路涅槃之門。實無欠無餘。更不必再修其他法門。墮雜而不專之過。雖然祖師所呵者。是指世智辯聰之士。以持名爲愚夫愚婦之行徑。招世譏評。而必用觀想用實相用參究。始爲奇特。爲高明。故導祖斥之爲雜緣亂動。失其正念。與名利相應。與佛本願不相應。蕩祖斥之爲饒講得十二分教。下得千七百公案。終是生死岸邊事。因其另走歧路。所謂雜而不專也。若夫發菩提心。立廣大願。是諸大乘教之通途。一切法門之根本。修淨持名。豈能獨外。夫菩提心者。上同下合之心也。廣大願者。稱性起修之願也。非上同下合。不能與如來法流水接。感應道交。非稱性起修。不能令十萬億刹土外之極樂世界。舉念卽至。故發菩提心。立廣大願。乃誓生安養之正因。必不可缺者也。我佛成道。首演華嚴圓頓法門。稱爲諸經之王。而末後一品。普賢菩薩導華藏海衆。發十大願王。求生安樂。是此行願一品。更爲華嚴之主腦。論功用。則求生安樂爲因。圓滿行願爲果。論發心。則發十大願王爲因。求生安樂爲果。所謂因該果海。果徹因源。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

歸此法界。因果同時。無前無後。因果一體。非自非他。至圓至頓。至簡至易。所由念佛三昧。亦稱三昧之王也。後之宗師。取此品列於淨土專經。良有法眼。此品注釋。推疏鈔爲最詳博。但非專心研究者。不能讀。諦閑法師。略之爲輯要疏。固已極其簡要。而初學仍難了解。止淨因對鳧老人之託。忘其譴陋。乃將輯要疏中文義高深者去之。更參管見。務求明顯。無非透引初機。希求普及。爲救劫之歸宿。若言弘經。則吾豈敢。

#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淺註

此淺註。悉本諦閑法師輯要疏。但於教義高深者略去。閒亦附以私意。求人人能解。故名淺註。有願研究高深義理者。由輯要以及疏鈔。則最善矣。

## 唐罽賓國三藏般若譯

大方廣佛華嚴經是全經之總名。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是末後一品之別目。清涼國師釋經題七字云。極虛空之可量。體無邊涯。大也。竭滄海之可飲。法門無盡。方也。碎塵刹而可數。用無能測。廣也。離覺所覺。朗萬法之幽邃。佛也。芬敷萬行。榮耀衆德。華也。圓茲行德。飾彼十身。嚴也。貫攝玄妙。以成真經之彩。經也。綜斯七字。爲一部之宏綱。則無盡法門。思過半矣。品題十三字。入證入也。不思議解脫境界爲所入。普賢行願爲能入。言不思議者。心言罔及。故卽解脫境界是。解脫境界所以稱不思議者。含四義。一事相境界無邊。故不思議。二理性境界深遠。故不思議。三理事無礙。故不思議。四以性融相。重重無盡。故不思議。解脫亦有二種。一作用解脫。謂作用自在。脫拘礙。故二離障解脫。謂用二智照離二障。故。由於內體無障。故得外用無累。二義相成。總名解脫。境界亦二。一分劑境界。如國疆域。各有分劑。佛與普賢德用。

分劑無能及故。二所知境界。理境深遠。事境無邊。事理無礙。性相融通。唯佛與普賢。方究竟故。由於內證所知無邊之境。故能外用無有涯涘。二義相成。總名境界。卽於二境得二解脫。此二不二。故不思議。以上言所入也。言普賢行願者。行之與願。如鳥二翼。車二輪。闕一卽不能翔空致遠。普賢是人行願。是法約人而言。謂普賢之行願。故約法而言。謂法界之善。爲普賢法故。德周法界曰普。至善調柔曰賢。行德周備。自利已圓。上無求進。不捨悲願。唯務濟生。隱實德而現權形。示居因而號菩薩。卽觀音文殊等皆是。以上言能入也。能所契合。泯絕無寄。斯爲真入耳。此品有四十卷。今是最後一卷。前三十九卷。卽八十卷華嚴之入法界品。以彼經文來未盡。故缺此普賢菩薩以十大願王。導引華藏海衆往生極樂之一大事因緣。故古德特以此一卷經。續於八十卷後。俾文義圓備。而又收於淨土三經之後。爲淨土四經。修淨業者。多作爲日課。深有見焉。

此品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爲宗。經中十大行願。願由性發行。從性起。一一行願。無非稱性之修德也。性德離過絕非。豈窮橫徧。是故十大願王。一一皆離過絕非。豈窮

橫徧也。所以經中十願之文。一一皆云。盡法界。虛空界。皆稱性之談也。所謂導歸極樂者。須知極樂世界。爲法界藏土。亦卽稱性之淨土也。以稱性願王爲因。卽是以不生不滅爲本修因。以稱性極樂爲果。卽所謂然後圓成果地修證也。

又此品以拔衆生苦。與諸佛樂。爲德用。凡聖迷悟雖殊。我心佛心究竟無二。佛聖果人也。成就三身。四智。五眼。六通。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等。種種功德。凡庸因人也。具無量恆沙煩惱。造無量恆沙業繫。受無量恆沙生死。迷悟之相。猶若雲泥。而言無二者。據相則不二而二。約性則二而不二。蓋佛是悟衆生心內之佛。衆生是迷佛心內之衆生。悟者。悟衆生本具性體性量性具也。迷者。迷諸佛所證性體性量性具也。心性之妙。豈受其迷。迷而不迷。斯言有在。故衆生本具性體。卽諸佛法身。性量卽報身。性具卽應身。先德有言。諸佛心內衆生。塵塵極樂。衆生心內諸佛。念念證真。佛卽心心。卽佛。未舉念時。早已全彰。纔舉心念。卽便圓成。所謂感應道交。冥通聖智。不其然乎。經偈云。往昔由無智慧力。所造極惡五無聞。誦此普賢大願王。一念速疾皆消滅。是拔地獄苦之力用也。地獄極重之苦。尙能速疾消滅。其鬼畜修羅之苦。不待言。

矣。惡道重苦尙拔。善道輕苦。又不待言矣。偈云。速詣菩提大樹王。坐已降伏諸魔衆。成等正覺轉法輪。普利一切諸含識。此是與諸佛樂之明證也。佛樂尙與。況菩薩神通樂。二乘涅槃樂。諸天五欲樂。均不待言矣。故以拔苦與樂。爲此品之勝用也。

今釋此品。文分爲三。(甲)初結前起後。二正說行願。三結歸流通。今初結前起後。卽當品之發起序。

爾時普賢菩薩摩訶薩。稱歎如來勝功德已。告諸菩薩及善財言。善男子。如來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諸佛。經不可說不可說佛刹極微塵數劫。相續演說。不可窮盡。若欲成就此功德門。應修十種廣大行願。

初二句。結前所說已畢。謂說偈稱讚如來殊勝功德。大概如是而已。告諸下。重宣佛德無盡。歎莫能窮。不可說不可說。是極大數之名詞。謂如來勝妙功德。莫道我普賢歎莫能窮。卽盡十方一切諸佛。以無礙辯才之口。經不可說不可說佛刹極微塵數劫。卽將此諸佛刹磨成微塵。一微塵爲一劫。窮盡此極微塵數劫。日日無閒。相續演說。亦是說不窮盡也。若欲下二句。正發起序之正意。謂如來勝妙功德。是全性起修。



性既無盡。修亦何窮。所以盡諸佛盡諸劫。宣說亦不能窮也。汝等現前大衆。若欲成就如來勝妙功德門者。應當如我所修十種廣大行願。稱性發願。依願立行。則如來勝妙功德。不期圓成而自然圓成矣。○序分竟。

(甲)二正說行願。卽當品之正宗分。分二。(乙)初長文。二偈頌。長文分三。(丙)初正示行願。二顯經勝德。三勸囑受持。今初正示行願。

何等爲十。一者禮敬諸佛。二者稱讚如來。三者廣修供養。四者懺悔業障。五者隨喜功德。六者請轉法輪。七者請佛住世。八者常隨佛學。九者恆順衆生。十者普皆回向。

列示行願十種。以表稱性所修。豎窮橫徧。無盡無盡。善財白言。大聖云何禮敬。乃至回向。

普賢菩薩告善財言。善男子。言禮敬諸佛者。

禮屬身業。謂合掌。低頭。曲躬。俯伏。反掌。接足。俱身分事也。敬屬意業。謂收攝妄念。端秉一心。虔誠恭謹。撤散破昏。皆意地事也。但禮不敬。勞而無功。是故大疏。列十種禮。一我慢禮。如碓上下。無恭敬心。二唱和禮。高聲誼雜。詞句紊亂。此二既無敬心。禮亦

不成行者當戒。三恭敬禮。五輪著地。捧足殷重。四無相禮。深入法性。離能所相。五起用禮。雖無能所。普運身心。六內觀禮。但觀內心。不觀外像。七實相禮。實相無相。內外一如。八大悲禮。隨一一禮。普代衆生。九總攝禮。攝前六門。以爲一觀。十無盡禮。普入法界。若佛若禮。重重無盡。

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極微塵數。諸佛世尊。

理性橫徧豎窮。故事造之境。亦盡空徧界。十方是橫徧。三世是豎窮。三世無際。十方無邊。一切刹海。無涯無畔。而現坐道場之諸佛世尊。如窮盡佛刹微塵之數。大似帝網之珠。主伴互映。無盡無盡。

我以普賢行願力。故深信解。如對目前。

境與心。原非二物。境既普周。心亦如是。衆生由迷覆障。不隔而隔。焉得自知。故假普賢行願法力。並由自心深信解力。故得明明了了。如對目前也。

悉以清淨身語意業。常修禮敬。

身禮拜。口稱名。意至誠。三業所對。無非佛境。故云悉淨。時不間隔。故云常修。身淨無

三惡口淨無四過。意淨無三毒。故悉淨也。時有閒隔。卽有染汗。今旣相續。故常修也。一一佛所。皆現不可說不可說佛刹極微塵數身。一一身。徧禮不可說不可說佛刹極微塵數佛。

初二句。一一佛前現無數身。次二句。一一身禮無數佛。以身是法界身。佛是法界佛也。一身禮一佛。卽前第三禮。多身禮多佛。卽第十禮也。○經云。禮佛一拜。從足下直至金剛際。一塵一轉輪王位。○天親往生論。以禮敬阿彌陀佛。得生極樂世界。爲入第一門。故知禮佛功德不可思議。安可不敬乎。僧傳釋慧聰。每禮佛時。頭一下拜。卽見天龍八部鬼神亦頭一下拜。是則一身禮敬。卽一切衆生多身禮敬。故禮佛以至誠恭敬爲要。

虛空界盡。我禮乃盡。以虛空界不可盡。故我此禮敬無有窮盡。如是乃至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禮乃盡。而衆生界乃至煩惱無有盡。故我此禮敬無有窮盡。虛空有盡。我願無窮。所謂如一衆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涅槃也。念念相續。無有閒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自非普賢觀行之力。如何能念念禮敬無間。我輩衆生。未能臻此境界。惟有至誠恭敬。持佛名號。心心向佛。亦卽念念禮佛也。○菩薩因地勤修禮敬。感得果位爲十法界尊。天上天下。無與比倫。

復次善男子。言稱讚如來者。

稱謂稱揚。卽稱述聖德。宣揚優美。讚謂讚歎。卽讚頌德大。褒歎功高也。

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刹土。所有極微。一一塵中。皆有一切世間極微塵數佛。一一佛所。皆有菩薩海會圍繞。我當悉以甚深勝解。現前知見。

現前知見。是以所證法界性之真知真見。非緣影心卜度思惟也。

各以出過辯才天女。微妙舌根。一一舌根。出無盡音聲海。一一音聲。出一切言辭海。稱揚讚歎一切如來諸功德海。窮未來際。相續不斷。盡於法界。無不周徧。

此文有四義。初至言辭海三句。標能讚相。稱揚句。正明稱讚。窮未句。讚所經時。末句。明其周徧。經云。自在天有綵女。名善口。於其口中。出一音聲。其聲能與百千種樂。而共相應。彼天女音。但合天樂。今以普賢勝解力所出音聲。徧合法界。故云出過。

如是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讚乃盡。而虛空界乃至煩惱無有盡故。我此讚歎。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菩薩本行經。佛言。往昔有佛。在雜寶窟內。我讚彼佛。說偈云。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彼佛卽授我記。將來作佛。號釋迦牟尼。以是善業因緣。得辯才具足。直至成佛。轉無上法輪。○天親往生論。以讚歎阿彌陀佛。得生極樂世界。爲入第二門。故知讚佛功德。不可思議。○菩薩因地勤修讚佛。感得果位名聲遠聞。諸佛稱歎。

復次善男子。言廣修供養者。

廣修者。謂廣羅五塵貴品。修飾百味珍饈。陳供法界如來。奉養十方海會。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極微塵中。一一各有一切世界極微塵數佛。一一佛所。種種菩薩海會圍繞。我以普賢行願力故。起深信解。現前知見。悉以上妙諸供養具。而爲供養。所謂華雲鬘雲。天音樂雲。天傘蓋雲。天衣服雲。天種種香。塗香。燒香。末香。如是等雲。一一量如須彌山王。然種種燈。酥燈。油燈。諸香油燈。一一燈炷。如須彌

山一一燈油如大海水。

諸供養具不出五塵。華色塵也。樂聲塵也。香香塵也。衣觸塵也。酥味塵也。燈亦色塵。一一云天。非人間賤品。表尊貴意。一一云雲。見物品之多。表周徧意。如須彌山。表高大意。如大海水。表寬廣意。如是衆多物品。供養諸佛。一一皆有廣大果報。謂上華得佛容。進鬘得寶冠。獻樂得法音。上蓋得覆蔭。供衣得佛衣。焚香得佛智。燃燈獲光明。○採華決疑經。昔有國王。使人採華以供後宮。其人遇佛。自念寧捨身命爲王所殺。以華上佛。佛爲說法。授記云。後當作佛。號曰妙華。○雜寶藏經。天女說偈云。我昔以華鬘奉迦葉佛塔。今生於天上。報得金色身。○百緣經。舍衛城中有諸人民。作伎樂出城。遇佛。卽作樂供養。佛云。此諸人緣此功德。一百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受最快樂。過百劫後。成辟支佛。同號妙聲。又法華經云。若使人作樂。如是衆妙音。盡持以供養。皆已成佛道。○菩薩本行經。佛與阿難遊行村落。時天盛熱。有牧羊人。編草作蓋。覆佛隨行。佛言。此人以此功德。十三劫不墮惡道。天上人間。生尊貴家。快樂無極。後成辟支佛。○正法念經。若有衆生。持香塗佛塔。命終生香樂天。○阿闍世王受決經。

有貧窮老母。乞得兩錢。買油然燈供佛。光明特勝。佛記此母。三十劫後。當得作佛。號須彌燈光佛。○行者供養時。俱當發願。供塗香時。當願云。願無漏塗香。磨瑩熱惱者。脫彼諸地獄。一切炎蒸苦。供燒香。當願云。由我供焚香。得佛無礙智。願回此香雲。氣馥寒冰苦。供燈。當願云。由我獻燈明。獲佛智光照。照彼阿修羅。永改驕狂性。傍生鞭撻苦。互相害吞啖。願得慈惠心。常生人天路。

以如是等諸供養具。常爲供養。

我等衆生境界。如何能辦上列供品。故釋者多主張運心觀想。但心粗境細。觀想難成。祖師已早言之。不惟祖師言之。本經十大願後。結以求生淨土云。我既往生彼國。已現前成就此大願。可見非生極樂後。決不能成就此願也。濁世衆生。亦惟知其理而已。知一切法界事相。皆由心造。心量無邊。故供養一阿彌陀佛。卽供養十方一切諸佛。供一香華。卽應念成雲。充滿法界。一多可以相容。小大可以相入。衆生因中。惟知理無礙。菩薩果位。自得事無礙也。

善男子。諸供養中。法供養最。所謂如說修行供養。利益衆生供養。攝受衆生供養。代衆

生苦供養。勤修善根供養。不捨菩薩業供養。不離菩提心供養。

第一如說修行供養。大論云。能行說爲正。不行何所說。若說不修行。不名爲智者。儒家教孝。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又曰。孝者始於事親。終於立身。亦卽如說修行。始足稱供養之意。第二利益衆生者。十地品云。所修善根。皆爲救護一切衆生。諸佛出世。本爲利樂一切衆生。故攝生名法供養也。第三攝受者。經云。諸佛出世。本爲慈悲心攝受衆生。故攝生名法供養也。第四代衆生苦者。下文云。若諸衆生。因其積聚諸惡業故。所感一切極重苦果。我皆代受。令彼衆生。悉得解脫。代苦正是上契佛心。是爲眞法供養也。第五言勤修者。經云。不捨勤修一切善法。善法若不勤修。便不能利樂衆生。卽與佛心相違。故勤修善根。是法供養也。第六言不捨菩薩業者。菩薩業。謂廣修六度萬行。利樂衆生。經云。若捨菩薩所修事業。卽不能利樂衆生。故以不捨菩薩業爲法供養也。第七言不離菩提心者。菩提心。指智慧雙圓之心。卽上同諸佛。下合衆生之心。菩提心。是成佛正因。不離菩提心。乃爲如來肖子。是爲眞法供養也。儒家教孝。亦言養口體。孝之小。養志孝之大。此品下文云。諸佛如來。以大悲心爲體。



菩薩隨順衆生。則爲隨順供養諸佛。正儒家養志之義也。

善男子。如前供養無量功德。比法供養一念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俱胝。那由他分。迦羅分。算分。數分。喻分。優波尼沙陀分。亦不及一。

前供養卽上所謂華雲鬘雲等。多多品物。供養微塵數如來。能供財大。所供佛多。自然獲得無量功德。然比校法供養之一念功德。猶不及也。迦羅譯云百分身毛之一。俱胝那由他。均大數名。優波尼沙陀。譯云少分相似。謂正喻不能及。少相似之喻亦不能及也。○觀音授記經。童子問佛云。何爲供養無上兩足尊。華香衆伎樂。衣服藥臥具。如是等供養。云何爲最勝。佛以偈答曰。設滿恆沙刹。珍寶莊嚴具。奉獻於如來。不如以慈心。回向於菩提。亦卽此意。總之。勸人如說修行。利益衆生也。試觀梁武帝。自詡造寺寫經。供僧極多。有大功德。而達摩謂此人天小果。有漏之因。以梁武篡弒得國。灌壽陽城。死人數十萬。毫無利益衆生心。故終爲侯景所逼。佛圖澄戒石虎曰。國家奉佛。宜享休祚。而政猛刑濫。顯違佛教。故石氏亦旋踵而亡。足見財供必兼法供。乃盡美盡善也。

何以故。以諸如來尊重法故。以如說行。出生諸佛故。若諸菩薩行法供養。則得成就供養如來。如是修行。是真供養故。

以如法行。出生諸佛。是如來應世心願。能圓滿如來心願。故勝於財供萬萬也。

此廣大最勝供養。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供乃盡。而虛空界。乃至煩惱。不可盡故。我此供養。亦無有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財供廣大。法供最勝。然法供。必不能離財供。行財供時。回向衆生。回向淨土。卽兼法供在內。事與理稱。故一一結歸無盡。○菩薩因地勤修供養。感得果位。國土一切萬物。嚴飾奇妙。宮殿衣食。隨意現前。

復次善男子。言懺除業障者。

懺除。前列名爲懺悔。懺者。陳露先罪。悔者。改往修來。業障二字。舉中以該前後。所謂煩惱障。業障。報障。舉一卽三也。造罪必三業俱發。懺除須事理雙修。事是作法。懺以除身口二業。理卽實相。懺除意業也。當此去聖時遙。衆生業重。非事懺不爲功。事懺須對三寶前。發露首罪。至誠懇禱。理懺則如普賢觀經云。端坐念實相。衆罪如霜露。

慧日能消除。是故宜至誠懺悔六情根。維摩教觀罪性不在內外中間。俱理懺也。菩薩自念。我於過去無始劫中。由貪瞋癡發身口意。作諸惡業。無量無邊。若此惡業有體相者。盡虛空界。不能容受。

貪瞋癡是業因。惑也。身口意是業緣。動之不論善惡。均是業。作諸惡業。卽是業體。識論云。大乘三業。皆以思爲體。動身之思。發語之思。及思當體。皆業也。故知身口意是造業之機器。動思卽成三業。業有善惡。不動三種。今但說惡者。以善與不動。毋須懺故。惡業無邊者。衆生獨頭無明。爲煩惱種。無始受身以來。經無量劫。一一劫中。受種種身。於一一身。造種種業。故云無量無邊。虛空不能容也。

我今悉以清淨三業。徧於法界極微塵刹。一切諸佛菩薩衆前。誠心懺悔。後不復造。恆住淨戒一切功德。

昔以三業染汙。無罪不爲。今以三業清淨。無罪不懺。敵對相翻也。三業俱以思爲體。思體周徧。故造罪盡虛空不能容。今懺悔清淨之思。亦周徧。故功德亦盡虛空不能容也。昔因親惡友背良師而造惡。今於諸佛菩薩前懺悔。亦敵對相翻也。誠心句。簡

不至心。不至誠。罪不滅也。自此已後。不復造惡。常住清淨戒品之中。自然一切罪滅。一切福生。試觀僧傳。佛護禮懺。普賢現相。弘贊禮懺。觀音放光。子瑀禮懺。聖僧降臨。靈睿禮懺。心地開悟。梁武禮懺。度亡妻生天。知玄禮懺。解歷世怨債。一止禮懺。鬼道生天。玄朗禮懺。盲狗得明。故至心懺悔。功德不可思議。

如是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懺乃盡。而虛空界。乃至衆生煩惱。不可盡故。我此懺悔。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閒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菩薩因地勤修懺悔。感得果位。光明無量。國土純淨。無惡道名。

復次善男子。言隨喜功德者。

隨其見聞。無問大小。乃至一毫之善。一塵之福。皆歡喜也。下分四大隨喜。包盡十法界。

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極微塵數。諸佛如來。從初發心。爲一切智。勤修福聚。不惜身命。經不可說不可說佛刹極微塵數劫。一一劫中。捨不可說不可說佛刹極微塵數頭目手足。如是一切難行苦行。圓滿種種波羅蜜門。證入種種菩薩智地。

成就諸佛無上菩提。及般涅槃。分布舍利。所有善根。我皆隨喜。

一隨喜諸佛功德。初發心是因。一切智是果。爲一切智。既經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劫修行。每一劫中。復捨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頭目手足。誠哉難行苦行也。如我世尊。作雪山童子。爲求半偈。捐捨全身。爲薩埵王子。捨身飼虎。爲六牙象王。自投獵者。作圓滿福智王。施眼睛。爲金色鹿王。捨身求道。乃至爲最上身菩薩。施頭目髓腦。廣如菩薩本行經說。故法華言。觀三千大千世界。無有如芥子許。非菩薩捨身命處。波羅蜜門。言種種者。依六度擴充。有八萬四千也。智地言種種者。心地品中有四十地也。福智齊修。所以能二嚴克備耳。涅槃分布舍利者。衆生機盡。佛應隱去。乃以大悲。遺留舍利。普令衆生滅罪生福也。無上依經云。若得如來身分。如芥子許。一瞻一禮。千返生於梵天。受諸快樂。

及彼十方一切世界。六趣四生一切種類。所有功德。乃至一塵。我皆隨喜。

二隨喜六趣功德。問。三途苦趣。有何功德。答。羊能跪乳。鳥能反哺。雁能守節。犬能衛主。牛馬能服勞。以及螻蟻龜蛇。俱知感恩報德。鬼道中報德之事更多。不得謂無一

塵之善也。

十方三世一切聲聞及辟支佛有學無學所有功德我皆隨喜。

三隨喜二乘功德聲聞有四向四果初果至四果向皆居學地研真斷惑名有學位。唯第四阿羅漢真窮惑盡名無學也。辟支華言獨覺又云緣覺此二種人未得道前稱有學了道證真稱無學。

一切菩薩所修無量難行苦行志求無上正等菩提廣大功德我皆隨喜。

四隨喜菩薩功德因稱菩薩果號如來諸佛之難行苦行即在菩薩位中所修以其志求無上菩提無論行之粗妙大小乃至一塵之福無非成佛之因故云廣大功德。試觀法華隨喜功德品稱讚隨喜法華一偈一句功德不可言喻況盡十法界上自佛菩薩下至六趣四生所有功德無不隨喜則盡法界所有功德皆其功德矣。如是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此隨喜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閒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大品經隨喜品云大千海水一毛破爲百分滂取海水可知其數隨喜之功德不知

其數故結歸無盡。○菩薩因地勤修隨喜感得果位國土衆生萬善莊嚴。

復次善男子。言請轉法輪者。

法者軌持義。輪者圓滿義。請轉者自既證已更起慈心令他同證也。小乘自度但自修而已。菩薩愍他故須請佛普雨法雨自他均霑也。

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極微塵中一一各有不可說不可說佛刹極微塵數廣大佛刹一一刹中念念有不可說不可說佛刹極微塵數一切諸佛成正覺一切菩薩海會圍繞。

一一各有不可說等者明一多無礙。小大無礙。念念有不可說等者大經出現品云。菩薩應知自心念念有佛成正覺。故古德謂念佛人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自身既爾一切刹塵念佛衆生皆然。

而我悉以身口意業種種方便殷勤勸請轉妙法輪。

種種方便者如作禮圍繞長跪合掌或至涕淚悲泣等。試觀僧傳高僧說法感聖賢降臨魔魅退避瘡疾延齡消災獲福種種善報不可勝紀。況如來說法耶。故請法功

德不可思議。

如是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常勸請一切諸佛轉正法輪。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菩薩常請諸佛常說。盡未來時。無閒無歇。○菩薩因地勤修請法。感得水鳥樹林咸演妙法。

復次善男子。言請佛住世者。

圭峯鈔偈云。十方一切佛。若欲捨壽者。我今頭面禮。勸請皆久住。釋曰。衆生心淨。見佛長住。衆生心垢。見佛涅槃。佛無生滅。隨機見殊。故知自淨其心。是真勸請也。

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利極微塵數。諸佛如來。將欲示現般涅槃者。及諸菩薩。聲聞緣覺。有學無學。乃至一切諸善知識。我悉勸請。莫入涅槃。經於一切佛。利極微塵數劫。爲欲利樂一切衆生。

涅槃。訓滅度。亦訓圓寂。佛滅非真。故曰示現。聲聞緣覺。咸爲世間清淨福田。善知識。爲得道因緣。雖是凡夫。可作苦海良導。故亦勸請也。○問。出世聖人。來去自由。可以



勸請住世。凡夫生死有命。勸請何益。答。僧傳載顯超將寂。見佛來迎。弟子等哀懇住世十五年。教化衆生。卒得如願。又觀音感應頌。孝子於大士前。爲父母求壽者。多有靈應。所謂願力不可思議。佛力尤不可思議也。

如是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此勸請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閒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菩薩因地勤修。請住。感得果位。國內衆生。壽命無量。

復次善男子。言常隨佛學者。

常隨佛學。謂託佛從因。至果所歷之行。所爲之事。爲我所緣之境。自心隨而學之。融己身心。常注佛境。勿使一念趣於六塵五欲顛倒境也。行者苟能以諸佛所歷苦行之境。常作心觀者。設遇苦事。乃稱本願。不生怨惱。逢諸樂事。自無耽染矣。

如此娑婆世界。毗盧遮那如來。從初發心。精進不退。以不可說不可說身命而爲布施。剝皮爲紙。析骨爲筆。刺血爲墨。書寫經典。積如須彌。爲重法故。不惜身命。何況王位。城邑聚落。宮殿園林。一切所有。及餘種種難行苦行。

娑婆。此云堪忍。乃我本師所王之大千世界也。毗盧。卽是釋迦。以華嚴真應不二故。精進有三。一披甲精進。無惡不斷也。二善法精進。無善不修也。三利樂精進。無有情不度也。不退有二十信位。不退墮。不退墮於四惡道故。初住後不退轉。謂有漏業盡。無業牽引。故不退轉。唯乘願度生耳。布施有三。一財施。二法施。三無畏施。財施又二。一內財。捨身命。二外財。捨寶物。剝皮下。非僅財施。亦兼法施。不但捨身。亦能捨命。故下云爲重法故。不惜身命。此等事固非菩薩境界不能行。然試觀僧傳。神光圭峯徒。均斷臂請法。靜謐條割身肉以護法。大志然臂。令隋氏興顯三寶。莫非以身爲布施。蓋衆生造種種業。無非起於身見。菩薩爲度衆生。當破除身見。警醒癡迷。況以身易法。捨濁命而得慧命乎。儒家言世間法。尙重殺身成仁。捨生取義。況求出世法者。自當爲法忘身。是正理。非畸行也。

乃至樹下成大菩提。示種種神通。起種種變化。現種種佛身。處種種衆會。或處一切諸大菩薩衆會道場。或處聲聞及辟支佛衆會道場。或處轉輪聖王。小王眷屬衆會道場。或處利利及婆羅門長者居士衆會道場。乃至或處天龍八部人非人等衆會道場。處

於如是種種衆會。以圓滿音。如大雷震。隨其樂欲。成熟衆生。乃至示現。入於涅槃。如是  
一切。我皆隨學。

首句明得果。示種下。明勝用。心性作用不測。無礙爲神通。有六種不同。故云種種。轉  
換舊質曰變。無而忽有曰化。有十八不同。故云種種。佛總有三身。謂法報應。別有十  
身。謂衆生身。國土身。業報身。聲聞身。緣覺身。菩薩身。如來身。法身。智身。虛空身。隨類  
應現。皆是佛身。故云種種。轉輪聖王。分金銀銅鐵四種。小王卽諸國土中之人。王。利  
利。乃印度王族。婆羅門。此云淨行。乃修道人。也。齒德俱尊。乃稱長者。蓄德懷仁。稱居  
士。或化爲王。或化眷屬。或現身在彼衆中說法。故云處種種衆會也。上來本師。從因  
至果。種種難行苦行。所以得成無上正等正覺。菩薩發心學佛。自當步亦步趨。亦趨  
也。故云一切我皆隨學。

如今世尊。毗盧遮那。如是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所有塵中。一切如來。皆  
亦如是。於念念中。我皆隨學。

本師以種種難行苦行而成佛。一切如來。亦莫不由種種難行苦行而成佛。故我皆

隨學也。學道取法乎上。故學必學佛。又當奮志自強。不敢唐喪一刻時光。故云念念隨學。惟如來種種難行苦行。衆生何能念念隨學。亦只有念念持佛名號。卽念念隨學也。

如是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此隨學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閒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菩薩因地勤修隨學。感得果位。智慧神通。功德莊嚴。一一無量。

復次善男子。言恆順衆生者。

恆。常也。順。隨順也。衆生種類萬別。根性千差。善少惡多。若言恆常隨順。不幾難乎。但法無自性。一切皆如。常以同體大悲。融通物我。故云恆順。儒書。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孔子老安少懷。孟子仁民愛物。均隨順之義。

謂盡法界。虛空界。十方刹海。所有衆生。種種差別。所謂卵生。胎生。溼生。化生。或有依於地。水。火。風。而生住者。或有依空。及諸卉木。而生住者。種種生類。種種色身。種種形狀。種種相貌。種種壽量。種種族類。種種名號。種種心性。種種知見。種種欲樂。種種意行。種種

威儀。種種衣服。種種飲食。處於種種村營聚落城邑宮殿。乃至一切天龍八部人非人等。無足二足四足多足。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如是等類。我皆於彼隨順而轉。種種承事。種種供養。如敬父母。如奉師長。及阿羅漢。乃至如來等。無有異於諸病苦。爲作良醫。於失道者。示其正路。於闇夜中。爲作光明。於貧窮者。令得伏藏。菩薩如是平等饒益一切衆生。

衆生指一切有情。謂以四大五蘊根塵識等因緣和合。假名爲身。號曰衆生。所謂下先顯四生。依四大二句。是明依止差別。種種生類。十二句。明種類差別。衣服乃至宮殿。卽受用差別也。乃至下攝所餘類。天龍八部。具如經末所明。有色無色下。總名五類。四生五類。包盡三界衆生。無遺。我皆下。正明隨順。如敬父母者。謂對一切衆生。與生身父母。同一恭敬。梵網經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衆生。皆是我父母。故敬心無差別。如奉師長者。經云。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師長。我之法身。由師口生。教誨引導。直至菩提。故師恩過於父母。若視衆生。皆如師長。必能隨順矣。阿羅漢世之大福田。順之獲福。逆之得罪。乃至者。超略之詞。中

間包括辟支佛諸菩薩在內。隨順衆生。竟無異乎如來。大慈大悲。無以加矣。於諸病苦下。略舉四種利生之事。以例其餘種種萬行。總之。無苦不救。無樂不與也。如僧傳法進。因時饑饉。自割身肉。以啖飢人。僧富。見盜劫小兒。將剖取心肝。遂自剖胸至腹。令盜取心肝。以贖小兒。曇稱。委身虎穴。以息虎災。普安。割肉施人。以贖豬命。又歷史所載。劉平。趙孝。皆挺身赴餓賊。請烹。直不疑。人疑竊金。卽買金以償。卓茂。人誤認其馬。卽與之馬。劉寬。人誤認其牛。卽與之牛。孫晷。見人竊稻。卽贈之稻。庾詵。人貪其米。卽付之米。桑虞。以人竊瓜。爲除荆棘。郭世道。因人竊筍。爲作橋梁。均不愧隨順衆生而轉者也。

何以故。菩薩若能隨順衆生。則爲隨順供養諸佛。若於衆生尊重承事。則爲尊重承事如來。若令衆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何以故。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爲體。故因於衆生而起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

菩薩徹悟自心。見諸衆生與己。同具佛性。同一法身。而沈迷不返。造諸惡因。受諸苦果。痛切於心。於是悲智雙運。自行化他。迨至悲智雙圓。乃成正覺。故經云。菩薩見衆

生受苦。如割肌肉。如來大悲。痛徹骨髓。故云如來以大悲心爲體。隨順衆生。卽隨順諸佛也。

譬如曠野沙磧之中。有大樹王。若根得水。枝葉華果。悉皆繁茂。生死曠野菩提樹王。亦復如是。一切衆生而爲樹根。諸佛菩薩而爲華果。以大悲水。饒益衆生。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華果。

生死業境。四顧茫茫。迴無所依。名爲曠野。不生善根。喻以沙磧。佛菩提法。如大樹王。智慧禪定。猶如枝葉。菩薩依學。方之爲華。諸佛證之。目之爲果。一切衆生。以爲其根。以大慈悲。而爲其水。水滋樹根。華果繁茂。悲念萬類。成就佛因。

何以故。若諸菩薩。以大悲水。饒益衆生。則能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提。屬於衆生。若無衆生。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

饒益衆生。何以能成己身菩提。因自他不二。物我同源。一切衆生。皆我妙明心中所現影像。故益他卽是益我。生圓我智。方圓李長者合論。謂華嚴以文殊表智。普賢表行。觀音表悲。三法圓具。名毗盧遮那。無十回向。無有菩薩得成佛道。

善男子。汝於此義。應如是解。以於衆生心平等故。則能成就圓滿大悲。以大悲心隨衆生故。則能成就供養如來。

如舍利弗以飯上佛。佛卽迴施於狗。問舍利弗。汝以飯施我。我以飯施狗。誰得福多。舍利弗言。佛施狗福多。所謂心平等故。則能圓滿大悲也。

菩薩如是隨順衆生。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此隨順。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菩薩因地勤修隨順。感得果位。於一切衆生有緣易度。菩薩天人眷屬無量。復次善男子。言普皆回向者。

普皆二字。收前九門功德。回轉也。向趣也。謂轉自所修善業。趣向於三處也。三處者。一向衆生。名回自向他。二向善提。名回因向果。三向實際。名回事向理。若不同向。其心狹劣。能回向者。一毫之善。皆徧法界。

從初禮拜。乃至隨順。所有功德。皆悉回向。盡法界虛空界一切衆生。願令衆生。常得安樂。無諸病苦。欲行惡法。皆悉不成。所修善業。皆速成就。關閉一切諸惡趣門。開示人天。



涅槃正路。若諸衆生。因其積集諸惡業故。所感一切極重苦果。我皆代受。令彼衆生悉得解脫。究竟成就無上菩提。

乃至二字。概括第二至第八各願。皆悉回向句。正回向衆生。回向必發願。願令下。願離苦得樂。截惡修善。若諸下。願代受苦。成就菩提。卽回向善提。○問。苦報由惡業生。菩薩無惡業。云何能代受。答。菩薩自留微惑。受有苦身。爲他說法。令不造惡。卽名爲代。或初發心時。願常處惡趣。乃至饑世身爲大魚。亦名爲代。如觀音本迹頌所載。大士於螺螄蚌蛤雞卵圓魚中。時時現相。令人放生戒殺。皆代也。

菩薩如是所修回向。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此回向。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閒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盡於法界。義同回向實際。凡回向必兼三者。既是菩薩。必大悲下化。故回向衆生。必大智上求。故回向善提。更須離衆生相。及菩提相。故回向實際。三者相資。方得圓滿。○菩薩因地勤修回向。感得果位。速疾成佛。國中衆生。皆一生補處。

善男子。是爲菩薩摩訶薩十種大願。具足圓滿。若諸菩薩。於此大願。隨順趣入。則能成

熟一切衆生。則能隨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能成滿普賢菩薩諸行願海。是故善男子。汝於此義。應如是知。

此總結十大願。兼結三回向。

(丙)二顯經勝德。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滿十方無量無邊不可說不可說佛刹極微塵數一切世界上妙七寶。及諸人天最勝安樂。布施爾所一切世界所有衆生。供養爾所一切世界諸佛菩薩。經爾所佛刹極微塵數劫。相續不斷。所得功德。若復有人。聞此願王。一經於耳。所有功德。比前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優波尼沙陀分。亦不及一。

以滿十方至上妙七寶句。言施財寶多。及諸句。言施安樂勝。布施句。言施衆生廣。供養句。言供上聖衆。經爾所句。言施時劫長。聞願王。一經於耳句。言聞經時暫。而比較功德。遠不能及。卽重示上文財供不及法供之意。

或復有人。以深信心。於此大願。受持讀誦。乃至書寫。一四句偈。速能除滅五無間業。所有世間身心等病。種種苦惱。乃至佛刹極微塵數一切惡業。皆得消除。一切魔軍。夜叉。

羅刹。若鳩槃荼。若毗舍闍。若部多等。飲血啗肉。諸惡鬼神。皆悉遠離。或時發心親近守護。

速能下。明離惡業。以顯現報。五無閒業。卽極大之五逆罪。速能除滅。顯普賢願王力之偉大。魔軍。指煩惱魔。及天魔。夜叉。捷疾鬼。羅刹。食人鬼。鳩槃荼。變形鬼。毗舍闍。啖精氣鬼。部多。大身鬼。發心守護。轉破法魔。爲護法神也。

是故若人誦此願者。行於世間。無有障礙。如空中月。出於雲翳。諸佛菩薩之所稱讚。一切人天。皆應禮敬。一切衆生。悉應供養。此善男子。善得人身。圓滿普賢所有功德。不久當如普賢菩薩。速得成就微妙色身。具三十二大丈夫相。

此顯誦經者現世善報。

若生人天。所在之處。常居勝族。悉能破壞一切惡趣。悉能遠離一切惡友。悉能制伏一切外道。悉能解脫一切煩惱。如師子王。摧伏羣獸。堪受一切衆生供養。

此顯誦經而不知求生西方。隨其福德。生人天者。來世善報。

又復是人臨命終時。最後刹那。一切諸根。悉皆散壞。一切親屬。悉皆捨離。一切威勢。悉

皆退失。輔相大臣宮城內外象馬車乘珍寶伏藏。如是一切無復相隨。唯此願王不相捨離。於一切時引導其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極樂世界。

此顯誦經而發願生淨土者。臨終善報諸根散壞。自身帶不去也。眷屬捨離。他身帶不去也。威勢退失。輔相等一切無復相隨。世福帶不去也。唯此下一願王不離。二隨時引導。三往生淨土。不待彌陀聖衆來迎。自有十大願王引去。此經之功德何如哉。故求生淨土者不可不常誦此經。

到已。即見阿彌陀佛。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觀自在菩薩。彌勒菩薩等。此諸菩薩色相端嚴。功德具足。所共圍繞。其人自見生蓮華中。蒙佛授記。

阿彌陀佛是淨土化主。身相高大。有六十萬億那由他恆河沙由旬。壽命長遠。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目澄四海。毫繞五山。光明無有涯。眷屬不知數。足不行而十方徧口不言。而萬類聞。左侍觀音。右立勢至。國有萬善。土無三惡。一稱名字。重罪八十億劫滅。一禮形像。妙相八萬四千全。舉手低頭。益亦難量。文殊此云妙吉祥。降生舍衛國多羅聚落。爲梵德婆羅門子。德妙而十方普現。道尊爲諸佛之師。彌勒此

云慈氏居兜率天爲當來下生佛。問生極樂者何以見娑婆界中之文殊彌勒。答法身大士皆以法界爲身無土不徧。況文殊說偈願生安樂。佛說無量壽及彌陀經。彌勒皆在當機之列。豈不恆居極樂。後世修行人有不願生極樂而願生兜率見彌勒者。由於此經不曾細讀。又按十六觀經唯上品上生乃得卽時見佛。以下皆須經時日而誦此經者能卽時見佛可見生品極高。

得授記已經於無數百千萬億那由他劫。普於十方不可說不可說世界以智慧力隨衆生心而爲利益。不久當坐菩提道場降伏魔軍成等正覺轉妙法輪能令佛刹極微塵數世界衆生發菩提心隨其根性教化成熟乃至盡於未來劫海廣能利益一切衆生。

以上顯得生極樂究竟成佛之增上善報。

(丙)三勸囑受持。

善男子。彼諸衆生若聞若信此大願王受持讀誦廣爲人說所有功德除佛世尊餘無知者。是故汝等聞此願王莫生疑念。應當諦受。受已能讀讀已能誦誦已能持乃至書

寫廣爲人說。是諸人等。於一念中。所有行願。皆得成就。所獲福聚。無量無邊。能於煩惱大苦海中。拔濟衆生。令其出離。皆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世界。

以上顯功德殊勝。不惟受持者。身生極樂。更能令一切衆生。同生極樂。故殷勤勸信。勸持勸說。無非願衆生。同生淨土也。

(乙)二偈頌分四。(丙)初分頌十願。二總頌行願。三求生淨土。四頌經功德。今初分

### 頌十願

爾時普賢菩薩摩訶薩。欲重宣此義。普觀十方而說偈言。

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師子。我以清淨身語意。一切徧禮盡無餘。普賢行願威神力。普現一切如來前。一身復現刹塵身。一一徧禮刹塵佛。

此頌第一禮敬願。與長文義同。

於一塵中塵數佛。各處菩薩衆會中。無盡法界塵亦然。深信諸佛皆充滿。各以一切音聲海。普出無盡妙言辭。盡於未來一切劫。讚佛甚深功德海。

此頌第二稱讚願。

以諸最勝妙華鬘。伎樂塗香及傘蓋。如是最勝莊嚴具。我以供養諸如來。最勝衣服最勝香。末香燒香與燈燭。一一皆如妙高聚。我悉供養諸如來。我以廣大勝解心。深信一切三世佛。悉以普賢行願力。普徧供養諸如來。

此頌第三供養願。前八句。頌財供。後四句。頌法供。妙高聚。卽長文之須彌山。我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癡。從身語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

此頌第四懺悔願。

十方一切諸衆生。二乘有學及無學。一切如來與菩薩。所有功德皆隨喜。

此頌第五隨喜願。

十方所有世間燈。最初成就菩提者。我今一切皆勸請。轉於無上妙法輪。

此頌第六請法願。

諸佛若欲示涅槃。我悉至誠而勸請。唯願久住利塵劫。利樂一切諸衆生。

此頌第七請住願。

所有禮讚供養福。請佛住世轉法輪。隨喜懺悔諸善根。回向衆生及佛道。

此頌結前七願。回向衆生佛道。卽是回向八九兩願。因此品稱行願品。而勝行無勝於學佛。大願莫大於度生。故八九兩願。尤爲十願王中最重要者。故先結前七願善根。回向此兩願。以下再頌八九兩願。以昭尊重之意。且回向原不出於衆生佛道實際三處。故八九兩願。亦回向中應有之義也。

我隨一切如來學。修習普賢圓滿行。供養過去諸如來。及與現在十方佛。未來一切天人師。一切意樂皆圓滿。我願普隨三世學。速得成就大菩提。

此頌第八隨學願。隨學而說供養三世諸佛者。前文云。諸供養中。法供養最。第一如說修行供養。故修習普賢行。卽是供養。第七不離菩提心供養。故成就大菩提。正是供養隨學供養。二而不二也。

所有十方一切刹。廣大清淨妙莊嚴。衆會圍繞諸如來。悉在菩提樹王下。十方所有諸衆生。願離憂患常安樂。獲得甚深正法利。滅除煩惱盡無餘。

此下皆頌第九恆順願。今初二偈。對十方諸佛。祝願衆生離苦得樂。

我爲菩提修行時。一切趣中成宿命。常得出家修淨戒。無垢無破無穿漏。天龍夜叉鳩



槃茶乃至人與非人等。所有一切衆生語。悉以諸音而說法。

此二偈述六道垂形說法度生事。悉以諸音而說法者。所謂圓音一轉。能令一切衆生隨類得解。各各自謂爲我說法也。

勤修清淨波羅蜜。恆不忘失菩提心。滅除障垢無有餘。一切妙行皆成就。於諸惑業及魔境。世間道中得解脫。猶如蓮華不著水。亦如日月不住空。

此二偈述在塵不染。故能入俗度生。經云。舍利弗。往劫修施波羅蜜。有惡人來乞眼。卽剋眼與之。彼人棄眼於地。以足蹋之而去。舍利弗歎此等惡人。實難化度。遂退度生之心。所謂忘失菩提心也。必於惑業魔境中得解脫。乃能六道垂形度生無倦。

悉除一切惡道苦。等與一切羣生樂。如是經於剎塵劫。十方利益恆無盡。我常隨順諸衆生。盡於未來一切劫。恆修普賢廣大行。圓滿無上大菩提。

此二偈正頌隨順願。第一句除苦。第二句與樂。第三句豎窮。第四句橫徧。五六句恆順七八句圓滿行願。○以上分頌十願竟。

(丙)二總頌行願。行如足。願如目。不能相離。行離願是盲行。願離行是虛願。故合而

頌之亦卽合頌隨學恆順二願也。

所有與我同行者於一切處同集會。身口意業皆同等。一切行願同修學。所有益我善知識爲我顯示普賢行。常願與我同集會。於我常生歡喜心。

此二偈謂願於一切生處恆不離佛菩薩爲隨學之根本。

願常面見諸如來及諸佛子衆圍繞於彼皆興廣大供。盡未來劫無疲厭。願持諸佛微妙法。光顯一切菩提行。究竟清淨普賢道。盡未來劫常修習。

此二偈仍頌願不離佛永劫隨學以法供養。

我於一切諸有中。所修福智恆無盡。定慧方便及解脫。獲諸無盡功德藏。

此一偈頌隨學功德。○以下頌行願兼頌不思議解脫境界。

一塵中有塵數刹。一一刹有難思佛。一一佛處衆會中。我見恆演菩提行。普盡十方諸刹海。一一毛端三世海。佛海及與國土海。我徧修行經劫海。

此二偈頌解脫境界中塵刹小大相入不思議。

一切如來語清淨。一言具衆音聲海。隨諸衆生意樂音。一流佛辯才海。三世一切諸

如來於彼無盡語言海。恆轉理趣妙法輪。我深智力普能入。

此二偈頌解脫境界中音聲一多無礙不思議。

我能深入於未來。盡一切劫爲一念。三世所有一切劫。爲一念際我皆入。我於一念見三世所有一切人師子。亦常入佛境界中。如幻解脫及威力。

此二偈頌解脫境界中時劫長短隨心不思議。

於一毛端極微中。出現三世莊嚴刹。十方塵刹諸毛端。我皆深入而嚴淨。所有未來照世燈。成道轉法悟羣有。究竟佛事示涅槃。我皆往詣而親近。

此二偈頌解脫境界中普賢行不思議。

速疾周徧神通力。普門徧入大乘力。智行普修功德力。威神普覆大慈力。徧淨莊嚴勝福力。無著無依智慧力。定慧方便威神力。普能積集菩提力。清淨一切善業力。摧滅一切煩惱力。降伏一切諸魔力。圓滿普賢諸行力。

此三偈頌普賢行之能力。

普能嚴淨諸刹海。解脫一切衆生海。善能分別諸法海。能甚深入智慧海。普能清淨諸

行海圓滿一切諸願海。親近供養諸佛海。修行無倦經劫海。

此二偈頌普賢願之廣大。

三世一切諸如來。最勝菩提諸行願。我皆供養圓滿修。以普賢行悟菩提。

此一偈仍頌常隨佛學以圓滿行願。

一切如來有長子。彼名號曰普賢尊。我今回向諸善根。願諸智行悉同彼。願身口意恆清淨。諸行刹土亦復然。如是智慧號普賢。願我與彼皆同等。

此二偈兼頌普賢二字。○世間承父家業者。首推長子。普賢菩薩稱大行。上承下化。實爲第一荷擔如來者。故爲一切如來長子。

我爲徧淨普賢行。文殊師利諸大願。滿彼事業盡無餘。未來際劫恆無倦。我所修行無有量。獲得無量諸功德。安住無量諸行中。了達一切神通力。文殊師利勇猛智。普賢慧行亦復然。我今回向諸善根。隨彼一切常修學。

文殊表智。智能發願。普賢表行。行能滿願。行願相扶。目足並運。所以功德無邊。修行亦無止。

三世諸佛所稱歎。如是最勝諸大願。我今回向諸善根。爲得普賢殊勝行。以上總頌行願竟。以下總結諸大願。回向淨土。令諸大願速得圓滿。因以上諸殊勝行。是普賢菩薩境界。凡夫安能企及。不過因地發此大願耳。必欲成就此大行圓滿。此大願惟有發願往生淨土。得見佛聞法。乃能行願一時滿足。故下文卽教衆生發願生淨也。

(丙)三求生淨土。

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面見彼佛阿彌陀。卽得往生安樂刹。我既往生彼國已。現前成就此大願。一切圓滿盡無餘。利樂一切衆生界。彼佛衆會咸清淨。我時於勝蓮華生。親覩如來無量光。現前授我菩提記。蒙彼如來授記已。化身無數百俱胝。智力廣大徧十方。普利一切衆生界。

第一偈願生淨土。後三偈願行願成就。乃至虛空世界盡。衆生及業煩惱盡。如是一切無盡時。我願究竟恆無盡。此一偈總收行願無盡。

(丙)四頌經功德。

十方所有無邊刹莊嚴衆寶供如來。最勝安樂施天人。經一切刹微塵劫。若人於此勝願王。一經於耳能生信。求勝菩提心。渴仰獲勝功德過於彼。卽常遠離惡知識。永離一切諸惡道。速見如來無量光。具此普賢最勝願。此人善得勝壽命。此人善來人中生。此人不久當成就。如彼普賢菩薩行。往昔由無智慧力。所造極惡五無閒。誦此普賢大願王。一念速疾皆消滅。族姓種類及容色。相好智慧咸圓滿。諸魔外道不能摧。堪爲三界所應供。速詣菩提大樹王。坐已降伏諸魔衆。成正覺轉法輪。普利一切諸含識。若人於此普賢願。讀誦受持及演說。果報唯佛能證知。決定獲勝菩提道。若人誦此普賢願。我說少分之善根。一念一切悉皆圓。成就衆生清淨願。

以上總頌誦經功德。一切罪惡無不消除。一切福慧無不圓滿。直至成佛。普度衆生。如長文易知。

我此普賢殊勝行。無邊勝福皆回向。普願沈溺諸衆生。速往無量光佛刹。

此一偈。仍結歸回向衆生。同生淨土。淨土具足佛道實際。仍是三處回向也。

(甲)三結歸流通。卽當品之流通分。總結全品。歸功佛說。

爾時普賢菩薩摩訶薩。於如來前。說此普賢廣大願王清淨偈已。善財童子。踴躍無量。一切菩薩。皆大歡喜。如來讚言。善哉善哉。

以普賢十大願王。導海衆同歸極樂。有此一法門。我佛教度衆生。徹底悲心。方得圓滿。故印之曰。善哉善哉。謂妙極妙極也。

爾時世尊。與諸聖者菩薩摩訶薩。演說如是不可思議解脫境界勝法門時。文殊師利菩薩而爲上首。諸大菩薩。及所成熟六千比丘。彌勒菩薩而爲上首。賢劫一切諸大菩薩。無垢普賢菩薩而爲上首。一生補處。住灌頂位。諸大菩薩。及餘十方種種世界。普來集會。一切刹海極微塵數。諸菩薩摩訶薩衆。

六千比丘。是舍利弗弟子。聞文殊說法得道。故稱所成熟。○賢劫有千佛。釋迦化度後。彌勒首補佛位。故爲上首。普賢上加無垢者。以普賢菩薩清淨三業。修行十願。導海衆同歸淨土。成就衆生清淨之願。故稱無垢。○灌頂者。天竺風俗。太子紹位。父王取金瓶。盛四海水。以灌太子之頂。補處菩薩紹佛位。假以立名稱灌頂位。

大智舍利弗摩訶目犍連等而爲上首諸大聲聞。

舍利弗智慧第一。目犍連神通第一。故爲聲聞上首。

并諸人天一切世主。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一切大衆。

龍分四等。天龍護天宮。地龍守山河。人龍致雲雨。王龍守王庫。又有四類。虬龍有角。鷹龍有翼。蛟龍有鱗。驪龍有珠。夜叉此云輕捷。食啖生靈。乾闥婆此云食香。天帝之樂神也。阿修羅此天非天。卽魔類。迦樓羅此云金翅鳥。身極大。專食龍。緊那羅此云疑神。形容似人。體是畜生。天帝之歌神。摩睺羅伽此云大腹。卽大蟒蛇。此等由佛慈悲。令來法會。作外護衆也。

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此品是普賢菩薩說。而結歸佛說者。佛爲教主。凡在佛會中。無論聲聞菩薩所說。經佛印可者。卽佛說也。

佛學救劫編終



附錄印光法師總信

民國廿一年壬申立冬日書時年七十有二

淨土法門。三根普被。利鈍全收。乃如來普為一切上聖下凡。令其于此生中。即了生死之大法也。于此不信不修。可不哀哉。此法門以信願行三法為宗。信則信我此世界是苦。信極樂世界是樂。信我是業力凡夫。決定不能仗自力。斷惑證真。了生脫死。信阿彌陀佛有大誓願。若有衆生念佛名號。求生佛國。其人臨命終時。佛必垂慈接引。令生西方。願則願速出離此苦世界。願速往生彼樂世界。行則至誠懇切。常念南無阿彌陀佛。時時刻刻。無令暫忘。朝暮于佛前禮拜持誦。隨自身閒忙。立一課程。此外則行住坐臥。及做不用心的事。均好念。睡時當默念。不宜出聲。宜只念阿彌陀佛四字。以免字多難念。若衣冠不整齊。或洗澡抽解。或至不潔淨處。均須默念。默念功德一樣。出聲于儀式不合。無論大聲念。小聲念。金剛念。有聲或人心中默念。均須心裏念得清清楚楚。口裏念得清清楚楚。耳中聽得清清楚楚。如此則心不外馳。妄想漸息。佛念漸純。功德最大。●念佛之人。必須孝養父母。奉事師長。即教我之德之慈心不殺。當吃長素。或吃華素。即身不行殺生偷盜邪淫之事。口不說妄言之人。慈心不殺。即未斷葷。切勿親殺。修十善業。綺語。兩舌。惡口。之話。心不起貪欲。瞋恚。愚癡之念。又須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主仁僕忠。恪盡己分。不計他對。我之盡分。與否。我總要盡我之分。能于家庭及與社會盡誼盡分。是名善人。善人念佛求生西方。決定臨終即得。

往生以其心與佛合。故感佛慈接引也。若雖常念佛。心不依道。或于父母兄弟妻室兒女。朋友鄉黨。不能盡分。則心與佛背。便難往生。以自心發生障礙。佛亦無由垂慈接引也。●又須勸父母兄弟姊妹妻室兒女。鄉黨親友。同皆常念南無阿彌陀佛。及南無觀世音菩薩。每日念一萬佛。即念五千觀音。多少照此加減。以此事利益甚大。忍令生我之人。及我之眷屬。及與親友。不蒙此益乎。況且現在是一箇大患難世道。災禍之來。無法可設。若能常念佛。及觀音。決定蒙佛慈庇。逢凶化吉。即無災難。亦得業消智朗。障盡福隆。況勸人念佛求生西方。即是成就凡夫作佛功德最大。以此功德回向往生。必滿所願。●凡誦經持呪。禮拜懺悔。及救災濟貧。種種慈善功德。皆須回向往生西方。切不可求來生人天福報。一有此心。便無往生之分。而生死未了。福愈大。則業愈大。再一來生。難免墮于地獄餓鬼畜生之三惡道中。若欲再復人身。再遇淨土。即生了脫之法門。難如登天矣。佛教人念佛求生西方。是爲人現生了生死的。若求來生人天福報。即是違背佛教。如將一顆舉世無價之寶珠。換取一根糖吃。豈不可惜。愚人念佛。不求生西方。求來生人天福報。與此無異。●念佛之人。不可涉于禪家參究一路。以參究者。均不注重于信願求生。縱然念佛。只注重看念佛的是誰。以求開悟而已。若生西方。無有不開悟者。若開悟而惑業淨盡。則可了生死。若惑業未盡。則不能仗自力了生死。又無有信願。則

不能仗佛力了生死。自力佛力兩皆無靠。欲出輪迴。其可得乎。須知法身菩薩。未成佛前。皆須仗佛威力。何況業力。凡夫侈談自力。不仗佛力。其語雖高超。其行實卑劣。佛力自力之大。小何止天淵之別。願同人悉體此義。●念佛之人。不可效愚人。做還壽生。寄庫等佛事。以還壽生。不出佛經。係後人偽造。寄庫。是願死後做鬼。預先置辦做鬼的。用度。既有願做鬼的心。便難往生。如其未作。則勿作。如其已作。當稟明于佛弟子某。唯求往生。前所作寄庫之冥資。通以賑濟孤魂。方可不為往生之障。凡壽生。血盆。太陽。太陰。眼光。竈神。胎骨。分珠。妙沙等經。皆是妄人偽造。切不可念。愚人不知念大乘經。即阿彌陀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佛經。心經。金剛經。藥師法華經。楞嚴經。普賢行願品等經。偏信此種瞎造之偽經。必須要還壽生。破地獄。破血湖。方可安心。有明理人。為說是偽。亦不肯信。須知做佛事。唯念佛功德最大。當以還壽生。破地獄。破血湖之錢。請有正念之僧念佛。則利益大矣。●念佛之人。當吃長素。如或不能。當持六齋。或十齋。初八。十四。十五。廿三。廿九。廿四。廿七。為十齋。過月小。即儘前一日持之。又正月。五月。九月。為三齋。月宜持長素。作諸功德。由漸減。以至永斷。方為合理。雖未斷葷。宜買現肉。勿在家中殺生。以家中長願吉祥。若日日殺生。其家便成殺場。殺場乃怨鬼聚會之處。其不吉祥也大矣。是宜切戒家中殺生也。●念佛之人。當勸父母念佛。求生西方。然欲父母臨終。決定往生西方。非預為眷屬說臨終助念。及瞎張羅。并哭泣之利害。不可。故欲父母臨

終得眷屬助念之益。不受破壞正念之害者。非平時為說念佛之利益。令彼各各常念不可。如是則不獨有益于父母。實有益于現在眷屬後世子孫也。臨終助念。無論老少。均當如是。詳看飭終津梁自知。上海佛學書局蘇州報國寺均有出售。●女人臨產。每有苦痛不堪。數日不生。或致殞命者。又有生後血崩。種種危險。及兒子有慢急驚風。種種危險者。若于將產時。至誠懇切出聲朗念。南無觀世音菩薩。不可心中默念。以默念心力小。故感應亦小。又此時用力送子出。若默念。或致閉氣受病。若至誠懇切念。決定不會有苦痛難產。及產後血崩。并兒子驚風等患。縱難產之極。人已將死。教本產婦。及在旁照應者。同皆出聲念觀世音。家人雖在別房。亦可為念。決定不須一刻工夫。即得安然而生。外道不明理。死執恭敬一法。不知按事論理。致一班念佛老太婆。視生產為畏途。雖親女親媳。亦不敢去看。況敢教彼念觀音乎。須知菩薩以救苦為心。臨產雖裸露不淨。乃出于無奈。非特意放肆者。比不但無有罪過。且令母子種大善根。此義係佛于藥師經中所說。非我自出臆見。我不過為之提倡而已。藥師經說藥師佛不必念藥師佛而可念觀世音也。●女人從十二三歲至四十八九歲。皆有月經。有謂當月經時。不可禮拜持誦。此語不通情理。月經短者。二三日即止。長者六七日方止。修持之人。必須念念無閒。何可因此天生之小恙。竟令廢棄其修持乎。今謂當月經時。可少禮拜。宜少

是絕不作禮也。念佛誦經均當照常。宜常換洗穢布。若手觸穢布。當即洗淨。切勿以觸穢之手翻經及焚香也。佛法法法圓通。外道只執崖理。世人多多只信外道所說。不知佛法正理。故致一切同人不能同沾法益也。●觀世音菩薩誓願宏深。尋聲救苦。若遇刀兵水火飢饉蟲蝗瘟疫旱澇賊匪怨家惡獸毒蛇惡鬼妖魅怨業病小人陷害等患難者。能發改過遷善自利利人之心。至誠懇切念觀世音。念念無閒。決定得蒙慈護。不至有所危險。倘仍存不善之心。雖能稱念。不過略種未來善根。不得現時感應。以佛菩薩皆是成就人之善念。絕不成就人之惡念。若不發心改過遷善。妄欲以念佛菩薩名號。冀己之惡事成就者。決無感應。切勿發此顛倒之心也。念佛最要緊。是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力能爲者。認真爲之。不能爲者。亦當發此善心。或勸有力者爲之。或見人爲發歡喜心。出讚歎語。亦屬心口功德。若自不能爲。見他人爲。則生妬忌。便成奸惡。小人心行。決定折福折壽。不得好結果也。宜痛戒之。切不可做假招子。沽名釣譽。此種心行。實爲天地鬼神所共惡。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世有女人。不明至理。或不孝公婆。欺侮丈夫。溺愛兒女。虐待婢僕。或屬填房。虐待前房兒女。不知孝公婆。敬丈夫。教兒女。惠婢僕。教養恩撫前房兒女。實爲世間聖賢之道。亦是佛門敦本之法。具此功德。以修淨土。決定名譽日隆。福增壽永。臨終蒙佛接

引直登九蓮也。須知有因必定有果。己若種孝敬慈愛之因。自得孝敬慈愛之果。爲人卽是爲己。害人甚于害己。固宜盡我之職分。以期佛天共鑑也。●小兒從有知識時。卽教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道。及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之事。令彼知自己之心。與天地鬼神佛菩薩之心息息相通。起一不正念。行一不正事。早被天地鬼神佛菩薩悉知。悉見如對明鏡。畢現醜相。無可逃避。庶可有所畏懼。勉爲良善也。無論何人。卽婢僕小兒。亦不許打罵。教其敬事尊長。卑以自牧。務須敬惜字紙。愛惜五穀衣服什物。護惜蟲蟻。禁止零食。免致受病。能如此教。大了決定賢善。若小時任性慣。概不教訓。大了不是庸流。便成匪類。此時後悔了無所益。古語云。教婦初來。教兒嬰孩。以其習與性成。故當謹之于始也。天下之治亂。皆基于此。切勿以爲老僧迂談。無關緊要也。●光老矣。精神日衰。無力答復來信。但以郵路大通。致遠近誤聞虛名。屢屢來信。若一概不復。亦覺有負來意。若一一爲復。直是無此精神。以故印此長信。凡有關修持及立身涉世事親教子之道。皆爲略說。後有信來。以此見寄。縱有一二特別之事。卽在來信略批數字。庶彼此情達。而不至過勞也。若欲大通經教。固當請教高豎法幢之大通家法師。須知大通經教者。未必卽生能了生死。欲卽生了生死。當注重于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也。祈慧察是幸。

## 佛法導論序

處今日而論佛法。顧或以爲囿于神化。似矣。而惜乎其所見之謬也。夫佛以皇子之貴。出見農夫耕牛之喘呷。瘡痛而心怒。見老病死人而慘切愁思。充其不忍之心。遂探出世之法。始以人格風于印土。繼以說法徧于三千大千世界。其磅礴鬱積偉大之精神。與夫寥天之事業。亙今古中外而不可磨滅。乃有曠識之倫。不知佛爲世界救星。至以佛爲前古神話。彼固樂其誕而自絕于佛也。將使芸芸衆生。更從何處問覺路耶。圓淨居士。具有真實之救世思想。而以慈悲愛衆勇猛程功圓滿其溥度之願望。乃有佛法導論之作。予細繹其作。覺析誼粹而詮理真。誠足爲人天之眼目。雖然。吾因之有感焉。宗派之徒。各尊所聞。有空異詣。頓漸殊趨。騁其奧特之思維。幸以畸形之妙解。門戶聚訟。而見仁見知之說紛馳。居士則渾融各宗派于一。大洪鑪之中。爲折衷至當之批評。會其通而不泥其偏。邃于古而不蔽于今。此真所謂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者也。噫。其昏衢之智燭耶。抑迷津之寶筏耶。行見吾佛救世之心。將益由是而發揮光大之。而又奚俟叩槃捫籥之說爲引喙也夫。

民國二十年十月二十八日梅光羲序于南昌高等法廨

佛法導論淨土篇序一

淨土法門。普被三根。于在家人。更爲要緊。以在家人。各有職業。不易參研宗教等法。唯此念佛一法。最爲契理契機。老實頭顱。蒙念佛念到業盡情空時。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如來藏妙真如性。悉皆覲體全彰。待至臨終。定登上品。其或根機陋劣。未能業盡情空。然以真信切願。持佛名號。求生西方之誠。必能與佛感應道交。親蒙接引。卽得帶業往生。淨土之妙。妙在于此。不識此義。縱令參禪得髓。看教明心。倘有絲毫惑業未盡。仍然生死輪迴。不得出離。且莫自恃。致令愚夫愚婦。念佛求生西方。遂得帶業往生者。所憐憫。嗚呼。真利益多。被極庸愚人得。大聰明人。每每不能望其肩背者。多緣自恃聰明。縱有佛力。不肯倚仗。卒致長劫輪迴。了無出期。可不哀哉。從上古德。本佛悲心。提倡淨土。所有著述。多難勝數。但多係文言。不利平人。李圓淨居士。本淨土四經。及古德著述之意。述爲語體。用闡淨宗。雖科列十門。文近萬言。而一字一義。皆本佛經祖語。絕無自立意見。以自銜耀。致有悞人壞法之咎。佛學書局。以其有益初機。故特列于小叢書中。



以期廣傳。今又另排三號大字。以期老年目力衰弱者均不難看。又祈爲序引。以啓正信。其餘要義。書中自具。何須多贅。須知淨土法門。爲一切諸法匯歸之法海。若能如是信者。其人現生即可高登九品。將來決定圓滿三覺。有謂此語有過者。余謂此過。非我所敢承任。自有

本師釋迦牟尼佛及

阿彌陀佛承任也。是爲序。

民國二十年辛未夏曆六月十九日常慚愧僧釋印光撰

### 佛法導論淨土篇序二

晚近士夫輒談應付潮流。與古人言作砥柱挽狂瀾。何其相越之遠也。夫我人處世立言。宜以利益羣衆爲主。豈可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耶。痛乎。我人以無量劫來。惑業所感。造成此五蘊穢身。五濁惡世。未有先覺與之道破而不覺悟。猶可言也。既有先覺垂訓。殷勤曲示方便。而猶不肯追隨。甘居下流。人雖極愚。何至于此。善乎。蕩益大師之言曰。劫濁中。非帶業橫出之行。必不能度。見濁中。非不假方便之行。必不能度。煩惱濁中。非

卽凡心是佛心之行。必不能度。衆生濁中。非欣厭之行。必不能度。命濁中。非不費時劫。不勞勤苦之行。必不能度。審是則淨土之生。尙待遲疑哉。佛是覺悟徹底之人。其言曰。過此佛法將滅。惟此淨土法門。尙留百年。夫豈我欺。而猶以爲不透今世之機耶。今人喜造東方淨土。不樂生西方淨土。淨土而指歸西方者。以對娑婆未淨者立言耳。如果有東西之別。則是土猶未淨也。是故但爭淨穢。奚問東西。況造則全仗自力。生則兼託他力。造難而生易。宜何取捨。若曰。如遺娑婆衆生。何則告之。曰。不令爾一人獨生也。不發菩提心者。不得生淨土。若曰。其如不能現前淨。須俟將來何。則告之曰。對過去者。現前亦是將來。對將來者。將來卽是現前。處夢爲經年。悟乃須臾頃。夫何時間早晚之爭耶。且金剛般若云。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夫但使淨土法門周徧流布。令諸衆生自修自度。又奚必執己度以爲功。而以己之早生西方爲嫌哉。圓淨居士作佛法導論。其最後指歸淨土。遵佛說也。其言明顯流暢。凡識文字者。宜無不得解。今以之刊入佛學叢書中。俾廣流傳。度盡衆生。道在于此。因弁數言。以祛世惑。

民國二十年季夏范古農序

# 佛法導論

附錄

印光法師鑑定 圓淨李榮祥述

## 一 緒論

一談到佛教。就見到近代史上。有一樁重大的事實擺在面前。是值得全人類注目的。這件重大的事實。就是佛教關涉世界的文字有三十餘種。由佛教直接創成。或間接影響成的民族文化。亦數十種。這是世界的公論。不是一二人所能妄造的。那佛教經律論三藏。藏是佛典的集合名辭。佛典經律論三種。稱爲三藏。猶世書經史子集四種。稱爲四庫。和古今東西人們所有關於佛學的撰述。固然博大精深。到難以形容。而在文學美術。甚至近代突飛猛進的科學上。也映著非常偉麗的光采。我們僅僅從佛教流行的表面上。一觀察。已足令人驚歎不已。雖然佛教在中國近代。很現著沈寂的狀況。卻是地球上。如英法德等國人。正在熱烈的研究。熱烈的提倡。佛教會。佛學會。以及各種雜誌。到處的興起。散布。也有人爭論著佛教是世界上一切宗教中最高尚的宗教。也有人羨慕著佛法的精微。認爲世

界上一切哲學中最玄妙的哲學。究竟佛法是什麼呢。是宗教麼。是哲學麼。佛法只是破除妄情偏執。所以佛的說法。惟說「真如」。真如的意義。就是真真實實。平等一如。所謂法如是說。亦如是。體則如其體。用則如其用。若有妄情。便非真實。若有偏執。便非一如。世間上學問。多參加著箇人的私見。並不是全宇宙的真像。佛是箇覺者。把全宇宙照得明明白白的。洞見了本來面目。也就是洞見了諸法的實相。自釋迦牟尼佛應世以來。釋迦是能仁義。牟尼是寂默義。佛是覺者。義現在佛教的教主。姓釋迦。號牟尼。在這幾千年之內。出了無數的英傑。或當衆辯論。或潛居著書。系統完密。絕無疵瑕。實在可以高視東西哲學。試想歐西諸家之學。曾有經人往復討論。修持闡發。到幾千年之久的麼。曾有與異派相見於演臺之上。如無遮大會。自由辯駁。相互破斥。而能如金剛不動的麼。西哲對於世間一切的學問。都是你猜過來。我猜過去。相非相謗。都是執定箇人私見。卻終不能有箇不可破的學說來服人。只就這一點說。諸學之遠不如佛學。已是十分明顯。況且佛家知行並進。實在有非他們所能夢見的呢。至於近代科學的精神。頗有和佛法相似之處。科學家的特色在實驗。實驗有兩種意義。一是根據眼前的經驗。他是如何。便還他

如何一點都不加以玄想。二是防經驗靠不住。使用人力加以改進。以補通常經驗之不足。佛家的態度也是這樣。那戒定慧三無漏學。漏是破綻不完美之意。無漏即完美之意。一般的改進通常的經驗。不過科學的改進經驗。是重在客觀的物件。佛法的改進經驗。是重在主觀的心識。如人患目眩。科學只知到多方移置其物。以求一辨。佛法則努力醫治其眼。以求復明。兩者雖同為實驗。卻是在治標治本上。就有箇很大的分別了。

世人又看佛法是一種宗教。我們可要曉得佛法絕不與一般宗教相同。因為一般的宗教都當他們所崇拜的神。或教主。有無上的威權。人們無論或善或惡。只須一味的依賴服從就得。但佛以四依教弟子。一是依法不依人。二是依義不依語。三是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四是依智不依識。固然佛是三界中尊。世界上有情的生物。分為無色。有欲念的三類。稱為無三。為人天所皈依。但本體上。卻是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可見一者是崇卑懸隔。一者是平等無二。這是第一層的判別。復次。一般宗教家都有他們所奉的聖經。是絕對不許人討論的。但佛說四依中的依義不依語。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就是容人思想自由的。佛法的聖言量。量是度量。標準之意。只是已經證了。為大眾所公認共許之語。如幾何學

中的定義。直角必爲九十度。事實如此。並非綸音詔語。更不容人討論。只是再沒有討論的必要罷了。可見得一者是思想極其錮陋。一者是理性極其自由。這是第二層的判別。復次。一般的宗教。都有他們必守的信條和戒約。爲立教之根本。這箇搖動了。其教便隨著傾倒。而佛法以度衆生共證菩提。一切有情之物。名曰衆生。因爲是靠衆緣和合而生的。菩提。即覺義。覺即正智。爲究竟唯一之目的。其他的一切都是方便。方便是法義。方法的。宜名曰方便。大菩提心。原是人人固有的。但爲煩惱障所知障所覆。心中的惡念。稱爲煩惱。他有障礙性。使不能覺。名曰煩惱障。障礙所知的事物。不能正確明了。名曰所知障。而起擾攘昏蒙之相。因此欲求開發菩提正智。先要定心。欲定其心。必先持戒。所以定以慧爲目的。戒以定爲目的。定是慧的方便。戒是定的方便。這樣的規模廣闊。和心量宏遠。豈可與拘拘於繩墨尺寸間。以苦行爲極則的。同日而語。可見得一者是外拘形式。一者是內證本心。這是第三層的判別。一般的宗教。都有他們宗教式的信仰。只許純粹感情的服從。絕不容一毫理性的批判。而佛法則無上聖智。要由自證得來。即淨土法門。亦須有感而後有應。佛法固然也重信仰。但他教的信是強信。佛法的信是起信。他教以爲教主的智慧。萬非教徒所能及。故以強信爲究竟。佛法以爲教徒的本性。原與

教主相同。故以起信爲法門。所以佛法的信。是信有無上菩提。信有已得菩提之人。信自己和他人都能得此菩提。這樣的信。就是自信。換句話說。就是教人們要自尊自重。不要蒙昧了自己。最清淨最圓滿的本心。所以這樣的信。是極平等的。是極高尚的。可見得一是勉強屈從。一是自由發展。這是第四層的判別。這樣看來。一般宗教的意義。是如彼。佛法的意義是如此。斷不能拏其他的宗教來比擬的啊。

總而言之。惟有佛法。是真能說明人生宇宙之所以然的。是真能破除世間一切的謬見。而與以正見的。是真能破除世間一切的迷信。而與以正信的。是真能破除世間一切的惡行。而與以正行的。是真能破除世間一切的幻覺。而與以正覺的。是真能包括世間各教各學的長處。而補其不足的。是真能廣被羣機。而無所遺漏的。且聽我慢慢道來。

大乘運載之具如舟車。名曰乘。佛法能載凡夫運到聖地。故亦曰乘。大乘。即廣大的佛法之專名。佛法的人生觀。是極活潑自由的。由大乘人生觀所從出的宇宙觀。是極圓滿平等的。須知這宇宙間一切的事事物物。大至世界。小至微塵。時時刻刻。都是前後相續。刹那變滅著。時時刻刻。都是大小相通。

生滅相續著。這種萬物流行不息的現象。可以用近代思想界的名詞說爲「生命之流」。那一人一物一微塵一世界都是這無始無終的生命大流中之實現。而這現實界中一切的存在都是因緣所生法。過去一切的行爲爲因。現在的爲果。現在一切的行爲爲因。將來的爲果。因果重重相續無盡。溯上去是無始的。推下去是無終的。一切法的生起是由一諸法息息相關所成。雖一刹那微塵的存在。在那真相也是無始無終無中無邊的。所以說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通常所指爲某物。只是和合相續的假相罷了。如子之有父。父又有父。父無始。子之有子。子又有子。子無終。又如一箇人的成分。由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組織。乃至有血統的遺傳。風俗的沿習。教育的培養。舉一人來說。便沒有一息而不與全人類全宇宙呼吸相通。一人如是。人人如是。卻又不能說誰是中心。誰非中心。總舉一即攝一切。言一切即攝一。這就是無始無終無中無邊義。也就是即始即終即中即邊義。所以說即終則宇宙以我爲目的。說即始則宇宙由我而創造。說即邊則宇宙以我爲極軌。說即中則宇宙以我爲司命。這就是佛法上無人我相的圓融法界。由那無始終無中邊的宇宙。而觀即始終即中邊的人生。



就變成極活潑自由。極圓滿平等的宇宙人生了。再具體點說。一手指可以翻動太平洋的海水。一呼吸可以攪亂全世界的空氣。因為一指雖微。也能排動那指旁的水。這鄰近的水。又壓迫鄰近的水。遞相壓迫。勢必全洋皆動。不過其動太微。不是肉眼所能見的罷了。呼吸的道理亦是如此。歷史也告訴我們。人的行爲業力。影響極大。且看古來的大偉人。把全社會的力量發揮出來。普遍於全人類全世界。能夠由人爲轉移了。一切可見宇宙萬有互相影響。斷無漠不相關的事物。想明白一事物。非明白一切事物不爲功。（西諺亦有說 *Know anything by everything* 譯爲知一切而後知一。）既然我們看到宇宙人生是這樣無始無終的。我們纔能夠把心量放大到無量無邊。而與宇宙真相契合。消滅了一切的執著。我們纔知道人生行爲是永久相續不滅的。我們纔知道怎樣打出一條光明之路。通達到超超人的地位——佛。

可憐世人全不明白這箇道理。他們的知見。橫則限於有限的空間。縱則限於有限的時間。從而錯認了狹小的假相爲我。於是排斥非我。侵略非我。種種說不盡的衝突。便由此發生了。每況愈下。便形成了二十世紀的世界大戰。和階級鬭爭。雖然因此已經

死亡了上千萬的生命。和不可計算的損失。而這種衝突的形勢。還是不斷的發展著。將有更劇烈的爭鬪在前面等候著。今後人類之大禍。不怕天然的災難。不怕物用的缺乏。而怕人與人。國與國。民族與民族。階級與階級。各各發揮他利己私欲所引起的。大殘殺。至於箇人方面。多有感覺人生的空虛無意義。而致悲觀自殺的。多有以爲除了飲食男女之外。什麼都沒有。而拚命著。求生活上美滿的享受。而致墮落或相爭的。無怪種種惡劣的消息。載滿於每日的報章了。如果人們能夠覺悟到緣成無我。人生的真相。一切人無不與我息息相關。所以一切人無不是我。而我一人的行爲。無時不影響於一切人。所以我一人卽爲一切人。由這一切卽一。一卽一切的觀念中。從而見到所有我們的動作。須從利他處著想。因爲利他亦卽自利。所有我們的動作。莫向損人處進行。因爲損人亦卽損己。同時知到現世的苦樂。是由於往世的遺傳。而現在的動作。亦必收果於未來。一箇人的動作。固然受他人的環境所轉移。但亦能影響而爲他人的環境。所以我們的言行舉動。是不能不特加審慎的。如果人們能了達萬有諸法。是互緣相通的。是相資相成的。和樂世界便在當前了。

我們既然知道人類的生命。其來無始。那麼。一生一死。不過是生命流中的一種變化。假相而已。那人之一生。只是生命流中所現出來的一節。不是那年生後纔有的。也不是那年死後便無的。時時刻刻的生滅變化著。也時時刻刻的相續不斷著。這生滅變化相續不斷。就人們的心念上說。就是佛經所說的遷流不停。就人們的軀殼上說。就是佛經所說的生死輪迴。因為人們的心。打不破他的環境。隨著環境轉念頭。念起念落。刻刻的變遷流動。如那環境是順心的。就跟著起了貪愛的念頭。如那環境是不順心的。就跟著起了瞋恨的念頭。總不明白那環境原是幻像。全是由念頭造成的。卻跟著他忽貪忽瞋。反認那環境是真實的。是一成不變的。這就叫作癡。先由環境生起貪瞋癡的種種念頭。又由念頭不息。造成種種束縛自己身心的環境。輪轉迴環。不得暫停。心念既放不下那環境。軀殼也就離不了那環境。心念既在貪瞋癡的環境中受痛苦。軀殼也自然跟著在貪瞋癡的環境中受痛苦。生如是。死了也如是。死而又生。終不過如是。總在這箇圈子裏轉。永無了期。更因他造出無量的罪惡。近代的進化主義。是在圈子裏兜著講進化。這是假進化。不是真進化。我們如果要免除一切的痛苦和罪

惡非尋得一箇無上的法門。將這束縛的環境就是這箇生死逃不了的圈子打破不可。釋迦牟尼佛就是打破這箇圈子的先覺者。自己得了解脫。所以說出無量的經教。無量的妙法。勸導衆生。箇箇都可解脫。人們如果上了佛法的正道。嘗著了佛法的妙味。對於自心自身種種問題。被環境生死束縛的痛苦問題就能求得箇徹底的解決。對於社會問題。就能免除了無量的罪惡。如此方能走上進化的大路。由衆生的地位。漸漸修證。一直達到成佛的地位。智慧無量。壽命無量。無罣礙。自由自在。這纔是真正的進化主義呢。

求真理這句口號。在思想界中喊了一二千年了。結果怎麼樣。就科學說罷。他所討論的。只是自然界。或心理界中一部分一部分的現象。所有的問題。原是枝節。而非根本的。就哲學說罷。一元二元唯心唯物自由定命諸說。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尙無一箇確實的結論。就東方的儒道說罷。都未曾說到人生的究竟。對於最大的死的問題。都未有正確的解答。卻取了一種不了了之的態度。這是取消問題。不是解決問題。能夠將這究竟的最大的問題。指示我們一箇徹底解決的。惟有佛法。爲什麼種種世間上的學問。都不能解決此等問題呢。因爲他們的動機。雖然是起於不滿足。可是他們

的眼光。總不出這箇世間。所以他們的知見。原是有障有執的世間知見。因為有了這種根本的錯誤。所以終於毫無結果。佛眼是洞見無量無邊的世界。就知道拘拘在這一箇世界的知見。是全不足恃的。故曰絕所知障。絕戲論相。總要有障有執的知見去盡。那真實的知見始生。真實的知見既生。那煩惱惑業纔能夠斷盡。惑。即煩惱的意思。從煩惱中造出來。 曰惑業。諸君莫說此等問題。是超於尋常利害之上的。便不去理會。須知超尋常的利害苦樂不解決。則尋常的所謂利害苦樂。便終無解決之一日。這超尋常的利害苦樂得到了解決。那尋常的一切纔得到解決。纔得到真的解決呢。這是箇根本問題。這箇超字。原不是捨卻尋常的利害苦樂而不問。所以古德說。佛法只是家常茶飯。我們講佛法。只如老實人談本分事罷了。

成佛的動機。是在全宇宙悉皆平等的地方發心。佛普為一切衆生發心成佛。這是最普徧最平等的願心。也就是大悲心。我們知道小自一微塵。大至一世界。近自人類。遠至一切衆生。都是流行不息的生命之流。在這箇地方。悉皆平等。一切衆生都有心。都有變現實力。就都有達到這最高覺悟境界的可能性。都可以達到這最高尚最圓滿

的地位。所以我們現前的一念心性。本來與佛同體。佛已久悟。而我猶迷。佛雖已悟。而無所增。我雖猶迷。亦無所減。佛雖無增。以順性故。受大快樂。我雖無減。以逆性故。受極重苦。佛於同體心性之中。雖受法樂。卻以同體大悲。無緣大慈。念念憶念衆生。念念攝受衆生。可柰衆生於同體心性之中。雖受衆苦。不知憶念於佛。把自己看得很小。將生命流上一點假相。認爲自己。所以不滿足。從而向外推求。推求不得。從那曠大劫來。總是逐境生心。循情造業。都是由於自性不覺悟。找苦吃。豈不可憐可愍。這樣看來。成佛的動機。既在最普徧平等的地方發心。而衆生的愚癡苦惱。又如此之甚。我們便須認清大乘佛法的真精神。究竟何在。

大乘佛法的真精神。可以說是空不空。無我便是空。慈悲便是不空。雖知無我。而不斷慈悲。故空而不空。雖行慈悲。而不執有我。故不空而空。那有我的慈悲。不是真慈悲。要無我的慈悲。纔是真慈悲。所謂同體慈悲。便是如實的。知一切衆生和己身無二無別。從這箇同體的認識上。纔能發出了真慈悲。佛法所講三種慈悲內的衆生緣慈悲。差不多句句都可以做不要離開民衆的注腳。這種大慈悲的精神。纔真真的是利濟。

入世的根本呢。一箇人如果證入了佛法徹底的空，自然會徹底的無我。那時說到了犧牲，必定是真能犧牲。那時說到了救世，必定是真能救世。他既然空了名利恭敬，乃至身心性命，他還貪汗做什麼，他還欺騙民衆做什麼，他不空的，就只有這救世的誓願和利他的本懷。如果人們多肯向這空上來立腳，而向這不空上做去，那麼治世的多是菩薩。革命的一定成功，所以真正的佛教人生觀，他是真能見著萬法皆空，便立於這箇空上。他又真能見著萬法不空，便立於這箇不空上。因為他立於這箇空上，他便息滅三毒，滅除四相。因為他立於這箇不空上，他便上求佛法，下化衆生。經言：佛弟子有問佛者，誰當下地獄。佛曰：「我當下地獄。不惟下地獄，且常住地獄。不惟常住，且常樂地獄。不惟常樂，且莊嚴地獄。」學道而至於莊嚴地獄，那願力之宏大，威神之廣遠，豈可思議。我曾在華嚴經中，摘錄佛教徒應具之崇高偉大的人格八條，現爲列舉如後。

第一 菩薩摩訶薩。求佛道度衆生的人，稱爲菩薩。摩訶薩是大士的意思。入一切法平等性故，不於衆生而起一念非親友想。設有衆生於菩薩所起怨害心，菩薩亦以慈眼視之，終無恚怒。普爲衆

生作善知識。演說正法。令其修習。譬如大海。一切衆毒。不能變壞。菩薩亦爾。一切愚蒙。無有智慧。不知恩德。瞋恨頑毒。憍慢自大。其心盲瞽。不識善法。如是等類。諸惡衆生。種種逼惱。無能動亂。

第二 不以衆生。其性弊惡。邪見瞋濁。難可調伏。便卽捨棄。不修迴向。但以菩薩大願。甲冑而自莊嚴。救護衆生。恆無退轉。不以衆生。不知報恩。退菩提行。捨菩提道。不以凡愚共同一處。捨離一切如實善根。不以衆生。數起過患。難可忍受。而於彼所生疲厭心。

第三 菩薩摩訶薩。見諸衆生。造作諸業。受諸重苦。以是障故。不見佛。不聞法。不識僧。便作是念。我當於彼惡道中。代諸衆生。受種種苦。令其解脫。菩薩如是受苦毒時。轉更精勤。不捨不避。不驚不怖。不退不怯。無有疲厭。何以故。如其所願。決欲負荷一切衆生。令解脫故。

第四 我當普爲一切衆生。於一切世界。一切惡趣中。盡未來劫。受一切苦。然常爲衆生勤修善根。何以故。我寧獨受如是衆苦。不令衆生墮於地獄。我當於彼地獄畜生閻羅王等險難之處。以身爲質。救贖一切惡道衆生。令得解脫。



第五 菩薩如是觀諸世界。貪少欲味。受無量苦。終不爲彼五欲樂故。求無上菩提。修菩薩行。但爲安樂一切衆生。發心修習。成滿大願。截斷衆生諸苦。買索。令得解脫。

第六 修集善根。迴向之時。作是念言。彼諸衆生。不能自救。何能救他。唯我一人。志獨無侶。修集善根。如是迴向。所謂爲欲廣度一切衆生故。普照一切衆生故。示導一切衆生故。開悟一切衆生故。願復一切衆生故。攝受一切衆生故。成就一切衆生故。令一切衆生歡喜故。令一切衆生悅樂故。令一切衆生斷疑故。

第七 我應如日。普照一切。不求恩報。衆生有惡。悉能容受。終不以此而捨誓願。不以一衆生惡故。捨一切衆生。但勤修集善根。迴向。普令衆生皆得安樂。

第八 我當爲一切衆生作舍。令免一切諸苦事故。爲一切衆生作護。悉令解脫諸煩惱故。爲一切衆生作歸。皆令得離諸怖畏故。爲一切衆生作趣。令得至於一切智故。爲一切衆生作安。令得究竟安隱處故。爲一切衆生作明。令得智光滅癡闇故。爲一切衆生作炬。破彼一切無明闇故。爲一切衆生作燈。令住究竟清淨處故。爲一切衆生作導師。引其入真實法故。爲一切衆生作大導師。與其無礙大智慧故。

這八條揭示把大乘佛法的真精神顯露無遺。誰說佛教是消極的呢。誰說佛教是厭世的呢。

## 二世法篇

佛法包含世間法和出世間法。而以出世間法爲究竟。出世間法包含小乘和大乘。而以大乘爲究竟。現在先說世間法。講到我們和這箇世間的關係。實在是太密切了。我們的一舉一止。一呼一吸。那一刻離得了這世間。我們的一禍一福。一消一長。又那一刻離得了這世間。即使人們死了。也離不了這世間。我們的生死存亡。都在這箇圈子裏。我們如果打算要了生脫死。依著佛法。把這宇宙人生。作整箇的徹底的解決。那麼我們至少對於這箇世間。要有相當的認識。

從來聰明睿智的人們。莫不有一箇共同的疑問。就是我們所處的宇宙。究竟從何而生的呢。究竟依何而立的呢。宇宙就是表示世間的時空關係。和世界二字相當。那四方上下謂之宇。和東西南北上下四維名界者相當。古往今來謂之宙。和過去現在未來名世者相當。世界和宇宙同爲無限的時他那悠久的年齡。超過了我們的壽命。何止數千萬倍。他那龐大的體積。超過了我們的身軀。又何止數千萬倍。我們想豎窮三際。過去現在未來。叫做三際。可惜揣不著他的根源。我們想橫徧十方。

東南西北上下。加了東南西南。無柰又摸不著他的邊際。那箇疑問。直到今日今時。哲學家只得叫他做宇宙之謎。科學家只好不管。宗教家推在上帝的身上。卻再不許人問了。千古以來。能夠把這箇疑問圓滿解決的。惟有佛法。他就是說。宇宙從業力而生。依業力而立。他那悠久的年齡。和龐大的體積。只是一箇業力之網。什麼是業呢。俱舍光記說。「造作名業。」這箇解答。頗爲扼要。詳細點說。凡是身所做的事。口所說的話。心所想的念。都叫做「業。」由業而生的力。便叫做「業力。」人們自從呱呱墮地以來。一攔入這箇宇宙圈子裏。便有種種的環境。種種的受用。無一樣不是業力所感召的。業力的連鎖作用。便叫做「因果。」世間一切事物。沒有一件不是受因果律之支配的。那人生的生死壽夭。祿享豐薄。際遇盛衰。乃至一地一國的興廢。都不是偶然發生的。都不是憑空而來的。這因果之理。和數理相同的。如一加一是二。二乘三得六。都有箇一定的程式。有這樣的因。便有這樣的果。因已造成。果是遲早終須出現的。簡單的因果。世人還能夠明白。複雜的因果。就難得索解了。一箇因種下了。如果到時沒有相應的果。一定是有了別的因。混和了進去的緣故。這依然還是箇相應。不過那因果就不

是簡單的。而是複雜的罷了。須知世間人事的複雜萬變。是和人心的複雜萬變息息相應的。既然由業因而感果報。那業因既萬別。則果報亦萬變。所以就有六道輪迴中。千差萬別的境象。天道。人道。修羅道。畜生道。餓鬼道。地獄道。叫做六道。且就人道來講。福中有時亦有禍。禍中有時亦有福。善人有時也許會發生一點惡念。惡人有時也許會發生一點善念。也有因一念做成了極大的惡業。便能夠掩蓋了許多小善的。也有因一念做成了極大的善業。便能夠消去了許多小惡的。再就輪迴中各道來講。那生天的。不一定要等到罪報完了。纔能生天。也許天道報盡時。再入他途受罪。來清償他從前的惡業。那入地獄的。亦不一定全無善業。也許到地獄報盡時。再生人天受報。來清償他從前的善業。至於那爲善而惡終的。是因今生的善業尚未成熟。但前生的惡果卻已先熟了。那爲惡而善終的。是因今生的惡業尚未成熟。但前生的善果卻已先熟了。正如荒年的穀。是從去年耕種得來的。但今年荒了。來年還當受苦。這樣看起來。因爲身口意三業時刻造作不停的因。就有那善惡相閒發生的果。所以善報惡報。先後長短的事象。全是隨著業因轉變的。業因既時刻有變遷的機會。果報自然也時刻有變遷的可能了。那報應

分爲三種。一種是現報。就是今生作善作惡。今生便受福受禍的。一種是生報。就是今生作善作惡。等到來生纔受福受禍的。一種是後報。就是今生作善作惡。要等到第三生。第四生。或十百千萬生。乃至無量無邊劫後纔受福受禍的。卻是無論他怎樣的複雜萬變。其中的因因果果。正如債主追償。強者先牽。所謂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又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一般地準確。且舉命理來說。這命是那箇定的呢。如果說是上帝天神定的罷。爲什麼會有厚薄的平均呢。如果說厚薄是善惡的賞罰罷。爲什麼那初出娘胎的孩子。未會有善惡的造因。便都已經有了禍福的差別呢。如果說這是父母爲善爲惡的賞罰罷。爲什麼又有父母作惡。子孫福報卻有很好的。父母行善。子孫命運卻有很不好的呢。這種種的不齊。惟有因果之說。纔能圓滿解答。以上的話。只說心能造業。不過還有心能轉業的道理。也應當知道。姑且先舉箇例來說。明。昔袁子凡先生得遇孔某。孔某依著皇極經世法爲他起數。結果是縣試得第十四名。郡試得第七十一名。學試得第九名。某年補廩。某年當貢。某年受職。任期二年半。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命終。無子。後來了凡從縣考一直到出貢。孔某所說的都應

驗了。這時了凡，以爲萬事都是前定，還希求的什麼。後遇雲谷禪師於棲霞山中，禪師將立命的道理來做策他。於是了凡漸次舉行三千善行，作爲功名子壽的代價。從此孔某的預言就不靈了。前說限於貢的，居然會登第。限於無子的，居然會弄璋。壽限五十三歲的，居然到六十三歲也還活著。見了凡四訓立命篇可見得了凡如不遇孔某，便無從見業力拘束的實徵。不遇雲谷，便無從知業力轉變的方法。明白了這一點，便知愚者可智，智者可愚。壽者可夭，夭者可壽。富貴貧賤，一一都可以自作主宰。所謂天定者勝人，而人定者亦能勝天，就是這箇道理了。世人不知隨心造業，和隨心轉業的道理，多少大聰明人，弄得前功盡棄，還要遺害多劫。如果知道命自我立，福自我求，那麼一切壽富康寧之權，都能夠由自己作主的了。

因果的道理，已約略說過了。但有一箇問題，就是業因種下之後，果報還沒有發現的時候，那業力寄託在那裏呢。要明白這一點，不得不把阿賴耶識來講一講。要講阿賴耶識，又須把八識都略說一下。佛法上說「萬法唯識」，就是說我們所經驗到的一切事物，都是由自己的心識發生作用變現出來的。這箇理很容易的懂。比方我們遇

著一事物。倘若我不注意。便見如不見。聞如不聞了。那心識的作用。可以分做八種。就是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末那識。阿賴耶識。眼耳鼻舌身意。叫做六根。前六識是從根得名的。與六根相對的。叫做六塵。就是色聲香味觸法。這法字。指心裏的種種思念。在這六識裏頭。前五種。只能了知自己界限內的東西。不能代別種識發生作用。那第六意識。就不然了。意識能和前五識同時俱起。助他們發生作用。前五識。只有了知的作用。如眼見色。只能了知是色。至於色是青的黃的。或好或醜等等。全是意識的分別計度。所以當前五識中。有一識起用時。便有意識同著俱起。幫助著發生作用。因此把意識叫做五俱意識。但意識有時能離開前五識。而獨自發生各種思念。這就叫做獨頭意識。現在心理學上所講的。只有前六種識。心理學上的意識。包括前六識。並非專指第六識。除此之外。就說不出什麼了。但從佛法上說來。我們還有第七第八兩識。第七識叫做末那識。是第六意識的根。意識有時閒斷。末那識是不閒斷的。他常常在那裏思量。他所思量的。就是執定爲自我的一種想頭。一切有生命的動物。都有這種執著。衆生眼前所對的宇宙。只是自己向前追求的一種回答。當他向前追求的時候。即認定有自我。是爲「我執」。



同時認定有與我相對的前境。是爲「法執」。既錯認了主觀的我和客觀的宇宙爲實。從此便做出種種自私自利的行爲。起惑造業。永難脫離苦趣。不得清淨解脫了。所以古人又稱末那識爲染汙識。不過末那識。既然常常存有執著自我的一種念頭。那麼給他所執著而當做自我的。究竟是什麼呢。這就是第八阿賴耶識。阿賴耶識。是以前七種識的根本。我們的根身即肉體器界即宇宙都是他變現出來的一切業力所寄託的地方。就是他。在六道輪迴中流轉的。也就是他。梵語阿賴耶。華言無沒。因爲他雖流轉生死。卻總不壞滅的緣故。又譯作藏識。因爲一切善的惡的有漏的無漏的種子。都藏在他裏面的緣故。什麼是種子呢。種子便是潛勢力的別名。我們的身口意三業。或善或惡。都有力量來影響藏識。把他們的勢力潛伏在藏識裏頭。這種過程。叫做熏習。這是一種譬喻的話。猶如香熏衣服。而衣服亦留有香氣。這潛勢力。等到機緣成熟。便發現於外。這種過程。叫做現行。現行再去熏習藏識。而成種子。如是輾轉相生。循環不絕。我們明白了這一點。便知道藏識。就是業力所寄託的地方。

衆生藏識中的業種。是沒有限量的。這無量的業種。挨次成熟了。便由不得輾轉受生。

俗稱轉世。無有止歇。種子好的。在善途中現。種子劣的。在惡途中現。那種子的好劣。則由於前生造業的善善惡惡以爲因。衆生在六道中受生一次。名爲一期無常。因爲業種一時成熟了。所以暫有。因爲業種一時謝落了。所以還無。本無今有。暫有還無。所以說爲無常。卻是這無量無數業種中的善惡種子。真是無所不有。因此今日爲人的。明日可以升天。今日爲帝釋。即天之主的。明日可以作馬牛。或有數世都生在一道的。顯然是由於挨次成熟的業果相類罷了。但一遇緣不能續的時候。便又受生他道去了。照這樣看。從無始以來。任何衆生在那六道輪迴之中。於一切的繁華。於萬般的苦惱。實在是無不滋味徧嘗的了。好不苦楚。關於輪迴的確證。古人書上所載。不知凡幾。就說稗官野史不足爲信。然正史上載的。也就不少。那伯鯨爲熊。見於史記正義。如意爲犬。見於漢書。羊祜前身爲李氏子。見於晉書。梁元帝前身爲眇目僧。見於南史。梁紀。劉氏女前身爲李庶。見於北史。齊紀。劉沆前身爲牛僧孺。范祖禹前身爲鄧禹。郭祥正前身爲李太白。均見於宋史。夏原吉前身爲屈原。見於皇明通紀。此皆載在簡編。班班可考。難道那歷代史官。都是說誑騙人的麼。（附註）見三一號

我們既然明白了由業因感果招致輪迴之理。我們便該知道人世間有一樣最普遍最嚴重的罪惡。這樣罪惡就是殺生。可歎人們只知此生之爲人。卻不知這一生以前。其爲異類者何限。這一生以後。其爲異類者又何限。日日吃著動物的死屍肉。可知道他們無量世來。多數和我們有眷屬的關係麼。可知道今生被我所殺的衆生。前生多是我的至親至好麼。試看廣仁錄載。那饗客之羊。原是已故之妻。法喻經載。那餵兒之雞。恰是前生之父。照這樣說。誰敢保我們庖廚中所宰割的。不是前生的父母妻子呢。僅僅爲了口腹之欲。便忍心聚現生的父母妻子於一堂。細嚼前生父母妻子之肉。唉。生者酣嬉歡笑。可知故者苦楚悲哀麼。反過來看。今世恩愛同食之人。他生又互爲俎上之肉。倘自天眼旁觀。真是悲愍何極。凡有所殺。無論殺的緣起什麼樣。那被殺者。以臨終極苦極痛。銘刻在心。因此結怨。未有不乘機報復的道理。我們知道人具八識。如田起善惡之念爲種。如果起了一念好殺之心。熏入八識田中。便累劫永爲輪迴之種。那衆生被殺的。起了一念忿恨之心。熏入八識田中。便累劫永爲怨恨之種。生生世世。因緣會遇。報復豈有盡期。左傳載。公子彭生。託豕人引齊侯於難。趙盾趙括。化二豎陷。

晉侯於死。以古代君主之尊嚴。那臣下被殺的。尚且肆其報復。何況人們日日妄殺無辜。那結果該當怎樣呢。可歎世人在這一生的過程之中。自少至壯。自壯至老。實在無往而不造殺業的。當初纔出娘胎的時候。卽因稱慶而殺生。不久滿月了。再殺生。不久滿歲了。又殺生。等到長大了。議婚了。因納吉而殺生。因請期而殺生。因成婚而殺生。況子又生子。子的子再滿月。滿歲。議婚。展轉無非殺生。至於有女的。出嫁時要殺生。信神的。祠神時要殺生。好客的。宴客時要殺生。那貪味的。多病的。又爲口腹而殺生。加以步履殺。樹藝殺。隨喜殺。讚歎殺。積之一生。被自己殺死的生命。真不止百千萬數。這還罷了。獨不解當疾病祈禱的時候。本欲求生。倒反傷生。獻壽稱觴的時候。本欲長命。倒反戕命。婚姻原是團圓之始。偏去烹雌宰雄。生子原是續嗣之祥。卻來殺母及雛。到底是什麼道理呢。況且世人只因喫的一餐。便每每不止殺一命了。如鳩鴿鶉雀。須得十餘命纔得一餐。如蚌蛤蝦蜆。就非得百餘命不夠一餐。又有一種好美味。貪適意的。還要千方宰割。百計烹煎。因爲世人口腹的要求如此其甚。所以在這箇世界上。一到天亮時候。卽有無量無數的。很心屠戶。手擎利刃。霎時間。全世界上。幾萬萬萬萬生靈。身首

異處。積其屍當堆過高山之頂。收其血可染赤江水之流。觀其狀慘過屠洗城池。聽其聲急似雷霆震烈。從朝一直到晚。只見利刃剖腹。尖刀刺心。剝皮刮鱗。斷喉劈殼。或滾湯活煮。鱉鱔。或鹽酒生醃。蟹蝦。數不盡的殘忍。說不了的淒慘。可憐大痛難伸。極苦難忍。造此彌天大惡。結成萬世深仇。這口腹所造的惡業。可真不小呀。我們可要知道人世間一切的罪惡。無非由十惡所作成。而殺生實居十惡之首。那十惡就是殺生。偷盜。邪淫。妄言。綺語。兩舌。惡口。貪欲。瞋恚。邪見。對治十惡的。便是十善。十善亦以不殺生。居首。佛教戒律。無論五戒。十戒。菩薩戒。都以不殺爲首。倘動善機。必從此始。世人果能尊重這十善戒法。既不樂殺生。那戰禍自滅。既不願偷盜。那匪劫亦自少。既不縱慾肆淫。那體魄神智必日強。既不安言綺語。兩舌。惡口。那放僻邪侈之辭。自絕。再漸漸拔除。貪欲。瞋恚。邪見之毒。豈但政理人和。直將人人都得大覺悟大解脫了。

如果讀者諸君對於歷代史官的記述。還是懷疑的。我且舉一件近年確鑿有據的事實來證明一下。好在涉及此事的幾位先生們。日前都還健在。當然絕對沒有做謠之餘地。蔡子民先生。近爲佛法與科學之比較研究撰序（書爲我國科學界名宿王小徐居士的傑作。居士三十餘年來。在理工專科上。迭有發見。爲世界學者所推重。他發明的交流變直流的變壓器。在

英國請得專利。其科學之深邃可知。今亦以其研究理工的方法。創立新理論。弘揚佛法。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發售。說及「借屍還魂」爲筆記上常有的事。然真僞甚不易判定。若于此等事發現之初。即經科學家詳密考證。認爲確有其事。則所謂超物質的精神。得一強證。按二十一年九月世界通訊社倫敦訊。科學家陸奇爵士。于英國精神研究會五十週年紀念大會中演詞。有謂科學界之空氣正在變換中。科學家開始注意精神現象者。其數漸增。在少壯科學家間對於精神研究。頗爲表示特殊興味者。這才是科學家應有態度。憶十二三年前。山東有一農人。中暑猝死。不久復生。簡直別爲一人。對於妻子。若不相識。語言互不相解。索筆視自書姓名籍貫。爲朝鮮某地崔某。並詳其家世頗悉。乃一有田產而會讀書的人。非復如本人的赤貧而不識字的了。蔡君儒楷。時爲山東省長。曾令此人到省署試驗。試令擔水。幾不能舉步。然其先是能任勞作的。今已轉爲文弱書生了。又山東水道。素多伏流。此人新有探流的技能。循其所指。掘即得泉。據說朝鮮人習此者頗多。然本人則素無此技的。蔡先生。是政學界中宿負重望的鉅子。所說當然是有根據的。但以事過多年。只憑記憶。故于姓氏地點稍有錯會處。我因知現任江西高等法院院長梅擲雲（光義）居士。是當時在場的人物。特去函詢問。旋得接梅居士八月十六日覆書。說在民國五年春間。曾有信致上海秋楚青居士。詳及此事等語。現訪得原件。照錄如後。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五日。

圓淨謹誌。

〔梅院長與秋居士書〕 山東東臨道尹龔積柄。因公來省。談及一借屍還魂之事。茲以奉聞。山東聊城縣人崔姓者。其家中曾有被盜之事。縣官乃派委員前往崔姓家中。查看彼家之被盜情形。其時該家主有病。不能出見官長。乃由伊子出見。委員遂問彼家如何被盜。乃彼開口答話時。語音不似本地之人。該委員問其何以口操如此之音。時有旁人在旁答曰。此即所謂借屍還魂之人是也。委員聞此。乃詳加詢問。則是如此云云之事也。（詳在龔道尹筆記中。故不贅。）

後此委員晉謁龔道尹。談及此事。龔道尹者。乃佛教中人也。遂囑此委員。將此人帶至彼道署之中。詳談一切云云。此次龔道尹來省。曾向各機關（將軍巡按等處是也）言及。各機關頗欲一見此人。以資研究。數日之前。龔道尹果將此人送到濟南。弟乃爲之接待一切。弟曾見此人數次。此人與尋常鄉人無異。毫無疾病。其說話。不但不似山東口音。且亦不似各省口音。頗有似乎福建人學說官話之意。又頗似日本人之學說中國語也。彼見弟時。亦知作揖拱手。然皆不甚熟。慣據謂是還魂後。（伊還魂已年餘。特由鄉間傳至官場。今始得知耳。）在山東所學得者。伊并謂彼之本處。不行此禮也。問其前身之籍貫。稱是瑤州府山洋縣人。問其何省何國。則伊亦不自知。據云自少以來。未嘗遠行。只知自己本村名爲劉家大坑。及其四鄰之村名耳。問稱官長爲何。則曰。稱爲上司。稱皇帝爲何。則曰。稱爲人王。問有無年號。則曰。今夥二十年。問如何納稅。則曰。每年只納米與紅糖與官而已。其他無稅也。問伊處有無外國人。則曰。並未見過。問伊如何來此。則云。當時被綿被熱氣逼極。（蓋其時彼家中人。用綿被蓋住伊身。又兩頭亦均壓著。使伊不得動轉。遂乃逼死耳。昏昏悶睡後。聞耳中有呼喊之聲。開目視時。則已來此矣云云。彼處死時。至此處生時。約五六點鐘也。）弟細察其人。實非精神病者。且此事之發現。又非伊家自己報官者。且許久以來。均未嘗藉此招搖斂錢。則其非有意作僞可知。惟伊本人不能自知其國籍。又無其他之知識。又彼所操之土音。此間又無人能知。殊爲可憾耳。今將此人（乃是山東人崔天選肉體之照片。非瑤州府山洋縣人劉建中之照片也。其靈魂無法照出。可憾也。）之照片一張。及龔道尹筆記數張。奉呈大鑑。不知兄能使彼之家族來與彼通信否。兄或將此事登報。（登報後乞示知）作爲一件廣告。訪問世間有人能知瑤州府山洋縣否。若能查出此地名。則易通信矣。（龔道尹筆記中。稱彼爲安南人者。蓋就其所說之風土人情而斷定耳。）

〔龔道尹筆記〕 劉建中。乳名河。安南國瑤州府西南二百里山洋縣人。年十七歲。有地一百六十餘畝。每畝以三百六十丈計算。每丈合中國一步。住縣城西南七十五里。莊名劉家大坑。共一百三十餘戶。莊頭陳開蓬。（安南稱莊長爲

莊頭）建中左手心有硃痣。八九歲入塾讀詩經。塾師授以堪輿。其法能辨知地下泉源之有無。名地之骨幹爲塋。血肉爲塋。再辨其塋塋之五色。掘井得泉。百不失一。其父廷欽已故。祖父漢章六十五歲。祖母申氏六十六歲。母王氏四十二歲。均在世。兄建清。乳名海。年二十一歲。初讀書。現業農。嫂陳氏。年二十二歲。姪年六歲。乳名小八。妻楊氏。岳家住直里楊家。上年民國二年。陰曆正月初三迎娶。十月初十日生男。乳名小娃。今年民國三年。陰曆二月初六日。下坡耕作。汗後感受山風。吹傷成疾。當回塾中。養二日未愈。初九日回家。初十日未時。其母飲以紅糖水兩叉子。又半。（安南呼盤爲叉子。）並覆以疊頁二。（安南呼被曰疊頁子。內有絲棉。呼爲棉子。）取汗未發。重覆以三。時約申刻。遂因煩悶睡著。及醒約在子時。但聽哭泣嗚嗚之聲。（其最先聞聲。約有二三里遙。）是何言語。此時均不能辨。開目四顧。諸人亦都不能識。急問何事。（安南語謂這做何來。）並覺腰下紮痛。大呼抱稻穰。（即稻草也。）遂起。墜靈牀下。傷左面部及左股。家人扶持至土炕上。覺壽衣束縛。乃似在疊頁內。蒸悶光景。急將棉衣撕毀。翼洩蒸悶之氣。家人見其衣皆脫去。乃以被覆之。語言既彼此不通。人地又互相歧異。初疑爲夢。復慮已到冥間。渴而不敢索飲。自付恐誤。服迷魂湯也。第二日見日光。始知非夢。亦非冥間。飢餓既久。不能復耐。乃敢索取稻米粥。日食數次。家人因其語言舉動。迥異曩昔。疑爲瘋痰。已亦驚疑異常。罔知所措。第三日能步履。攬鏡自照。面目已易一人。腦痛已極。每日食稻米飯。一月之後。始漸能隨意飲食。約逾三月。經家人教導。漸通語言。始知是東昌聊城東南鄉崔家莊崔姓家。非復安南舊居矣。詢悉崔書乾之子。崔天選。三十一歲。於陰曆二月初二日。與其姑母負氣。私服煤油。意圖自盡。及定更後。妻李氏知覺。用白菜汁灌之。夜子時復活。惟氣息奄奄。不飲不食。不語不動。延至初十日夜子時。又暈絕。舉家號哭。並由其父升屋招魂。忽聞蘇醒。羣相驚慰。而語言行動。已非崔天選本來狀況。迄今將近一年。無日不眷念安南家事。偶一詢及。輒愴然欲泣。天選之妻。約三十七歲。女孩五歲。乳名榮。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記。



### 三 小乘篇

出世間法。有小乘大乘之分。因爲聞解的教理不同。所以修證的行果有別。小乘志在自了。純爲超出世間的。大乘志在度世。故爲超出世間。而又適應世間的。乘喻佛法的濟度衆生。如舟車之能乘載人以行。世間苦惱。不可勝言。卽有所樂。刻實分辨。依然是苦。所以有志者。又當進究出世間法。此篇先講小乘。

釋迦牟尼佛於二千九百餘年前。降生中印度迦毗羅國土。出家成道。說法度生。因衆生的根機不同。於是應機說法。用著種種方便。令得解脫。佛滅度後。迦葉阿難等五百尊者。在七葉窟中。結集三藏聖教。卽上座部。同時窟外大衆。亦誦出五種法藏。卽大眾部。這第一次的遺教結集。便是小乘教典的成立。直至佛滅後四五百年間。上座和大衆兩部。曾經過多次的分裂。就成立了小乘二十部的派別。當時印度的佛教狀況。實在是小乘的全盛時代。後來這二十部。又分裂爲五百部。義學紛紜。漸至衰微。到佛滅後九百年。初世親造俱舍論。又九百年中。訶梨跋摩造成實論。因此形成了小乘的俱舍宗和成

實宗。小乘教中傳持最遠。教理最完的。便只是這兩宗了。當佛滅後一千年間。陳代真諦三藏。經律論謂之三藏。因之通三藏者亦尊稱三藏。即將俱舍論譯傳中土。稱爲舊譯。後來唐玄奘三藏所譯的。稱爲新譯。俱舍宗的成立。僅僅是一部俱舍論。雖號稱宗。實不過一部論典的傳持授受而已。唐代以後。便成絕響。又當姚秦弘治年中。鳩摩羅什三藏。將成實論帶來中土。譯釋講習。蔚成一宗。那時六朝名德。習者甚衆。成實宗所依的。也只是。一部成實論。自三論天台各大乘教義相繼發揚後。此宗就日形沈寂。不復再振了。上來便是小乘佛教史的大概。

小乘純是超出世間的佛法。所以對於世間的因果。十分明瞭。見到世間一切的展轉變幻。萬事萬物的生住異滅。無不是受著業力的支配。而不能自主。觀察世間一切所有法。六道輪迴。三世流轉。生死因緣。乃至我執邪見情欲等。無不透徹明晰無餘。因爲了知生死煩惱一切之法。都是不離因果的。就去從果尋因。明其所自。然後將因解脫。使不發生。所以小乘的教法。無不由業感的方面以求解脫。感覺著諸行的無常。證悟到萬法的無我。乃至求得涅槃寂靜的解脫。這便是小乘經論的通途旨趣。這樣說來。

小乘之目的。純在於出世。出世之法。又分兩路。那以聞佛法音而入道的。是「聲聞乘」。那以觀察因緣生法而入道的。是「緣覺乘」。

聲聞乘的主旨。在於四諦。諦就是詳審真實的理法。四諦的內容如左。

#### 四諦

苦諦（迷之果即苦果）

集諦（迷之因即苦因）

滅諦（悟之果即樂果）

道諦（悟之因即樂因）

世間因果。即流轉因果。

出世間因果。即還滅因果。

小乘的教義起於業力。所以「聲聞乘」便首先提出了一箇「苦諦」。苦以痛惱爲義。是指三界六道的苦根。大智度論說。無量衆生。有三種「身苦」。即老病死。三種「心苦」。即貪瞋癡。三種「後苦」。即地獄餓鬼畜生。又有苦苦。壞苦。行苦之分。種種身心苦惱。即「苦苦」。樂境纔現。苦境即來。當樂境壞滅之時。即「壞苦」。雖有時不苦不樂。而遷流無常。即「行苦」。又有外苦。內苦。共苦之分。外來的寒暑風雨。荆棘崎嶇等。即「外苦」。內發的疾病疲勞饑渴等身苦。和憂愁哀怒慢疑等心苦。即「內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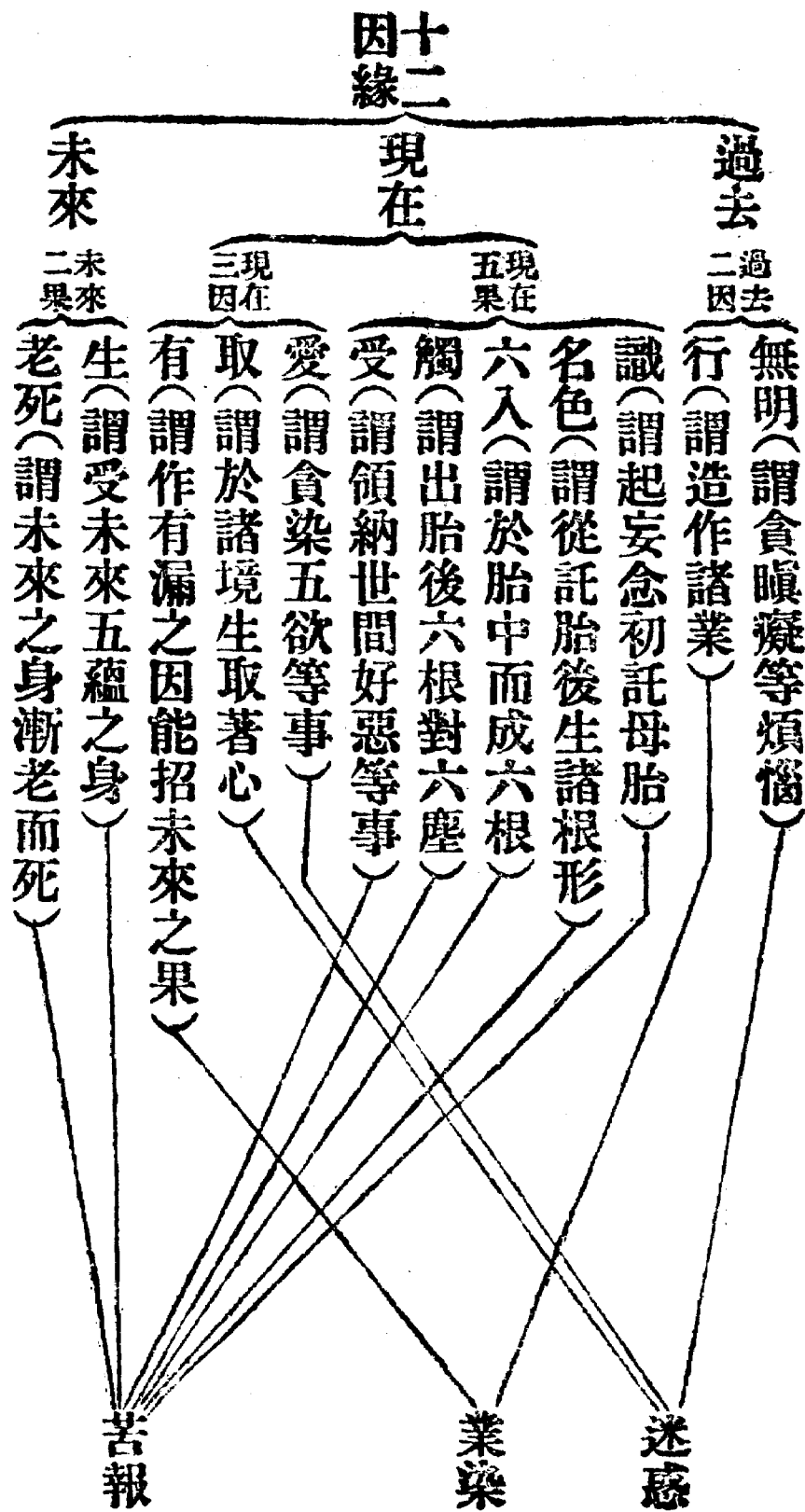
人與人之間發生的欺騙爭奪。生離死別。失戀妒忌等。卽「共苦」。又有八苦之分。卽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五陰熾盛等苦。這世間種種說不盡的苦。無論人們怎生的乖巧聰明。總免不了。要受他的磨折。既然看出了這些苦。便進而研究他的來源。就由此找出了一箇「集諦」。集以招集爲義。苦不自生。必有集起他的因。由世間諸苦由業而生。那身口意三業。又以意業爲主。這意業實在是一切造作的領導者。意業所起的煩惱有十種。就是貪。瞋。癡。慢。疑。身見。邊見。邪見。見取。戒禁取。這十種煩惱配於三界。便成了八十八種「見惑」。和十種「思惑」。這見思二惑。實是一切苦之所由集。見惑是各種的妄見。思惑是貪瞋癡等各種的妄情。前者易斷。而後者難斷。由此可見苦非由一法而生。是由種種煩惱妄業因緣和合而有。究竟從見思二惑之所集起。既然知道諸苦爲煩惱妄業集合而有。便知欲了生死。須除業因。業因怎能除去。在斷見思二惑。便是「滅諦」。滅以滅無爲義。如煩惱滅。則生死亦滅。既然欲斷見思二惑。不可不求滅除的方法。故進而求苦集滅之道。是爲「道諦」。道以能通爲義。道有兩種。一種是「見道」。可以斷見惑。一種是「修道」。可以斷思惑。而其要旨。則在修戒。

定慧三無漏學。「戒」在防身之惡。「定」在靜心散亂。「慧」在去惑證理。三者是次第相因的。這三無漏學。通於大小乘。以至究竟。戒有專律。定有專法。今不具述。慧則以我空爲歸。那我空之理。須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爲什麼「觀身不淨」。且看受生之初。成於父母穢液。胎育之際。困於膿惡子宮。出胎之時。經過汗臭產門。出世以後。在皮囊的外形。汗液垢膩。洗抹不清。在皮囊的裏面。糞尿痰涕。也排除不了。臨到命根一斷。蟲蛆交食。更是腐敗不堪。這一身。自始至終。從內到外。那有一些清淨之處。人們猥抱爲樂。到底和擁糞桶有怎分別。貪愛色身。是見思惑中最難制伏的事。依此修觀。便是對治之法。爲什麼「觀受是苦」。受是身心的感受。苦受固然是苦。樂受也是苦的。因樂不離生滅。樂來暫覺愉快。樂去便感不適。捨受即不見苦樂。但覺時間遷流代謝。亦不免厭煩之苦。人們非遇樂受。即遇苦受。否則便遇捨受。而三受總不離苦。終究沒得真樂可言。能修此觀。便知一切的纏著。都無趣味了。爲什麼「觀心無常」。須知能起的心念。實不出意識中的六塵緣影。倘將這心念來分析。只見甲念纔滅。乙念代起。乙念纔滅。丙念又起。念念聯絡。牽引而起。那有止歇之時。細究這諸念排列而成的妄

心實由因緣和合而生起。那因緣既變易無常，安心也變易無常。能修此觀，妄執自破。爲什麼『觀法無我』？因爲見到一切都是新陳代謝，無一刹那不在變遷流轉著。又視業力久暫，即便壞滅。由此推自及他，從人至物，一一求之，都無我義。能修此觀，煩惱何來。修此四觀，名修四念住。明此四念住，便見小乘修持的一斑。尙有四善根、五停心觀等，茲不一一具述。從上略說四諦之理，便見得因果顯露，苦樂分明，卻是四諦中的迷集苦悟滅道兩方面。爲什麼都是先說果而後說因呢？因爲果易曉而因難知，必須先示三界的苦果，令其厭，然後纔使斷其因。先示涅槃之果，令其樂，然後纔使修其道。所以四諦的順序，是先要聲聞知苦諦，是生死的果報，使他厭；次示集諦，是煩惱的業，因使他斷。再示滅諦，是涅槃的果，使他樂。後示道諦，是涅槃的因，使他修。這是引誘小機的善巧方便。依之而修的，稱爲聲聞人。直至見惑思惑都斷盡了，卽名『阿羅漢』。這是證聲聞乘極果的稱號。既得證此果，便永不受生，長離三界了。

『緣覺乘』是用十二因緣來證明三世流轉之理。世間一切的事相，一切的組成，只是離不了一箇業力之網。這十二因緣對於這箇業力之網的變遷源委，分析得最爲

詳盡。因此對於世間的因果，觀察得十分明瞭。如下表列。



這十二因緣就是說明生死流轉的因緣亦名十二有支有即指世間一切所有支即

支分。意謂一切所有生死流轉。都因為這十二支分。所以循環不息。一者「無明」是癡暗義。衆生的心極其迷暗。不知因果的理。不了染淨的法。三途苦報。尙且不能夠厭離。何況人中天上的勝果。即是癡的煩惱。二者「行」是造作義。依癡煩惱所作的染業。即發於身口意的福行。罪行。不動行。以上三支。是屬於過去的因。因為他能生起現在的果。三者「識」即心識。當現世入胎的時候。初僅有識。是因前世無明衝動之行。轉引而生的。猶世俗所謂轉生投胎。便是現世有生之始了。四者「名色」是在胎中逐漸發育之位。名即受想行識四蘊。爲精神方面。色即色蘊。爲物質方面。此位已經是精神和物質凝結成的粗身。亦名胎藏。五者「六入」是六根具足。將近出胎之位。那名色處胎。由簡單而漸至複雜。所以眼耳鼻舌身意逐漸完全了。六者「觸」是出胎之後。與外界接觸之位。七者「受」是因觸而引起的苦樂憂喜捨等感受之位。以上五支。是屬於現在的苦果。八者「愛」是因感受而發生種種愛欲之位。九者「取」是因愛著而生執取之位。十者「有」是由於愛取興作諸業。又定來世受生之位。那愛和取。都以我見爲準。由順我逆我之情。身口意三業。便隨著造作。這時種種善惡諸業。



又成了新的種子。如播種於田。稻即隨生。凡業必有當來之果。故名爲有。以上三支。是屬於現在的因。又將造成未來的苦果。十一者「生」是依現在之業。又於未來受生之位。十二者「老死」是於來世老死之位。這末後的二支。是屬於未來的苦果。總觀這十二因緣。無明。愛。取。同是「迷惑」。不過無明是過去世的迷惑。愛和取是現在世的迷惑。那識。名色。六入。觸。受。生。老死。同是「苦報」。行。有。同是「業染」。看上表中十二支。至現世的有位。現業既成。於是又以愛和取爲無明。因同是迷惑以有爲行。因同是業染而取未來的生死。再受未來的苦報。那歷程與現世所經歷的相同。因爲來世之生。也是由識而名色。而六入而觸而愛而取的。這樣看來。現世之生。是由於前世的無明。同愛取與行。同有來世之生。是由於現世的愛取。同無與有。同行。換句話說。即前世以無明與行爲因。演成現世的識及名色等五果。現世又種愛取有之因。更受生死果於來世。試看我門在過去世的時候。因著無明煩惱。造作諸業。種下了生死的苦因。於是起著妄念。投入母胎。從投胎後。生成了這箇軀殼。便具有眼耳等六根。出胎之後。眼見色。耳聞聲。這六根對著六塵。領納世間好惡諸事。這是現在所受的果。同時不免又貪染五欲之樂。

於一切境界生起取著心。執爲實有。又種下了生死的苦因。於是再受未來的身。又是一番生死。這般的流轉不息。便是十二因緣的『流轉門』。再掉轉來從出世法中看。我們既因覺悟諸苦而修行。必先斷無明煩惱。無明既斷。自不會造諸染業。業既不造。自不會起妄念而投胎。既不投胎。何有名色六入。既無六入。何來觸受。既無觸受。愛取也無從而生。自不致造作有漏之因。再招未來的生死。既了脫生死。即是由菩提的樂因而得涅槃的樂果。這般的相依還滅。便是十二因緣的『還滅門』。其所證之果。即名『辟支佛』。這是證緣覺乘極果的稱號。從此更不受三界流轉之苦。

我們看十二因緣的內容。只是幾重的因果。那過去爲現在之因。現在爲過去之果。同時現在又爲未來之因。未來又爲現在之果。並且過去還有過去。未來還有未來。果既從因而生。因又從果而起。因果相續。如環無端。可見宇宙的組成。只是一箇業力之網。而業力的體用。又只是一箇因果之環。照這樣說。那十二因緣。不是可以該括宇宙間全部業力的變遷源委麼。可是十二因緣。也只就聲聞乘的四諦開合來詳說。那過去因的無明與行。二支。現在因的愛取。有三支。合爲集諦。現在果的識。名色。六入。觸。受。五

支。未來果的生。與老死。二支。開爲苦諦。觀十二因緣的智。便是道諦。十二支滅。卽爲滅諦。聲聞乘的阿羅漢。和緣覺乘的辟支佛。所證到的。皆是小乘的極果。不過悟入的方  
法不同而已。至於二者之修持。是同依三無漏學而證得。既證小乘的極果。煩惱斷除  
無餘。妙用自然發露。所以能具足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盡通。現身  
尙存在時。仍有所依的身體爲餘報。這時稱爲有餘依涅槃。至現身報盡。遺棄身體。更  
無有餘報爲所依。便稱無餘依涅槃。小乘卽以此爲究竟。我們觀察小乘的教理。無論  
聲聞或緣覺。都是徹頭徹尾的。以了生死爲因。以離貪愛爲根本。以滅盡爲究竟的。

#### 四 大乘篇

大乘佛法是超脫世間而又適應世間的。我們知道小乘佛法是純然超脫世間的。修小乘者只知自度。對於大地衆生的苦惱是不關懷的。所以凡有大志願的都不以小乘爲滿足。而必欲進探乎大乘。

在佛滅後初五百年間。印度所弘揚的。獨以小乘爲盛。直到佛滅後六百年時。馬鳴菩薩出世。著了一部大乘起信論。這是大乘佛教中極重要的一部書。他用最簡括的文字。

究佛法的人都應當取他來做入門。不過他的註解有好多種。其中最完備的。當然是「起信論義記」。恐怕過於初學的。還是一起信論直解。」纔顯然豎起

了大乘的標幟。至七百年時。龍樹菩薩繼起。九百年時。無著世親二菩薩又出。大乘佛教從此漸漸發展。後來在說理上。又分出兩條大路。就是性宗和相宗。性宗談無相大乘。亦稱空宗。相宗談有相大乘。亦稱有宗。各有師承。並傳於世。而中國仗著歷代大師的毅力。漸將甚深微妙的大法傳來東土。並且加以融化光大。便成立了大小乘十宗的大觀。俱舍宗和成實宗屬於小乘。不過中土向多大乘根器。所以大乘的八宗格外

發達。開展了中國佛學上許多特色。當後漢西晉時。有迦葉摩騰。安世高。竺法護等。傳譯諸經。但還不是弘闡的時代。到東晉鳩摩羅什來華。始廣譯經律論三藏。大爲弘布。後來佛陀跋陀羅。曇無讖。菩提流支。真諦三藏等。翻譯華嚴涅槃方等唯識諸經論。流通頗盛。唐初玄奘三藏。傳譯經典。最爲宏富。此外善無畏。金剛智。不空諸師。傳譯密教。實又難陀。重譯華嚴。其他傳譯聖典。弘揚正法的大德。如義淨三藏等。實指不勝屈。而歷來諸師。因著內證的法門。和當機的方便。於是有種種不同的教法。就形成了三論。法相。天台。華嚴。真言。淨土。禪律。八大宗派。今將大乘的通途旨趣。略爲演述。

大乘亦稱菩薩乘。菩薩是菩提薩埵的略名。菩提之義爲覺。薩埵之義爲有情。猶言衆生。菩提薩埵。卽是具大覺心的衆生。衆生要怎樣纔能修菩薩行呢。須先有超脫世間的大覺悟。定慧平等的大修證。復以護念衆生的大慈悲。施其適應世間的大方便。什麼是方便。就是隨順世間。利樂衆生的便宜法門。但欲成就此菩薩行。必以發菩提心爲起因。那菩提心之所從發。其道無量。歸納起來。要常以思惟諸佛。觀身過患。求最勝果。慈愍衆生四緣。來激發這無上大願。世親菩薩造論。對此四緣。各以五事詮釋。條列如後。

思惟諸佛有五事。

(一) 思惟十方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初始發心。具煩惱性。亦如我今。終成正覺。爲無上尊。

(二) 思惟一切三世諸佛。發大勇猛。各各能得無上菩提。若此菩提是可得法。我亦應得。

(三) 思惟一切三世諸佛。發大明慧。於無明殼。建立勝心。積習苦行。皆能自拔。超出三界。我亦如是。當自拔濟。

(四) 思惟一切三世諸佛。爲人中雄。皆度生死煩惱大海。我亦丈夫。亦當能度。

(五) 思惟一切三世諸佛。發大精進。捨身命財。求一切智。我今亦當隨學諸佛。

觀身過患。有五事。

(一) 自觀我身五陰四大。俱能興造無量惡業。欲捨離故。

(二) 自觀我身九孔常流。臭穢不淨。生厭離故。

(三) 自觀我身有貪瞋癡。無量煩惱。燒然善心。欲除滅故。

(四)自觀我身如泡如沫。念念生滅。是可捨法。欲棄捐故。  
(五)自觀我身無明所覆。常造惡業。輪迴六趣。無利益故。  
求最勝果。有五事。

(一)見諸如來相好莊嚴。光明清徹。遇者除惱。爲修習故。

(二)見諸如來法身常住。清淨無染。爲修習故。

(三)見諸如來有戒定慧。解脫知見。清淨法聚。爲修習故。

(四)見諸如來有十力。四無所畏。大悲三念處。爲修習故。

(五)見諸如來有一切智。憐愍衆生。慈悲普覆。能爲一切愚迷正導。爲修習故。

慈愍衆生有五事。

(一)見諸衆生爲無明所縛。一者爲癡愛所惑。受劇大苦。二者不信因果。造作惡業。三者捨離正法。信受邪道。四者沒煩惱河。四流所漂。

(二)見諸衆生爲衆苦所纏。一者畏生老病死。不求解脫。而復造業。二者憂悲苦惱。而常造作。無有休息。三者愛別離苦。而不覺悟。方便染著。四者怨憎會苦。常起嫌疑。

### 更復造惡

(二)見諸衆生集不善業。一者爲愛欲故造作諸業。二者知欲生苦而不捨欲。三者雖欲求樂不具戒足。四者雖不樂苦造苦不息。

(四)見諸衆生造極重惡。一者毀犯重戒雖復憂懼而猶放逸。二者興造極惡五無閒業。凶頑自閉不生慚愧。三者謗毀大乘方等正法專愚自執方起憍慢。四者雖懷聰哲而具斷善根反自貢高永無改悔。

(五)見諸衆生不修正法。一者生於八難不聞正法不知修善。二者值佛出世聞說正法不能受持。三者染習外道苦身修業永離出要。四者修得非想非非想定謂是涅槃善報既盡還墮三途。

以上四緣尤以慈愍衆生爲此中要素。所以世親菩薩說「菩薩見諸衆生無明造業長夜受苦捨離正法迷於出路爲是等故發大慈悲志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梵語阿耨多羅此云無上梵語三藐三菩提。如救頭然一切衆生有苦惱者我當拔濟令無有餘此云正等正覺即證佛果之稱。一那衆生的迷妄非大慈悲無以救度。慈使衆生得樂。悲使衆生離苦。菩薩普修六度



萬行都是爲的拔濟衆生。故一切都是枝幹花葉。惟有大慈悲心。纔是根本。一切都是手段。惟有方便度生。纔是目的。如華嚴經普賢行願品說：「菩薩若能隨順衆生。則爲隨順供養諸佛。若於衆生尊重承事。則爲尊重承事如來。若令衆生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何以故。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爲體故。因於衆生而起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譬如曠野沙磧之中。有大樹王。若根得水。枝葉華果。悉皆繁茂。生死曠野。菩提樹王。亦復如是。一切衆生而爲樹根。諸佛菩薩而爲華果。以大悲水。饒益衆生。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華果。何以故。若諸菩薩。以大悲水。饒益衆生。則能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提屬於衆生。若無衆生。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善男子。汝於此義。應如是解。以於衆生心平等故。則能成就圓滿大悲。以大悲心。隨順衆生故。則能成就供養如來。菩薩如是隨順衆生。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此隨順。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閒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總之。凡修菩薩行。無有不上求下化的。上求佛智。以信爲入門。下化衆生。以慈悲爲根本。我們已經知道菩提心是成就方便的大關鍵。卻是要怎樣的業行。纔能夠成就呢。戒

定慧三無漏學。是修行的一定途徑。但大乘更於戒定慧之外。加布施忍辱精進。合爲六度。因布施能攝取一切衆生。故忍辱與精進能增長善行。於諸衆生勤教化。故度。卽濟度義。具含由生死此岸。超到涅槃彼岸之義。第一「布施度」。梵語檀那波羅蜜。包括財施法施無畏施三事。「財施」是捨己資財隨力施與。「法施」是對衆宣揚世出世法。「無畏施」是救護衆生一切患難。世法固然也重布施。卻不以發菩提心爲前提。只在因果報應上著眼。雖享福報。終屬有漏之業。大乘之行布施。純是大慈悲心中發現出來的一種作爲。那頭目髓腦肢節手足國城妻子。無不可施。只求慈悲發揮光大。不特沒有望報之心。也絕無能施之念。金剛經說：「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但心雖無所住。那因果終是不可磨滅的。並且他的福報莊嚴。比那有心爲善的高出無量數倍。因爲無漏淨業。能復其圓明妙心。這妙心的流露。實無往而不殊勝的。從此發現的環境。自然是清淨莊嚴。殊勝無邊。不是凡境所能比擬的了。第二「持戒度」。梵語尸羅波羅蜜。持戒的本意。在於止惡修善。令身心清淨。凡從圓明妙心中發現出來的一切行爲。原是無往不宜的。戒律不過稱其所宜。而立爲條文罷了。猶如儒

家制禮作樂。從其心之恭敬處流出。便是禮。從其心之和樂處流出。便是樂。總是出於自然之理。而沒有一毫勉強造作的。人們的行爲。如果處處能合於戒律。這心的圓明妙德。也自然應現。因爲事與心。是互爲表裏的。所以持戒純熟的。這圓明妙心。自然不再爲垢穢所纏了。第三「忍辱度」。梵語屢提波羅蜜。凡情最難忍受的。莫如侮辱。辱既可忍。則一切諸忍。都易做到。其實侮辱之來。如合理的。正是爲我痛下鍼砭。有怎可怒處。如不合理的。由果推因。怨債應償。有怎可恨處。況且自他二相。本不可分。受辱於人。正如左手被傷於右手。又有怎可爭處。忍辱的重要。因爲能和煩惱賊相搏戰。那煩惱賊。是無一時不想蠢動的。如果自然能忍。賊便潛蹤。如果勉強能忍。也能戰勝於賊。如果有一事不能忍。便被賊戰勝了。賊勝一次。煩惱又加厚一層了。第四「精進度」。梵語毗離耶波羅蜜。純一之謂精。直前之謂進。行人要上求佛道。下化衆生。豈是等閒小可的事。當然要以純一之心。運以勇往之行。纔能掃彼積習。顯此妙心。自度度人。無有退墮。第五「禪定度」。梵語禪那波羅蜜。禪定能夠對治散亂。使身心寂滅。可分爲事理兩種。「事定」者。依境攝心。往往貪著定境。「理定」者。如起信論說。「住於靜

處端坐正意。不依氣息。不依形色。不依於空。不依地水火風。乃至不依見聞覺知。一切諸想。隨念皆除。亦遣除想。以一切法本來無想。念念不生。念念不滅。亦不得隨心。外念境界。後以心除心。心若馳散。卽當攝來。住於正念。是正念者。當知唯心。無外境界。卽復此心亦無自相。念念不可得。若從坐起。去來進止。有所施作。於一切時。常念方便。隨順觀察。久習淳熟。其心得住。以心住故。漸漸猛利。隨順得入真如三昧。深伏煩惱。信心增長。速成不退。一如細分別。有世間禪。有出世間禪。有出世間上上禪。茲不具說。第六一智慧度。一梵語般若波羅蜜。真空妙有。圓融無礙。是謂正智慧。如具正智慧。對於外道邪執。俗學妄見。無不洞見癥結。正如寶鏡當空。物無遁形的了。須知大乘行者。修持六度。必要互相資助。不可缺一。因爲慧而不定。未能受用。定而不慧。未免沈迷。定慧雙修。而不持戒。便礙於積習。三學具足。而不布施。便不能攝化衆生。布施而不修三學。只種人天之因。持戒而不能忍辱。難調瞋恚之氣。有精進而無諸度。則徒勞無功。有諸度而無精進。必半途而廢。所以定要六度齊修。纔能夠完成大乘的波羅蜜行。可是想完成這六波羅蜜之功行。卻不是一生一世能夠辦得了的。在這累劫修行的程途中。展轉

受生每有隔陰猶言之迷。就怕前生未完的功行。今世不能爲繼。這就通途教義而說。唯有淨土特別法門。無論已否證悟。只要具足信願行。便可仗佛慈力。了脫生死。下當專篇論列。閱者注意。因此必要再申之以四宏誓願。一是衆生無邊誓願度。二是煩惱無盡誓願斷。三是法門無量誓願學。四是佛道無上誓願成。行人日日以此四大願爲誓。便在藏識中。世世成爲一種趨向。如舟有舵。不致失向。從此必能精勤修習六波羅蜜。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上是大乘的通途旨趣。無論何宗何派。皆不離此。

現在我們要知道衆生見佛聞法。都有莫大的因緣。佛以徧法界爲身。是不可思議的。是沒有身相的。其發現於世間者。只是佛的應身。佛有三身。一法身。是徧滿法界。本有常住之佛身。爲佛自己所證的。二報身。是因積福德智慧之勝因。故得此相好圓滿之果報。報身又分二種。一自受用報身。是佛自受用廣大法樂的。二他受用報身。是佛爲初地以上菩薩而現。令其受用大乘法樂的。三應身。是應衆生的機感。示現無量變化之身。爲一切衆生所見的。衆生的身那法身。指所證之體。報身和應身。是於此體所起之用。可見三身卽是一身。衆生的身相無量無數佛的應身也。無量無數皆隨其量而應現的。至於佛法本來是平等無二本無可說。亦無名相。卽佛法的名稱也不可得。由前之說。無佛可見。由後之說。無法可說。佛之與法。原是隨著世間衆生方便發現。方便流行的。世間衆生的習染有深淺覺

悟有先後。便形成了種種的差別。而佛法亦因之有各各的不同。來適應他。所以從整個的佛教上。演爲小乘大乘。從圓滿的教義上。來說小乘大乘。研讀佛教史的。至少應當明白了這一點。纔不至有執著不化的成見。這箇圓滿的佛法。固然難說。而最難的。尤莫如當機說法。而能當機。纔是真正的說法。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機。一地方有一地方的機。一法會有一法會的機。所當的機不同。所說的法也就不同了。大小二乘的區別。就是從這機上分的。當大乘的機。就應當說大乘法。如逆機而說小乘。便不能契合。當小乘的機。就應當說小乘法。如逆機而說大乘。便不能領會。倘若不契機。或者還要引起疑謗。這纔真是醍醐變了毒藥呢。所以大乘菩薩所受三昧耶戒中。有很可注意的兩條。一是不得向大心者說法。令退墮。二是不得向小根。輒說微妙法。就是爲了這箇緣故。但論本原。都是我佛一音之所圓演。那應機說法。固然千經萬緯。可是條條經緯都是一貫。都可相通。經不異緯。緯不異經。並沒有分歧的意思。如方桌一張。從正面看是長綫。從側面看是三角。從上面看是平方。從旁面看是立方。雖因立點不同。所觀有異。但合之仍不失爲一方桌。這樣說來。大小二乘。是應當圓融的。而且是本來圓融。

的。這麼纔成爲整箇的佛教。

說到這裏。我們可要了解佛法所說明的宇宙萬有之實事實理。本來是無始無終。普遍常住的。也是十方世界中。過去的。現在的。未來的一切諸佛所證明的。但在我們這渺小的地球上。現今所流行的佛學。實發源於二千數百年前。印度的釋迦牟尼佛。在其大覺心海中。所流出來的佛法。似海流一般的。流了二千多年。流徧了南亞東亞幾十國的民族。當然有了因時因地因人的許多變遷。我們看了大小乘的概史以後。我們總知道釋尊在世時。印度的思想界。是以箇人解脫爲風氣的。釋尊在這種環境之中。就方便爲說無我的小乘法。來適應當時的機宜。先使他們達到箇人的要求。於是流行爲印度的佛教。直到今日。還流行在錫蘭等處。但釋尊同時與文殊和彌勒等一切大心深智者。則直說其法界諸法實相。至後期。先從小乘悟入的摩訶迦葉等。亦與其說明如來自悟的境界。且拈花示衆。使迦葉直證佛陀的心境。開後來不立文字。語言而傳佛心印的正宗。可是在印度一般一般的機宜上。仍流行著阿含等經所傳箇人解脫的小乘佛法。所以印度初五百年中所發展的。只是小乘上座部和大衆部的學派。

到五百年後。雖由龍樹無著等。弘揚文殊和彌勒等所傳的佛說。成就了大乘佛法的發展時代。不過當時印度實際的組織上行爲上。仍然保持著小乘學派的態度。未能以大乘的思想。成爲印度民族的文化。再到一千幾百年之後。印度小乘的精神。也逐漸渙散了。雖然印度北方的尼泊爾等處。還保存有殘闕不全的梵文經典。也不能成爲研究和信仰的中心了。現在我們看得到的。有巴利語系的小乘佛學上座部的一支。是在印度阿育王時代。傳入錫蘭的。卻能夠發達。延綿至今。尙爲緬甸暹羅等處的佛教中心。而且歐美各國的學佛者。亦多求之於錫蘭。但是這以錫蘭爲中心的一系佛學。只局於上座部一派的小乘佛學。不足以完成小乘各學派。和大乘佛學之大全。還有以西藏爲中心的一系佛學。自從蓮花生建立紅喇嘛教。與宗喀巴改立黃喇嘛教。久已成爲蒙古和滿洲的佛教中心。那西藏文。是仿梵文造成的。而且於大乘原典也。多保存得傳。印度的密宗。而大乘性相經論和戒律。也比較的完備。西藏人。到今還傳持不絕。實足以供世界人士探究的。至於爲日本朝鮮等佛教中心的中國文系的佛學。已經有了一千八百年的歷史。那承受之深博。和發展之宏遠。實在是佛學的第



二源海。日本朝鮮等。固然是分承中國佛學的支流。而西藏的佛學。也曾受中國佛學的影響。中國除全盤的承受了印度所傳來的小乘大乘佛學。並且於中華民族文化。的偉大悠遠基礎上。更開展了中國佛學的許多特色。其中曾經過七八百年的長期翻譯。當時印度諸大師。從北方的陸路。和南方的海道。既持其梵語系的巴利語系的佛教經律論。紛來傳譯。而中國的法顯。玄奘。義淨等大師。亦分由海陸兩路。留學於五印度全境。歸國傳譯。於是乎。印度原有的大小乘經律論。和密宗儀軌等。一切的精神。中國無不承受。且加以融化光大。發爲隋唐間大小乘各宗的大觀了。既能發揮印度直接傳來的大乘法性宗。法相宗。和小乘的成實宗。俱舍宗。且建立融合大小乘的律宗。並圓融一切佛學。創爲天台宗。和華嚴宗。最雄奇獨特的。是以達摩西來的啓發。直證釋尊未開口說法前的覺源心海之禪宗。他打開了自心徹天徹地的大光明藏。佛心。自心。印合了與佛一般無二的諸法實相。卽身便悟到了與佛陀一般無二的真覺本體。然後應用了一切方土的俗言雅語。乃至全宇宙的事事物物。活潑潑地。以表現指示其悟境於世人。使世人各各皆直證佛陀的心境。這是佛學的核心。也是中國佛

學的骨髓。至於勢力特別宏深。利益最爲普遍。爲其他各宗所不及的。要推自力而兼他力的淨土宗。次篇當詳細敘述。說到中國的佛教。在近世紀以來。雖見衰頹渙散。但以我國佛學元氣的充足。和數十年來中華民族對於佛學的覺醒。卻不難由中國佛學的中心系。融合錫蘭和西藏的兩箇佛學中心系。率歸於釋尊的覺源心海。一躍而爲世界佛學的唯一中心呢。大家努力罷。

## 五 淨土篇

### 宗史第一

中土各宗裏面取得最多數的信仰。獲得最普遍的流傳。勢力最爲宏深的。便是這一門淨土宗。此宗專教人發願往生極樂世界清淨佛土。故名淨土宗。諸大乘經所共讚揚。唯淨土三經。阿彌陀經。無量壽佛經。觀無量壽佛經。專明其致。般舟悲華寶積等經。說來更切。就是此宗的起源。馬鳴菩薩在大乘起信論中。勸生淨土。龍樹菩薩著十二禮和易行品等。世親菩薩著往生論等。皆淨土弘傳的源流。自佛法傳入中國以後。雖有淨土教的流布。但大弘此宗。實地修持的。當以東晉慧遠大師爲第一人。自遠公在廬山創立蓮社。一時集會者。大都是法門的龍象。和儒林的泰斗。一倡百和。無不率從。後來曇鸞智者道綽。善導。清涼。永明。諸大德。無不將此自行化他。以後禪宗諸大宗匠。也有明垂言教。極讚此法的。如長蘆。天衣。圓照。大通。中峯。天如。楚石。空谷。各大祖師。雖弘禪宗。偏讚淨土。到明朝蓮池大師。自參笑巖大悟之後。便置彼取此。以爲淨業若成。禪宗自得。以後蕩益。

截流省庵夢東等諸大師亦都如此。概觀禪淨兩宗。如單提向上。則一法不立。佛尚無切皆混。所謂實際地不受一塵。是顯性體的。如一切確論。所謂佛事門中不捨一法。是不受食。何況念佛求生淨土。這是俗諦之一。立一切皆立。所謂佛事門中不捨一法。是顯性具的。必欲棄俗諦而修真諦。便非真諦。如棄四大五蘊而言心性。身既不存。心將安寄。如即俗諦而修真諦。即實真諦。如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即四大五蘊而顯心性。這就是從上禪宗諸祖。我們知道華嚴是諸經之王。而普賢大士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所以本宗應以普賢為初祖。在中土當時慧遠大師並沒有開宗立派的用意。但期同願。無取傳承。千百年來。本宗雖流布日宏。卻沒有師資授受的系統。直到宋代四明曉法師。纔取異代同修淨業。而功德高盛的幾位大師。立為七祖。即慧遠善導承遠法照少康延壽省常等七人。志磐依著這一說。作了一篇淨土立教志。後來雲棲弟子。又奉蓮池大師為八祖。後人更列入滿益省庵徹悟合為蓮宗十一祖。這不過是景仰先德。並不如宗教家的師資相承。因為淨土一法。是普被三根。統攝諸法。一切諸法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的。所以就不特立系統了。

## 讚揚第二

我們看過前段中淨土宗的略史以後。就知道這淨土法門。是釋迦和彌陀所建立的。

是文殊和普賢所指歸的是馬鳴和龍樹所弘揚的是匡廬天台清涼永明蓮池蕩益所發揮倡導的。諸菩薩大士在千百年前早已爲我們徧研藏教特地揀出了這箇不斷惑業便預補處的。卽此一生便出樊籠的。至圓至頓至簡至易的。卽淺卽深卽權卽實的。統攝禪教律而高出禪教律的特殊超越天然妙法了。我們對於這如來一代時教的特別法門。至少有兩點須看清楚的第一點。大乘法門固然法法圓妙。但因機有生熟緣有深淺。所以小法則大根不須修。大法則小根不能修。只有淨土一門。是三根普被利鈍全收的。且看華嚴一經。是如來初成正覺時。爲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稱性直談的一乘妙法。誰不知是諸經之王。此經末後善財徧參知識證齊諸佛之後。普賢菩薩爲他說十大願王。普令善財和華藏海衆。迴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以期圓滿佛果。再看觀無量壽佛經。說到下品下生。雖具諸不善。但宿植善根的。當臨命終時。地獄相現有善知識教以念佛。他卽受教稱念佛名。未滿十聲。便見化佛授手。接引往生。又大集經說。『末法億億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度生死。』這樣看來。念佛一法。實在是上自等覺菩薩。不能超出其外。下至逆惡凡夫。亦可預入其中。豈非上聖下凡共

修之道。或愚或智。通行之法。麼。倘如來不開此法。末法衆生。豈有了脫生死之望。人們但見愚夫愚婦。也能夠念佛。便將淨土看輕了。怎不看看華嚴會上華藏海衆。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都是同破無明。同證法性。都能乘本願輪。於無佛世界現身作佛的。那裏找得出一箇凡夫二乘來。況華藏海中淨土無量。卻必要迴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可見往生極樂的。是出苦之玄門。成佛之捷徑。第二點。一切法門。都要仗自力斷惑證真。纔能了生脫死。只有這念佛法門。是自力和他力兩皆具足。所以已斷惑的。便可速證法身。卽具足惑業的。也能帶業往生。其法極其平常。雖愚夫愚婦。也能得益。卻又極其玄妙。就使等覺菩薩。也不能出其範圍。故無一人不應修。亦無一人不能修。真是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了。

### 抉擇第三

善導大師說。『若欲學解。從凡夫地。乃至佛地。一切諸法。無不當學。若欲學行。當擇其契理契機之一法。專精致力。方能速得實益。否則經劫至劫。尙難出離。』所謂契理契機之法。自然無過於求生淨土。須知修持法門。有兩種不同。那仗自力修戒定慧。直到

斷惑證真的名爲通途法門。那具真信切願持佛名號以期仗佛慈力往生極樂的名爲特別法門。倘以喻明通途如畫山水必經一筆一畫纔得成功。特別如照山水雖幾十重的蒼蔚峯巒一照俱了。又通途如步行登程強者每日也不過百十里。特別如乘轉輪聖王輪寶一日便能徧達四大部洲了。我且再將此中分別說箇分明。按通途教義見道而後修道。修道而後證道。是千聖的定理。所以教乘必要大開圓解。宗門必要直透重關。纔配說見道兩箇字。纔得再論修道。不然的話便是盲修瞎鍊保不住撞牆磕壁免不了墮坑落塹。這淨土一門就特別了。一切經教中只有一部阿彌陀經是釋尊無問自說的。他說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說法。但發願持名卽得往生。這是佛心佛眼親知親見的境界。那裏是二乘聖賢所能知見的。只要你死心蹋地的深信佛言。依此發願持名卽是以佛的知見爲知見。更不必別求悟門。按通途教義依法修習的順次是因戒生定。因定發慧。因慧斷惑。其間須有箇一定的程序。所發的慧有勝有劣。所斷的惑有深有淺。始可與論退或不退。這淨土一門就特別了。因仗他力爲阿彌陀佛大願所攝持。故帶業亦得往生。按通

途教義見思煩惱分毫未盡。便不能出離同居國土。這淨土一門。就特別了。修淨業的。是橫出三界。不必斷除煩惱。便能從此同居生彼同居。餘門學道名豎出三界念佛往生名橫出三界如蟲鑽竹豎則歷節難通。橫則一時透脫。一遲一速。難相比擬。一生彼土。那生死根株。便永遠斷盡。究竟說來。這淨土一門。可不求悟門。不待發慧。不斷煩惱。豈非至極省要。至極直捷的麼。我且和諸位老實商量。我們既沒有立地成佛的資格。又沒有斷見惑任運不造惡業的實證。倘不專修淨業。仗佛慈力。帶業往生。難保盡未來際。還在三途六道中討生活。我們要自量。當臨命終時。對於生死去住。能保得自在麼。無始來種種惡業重障。能保不現前麼。這一報身。能保脫輪迴麼。如在三途惡道異類中行。能保無苦惱麼。倘也了了自信得及。何善如之。如其不然。且莫以一時貢高。反累永劫沈淪。要知修行用功。原是爲的了脫生死。倘用功而生死不能了。又不肯依能了的做去。豈非擔麻棄金。自取其咎麼。

#### 理事第四

念佛兼能通宗通教的人。他們善根宿植。事理雙融。既不執理廢事。也不事外見理。此等人於事一心理一心。諸說已經了然無疑。可決其上品上生。金臺接引。更不須別人



勸讚。但世上也不少一味喜談理性的人。倘將事相向他解說。如未能默會妙旨。便難生起正信。故於宣說本宗旨趣之前。尚須對此一爲饒舌。古人說「唯心淨土。自性彌陀」。一是說西方淨土。不出唯心。阿彌陀佛。不出自性。那事理性相。盡在此中圓彰。卻是從來有些宗家。未曾真得之人。多有誤會。每自矜云。唯心淨土。豈復更有淨土。自性彌陀。不必更見彌陀。他們只執唯心自性。以爲淨土。彌陀都非實有。這種人。本不知宗。何況淨土。又有一種人。未嘗不信有淨土。但滿望著參禪悟性。便道西方不足。生彌陀不足。見他們全不理會。卽心卽境。那來心外的境。卽境卽心。亦無境外的心。既然境全是心。何須定要執心斥境。撥境言心。念佛念心。原屬兩不相礙。如只執念心。不許念佛。那心佛豈非成二麼。須知這一念心性。以空間言。是橫徧十方的。以時間言。是豎窮三際的。如約橫徧十方說。正當這一念念於西方阿彌陀佛時。西方依正卽在我心中。而此心亦在西方依正之內。如約豎窮三際說。當念佛時。卽見佛時。亦卽成佛時。當求生時。卽往生時。亦卽度生時。更無前後。這心性實在。是生佛平等共有的。不偏屬佛。也不偏屬衆生。如以心屬彌陀。則衆生是彌陀心中的衆生。如以心屬衆生。則彌陀是衆生

心中的彌陀。所以當極樂彌陀相好顯時。卽自心顯。當自心顯時。卽彼佛顯。我心彼佛。心彼佛。我心佛。是一體無二的那麼。以彌陀心中的衆生。念衆生心中的彌陀。豈有衆生心中的彌陀。不應彌陀心中的衆生之理。換句話說。將我具佛之心。來念我心具之佛。豈有我心具之佛。不應我具佛之心的道理呢。此理悟之實難。而信之最易。但肯直下承當。終必全身受用。可見得唯心淨土。自性彌陀兩句話。並非說西方無土無佛。不須求生。也不是說在生滅緣影之中。便是唯心自性。要知求彼佛卽求自心。求自心須求彼佛。可惜他們只知道吾心可以爲淨土。卻不知猝未能爲淨土。他們只知道吾性可以爲彌陀。又不知猝未能爲彌陀。只由不解圓義。偏執一邊。便同徐六擔板了。試問那西方淨土。是無貪無戀。無瞋無癡的。你心能無貪無戀。無瞋無癡麼。那西方是思衣得衣。思食得食的。你思衣無衣時。就寒惱其心了。思食無食時。就飢惱其心了。更侈談的什麼唯心淨土呢。那阿彌陀佛。是福重山海。力挈天地。變地獄爲蓮華。易於反掌。觀無盡世界。如在目前的。你的福力尙不能自爲。何況變作蓮華。隔壁的事。還不能知。何況無盡世界。更侈談的什麼自性彌陀呢。有以捨東取西爲生滅的。卻不知執東廢西。

是斷滅。那究竟無取無捨。是成佛以後的事。如未成佛。其間的斷惑證真。都是取捨邊事。你看三祇鍊行。百劫修因。上求下化。有那一椿不是取捨的事呢。既許斷惑證真之取捨。爲什麼不許捨東取西。離垢取淨的取捨呢。若言參禪。則取捨皆非。若論念佛。則取捨皆是。因爲一屬專究自心。一屬兼仗佛力。那些不明法門之所以然的人。有妄以參禪之法來破念佛的。便是誤用其意。他不知道禪門的無取捨。原是醍醐。而念佛的亦不取捨。便成毒藥了。如古德說。一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一上句說事。下句說理。能兩句作一句看。事理圓融。固然最妙。但今人多是事理俱未明了。便寧可按事說。不宜按理說。與其執去則實不去之理。便不如執生則決定生之事爲得。爲什麼呢。因其事有偕理之功。理無獨立之能。執理廢事。便不免落空之誚。執事昧理。猶不虛入品之功。愚夫愚婦。雖不識理。卻偏能暗合道妙。就是這箇緣故。須知這一句彌陀。固然非大徹大悟。不能全提。而最愚最鈍。亦無少欠。本自超情離計。就不消作意離絕。只要一心受持。何貴依稀解悟。爲慎重計。修淨土最好不入禪機。恐怕意見稍乖。兩門俱破。參禪人不可不兼修淨土。因爲隄防退墮。可不寒心。果能專修淨土的。便不須更涉餘宗。只

貴信得及。守得穩。直下念去。念得這一句阿彌陀佛熟。那三藏十二部極則教理。都在裏許。那千七百向上機關。也在裏許。那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也在裏許。所以真能念佛的。不起貪瞋癡。即是大持戒。真能念佛的。不計是非人我。即是大忍辱。真能念佛的。不稍閒斷夾雜。即是大精進。真能念佛的。不妄想馳逐。即是大禪定。真能念佛的。不爲他歧所惑。即是大智慧。蓮池大師說。『一句阿彌陀佛。該羅八教。圓攝五宗。』世人多將念佛看做淺近勾當的。豈非大錯。

### 依正第五

十方如來。原是都可親近。爲什麼獨推阿彌陀佛呢。其中有三箇緣故。一者。誓願深重。二者。娑婆有緣。三者。化道相關。怎見得願重。阿彌陀佛。往昔未成佛時。曾發四十八大願。其中三願。是專爲攝受念佛衆生而發的。其大意云。我成佛之後。若有衆生。發菩提心。作諸功德。至心發願。欲生我國者。或聞我名號。作諸善事。一心念我。雖止一晝夜者。或至心信樂。欲生我國。十聲念我名號者。是諸衆生。若不得生我國者。我誓不成佛。於此可見彌陀願重。

欲詳知彌陀誓願廣大。須讀無量壽經。

怎見得有緣。無量壽經說。『吾說此經。令見無

量壽佛及其國土。所當爲者。皆可求之。無得以我滅度之後。復生疑惑。當來之世。經道滅盡。我以慈愍。特留此經。更住百歲。其有衆生。值此經者。隨意所願。皆可得度。一又經說。一此經滅後。佛法全無。但留阿彌陀佛四字名號。救度衆生。二於此可見緣深。卽如末世衆生。無問僧俗男女。貴賤貧富。稍聞佛教。無不信向。未聞佛教的。亦會稱名。就使是頑愚暴惡無信之徒。或遭惡難危險。或發讚歎怨嗟。不覺信口便叫阿彌陀佛。這些都是不勸而發。不教而能的。豈非有緣。怎見得相關。先覺說。兩土聖人。示居淨穢。以折攝二門調伏衆生。這裏以苦以促。以多魔惱而折之。使知所厭。那裏以淨以樂。以延以不退轉而攝之。使知所欣。既厭且欣。化道便行。況釋尊於三乘化道之外。還有未度盡的就度在彌陀。所以大乘諸經。叮嚀反覆。稱讚勸往。就是爲的化道相關。有此三因。故獨推彌陀。你看這裏血肉形軀。有生皆苦。彼則蓮華化生。何來生苦。這裏時序代謝。衰老相侵。彼則寒暑不遷。何來老苦。這裏四大難調。多生病患。彼則化體香潔。何來病苦。這裏七十者稀。無常迅速。彼則壽命無量。何來死苦。這裏親情愛戀。有愛必離。彼則無父母妻子。何來愛別離苦。這裏仇敵怨讎。有怨必會。彼則上善聚會。何來怨憎會苦。這裏

或困苦飢寒。貪求不足。彼則衣食珍寶。受用現成。這裏或醜穢形骸。根多缺陋。彼則端嚴相貌。體有光明。這裏輪轉生死。彼則永證無生。這裏有四趣之苦。彼則無三惡之名。這裏邱陵坑坎。荆棘爲林。土石諸山。穢惡充滿。彼則黃金爲地。寶樹參天。樓聳七珍。華敷四色。這裏釋迦已滅。彌勒未來。彼則無量壽尊。現在說法。這裏觀音勢至。徒仰嘉名。彼則與二上人。親爲勝友。這裏羣魔外道。惱亂正修。彼則佛化一統。魔外絕迹。這裏媚色妖淫。迷惑行者。彼則正報清淨。實無女人。這裏惡獸魑魅。交扇邪聲。彼則水鳥樹林。都宣妙法。兩土互相較量。境緣大不相同。一時那能盡舉。總之他的境勝處。可以攝衆生。取淨的心情。他的緣勝處。可以助生者修行的力量。所以偏指極樂。須知往生淨土。原不是卽能成佛。所恃的就是能夠常不離佛。永無退轉。壽命無量。直至菩提。在這世間。壽短病侵。是不消說了。而昏沈睡眠的時候。已佔去了一大半。況且菩薩猶昏隔陰。聲聞尙昧出胎。那尺璧寸陰。已經十喪其九。自問未登不退。一點把握還沒有。可不寒心。我們定要往生淨土。就爲的是一種把穩生涯呀。

## 起信第六

念佛法門。以信願行三爲宗要。三法具足。決定千修千生。萬修萬生。倘信而不願。卽如不信。願而無行。卽如不願。行而不猛。卽如不行。其實行不猛。由願不切。願不切。由信不真。眞歸根難在難生正信。信果然眞。願自能切。願果然切。行自能猛。便決定得生淨土。決定得見彌陀。曠大劫來生死業根。決定從此永斷。這一念眞信所關係的。豈同等閒。經說。一信爲手。入寶山自在能取。無手不能取。一大智度論說。一有信清淨。能入佛法。無信不能入。如牛皮未柔。不可屈折。一昔王仲回問楊無爲。一如何念佛得無閒斷。一曰。一信之後。更不再疑。卽是不閒斷。一回欣躍而去。未幾得生。還來致謝。所以未能頓悟的人。只當深植信根。不驚不動。因信起修。終必有成功之一日。卻是淨土法門。這般廣大。他的修法又極簡易。因此非宿有淨土善根的。便難諦信無疑。雖經本師諸佛交相勸信。而世之疑者還是很多。不但世智凡情難信。卽深通宗教的知識。猶或疑之。不但知識難信。卽已證眞諦業盡情空之聲聞緣覺。猶或疑之。不但小聖難信。卽權位菩薩。猶或疑之。那法身大士。雖能諦信。也還不能窮源徹底呢。實因這箇法門。以果地覺爲因地心。全體是佛的境界。甚深難測。唯佛與佛纔能究竟。那權位菩薩。尙不能全知。

怎可以博地凡夫。妄生臆斷。再看佛在世時有文殊普賢。佛入滅後有馬鳴龍樹。以及此土有智者永明。都曾發願往生淨土。難道他們都是鈍根。世尊在大寶積經中勸父王淨飯。並六萬釋種。都生淨土。難道他們都是凡器。我們能於此法深生信心。便是以凡夫心。投佛覺海。潛通佛智。暗合道妙。雖是具縛凡夫。種性已超二乘之上了。要知道釋迦世尊的梵音聲相。決無誑語。彌陀如來的大慈悲心。決無虛願。以念佛求生之因。必感見佛往生之果。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響必應聲。影必隨形。因不虛棄。果無浪得。這是不待問佛。就能自信得過的。諸位啊。人間的富貴。百歲便空無了。天上的繁華。千年便止歇了。卻是一入西方極樂世界。便有無量的壽命。那往生之法。又只憑一句阿彌陀佛。你想。世間有這樣極便宜好事。卻不肯幹。又到那裏去著鐵鞋而問至道。古德說「聞佛法難。真信更難。」今能發心念佛。就要把這善根時刻增長。不可自己哄了自己。必須實心去念。不可有名無實纔好。

### 發願第七

華嚴經說「是人臨命終時。一切諸根悉皆散壞。一切親屬悉皆捨離。一切威勢悉皆



退失。乃至象馬車乘珍寶伏藏。如是一切無復相隨。唯此願王不相捨離。於一切時。引導其前。一剎那間。即得往生極樂世界。』這願雖繼信而起。但信實由願而真。信願既能真切。行亦不期起而自起了。縱遇歡喜境界現前。我只是念一句阿彌陀佛。縱遇煩惱境界現前。我也只念一句阿彌陀佛。假使輪王勝妙五欲現前。終不因此樂退失往生之願。假使赤熱鐵輪旋轉頂上。也不因此苦退失往生之願。這順逆至極的。尚不能夠改移所願。何況小小的順逆境。這樣的把得定。做得主。自然一切境緣不能引轉。一切邪說不能搖惑。他日報盡命終。當然直往西方。不生他處。反過來看。雖然這一句佛開口便道著。並無難念。但是娑婆念重的。便難往生。譬如萬斛之舟。正要乘風破浪。有瞬息千里之勢。你卻自向船頭釘一椿。叫他怎得前進。自佛化東流。古今來固然不少善信的人。可惜多有不明至理。誤於用心。或在生辰禮懺誦經。爲的是現生消災邀福。或到暮年持齋念佛。爲的是將來投生福地。雖然佛法不可思議。所求無所不得。但以大求小。既乖諸佛的本願。亦背學佛的真理。如明珠彈雀。就可惜的很了。試想爲什麼罪人入了獄的。時刻求出。只因他確確實實知道在這棘牆之外。更有許大安樂世

界在。卻是衆生以煩惱爲家宅。以生死爲園囿。偏不曉得大鐵圍山是我棘牆。三界法場之外。各各自有家鄉安樂地在。倘能將彼土的樂處。來返觀娑婆的苦處。便由不得深生厭離。如出牢獄般的迫切了。將娑婆的苦處。遙觀彼土的樂處。便由不得深生欣樂。如歸故鄉般的慇懃了。持念名號的時候。自然念念之間。欣厭具足。正如脫離牢獄。奔投故鄉的時候。自然步步之間。無不欣厭具足。這樣的於娑婆之愛。日求其輕。於極樂之念。日求其一。輕之又輕之。以漸階於無一之又一之。以漸鄰乎極。倘遇不如意事。卽撥轉念頭。把這一句佛急急提念。回光返照。我是阿彌陀佛世界中人。奈何也。和他們一般見識。一心念佛。更無多語。果能這樣。此人雖未出娑婆。已非娑婆的久客。雖未生極樂。早是極樂的嘉賓了。須知阿彌陀佛以大願成佛。如果我所發的願。還合佛攝生的願。何難往生。佛在無量劫前。普爲世界受苦衆生發四十八大願。依願久經長劫。修菩薩行。捨金輪王位。國城妻子。頭目髓腦。不知幾千萬億種種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圓修萬行。力極功純。莊嚴淨土。自致成佛。分身無數。接引衆生。方便攝化。令生彼國。如果就衆生看。佛是普爲一切衆生。如果就我一人看。佛是專爲我一人。照這

樣說。阿彌陀佛的稱性大願。是爲我而發。阿彌陀佛的長劫大行。是爲我而修。四土是爲我嚴淨。三身是爲我圓滿。乃至頭頭現身接引。處處顯示瑞應。盡是爲我的了。當我造業時。佛便警策我。當我受苦時。佛便拔濟我。當我歸命時。佛便攝受我。當我修行時。佛便加被我。佛的種種顧我。究竟爲的什麼呢。不過是要我念佛。要我往生。要我永脫衆苦。廣受諸樂。要我展轉化度一切衆生。直至成佛而後已。深恩重德。無可言喻。卽如瑩珂。原是一箇飲酒食肉的人。因讀往生傳。卽吃素念佛。到第七日。感佛現身慰言。十年後當來相接。珂說。娑婆惡濁。易失正念。願早生淨土。承事諸聖。佛曰。汝志如此。我三年後來接。果然如期往生。又如懷玉禪師。精修淨業。一日見佛菩薩滿虛空中。一人執銀臺而入。懷玉心裏想道。我一生精進。志在金臺。怎的不然。當下銀臺便隱。從此更加精進。二十一日後。再見佛菩薩徧滿虛空。前次執銀臺的。已換金臺來。到玉卽泊然而逝。又如劉遺民。依廬山東林結社念佛。一日當想念佛時。見佛現身。遺民心中思忖。著怎得如來手摩我頭呢。佛卽手摩其頭。再想道。怎得如來衣覆我體呢。佛卽將衣覆其體。你看欲速生便令速生。欲金臺便換金臺。欲手摩頭便摩頭。欲衣覆體便覆體。可見

大慈悲心。無有揀擇。楞嚴經中大勢至菩薩說。『十方諸佛。憐念衆生。如母憶子。子若逃逝。雖憶何爲。若子憶母。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相違遠。若衆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如染香人。身有香氣。此則名曰香光莊嚴。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無生忍。今于此界。攝念佛人。歸于淨土。佛問圓通。我無選擇。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爲第一。』這是大士親證實到境界的吐心吐膽相告語呀。我不念佛。佛尙念我。我如果懇切念佛。佛必轉更念我。既然佛以大慈大悲。於念念中。憶念攝化於我。我今感戴深恩。便應念佛。一向長劫枉受衆苦。我今想求脫苦。便應念佛。已造的業無可奈何。未來的業豈可更造。我今生慚愧心。便應念佛。同體心性。既然本有。卽今只欠悟證。我今求悟心性。便應念佛。要曉得阿彌陀佛大願大力。譬如一隻大船。不論何物。但得上船。卽到彼岸。不憂沈溺。卻是順水順風。是上船以後的事。假如你不肯上船。將如之何。所以總要自己發願爲先。蕩益大師說。『得生與否。全由信願之有無。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淺。』實在是千古不易的鐵案。如上旣陳信願。以下當說行持。

## 行持第八

諸經開示淨土行法萬別千差。如持名觀像觀想實相等。一一行成。都能往生淨土。其中只有這持名一法。收機最廣。下手最易。如果持到一心不亂。那實相妙理亦能全體顯露。西方妙境便得徹底圓彰。卽持名而親證實相。不作觀而徹見西方。所以釋尊無問自說。特向大智舍利弗拈出。可謂方便中第一方便了。義中無上了。義圓頓中最極圓頓了。念佛有默持。有高聲持。有金剛持。倘覺高聲過于費力。默念又易昏沈。便只綿綿密密。聲在唇齒之間。叫做金剛持。卻又不可執定。或覺費力。就不妨默持。或覺昏沈。就不妨高聲。如心難歸。一當至誠懇切。攝心切念。無論聲默。都要念從心起。聲從口出。音從耳入。心口念得清清楚楚。耳根聽得清清楚楚。如果妄念還是汹涌。當用印光法師提倡的十念記數法。其法從一句念到十句。要念得分明。並且要記得分明。十句念了。再從一句念到十句。隨記隨念。不可招珠。如十念直記爲難。可分爲兩氣。卽從一至五。從六至十。或分三氣念。卽從一至三。從四至六。從七至十。這樣的把全心力量。用在一聲佛號上。念得清楚。記得清楚。聽得清楚。妄念自然無從著腳。此法念一句佛心知

一句念十句佛。心知十句。只是從一至十。從一至十的念去。隨快隨慢。了無滯礙。從朝到晚。無不相宜。不但去妄。最能養神。即使日念數萬。也是這般的記。當做事時。或難記數。暫且懇切直念。事完仍舊攝心記數。那掐珠念佛。只宜於行動時用。倘在靜坐養神時也。掐珠。因手動著。神不能安。久則受病。惟有這一法。行住坐臥。無不相宜。臥時不可出聲。一則不恭。二則傷氣。至於念佛功課。隨人而定。大概一卷彌陀經。三徧往生咒。念佛畢。念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清淨大海衆菩薩。各十聲。念迴向文一徧。拜阿彌陀佛。觀音勢至清淨海衆各三拜。三皈依畢。朝暮總是如此。當誦經。要勻勻淨淨。不快不慢。當念佛。要字字句句。聲心相依。不澀不掉。不浮不沈的念去。當迴向。要從自己心中發出。真正大菩提願。普願一切衆生。同生極樂。而我心並無所著。如虛空等。不是只讀舊文一徧便罷。最忌忙忙促促。一氣趕去。只望完卻一天的功課。便有苟且了局的念頭。就不是真正修行了。或要念大乘諸經咒等。寧可另一時。立爲午課。不宜在朝暮正課內夾雜。事忙的又當別論。那佛像雖是紙畫木雕。卽同眞佛。當早晚參拜。必誠必敬。出而問訊。入而問訊。五里十里。常在目前。一飲一食。先須供養。要曉得如來滅後。所存的只有經像。如將土木金彩等像。

看作真佛。便能滅業障而破煩惱。證三昧而出生死。古人有詩道。一紙畫木雕泥塑成。現成真佛甚分明。皈依不是他家事。福德還從自己生。萬樹花開因地暖。千江月現爲波清。朝參暮禮常如此。在處皆通極樂城。一能夠舉目動口無不是佛。在一切時處留心西向。則感應易成。根境易熟。佛堂安排之法。最好只供一佛二菩薩。一經一鑪。一桌一椅。不放多餘物件。庭中須掃除潔淨。使經行無礙。要使這心一絲不挂。萬慮皆忘。空洞洞地。不知有身。不知有世。並且不知我今天所作的是修行之事。便能與道日親。與世日隔。可以趨向淨業。如果我們平時能將一切拋得乾淨。念頭上不存一些子根節。一旦大限到來。洒洒落落。不作兒女子願。戀身家子孫之態。豈不是大丈夫舉動。這念佛正行。雖然各隨自己身分而立。不必定執一法。但除正課之外。一日到夜。總要記得就念。別事打斷了。事畢就念。行住坐臥。拈匙舉筋。折旋俯仰。動靜閒忙。令這一句洪名。不離心口。字字從念頭上著實。句句從求西方裏出來。須知修淨之法。不外專勤兩字。專則不別爲一事。勤則不虛棄一時。所謂執持名號。就是要我們把這句佛緊持在心。不可暫忘。有一念閒斷。便非執持。有一念夾雜。便非執持。須念念相續。無閒無雜。於一

切時不愚不昧。既不散亂亦不昏沈。能夠這樣念佛的。可說一事上能一心精進一的。倘能體究到萬法皆如。心佛不二。離了這能念之心。別無所念之佛。離了所念之佛。也別無能念之心。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卽佛卽心。卽心卽佛。如是乃至生佛不二。自他不二。依正不二。淨穢苦樂。欣厭取捨。煩惱菩提。生死涅槃。都是平等。無有二相。一道清淨。不用勉強安排。但自如實體究。體究到極處。與自本心忽然契合。纔知穿衣吃飯。總是三昧。嬉笑怒罵。無非佛事。一心亂心終成戲論。在二六時中。想找一些異相。了不可得。能這般了達。便是一理上能一心精進一的。但要曉得事一心似難而易。理一心似易而難。只要能事一心的。往生可必。兼能理一心的。上品可階。究竟信願真切的。只要執持一句名號。雖或不明諦理。已能成就淨身。品位雖卑。決定往生。最忌初學便講念而無念。無念而念的好聽話。這是工夫做到極處的境界。倘未到極處。便在這箇上頭著腳。必成懈怠。至於馳騁狂慧。耽著頑空。自心未能開悟。卻來輕談淨土。蔑視往生的。更屬爲害不淺。所謂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這種人是斷乎學不得的。說到作觀。必須熟讀觀無量壽佛經。十六觀法。次第漸入。當細參經文。如法修持。要明白。



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的道理。要知道心淨佛現。境非外來。唯心所現。不生取著。果能做到這般境地。境愈深妙。則心愈專一。那觀想的利益實非小小。如觀境不熟。理路不清。欲以躁妄心急求境現。這就全體是妄。與佛與心都不相應。其結果是不堪問的。所以善導大師說。『末法衆生。神識飛颺。心粗境細。觀難成就。是以大聖悲憐。特勸專持名號。以稱名易故。相續卽生。』正是深防不善用心。致入魔境。行人要自量根性。纔好。

### 勸進第九

念佛固然是背塵合覺。返本歸元的。第一妙法。而對於在家人分上。更爲親切。在家人身在世網。事務多端。於攝心參禪。靜室誦經等。不是勢不能爲。便是力不暇及。只有念佛一法。最爲方便。早晚在佛前隨分隨力。禮拜持念。迴向發願。此外行住坐臥。語默動靜。穿衣吃飯。一切時處都好念。睡眠澡浴。和不可不潔淨處。也可念佛。但只可默念。不可出聲。果然是痛念無常。用心真切的。便不論公私幹辦。八面應酬。鬧靜忙閒。苦樂逆順。也和他念佛兩不相妨。不見古人道。『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只要你生死心切。便夢裏也不會失落。那力量稍輕。世緣稍重的。也須忙裏偷閒。不容一日放過。卽有片刻無閒的。每日晨朝。

十念積久功成。亦不虛棄。連稱佛號。盡一氣爲一念。這樣十口氣爲十念。隨氣長短。不  
限佛數。唯長唯久。氣極爲度。意在借氣束心。令心不散。此爲

大忙之至於初學的人。纔把一句佛頓在心頭。那閒思妄想。愈覺沸騰。便道念佛工夫不能攝心。不知我們無量劫生死根。怎能即斷。未到親證三昧的。誰無妄念。當萬念紛飛之際。正是做工夫時節。旋收旋散。旋散旋收。久後工夫純熟了。自然妄念逐漸減少。況能夠覺得妄念重者。正虧得這一句佛。如不念佛。那妄念潮湧瀾翻。刹那不停的。自己怎能覺得。所以妄念是病。念佛是藥。久病非片劑所能治。積妄非暫念所能除。且莫管他妄念紛飛。但貴在念佛精切。我們既未能絕慮忘緣。正好以念還攻於念。即緣慮而作修進。念一佛名。換卻他百千萬億的雜念。豈不甚妙。這便是以出世之念。換他世間之念。以功德之念。換他罪業之念。以解脫之念。換他纏縛之念。以安樂之念。換他危險之念。簡直是以楔出楔。如巧匠偷樑換柱。淘汰得衆生雜念銷亡。習氣漸融。心光漸露。本分漸證。連這念佛的一念亦歸無何有之鄉時。自然與諸佛把臂共行。同一鼻孔出氣了。經說「至心念阿彌陀佛一聲。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所以不必疑自己的罪業深。古德說「惟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所以也不必疑自己的根器鈍。卻

是最忌說我今忙迫。且待閒暇。我今貧乏。且待富足。我今少壯。且待老時。如果分定常忙。分定貧乏。分定夭折的。可不是無緣修習了。往時的人說「七篇時文。幾級官位。數箱金帛。一區宅子。數畝田園。幾箇嬌妻美妾。一場沒正經沒要緊閒是閒非。人人被他汨沒一生。箇箇打不出這箇窠臼。虛碌碌一場。早已謝世。」我看現在時文。雖然不做。這箇窠臼也還差不多。到底世人念佛的不真切。只是把生死兩箇字看得輕忽。所以一生忙忙碌碌。把性命撒在虛空。和自己全沒干涉。卽或當場嗟歎。片時毛骨悚然。過後仍然醉夢了。古時有一僧。探望俗友。勸他生死事大。急須念佛。友謝以三頭未了。僧問這話怎麼說。他道「親柩未舉。男婚女嫁未畢。」僧別去不久。俗友忽然去世。僧往弔。作詩道「吾友名爲張祖留。勸伊念佛說三頭。可怪閻公無分曉。三頭未了便來勾。」此言雖淺。大可醒俗。你看那死囚求生。雖然太遲。但比起我們來。總算是快的了。因他還有一箇死期。在此一日前。尙可寬然打點。然而我們在三界獄中。年年可死。月月可死。日日刻刻可死。賤死貴亦死。老死少亦死。惡人死好人亦死。不序勳。不序德。不序齒。一息不來。便分今古。倘不早爲打點。姑待一刻。萬一這一刻駕帖到來。可不手忙腳

亂了也。世人對於毛細的事，也得計較一下。怎的不在這箇上頭計較計較。要曉得人命在呼吸間。一寸時光。卽一寸命光。無論千念萬念。只貴當念一句。以爲往生正因。只要此心不緣過去。不緣未來。專注當念一句。就是事一心。定可往生。如久久純熟。當念亦脫。便入理一心。生品必高。果然信願堅決的人。一日念佛。一日往生。日日念佛。日日往生。不論什麼時候。命根一斷。卽生淨土。須知念佛一法。只有死得下。狂妄知見的。纔能得益。任憑他智同聖賢。都應置之度外。端的是要生極樂世界。端的是要敵他生死。不是說了便休。須是實實落落。當做一件事。做始得。若也半進半退。似信似疑。又諷經。又做會。又好說些沒要緊的禪。又要談些吉凶禍福。見神見鬼的話。臨了濟得什麼邊事。怎能出得輪迴。且把那三藏十二部。讓與別人悟。八萬四千法門。讓與別人行。不管他會與不會。見性不見性。只要記得這一句阿彌陀佛在念。莫教失落。如靠著一座須彌山相似。搖撼不動。念念常現前。念念不離心。無事也。這樣念。有事也。這樣念。安樂也。這樣念。病苦也。這樣念。生也。這樣念。死也。這樣念。但把這句佛號當做本命元辰。誓求往生。任人以死相逼。令其改轍。也不可得。只這麼樣的一念分明不昧。更何必問人覓。

取歸程。大抵真心念佛人。在欣愛煩惱中。必然念念不閒斷。所以煩惱也動他不得。歡喜也動他不得。煩惱歡喜既不能動。生死境上自然不驚怖。如果只些小喜怒現前。阿彌陀佛便撒在腦後。如何能得念佛靈驗。所以要知念佛的心真不真。直在歡喜煩惱上取證。倘念佛念到歡喜煩惱上作得主。然後於病苦中也作得主。如病苦中作得主。便於臨命終時了了分明。得知去處。本來平日積功累行。去愛絕非。原是爲的臨終作預辦之計。功行固在平時。而吃緊尤在末後。從前悠忽。到此延捱不得。從前迷著。到此糊塗不得。從前浮華。到此假借不得。從前歧路。到此徘徊不得。只方寸間靈明用事。醒則立現蓮臺。迷則六道三途有分。淨穢頃刻異路。好不危險。究竟把握要訣。不外一心正念四字。每見念佛的人。尋常俱說求生淨土。到末後臨命終時。忽又衷情感亂。畏死傍徨。一念差錯。歷劫輪轉。豈不大背初心。纔有疾病。當要坦蕩身心。莫生疑慮。直須西向正坐。一心稱名。應念此身多苦。若得離此苦趣。往生淨土。受無量快樂。乃是稱意的事。如脫敝衣。得換珍服。誰還肯戀著敝衣。且囑家人和看病往來問候的人。凡來我前。決不得說眼前閒雜話。也不得軟語安慰。祝願健康。這些都是虛華無益的事。如病重

將終親屬都應助念。不許依戀哭泣。不許翻動更衣。氣絕之後。亦不宜即哭即動。直須經過多時。待他通身冷透之後。方可哭泣移動。氣絕而身未冷透。此時神識未離。還有起煩惱。不特難以往生。且防墮落異趣。切莫不憐死者之苦。只圖迅速了事。忍心害理。故施慘毒。此中關係極大。余曾輯飭終津梁一書。專論此事。能夠這般行持。纔是千穩萬當之計呢。

### 發心第十

觀無量壽佛經說。一欲生彼國者。當修三福。一者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二者受持三皈。具足衆戒。不犯威儀。三皈是皈依佛法僧三寶。自皈依後。更不皈依他。戒有多種。在家人所持的是五戒。即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更有八戒。菩薩戒等。恐繁不述。三者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如此三事。名爲淨業。一試想孝養父母。列在淨業之首。何等重要。實因父母恩深。爲世間福田之極。所以經說。供養父母。與供養一生補處菩薩等。可見修淨業人。對於倫常之道。是輕忽不得的。我們又要曉得殺生偷盜邪淫。是身三業。妄言綺語。兩舌惡口。是口四業。貪欲瞋恚邪見。是意三業。犯而不持。爲十惡。持而不犯。爲十善。能修十善的。那身口意三業。自然清淨。能與淨業相應。總之。今欲求生淨土。直須專以念佛爲正行。更將供

養持戒布施作福和所作一切於世於人有益的事。不論大小。不論多少。隨時隨事。都  
把來迴向西方。卽如將一杯水與人。或以一錢與人。亦必起念道。以此善緣迴向願生  
西方。不特於一切善。要隨喜迴向。卽使一時失照。偶起惡念或惡行。且於一切惡。也要  
懺悔迴向。常使一念不斷。念念在彼。那淨土緣熟。到臨終往生。便如輕車就熟路一般。  
毫無阻礙。且莫只將念佛迴向西方。卻將其餘功德。另去迴向世間福報。則念不歸一。  
便難往生。憨山大師。屢戒人不可一邊念佛。一邊增長生死根。就是這箇緣故。至於願  
我離苦得樂。願我捨穢取淨。這是聲聞緣覺的因。其願狹。須發無上菩提心。普令一切  
衆生離苦得樂。普令一切衆生捨穢取淨。雖生淨土。而不捨娑婆。雖處娑婆。而願和衆  
生同生極樂。這是正願。亦名宏願。亦名無上願。蓮池大師發願迴向文。爲最完美之作。  
起首卽說「普爲四恩三有法界衆生。求於諸佛一乘無上菩提道故。專心持念阿彌  
陀佛萬德洪名。期生淨土。」臨了結道「一切功德皆悉成就。然後不違安養。迴入娑  
婆。分身無數。徧十方利。以不可思議自在神力。種種方便。度脫衆生。咸令離染。還得淨  
心。同生西方。入不退地。如是大願。世界無盡。衆生無盡。業及煩惱。一切無盡。我願無盡。

願今禮佛發願修持功德。迴施有情。四恩總報。三有齊資。法界衆生。同圓種智。此中關係。因爲我有生死。我求出離。而一切衆生都有生死。都求出離。我和衆生本同一體。皆是多生父母。未來諸佛。更進一步。我們看到釋迦世尊。彌陀如來。在無量劫來。爲我等衆生。不惜身命。勤修難行苦行。圓滿無上菩提。一則降生娑婆。而示成正覺。以穢以苦。折伏我而開示我。一則安居極樂。而光照十方。以淨以樂。攝受我而接引我。行者如只爲一己的樂利。不以衆生爲前提。既違背諸佛普度衆生的本懷。亦辜負諸佛攝受的重恩。外不能感通諸佛。內不能契合本性。上不能圓成佛道。下不能廣利羣生。那無始的恩怨。便不能解脫。積劫的罪業。便難以懺除。多生的善根。也難得成熟了。所以必要稱性發大菩提心。徹悟禪師道。眞爲生死發菩提心。以深信願。持佛名號。十六字爲念佛法門。一大綱宗。諸位善信。記取斯言。前途珍重。再會。



普爲出資及讀誦受持展轉流通者

回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饑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一切出資者

展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古莘常慚愧僧釋印光謹識

民國廿三年甲戌歲七月三版印三千部

△佛學救劫編▽ 上下二冊

流通處

上海新民路國慶路口  
世界佛教居士林

弘化社

上海貴州路一二五號  
功德林佛經流通處

營口佛經流通處

印刷處

上海南成都路新大沽路口  
國光印書局

電話三三七四三

世界佛教居士林

藏版處

蘇州護龍街南段  
弘化社

穿心街報國寺內

國光印書局

